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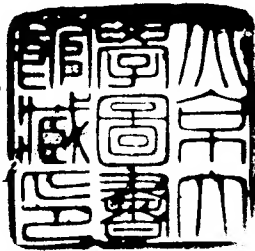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ZB95/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四〇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全史論贊八十二卷

〔明〕項篤壽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項氏萬卷堂刻本

.....一

全史論贊八十二卷

〔明〕項篤壽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

項氏萬卷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全史論贊

八十卷》提要

刻全史論贊敘

國於天地必有史焉所以
鏡來公是非而備觀省世
繫也史廢則往蹟湮沒嫩惡無
徵何以為懲戒之資是故紮代
隆之未之有改也然自史遷氏
家承二正業擅三長紬金匱之
藏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
傳為書為表凡百三十篇並稱
良史而後之作史者宗焉班范

之兩漢書以至唐宋及元中間
統有正變為代凡二十有一而
史之數亦同謂之全史雖紀載
優劣海庫不齊同異抵牾間或
不免識者之議而上下數千百

六朝書錄

二

季君之仁暴昏明臣之正邪忠
佞與夫國家理亂興衰之繇大
都粲然備矣然世代寥邈卷帙
浩穰繼晷窮年猶難尋究而窮
鄉寒士又病夫書之難致有志

者竊歎焉嘉禾項子子長少從
司寇澹泉鄭公遊沉酣典墳厲
志慕古久矣洎登甲科即養病
山中繼而讀禮之暇獵涉蒐羅
擷菁茹實慮讀史者之有二難
也廼取各史論贊彙為一書繙
繹校讐蓋再閱寒暑而成編爰
付梓人嘉與好古之士共之所
以公已惠人之意甚盛刻成以
余舊史官從而問叙焉余取其

六朝書錄

三

書觀之井而不淆約而能該雖
塵存什一於千百而其大指咸
在譬之行師史其兵法也論贊
其運籌也譬之用醫史其古方
也論贊其調劑也譬之法家史
其律例也論贊其斷案也故觀
斷案而律例可通矣審調劑而
古方不爽矣運籌略而兵法莫
逃矣讀諸史論贊而古今全史
不瞭然於胷中虜君子曰世無

純白之狐而有狐白之裘言采
輯之功弘也又曰不越虜指掌
而天下可知言得要之益大也
則茲集行謂非讀史者之一快
與項子瑰意琦行名位方無涯
將來鑒古而措之經濟以紹襄
毅之聞固知其有餘用也於茲
集可以觀其深矣

嘉靖丙寅春王正月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工

部尚書致仕前禮部右侍郎翰

林學士掌院事右春坊

太子諭德兼侍講同脩

國史 會典莆田滄江逸史康

大和書于禾城行館

不刻金史論贊引

六



刻金史論贊引

篤壽髫年游 外舅澹翁先生

之門授以句讀者皆秦漢文字

二十年来規規因舉子業舊學

遺忘欲修未遑也嘉靖甲子憂

不刻金史論贊引

一

居抱疴漫檢殘牘有史漢三國

論贊一編手自補綴錄而存之

苦塊餘閒居多暇日因輯金史

校而梓焉雖其體分述作言人

殊至于蒐微獵異章彙筆削

旌賢誅暴擯枉昭良鑿鑿可稽
大備觀省而分野律曆兵刑田
賦諸篇又皆足以翦剔蝨蠹翼
贊經綸濟王路之艱而襄太平
之治固不止于紀載已也若乃

書志所叙文多複詞紀傳所稱
間有同異尚典雅者每脫漏務
詳覈者雜繁蕪工詞則或背于
理論治則無當于事徇情而美
刺多眩剿說而名實失倫甚者

南北諸家互相褒訕各自為黨
以伸其私則燕郢之謂穢史之
譏昔賢嘗病之矣然非末學所
敢訂也會而通之以裁于中良
俟于博雅君子是編有序有評

有制均之論贊流也槩以論贊
目之嘉靖丙寅正月之吉端友
山房主人項篤壽子長甫



全史論贊總目

史記

前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後周書

南史

北史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全史論贊總目

全史

元史

全史論贊總目

全史論贊總目

二

萬卷堂梓

史記論贊目錄

卷之一

本紀

五帝

夏

殷

周

秦

秦始皇二世

項羽

高帝

呂后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卷之二

表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入史記論贊目錄

六國表

秦楚之際月表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年表

惠故間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

卷之三

書

禮書

樂書

律書

歷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卷之四

世家

吳

齊

魯

燕

管蔡

陳杞

衛

宋

晉

楚

越

鄭

趙

魏

韓

田敬仲

孔子

外戚

楚元王

荆燕

齊悼惠王

蕭相國

曹相國

留侯

陳丞相

絳侯

梁孝王

五宗

三王

列傳

卷之五

伯夷

管仲晏嬰

申不害韓非

司馬穰苴

孫武吳起

伍子胥

仲尼弟子

商君

蘇秦

張儀

樗里子甘茂

穰侯

白起王翦

孟子荀卿

孟子荀卿

穰侯

孟嘗君	平原君虞卿
信陵君	春中君 范雎蔡澤
樂毅	廉頗藺相如
田單	魯仲連鄒陽
屈原賈誼	呂不韋 刺客
李斯	蒙恬 張耳陳餘
魏豹彭越	張敖 淮陰侯
韓王信盧綰陳稀	田儼
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	
張敖周呂任敖申屠嘉	
韋丞相等傳	酈食其陸賈
傅寬靳歙周縱	劉敬叔孫通
袁盎鼂錯	張釋之馮唐
萬石張敖	田叔 扁鵲倉公
吳王濞	竇嬰灌夫 韓安國
李廣	季布樂布
卷之六	
列傳	
勾奴	衛青霍去病
公孫弘	南越尉佗 東越

朝鮮	西南夷	司馬相如
淮南衡山王	循吏	
循吏傳	汲黯鄭當時	
儒林	酷吏	酷吏傳二
大宛	游俠	游俠傳二
佞幸	佞幸傳二	滑稽
滑稽傳二	日者	龜策
貨殖	貨殖傳二	
卷之七		
自敘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史記論贊目錄終		

史記論贊卷之一

道部

漢司馬遷撰 明項雋壽輯

本紀

五帝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自夏至黃帝其文不雅馴篇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是是子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

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

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夏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緄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殷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宋於書詩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周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十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平王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葵我畢里在編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

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

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

秦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郈氏普氏終黎氏運奄氏菟婁氏將梁氏黃氏江氏緡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秦始皇二世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也于西垂

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自以爲
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
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
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
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
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
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
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
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帝於外以謀其上羣臣
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使子嬰有
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
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
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嘗爲諸
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
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
相通其謀然因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
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
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
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倚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
夫以割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

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
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
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
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
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
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掃
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
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捫口而
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
下已亂紆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
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
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
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
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
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
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車
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
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
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

據殺彘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
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
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
備外連衡而關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
下之上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
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
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
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
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
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
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
師後巡遊逃而不收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秦秦泰
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
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

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
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權柄以鞭笞天下威
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
俯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
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
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
鋒鏑鑠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
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
陳涉甞耕繩樞之子畝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
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蹠
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
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
響應靡不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鉏耰棘矜非銖于句戟長鐵也適戍之衆非抗於

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殽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

史記卷之七

七

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

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虎困而免刑戮除去收奴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庫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吏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更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殘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感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

史記卷之八

八

經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仁不代毋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踏參伐佐

史記卷之九

九

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鄴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上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

車嬰組秦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爲刀依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鄫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重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項羽

史記卷之九

十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並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衆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高帝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僣故救僣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畫屋左肅恭長陵

呂后惠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文帝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廟號高祖改正服封禪夫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景帝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百姓而是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

武帝

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哉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追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史記論贊卷之一終

史記論贊卷之一

十二

史記論贊卷之二

漢司馬遷撰 明項篤壽輯

表

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譜記書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夷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疆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

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佚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訖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

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者
千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六國

太史讀秦記至天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
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
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疆於郊祀君子
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
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
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
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
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
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
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蠡出誓盟不信
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
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
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
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
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
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

史記卷之十

三

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
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
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
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
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
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
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
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
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
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
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
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史記卷之三

四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
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
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
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
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
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
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

緣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自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唯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主不主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不審諸侯表之二

五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屬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

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阿駝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州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置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

不審諸侯表之三

六

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各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

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今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曰曰閔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末常不愆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還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孽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世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

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始終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惠景間侯者年表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今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今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焉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闔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作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

出師北討疆胡南誦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建元已來王上侯者年表

制詔御史諸侯王以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史記論贊卷之二終

太史公作史記

九

史記論贊卷之三

漢司馬遷撰 明項雋書輯

書

禮書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人行禮宮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夫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能榮所以惣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節目

史記論贊卷之三

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醢醢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紘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馬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稀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

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唐以下漸清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

史記卷之三

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官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考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蟲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千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孝景語中是後言者蒼

橢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繩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

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樂告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隳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

金華書卷之三

四

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具滿而不損則益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嘯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

金華書卷之三

五

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追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沔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討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迫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僂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

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由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應鐘磬未嘗離於庭

史記樂書卷之三

六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惟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

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整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遼東遼東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賢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龍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閑於大較不權輕重狠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若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習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罰不可僣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殘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間巷之人爲敵國各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藩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

史記樂書卷之三

七

且擁兵阻阨選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
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
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
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
耻謨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
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
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
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嘗爲動心傷痛
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
休寧比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

史記卷之三十

繇得負着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
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故旋璣王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
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古建律運歷造日度
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歷書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水泮發蟄百草
奮興神鳩先澤物廼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
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
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

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
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
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
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皇帝考定星歷建立
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
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
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
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
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災疇至蓋盡其

本義卷之三

九

氣顯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
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
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
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
雨節茂氣至民無大疫年者禪舜申戒文祖云天
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
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
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
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

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時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疆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

本史卷之三

十

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此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敖等咸以為然於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敖張敖亦學律歷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敖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閭運籌轉歷

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度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序缺樂弛朕其聞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續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常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

封禪書

本史卷之三

十一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末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厭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

君子得以覽焉若至列王珪幣之詐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河渠書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湫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漂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其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鉢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平準書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通具金錢刀布

金貨書卷之三

十三

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統統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微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左車盡地方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而有後推讓故庶人之

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誠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饒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常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重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

金貨書卷之三

十三

金貨書卷之三終

漢司馬遷撰 明項篤

世家

吳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闕覽博物君子也

齊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千里其民閑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國大國之風也

魯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深泗之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猶仲綏適立庶二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介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燕

太史公曰公莫可謂仁矣其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比迫蠻貉內措齊晉崕嶠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遺烈耶

管蔡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魯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逮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疆不脩厥政執鐸之祀忽諸

陳杞

太史公曰鄭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

國百世不絕昔齊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

衛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爭先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宋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晉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

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楚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厲封作章華宮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又之家爲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母亡國

越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文安及苗裔勾踐苦身集思終滅疆吳此觀兵

中國以尊周室號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鄭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趙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

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

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邪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魏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韓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觀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田敬仲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達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邇厭兆祥云

孔子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而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外戚世家總叙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

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姐已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楚元王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尊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爲天下儆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今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荆燕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

雖踴躍然以策爲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偉乎

齊悼惠王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蕭相國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

不史記卷之四

七

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燭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閔大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

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雖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壯格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者乎

不史記卷之四

八

絳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臣國家難復之平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梁孝王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

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五宗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三王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

不列傳卷之四

九

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者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史記論贊卷之四終

史記論贊卷之五

漢司馬遷撰 明項篤壽輯

列傳

伯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余登箕山

史記論贊卷之五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管仲晏嬰

太史公曰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

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倏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申不害韓非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

明是非其極慘礲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司馬穰苴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孫武吳起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

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伍子胥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耶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仲尼弟子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與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第十名姓文字悉取論語第十問分次為篇疑者闕焉

商君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

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
人行事相類率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蘇秦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
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
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
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
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

史記卷之五

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
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
其衡道要之此兩人其傾危之士哉

樗里子甘茂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
智故頗米焉甘茂起下蔡間顯名諸侯重彊齊
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
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
謀詐哉

穰侯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
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
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
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
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
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
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倫合取容以至切身及
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史記卷之五

孟子荀卿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
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
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
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嘗君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
鄉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
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
不虛矣

平原君虞卿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焉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耶卿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信陵君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今民奉祀不絕也

春申君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旋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范雎蔡澤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將說諸侯至白

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竊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因亢惡能激乎

樂毅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

爲相國師

廉頗藺相如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田單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魯仲連鄒陽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屈原賈誼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輕去就又美然自失矣

呂不韋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毐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刺客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

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李斯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累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勃列矣

蒙恬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堙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殘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疆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張耳陳餘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

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卿者相幕用之誠後相倍之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魏豹彭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

不義之徒

十

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英布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

淮陰侯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

示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王信盧綰陳豨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

不義之徒

十

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田儼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云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樊噲酈商及侯嬰灌嬰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親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焉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張蒼周昌任敖申屠嘉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曆何哉周昌木強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韋丞相等傳

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郎去者請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若守之數年不得臣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眾甚也

酈食其陸賈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

擊項籍而引軍於盩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傳寬斬欽周繹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欽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繹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劉敬叔孫通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堂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袁盎是錯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仇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

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晁錯爲家今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張釋之馮唐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昔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萬石張叔

不意論贊卷之五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調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田叔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弁論之

扁鵲倉公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綈紫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吳王濞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表益權說初龍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益錯邪

不意論贊卷之五

竇嬰灌夫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而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韓安國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

曆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壹遂之內
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李廣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
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李布縹布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李布以勇顯於楚身屢
典軍率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
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
復之耳縹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
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史記論贊卷之五終

史記論贊卷之六

漢司馬遷撰 明項篤壽輯

列傳

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
際則微為其即切當世之文而因襲忌諱之辭也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
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
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竟雖賢興事業不成
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
在擇任將相哉

衛青霍去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青大將軍至尊重而
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
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質
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細不肖者人
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
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公孫弘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過時漢興八十

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又以廣儒學弘爲舉首
主父假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
惡惡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
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
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
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
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
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
乃家給人足刑措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
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
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
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
義較然著明永有若效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
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
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
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
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
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之骸骨孝武皇帝
卽制曰實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

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羅帛居數
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至相位夫知
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
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
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
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諸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
焉

南越尉佗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賢蕭漢初定列爲諸
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
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仁國徵自樛女呂嘉小
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威伏波困窮智慮
愈殫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東越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
何其久也歷數代嘗爲君主句踐一稱伯然餘善
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
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
也

朝鮮

太史公曰右渠質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爲兵發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爽畢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西南夷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拘髻番禺大夏秋印竹西夷後摘剽分三方卒爲七郡

司馬相如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

四

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倘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半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淮南衡山王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辟之計謀爲昨

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僞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循吏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脩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循吏傳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遂石奢縱父而死楚

五

昭名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汲黯鄭當時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開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儒林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

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出疆國故孔子闕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日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生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

不孝書卷之六

太

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至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

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大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

不孝書卷之六

七

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韓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賢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

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
日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
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
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
誦讀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
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
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
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
化之行也建首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
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
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
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
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
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
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
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
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
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
諸不稱者爵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

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
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
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
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
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
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
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者功令如律令制曰可
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酷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
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
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常繁矣然姦僞萌起其極
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
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
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
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斷雕
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悉悉不至於姦
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商后時酷吏獨

有侯封刻轅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惠時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審成之屬

酷吏傳二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位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中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

不贖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

十

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畧教導禁殺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錮項天水駱辟摧滅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瓊鸞水衡閭奉朴繫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大宛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辟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

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使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蹠食不暇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

十

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

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
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
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
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
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
權量方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夫要以功見言
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
已近世延陵孟嘗春市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
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
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
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
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
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
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
罔然其私義廉潔追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
虛附至如朋黨示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
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
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其笑之
也

史記卷之六

十二

游俠傳二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
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
哉

俠幸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
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
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俠幸孝惠時有閼
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俠貴幸與上卧起公

史記卷之六

十五

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鵠鷄貝帶傳
脂粉化閼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
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
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
通無伎能

俠幸傳二

太史公曰其甚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人俠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滑稽傳二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日者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太史公曰

十四

龜策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奎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主故周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上官常寶

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復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貴龍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紆窮亦誅三族夫捷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

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食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善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葉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

本草綱目卷之六

其

其素老豈不信哉

貨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

西饒材竹殺纒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荔枝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諸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豈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瀋園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欽挾而往朝焉其後齊中長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王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里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貨殖傳二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膏田蘭草家粟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郢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

此皆誠意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論贊卷之六終

史記論贊卷之七

漢司馬遷撰 明項鑑

自叙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禮樂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阤趙常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狗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間耽學者之不達其意

而師序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繩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勢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矣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

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累者亦尚充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十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簞毀土刑繩梁之令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累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爲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

金華書院藏

二

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竅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比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及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

金華書院藏

四

歲之統自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
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
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
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
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
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
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其懼焉汝其念哉

史記卷之七

五

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
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
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
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
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
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
寇諸侯害之大夫壺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

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
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
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
定猶豫善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
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
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
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
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
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
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
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二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
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
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
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
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靈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過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

金史卷之七

七

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

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

金史卷之七

八

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鄭鎬陵王在服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
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鐐維偃干革尊號稱
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廟作始皇本紀第

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
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

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弱漢還定三秦誅籍業

帝天下維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疆祿產諸侯誅之殺隱幽

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
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本紀第

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

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

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干

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
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

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
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

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

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

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志其

昭穆或殺身殉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

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

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

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非德不昌昔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翏忽五家之文拂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

書第七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蕪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祇僚質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賜夷信誥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奮黃髮爰饗營丘不肯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迎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

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遜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樊惑進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原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莊嘉文公錫珪罔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谷死蘭處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居南海文身斷髮黿鱉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蠶剪勾踐夷蠻能修其德滅無胡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

一 桓公之東大史是庸及使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驂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長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擦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辭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墓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蘇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勳心乃遷于其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

儀法垂六魏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
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
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畢之豪薄氏始基誦意適代厥崇諸實栗姬傾
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
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
爰都彭城以強淮泗爲漢宗藩戍溺於邪禮復紹
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陳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
呂乃王琅琊休王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
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爲慰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
興終殺諸呂駟鈞暴於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
主文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聞我蒙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
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
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
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
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
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
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皆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
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
亞夫駐於昌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
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藩屏京師唯梁爲扞傾愛矜功幾獲干
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勸治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
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
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
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愛及子奢尚既臣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傳崇仁厲義作仲九

弟子列傳第七

缺去衛適秦能明其術疆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衛秦母廢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穰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開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

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儼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長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并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疆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訥於魏齊而信威於疆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疆秦之讎雪其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疆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潁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

遂作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說說解患于園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

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

列傳第二十四

結于楚親使諸侯之上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

列傳第二十五

曹十七首舉獲其田齊明其信像讓義不為一心

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書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

史記卷之七

十九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比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

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

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

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

垓下作彭越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軍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

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

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哈商有力焉非獨鞭策文與

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終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

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

史記卷之七

二十

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

傅靳黈成列傳第三十八

徙穽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

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推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

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

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拂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夫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厥鼻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析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

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他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頓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淞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叩竿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于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廢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繁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
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
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于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不信言義
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
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
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禁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風四夷各異土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
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民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
息財富貴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
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
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

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
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
先人常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興典之故司馬

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
放失傳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

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蒞著十
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
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

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
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

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
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遺成一家之言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
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
篇

篇

史記論贊卷之七終

前漢書論贊目錄

卷之一

本紀

高祖

惠帝

高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卷之二

表

異姓諸王表

諸侯王表

本漢書論贊目錄

王子侯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外戚恩澤侯表

百官公卿表

古今人表

卷之三

志

律歷志

禮樂志

刑法志

食貨志

食貨志二

郊祀志

郊祀志二

天文志

五行志

地理志

溝洫志

溝洫志二

藝文志

卷之四

列傳

陳勝項籍

魏豹田儋韓王信

韓信英布彭越盧綰吳芮

劉賈劉澤吳王濞

劉交

季布樂布田叔

高五王

蕭何曹參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

樊噲酈商滕公灌嬰傅寬周緤

張敖周昌趙堯仕敖申屠嘉

本漢書論贊目錄

酈食其陸賈朱建東敬叔孫通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石奮傳竇憲不疑周仁張歐

文三王

明詔

爰盎鼂錯

張釋之張敖汲黯鄭唐時

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

竇嬰田蚡灌夫韓安國

景十三王

李廣蘇建

衛青霍去病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公孫弘卜式兒寬
張湯	杜周 張敖李廣利
司馬遷	武五王
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終軍	
王褒賈捐之嚴安	東方朔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惲恭義	
陳萬年鄭弘	
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	
霍光金日磾	趙克國辛慶忌
傅介子常惠鄭吉甘延壽陳湯段會宗	
衛不疑疏廣千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王貢兩龔鮑宣	王貢兩龔鮑宣二
韋賢	魏相丙吉
睦弘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李尋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蓋寬饒諸葛豐劉輔鄭崇孫寶毋將隆何	
並	
蕭望之	馮奉世 宣元六王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	王商史丹
薛宣朱博	翟方進

谷永杜鄴	何武王祐師丹
楊雄	
卷之五	
列傳	
儒林	儒林二 循吏傳
酷吏傳	酷吏傳二 貨殖
游侠	佞幸 佞幸二
匈奴	西南夷兩粵朝鮮
西域	外戚 元后
王莽	
卷之六	
列傳	
叙傳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前漢書目錄終	

本紀

高祖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乳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

本漢書卷之一

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項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薛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惠帝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開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

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高后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文帝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絺所幸慎

本漢書卷之一

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園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今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京益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景帝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同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武帝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自神紹周後號今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昭帝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域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

風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權酷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宣帝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垂亂推亡固存信威比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元帝

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也

成帝

贊曰臣之姑之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

有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
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
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
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哀帝

贊曰孝哀自爲藩王及克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
有令聞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
屢誅大臣欲疆主威以則武官雅性不好聲色時
覽下射武戲即位瘳痺末年竊劇饗國不永哀哉
平帝

本漢書卷之五

五

贊曰孝平之世政由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專盛觀
其文辭方外百蠻立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
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漢書卷之一終

前漢書論贊卷之二

漢班固撰 明項篤壽輯

表

異姓諸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于百
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
之王乃繇禹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
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
自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
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

本漢書卷之三

十

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
墮城銷刃併語統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
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
疆於五伯問閭偪於戎狄嚮應靡於謗議奮臂威
於甲兵鄉秦之禁道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是
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
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和革皆承聖王之烈
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
易爲力其純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
之天下一統廼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蕃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屏衛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慎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殺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其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孝院脰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爲之共土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根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騁祖詐之兵魏奪山東壹切取勝因祊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天下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厲

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溥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耳九疑爲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子列侯頗已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極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溢以參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王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吳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滅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于

哀平之際皆繼體首裔親屬踰遠生於帷牆之中
不爲上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
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
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作威福
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
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
侯王厥角稽首奉上重轂惟恐在後或廼稱美頌
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疆弱之變
明鑒成焉

王子侯表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
之際王莽擅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
命多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悲夫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易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其成天
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
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
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廼平始論功
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
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

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之
帶泰山若厲國以未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
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
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諸
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
也故建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
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
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
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
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祇曉舊籍詔令有
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
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
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
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其已之治湯法三
聖成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
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于不及下車德
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
於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
之策高其位大其密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太孝之
隆於是爲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

所以息之樹且猶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實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黔隸死為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方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遠東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眾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詔蕭何哀

卷之三

六

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

籍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昔書稱蠻夷師服詩云徐方既徕春秋列諸子之爵許其於諸夏也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徕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後世承平頗有勞臣輯而序之續元功次云

外戚恩澤侯表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忘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次而按位也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已遵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濱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嚮者前代詢問者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士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卒用廢黜是後薄昭實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綠大雅申伯之意寢廣傳矣是以別而叙之

百官公卿表

易叙必義神聖皇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以為

必義龍師名官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
昊烏師烏名自顓頊以來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有
重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書
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
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
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禹作司徒敷五教咎繇
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
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
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
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

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

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

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
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
其人然後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
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
三公四岳謂四方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
國並爭外變且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
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
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

以亂亡故略表舉大分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
義云

古今人表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
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
雖不考庠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
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則吾豈敢又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
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
不學民斯爲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

上智與下愚不移傳曰譬如堯舜禹稷高與之爲

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

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
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
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堅韜輔之則亂
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
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要略云

前漢書論贊卷之三終

志

律歷志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
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
古法度量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
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
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
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舉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
人使義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
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
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
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
其實靡不協同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
禮則暴慢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
夫人由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
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

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
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
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
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
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
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
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
而爭鬪之獄著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
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
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
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諱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
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
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
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
於響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
詩歌詠言鐘石管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
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
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

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上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論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為奉常遂定儀

不列傳卷之三

三

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庶耻公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為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修則壞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廼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即位進用英雋

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費太后好黃老言不設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有刑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

不列傳卷之三

四

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以明習俗以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其之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習俗薄惡民人抵冒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萬千數如以湯止沸沸愈甚而無益譬之琴瑟不調其害必解而更張之廼可鼓也為政而不行其者必急而更化之廼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

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
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
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
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
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夫又
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
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
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
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
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
樸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
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
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詩何
以不若高宗上不納其言古以病去至成帝時健
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
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
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
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
而養人也利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
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刑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

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
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
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
於刑法刑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
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
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諍逆不順之
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縣不習五常之
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
俗貪殘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歐以刑
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
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
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
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為
軍衛欲耀暴虐遂與辟雍因以篡位海內畔之世
祖受命中興撥亂及正改定京師于土中即位三
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廼營立明堂
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
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
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

故也孔子曰辟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于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興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米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寔以不章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以纖微雍渾之音作而民思憂聞諧娛易之音作而民康

不虞書卷之三

七

樂屬鷹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耻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應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依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黃帝

作咸池顯頌作六莖帝學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謠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文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不虞書卷之三

八

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鏗鏘管絳磬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

鬼神乎故樂者聖人

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

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齒嫚之聲爲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廼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替抱其器而舞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夫樂本情性決肌膚而感骨髓雖經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

禮記集說卷之三

九

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黜雍徹八佾舞庭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管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餽魯而孔子行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爲好古而謂子夏自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

此禮樂喪矣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蕭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莞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郊歌畢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舉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詩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

禮記集說卷之三

十

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蕭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舞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

至孝官米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
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
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
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
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
大氏皆因秦舊事焉

刑法志

夫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
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
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
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
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
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敷心說而從
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
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
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
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
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
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懼

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
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
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
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
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
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際
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
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
定戡戡千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
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
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
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
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
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
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
十二人千戈備具是為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
萬井除山川洿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
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
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
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

四千匹兵車十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下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待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曰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

管子卷之三

十三

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庫里而軍政成庫里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侯齊桓既沒而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彼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爲盟主然其禮已頗僻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克王制二伯之後寢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

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庫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城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獸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

管子卷之三

十四

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臏爲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臏者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高下所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芳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許堯若卵投石夫何望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過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
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嬀可用也事
鉅敵堅則渙然雖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
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
冠胃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
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
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阨阨
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執隱之以阨徂之以賞慶
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
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

前漢書卷之三

十五

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
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鯁
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其軋已也至于齊桓晉文
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
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
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
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
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
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
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

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
服強楚使百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
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閻廬之
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
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
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
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
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
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
之徒還爲敵讐是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凡

前漢書卷之三

十六

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
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
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
誅戮于前而國滅士於後報應之執各以類至其
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擘
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鄼
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
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
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
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

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于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

不虞書書卷之三

十七

刑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路諸市暴有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囹圄完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於罪肆女子入春稿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周道既衰穆王貶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十劓罰之屬千體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二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寢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向非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

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誼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慢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

不虞書書卷之三

十八

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收世也媮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

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書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牆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罰罰煩苛非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蠱人欲長幼春老蕭何爲相填以無爲從

不與秦書卷之三

九

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份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更安其官民樂其業有積歲增戶口安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食貨志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

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斷木爲耜操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克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教民祖飢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集林樵有無萬國作又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

不與秦書卷之三

十

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士傾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關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教民地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

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交守望相助疾病相收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六百畝中田六百畝下田六百畝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愛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廢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萊如有畦瓜瓠果蔬殖於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堡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

級至鄉而爲鄉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氣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瑳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庠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食貨志二

贊曰易稱震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林遠有無周有臬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飲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季悞之平糴私全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顧子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郊祀志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獮有祭是以聖

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

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

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災禍不至所求不賸及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家為巫史享祀無度黷齋明而神弗靈嘉生不降禍災存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廼命南正重司天呂屬神命火正黎司地呂屬民使復舊常亡相

使黷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勾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祠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祠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

郊祀志二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章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廼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

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于震故包犧

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

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者赤帝之行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曰土德間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求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天文志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

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
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潮隘及五
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闕會尋常飛流日月薄食
暈適背穴抱珥重駢迅雷風祇恠雲變氣此皆陰
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則
變見于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觀之
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
符也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
星三公或曰子篇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
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
列直斗口三星臨北端銳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
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棓後十
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比斗七星所謂璇璣王
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
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
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
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
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
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
六曰司災在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而比

者曰三能三能色也君臣和不參為垂戾柄輔星
明近輔臣親璣房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
招搖一外為盾天遠有句圓十五星屬杓曰賤人
之牢牢中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杓矛盾
動搖角大兵起
東宮蒼龍房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
不欲直直王失計房為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
有兩星曰杓杓北一星曰臺東北曲十二星曰旗
旗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眾者實其中虛則耗
房南參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
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
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九為宗廟主
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氏為天根主疫尾為九
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客后妃之府曰口舌
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
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筐衛十二星藩
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掖門
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王
鳥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
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名

之中坐成形皆羣下不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四星四名曰火微士大夫

權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官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衝古東井為水事火入之一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為敗東井西曲星曰戌北北河輔河兩河天關間為關梁與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衝觀成漢傷成戌禍成井誅成質柳為鳥喙主木草七星景為質宮主急事張索為厨主觴客翼為羽翻主遠客軫為中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早金兵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禪為溝瀆衆為聚衆買為天倉其南衆星曰瘡積鼎曰旄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旱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譏亂臣在側鼎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

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精輪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厠天厠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曰天死三曰九杵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孤直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

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戌旁一大星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稀及五星犯北落入

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入軍憂水水患木土軍古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營室為清廟曰離官闕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橫天橫旁江星江星動以入洪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星右右將參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

可以代人超舍而前爲贏退舍爲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土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祇見其舍也歲星贏而東南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贏東北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栢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石氏見彗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機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機栢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危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爲早凶饑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廼入甘氏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祇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

本類彗星

一

一

之久殃乃至者當小及大已去復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後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災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還止息廼爲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不勝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其南爲丈夫喪北爲女子喪災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災惑所在

本類彗星

一

一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是太白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戾兵彗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戾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國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四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入入復出入君惡之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廼復

盛出是爲與而伏其下國有軍其數敗將北已入
三日又復微出三日迺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師
雖數敗合其糧用其兵虜其師出西方失其行夷
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一日出蚤爲月食晚
爲天祲及彗星將發於亡道之國太白出而留桑
榆間病其下國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病其對
國太白經天天下羣民更王是爲亂紀人民流亡
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太白兵象
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埋淺吉深凶行疾用兵
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角敗戰吉不敢戰

金匱要略卷之三

主

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
吉靜凶國以靜用兵靜吉趨凶出則兵出入則兵
入象太白吉反之凶赤角戰太白者猶軍也而榮
惑憂也故榮惑從太白軍彗離之軍舒出太白之
陰有分軍出其陽有偏將之戰當其行太白還之
破軍殺將辰星殺伐之氣戰鬪之象也與太白俱
出東方皆赤而角夷狄敗中國勝與太白俱出西
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狄勝五星分天之中積于
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辰星不
出太白爲客辰星出太白爲主人辰星與太白不

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辰
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辰星
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
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正其上出
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其所指以名破軍
辰星繞環太白若關大戰客勝主人死辰星過
太白間可械劔小戰客勝居太白前旬三日軍罷
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死死出
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
其國爲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
者勝其色者敗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
有青比參左有黑比奎大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
盡勝之

金匱要略卷之三

主

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
水氣罰見辰星出蚤爲月食晚爲彗星及天祲一
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而
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
大起與宅星遇而闢天下大亂出於房心間地動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
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填星迺爲

之動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不乃得女子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居宿久國福厚易福薄當居不居為失填其下國可伐得者不可伐其贏為王不宣縮有軍不復一曰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失次而上一舍三舍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感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凡五星歲與填合則為內亂與辰合則為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為饑為旱與太白合則為白衣之會為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熒惑與太白合則為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填合則為憂主孽卿與辰合則為比軍用兵舉事大敗填與辰合則將有獲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為疾為內兵辰與太白合則為變謀為兵憂凡歲熒惑填太白四星與辰關皆為戰兵不在外皆為內亂一曰火與水合為澤與金合為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地與木合則國饑與水合為雍沮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關國有內亂同舍為合相陵為關二星相近者

不與星合者

三十一

其殃大二星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必之凡月會五星其國皆亡歲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彊國以戰辰以女亂會月大角王者惡之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之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凡五星色皆圓白為喪為旱赤中不平為兵青為憂為水黑為疾為多死黃吉皆角亦犯我城黃地之爭曰哭泣之聲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匿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凡五星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遠道則占填緩則不建急則過合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

不與星合者

三十二

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古

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勾星信則地動有星守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紀星散者山崩不即有喪龜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辰星入五車大水災感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旱兵起守之亦然極後有四星名曰勾星十柄後有三星名曰維星散者不相從也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天紀屬晉素積薪在北戌西北積水在北戌東北

角亢氐沘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

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

畢箕州觜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

河翼軫荊州甲乙海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巳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祭常山以北一

日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

衛午泰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秦之疆

候太白占狼狐吳楚之疆候熒惑占鳥衡燕齊之

疆候辰星占虛危宋鄭之疆候歲星占房心晉之

疆亦候辰星占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

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

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

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

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

蜀尾沒於勃海碣石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

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

趨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

凡五星早山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五

星贏縮必有天應見杓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

名監直在斗牽牛失女杓早水晚旱甘氏在建星

主太

娑女太初歷在營室東壁

在卯曰單闕二月出石氏曰名降入在娑女虛危

甘氏在虛危失次杓有水災太初在奎婁

在辰曰執徐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營室東壁

失次杓早早晚水甘氏同太初在胃昂

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踵在奎婁甘

氏同太初在參罰

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曰名啓明在胃昂畢失

次杓早早晚水甘氏同太初在東井輿鬼

次杓早早晚水甘氏同太初在東井輿鬼

在未日協洽六月出石氏曰名長烈在背鰲參甘氏在參罰太初在注張七星

在申日沿灘七月出石氏曰名天晉在東井與鬼甘氏在張太初在翼軫

在酉日作洛八月出石氏曰名長士在柳七星張失次杓有女喪民疾甘氏在注張失次杓有火太初在角亢

在戌日掩茂九月出石氏曰名天睢在翼軫失次杓水甘氏在七星翼太初在氏房心

在亥日大淵獻十月出石氏曰名天皇在角亢始甘氏在軫角亢太初在尾箕

在子日困敦十一月出石氏曰名天宗在氏房始甘氏同太初在建星牽牛

在丑日赤奮若十二月出石氏曰名天昊在尾箕甘氏在心尾太初在婺女虛危甘氏太初歷所以

不同者以星羸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其四星亦略如此

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災惑太白為有逆行失歷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

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夏

氏日月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星傳

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然而歷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亡異災惑主內亂

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

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

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

與月為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

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為紀皆

非正行也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

何不誠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

食則不滅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故災

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顯恣太白出西方進在

目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盛也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

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之變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

大而黃

六賊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

切有光

司說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咸漢星出正北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星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滅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

金象星

星

者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星聚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住者其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圓如數頃田處上銳見則有黃龍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者如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也不種而稜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出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句始出于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色象伏鷃狂矢狀類大流星馳行而蒼黑望如有毛目然長庚席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起兵星碌至地則石也天曜而見景星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于有道之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于東井北近極故參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八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牽牛遠極

金象星

早

故參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參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曰晷長為晝短為早奢為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慈人有

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若行緩則日行遲口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執然也

金匱要略卷之十一

星

故過中則疾若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若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日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于下日月運于上矣月出房北爲雨爲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天災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効也兩軍相當日暈等力均厚長大有勝薄短小亡勝重抱大破亡抱爲和皆爲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兵破軍若

金匱要略卷之十一

星

曰殺將抱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後發病雖勝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重屈短上下銳有者下大流血日軍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不然食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名其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居三千里雲氣有

戰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
邪氣正赤常山以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
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
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
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其氣
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
勝高銳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道者不過三四日去
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
十餘二十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
日去之五六十里見指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
其大根而前絕遠者戰精白其芒低者戰勝其前
赤而叩者戰不勝陳雲如立垣行雲類杼柚雲搏
而端銳杓雲如繩者居前竟天其半半天蜺雲者
類關旗故銳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
搏審其見動人延有占兵必起占關其直正朔所
候決于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
北夷之氣如羣畜等間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
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泉企寶上皆有氣
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庭氣成宮闕然雲
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

金鑑卷之三

四十一

視封疆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以至
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
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喜
氣也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夫
雷電殿重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
秋冬則藏故假書者亡不司天開縣物地動圻絕
山崩及隨川塞谿坎水滯地長澤竭見象城郭門
閭潤息橋枯宮廟廊第人民所次各俗車服觀民
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
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譁
與人逢遇說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
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宴會飲食
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
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
八風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
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
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
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
跌爲稷跌至晡爲黍晡至下晡爲叔下晡至日入
爲麻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涂而多實亡

金鑑卷之三

四十二

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少實有雲風亡日當其時
淫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祿有敗如食
項小敗孰五斗米頃大敗風復起有雲其祿復起
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雨雪寒歲惡是日光
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官則歲美吉商有兵徵旱
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
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
其環域千里內占即為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
列宿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金穰水毀
木饑大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

本漢書卷之三

四十五

蠶從西方來若旦有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
動糜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踊略以知日至要決暑
景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
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
夜中星墮如雨者各一當是時禍亂輒應周室微
弱上下交怨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
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之後衆暴暴大
并小秦楚吳粵夷狄也為強伯田氏篡齊三家分
晉並為戰國爭于攻取兵革遽起城邑數屠因以

饑饉疾疫愁苦臣主共憂患其終穢祥候星氣尤
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橫者繼踵而占
天文者因時粉論書傳故其占驗鱗雜米鹽亡可
錄者周卒為秦所滅始皇之時十五年間彗星四
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後秦遂以兵內兼六國
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又焚惑守心及天市芒角
色赤如雞血始皇既死適庶相殺二世即位殘骨
肉戮將相太白再經天因以張楚並與兵相踰籍
秦遂以亡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枉矢所觸天下
之所伐射滅亡象也物莫直于矢今蛇行不能直
而枉者孰矢者亦不正以象項羽執政亂也羽遂
合從阮秦人屠咸陽凡枉矢之流以亂伐亂也

本漢書卷之三

四十六

五行志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
人則之劉歆以為虞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
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
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
師位而與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
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廼言曰
烏庠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真

倫道叙箕子通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躬昇洪範九疇華倫道叙鯀則殛
 死禹通嗣與天通錫禹洪範九疇華倫道叙此武
 王問維書于箕子對禹得維書之意也初一
 曰五行次二曰庶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曰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
 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維書本文所謂
 天通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維
 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范文王

地里志

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

郡太大使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
 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
 一訖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二十四
 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
 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
 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千
 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
 澤羣不可殫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
 頃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六頃民
 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五
 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由五常
 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
 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
 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言聖王在上統
 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壹之序
 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
 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
 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
 本末著于篇

秦地於天宮東井輿鬼之分壑也其界自弘農故

關以西京兆扶風瑯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
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
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
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為舜
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為諸侯至
周有造父善馭馬得華駟絳耳之乘幸于穆王
封于趙城故更為趙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奉馬
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廼封
為附庸邑之子秦公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
氏為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
所敗平王東遷維金華書卷之三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郊
鄠之地列為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為竟
餘世孝公月商君制韓田開仵伯東雄諸侯子惠
公何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
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院
儒自任儒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
時踰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釐公
劉處豳太王徙郊文王作鄠武王治鎬其民有先
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國詩言晨采衣食之本
其備有郭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為九州膏

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
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
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第富人及
豪傑并徙之長陵蓋亦以強幹弱支非獨為
奉山陽也史記卷一百一十五是故漢之俗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
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奸瀕南山
近夏陽多阻險漢書卷一百一十五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
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劉戾貴人車服僭
上衆庶放效羞不州及嫁娶必崇侈靡送死過度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
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
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
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轡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
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
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
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為盜故此數郡民俗質
木不耻氣論語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
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凶
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諄逆
亡道家勸使高第合領殊地廣民稀水出宜畜牧

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
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
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子
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壤本
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
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蠻重西近邛笮馬旄牛
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
褊狹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
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
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于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

南漢書卷之三

王

王褒嚴遵楊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孫文翁倡其教
相如為之師故孔子口有教亡類武都地雜氏羌
及犍為牂牁越嶲皆西南夷武帝初開置民俗
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
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秦函吳札觀樂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
則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二度謂
之獨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皆屬秦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
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潁疆新汲西華長

平頰川之舞陽鄧許鄧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
酸栗秦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
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邯鄲衛國是也都以封紂子
武庚唐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
監故史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
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邯鄲之民于
維也故邯鄲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邯詩曰在浚
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邯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
庸曰送汶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澳河水洋
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邯鄲衛之歌曰美

南漢書卷之三

王

哉淵乎五閭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
世懿公亡道為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
封衛于河南衛楚丘是為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
于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
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
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
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唐將
興之唐屬之參及主參之曰唐至成王滅唐而封
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襲為晉族云故參為晉
年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

蟋蟀山樞寫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寃其死矣宅人是始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秦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開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于韓原晉於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上吳札開魏之歌曰美哉颯颯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為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為諸侯是為三晉趙

本朝書卷之三

五十一

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為梁七世為秦所滅周地柳七星張之分橙也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維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維也以為在干土中諸侯藩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更居維也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王室故周十三代最為長久八百餘年至于赧王乃為秦所兼初維也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周人之失巧儒

趙利貴財賤義居山下貧意為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丈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鄭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及成皇梁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內是為鄭鄭桓公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

本朝書卷之三

五十二

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號會為大特勢與陰密修會晉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敵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平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嫄荆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號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會之

地有維左沛合泰沛焉土陝而險山居谷汲男女
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
曰泰與沛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管兮恂盱且樂
惟士與女伊其相譖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
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

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子陳是爲胡
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川史巫故其
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
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榘千仲之子婆娑

不與秦書卷之三

五十六

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
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備楚於天
文自若其故賴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
敝鄙卦韓自武王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
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
其俗奢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歲匿難制御也宛
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弘召
信臣爲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
歸本郡以嚴富賴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
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食遵爭訟生分爲失韓延

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貢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
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奸商賈召父富以本業賴川
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
之德草也信夫自東井六度至元六度謂之壽星
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鼎畢之分晉得趙國比有信都真定
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
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
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
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

不與秦書卷之三

五十六

也遠韓近趙後秦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
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
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
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
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躡游媚富貴徧
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
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
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鬪爭功
名報仇過而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
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

告許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慙怯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魏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分壑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

前漢書卷之三

五十七

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七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城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故於急入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障烏丸夫餘東賈直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其美

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辭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饒立郡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于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俗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前漢書卷之三

五十八

齊地虛危之分壑也東有岱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比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而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

管仲遭我平壤之閒兮又曰族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島嶼少五穀而人民寡廼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二歸故其俗彌後織作冰紵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上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潤達而足智其失於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病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強臣田和所滅而自立為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為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象地本勢之分棼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僅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吳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泗水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閑王道將廢邇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安弱美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為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為分棼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陬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貨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質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魯象非宋地也當考

宋地房心之分棼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于宋今

之雅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
陶詩風也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于曹其後私大
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為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
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
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
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為齊楚魏所滅
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
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
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為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顓已
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為姦盜

有漢書卷之三

六十一

衛地營室與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
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為狄所滅
文公徙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于帝丘故春秋
經曰衛遷于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
謂之帝丘夏后之世且吾民居之成公後十餘世
為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
置東郡徙之于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
二世時乃廢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
獨為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
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

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
以殺戮為威宣帝時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承聖恩
崇禮義尊讓爭至今東郡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
其失頗奢靡嫁娶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
濮上風

楚地與軫之分也今之南郡江夏涪陵桂陽武
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
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
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寢以疆大後五世至
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

有漢書卷之三

六十二

舉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
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
漁獵山伐為業果蠃蠃蛤食物常足故楚俗綸生
而亡積聚飲食環給不憂凍餒亦亡千金之家信
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
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
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婁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
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
徙郊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

有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
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
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
權太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
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
章弟中於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為
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為大稱王其
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
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為將戰
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至于夫差誅子胥用宰嚭
為越王勾踐所滅吳男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
好用劍輕死易於斷斷并吳後六世為楚所滅後
秦又擊楚徙壽春至于為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
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
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
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
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
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
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

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
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
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
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
章出黃金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
南卑濕丈夫多天會稽海外有東鯢人分為二十
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界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
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
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
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橋李夫差
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樓會稽臣服請平
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
齊晉諸侯會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為伯諸
侯畢賀後五世為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
十世至閭君捷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捷為越王
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
以為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
漆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
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

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單被
穿中央為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
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鹿兵則矛盾刀
木弓弩竹矢或骨為鏃自初為郡縣吏卒中國人
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
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鄒元國又船行
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八十餘日有諶離
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
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
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

水經注卷之三

下

長篇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
異物齊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與食為耦蠻夷
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
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
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
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
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
自此還矣

溝洫志

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

行乘舟泥行乘橈山行則楫以別九州隨山浚川
任上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美溢
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自積石歷龍門南
到華陰東下砥柱及盟津維內至于大伾於是禹
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
廼醜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澤水至于大
陸播為九河同為迎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
既陂諸夏又安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
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
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
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
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
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譽其
利至於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溝渠甚多然莫足
數也

水經注卷之三

下

溝洫志二

楚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中國川原以
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
知之次也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
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
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
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
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
曰朕其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
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
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
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
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

前漢書論贊卷之三

六十七

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

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
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
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前漢書論贊卷之四

漢班固撰

明項籍

列傳

陳勝項籍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
殽之地君臣固守而闢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
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
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闢諸侯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
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
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
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
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
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
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
之謀齊明周章陳軫召滑樓緩程嬰蘇厲樂毅之
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
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道巡而不敢進秦

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橈。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復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頓首係頸。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約于殊俗。然而陳涉甯繩繩之子。吐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

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風靡。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囚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鎗。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殺臣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言。舜蓋重臆子。項羽又重腫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生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拔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爲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延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

豈不謬哉

魏豹田儋韓王信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庠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

韓信英布彭越盧縮吳芮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

不勝書錄卷之四

四

吳芮彭越張敖盧縮與兩韓信皆微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卒窮勢迫卒謀叛逆終于滅亡張耳以智全至于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處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稱忠也

劉賈劉澤吳王濞

贊曰荆王王也田嬰初定天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于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吳王濞

山海之利能薄飲以使其幾逆亂之萌自其子與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鼂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母為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劉交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美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季布樂布田叔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僕苟沽而不變何也彼自負其材父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樂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雖古烈士何

以加哉

高五王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
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
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
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
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蕭何曾參

贊曰蕭何蕭公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
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

不與蕭何參

六

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
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
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爲一代宗臣慶流苗
裔盛矣哉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
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學者多疑
於鬼神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雖離困院良
常有力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杜下傾側
接援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爲謀臣及呂后時事

多故夫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
各其志也周勃爲布衣 鄙樸庸人至登輔佐臣
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 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呂
后閹宰相高祖曰陳平 有餘王陵少艱可以佐
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 其次云過此以後非延
所及終皆如言聖矣夫

樊噲鄒陽滕公灌嬰傳寬周繆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金諸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鐵基不如逢
時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多徒方其鼓刀僕御販

不與蕭何參

七

繆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
當孝文時天下以鄒寄爲實友夫賣友者謂見利
而忘義也若寄公爲功臣而又執却雖推呂祿以
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張蒼周昌趙主任教申屠嘉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爲漢名相而專遵用秦之顛
項歷何哉周昌木強人也任教以舊德用申屠嘉
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鄒食其陸賈朱建事敬叔孫通

贊曰高祖以 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聘其知辨

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太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疆社稷身名俱榮其故優乎

淮南衛山濟北王傳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徵信哉是言也淮南衛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

全唐詩話卷之四

八

職以承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謀為叛逆仍久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

酈通伍被江克息夫躬

贊曰仲尼亞利口之獲邦家酈通一說而喪三衛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讒謀吏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蠆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攝卻而晉厲弑敗卒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諸胥夫季衰季圍進妹春

甲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坎盟宋庠死江女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死皆自小覆大跡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石奮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歐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建陵侯棄侯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圻君子識之

文三王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借矣佑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全唐詩話卷之四

九

賈誼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其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又欲改定制度以漢為上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餅三表以條單于其術固以疎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不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撮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爰益鼂錯

贊曰爰益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忱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已變易反吳壹說果於用辯身亦不遂鼂錯銓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收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張釋之馮唐汲黯鄭唐時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楊子以爲孝

金華書院藏

十

文親誦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

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爲有後賈山自下廟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爲世家宜哉

竇嬰田蚡灌夫韓安國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蚡負重而驕溢凶德然命待時而發藉

禍區區其間惡能收斯敗哉以韓安國之見器其摯而顛隳陵夷以憂死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爲丘首而受其咎豈命也庠

景十三王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爲禍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

金華書院藏

士

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李廣蘇建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郡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衛青霍去病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

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
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
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
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票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

董仲舒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
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欽以為伊
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
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
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難
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今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
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庠游夏而曰
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孽篤論君子
也以欽之言為然

司馬相如

贊曰司馬遷稱秦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
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遠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
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虛辭濫
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楊
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

終而秦雅不已戲乎

公孫弘卜式兒寬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
遽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
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
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
枚生兄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
干弼牧弘全擢于賈賈衛青奮于奴僕日磬出于
降虜斯亦兼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
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

公孫弘卜式兒寬

慶賀則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
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
枚乘應劉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
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敖蘇武將
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磬其餘不可
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
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
丘賀及侯勝章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
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
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述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張湯

贊曰湯與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漢興以來侯者有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杜周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十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

本傳書漢書卷之四

十四

與提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絕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自謂唐杜苗裔其然乎及欽浮沉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張蒼來于廣利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命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源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洲山川尚書近

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司馬遷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立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

本傳書漢書卷之四

十五

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僭竊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述其

所以自傷悼小雅其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指能保其身難矣哉

武五王

贊曰平蠱之禍豈不若哉此不唯一江亢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秦灰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平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孽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一帝盡其毒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清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漸墻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相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過亂原因哀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終軍王

裏買捐之嚴安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買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以何排陷之恨哉

東方朔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

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

不純德其流風遺音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違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新楊敞憚蔡義陳萬年鄭弘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通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併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

大漢書卷之四

十八

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經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友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僑史魚之節發憤遺議公卿介然前而不撓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復伊呂之列當輔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

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于外斬伐效隙靈族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矣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六蔽之義著于吳章為仁由已再入太

大漢書卷之四

十九

府清則潛纓何遠之有

霍光金日磾

贊曰霍光以總髮內侍起於階閭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機權之託任深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什上官固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間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

曩廣漢庭而以篤敬繕主忠信自著勅功上將傳
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
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趙克國辛慶忌

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
起郿人三朝趙陽人漢興郿王閼甘延壽義渠
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蔡杜陵蘇建蘇武上
邽上官桀趙充國霍武廣與狄道辛武賢慶忌皆
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
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魏
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
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
俗自口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傳介子常惠鄭吉甘延壽陳湯段會宗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
建都護之號迄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
其有功跡者具此廩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
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補焉陳湯儻莽不自收飲
卒用困窮議者閤之故備列云

傳不疑疏廣于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贊曰傳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
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死尸殆之系亦
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為任職臣薛廣德
榮平當遂適有耻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若
者矣

王貢兩龔鮑傳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
首陽不食其俸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
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
之風者食夫廩儒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
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
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
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
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
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
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
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
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
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
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

正之問則依著通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登言者已過半矣哉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強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乎夫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也疆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率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

不為著書言

三十一

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統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顯其志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熊之黎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旌不亦賢乎自關公綺里季夏黃公甬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

讓進退云

王貢兩龔鮑宣二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雖當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遁不汙絕紀唐矣

不為著書言

三十一

韋賢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奢滋貢禹鑒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欲博而篤矣

魏相兩古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親謂公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

高祖開基蕭蕭為冠者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
陳有房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
覽其行事豈虛庫哉

駐私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李尋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
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
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夏侯氏則賈孟夏侯勝
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
此止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

不盡其意

五

經設詔依託象類或不平則後中仲舒下吏
夏侯因執賈誼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
京房區區不量淺深斥言刺譏構怨疆臣罪辜不
旋踵亦不容以失身悲夫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
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
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廣漢聰
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許上不信
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累已為近世表張敞衍衍

覆忠進言綠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
觀然被輕陷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謫詭
不經好為人口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
戮妻子流遷長戍

然其

贊曰芳華曉為司臣止已立下朝雖詩所謂國之
司直無以加也若宋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
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狷有異志焉孔子曰
吾未見剛者以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汗於冀州孫
寶捷於定陵況俗人乎何止之節亞尹翁歸云

不盡其意

五

蕭望之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
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
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輔佐之
能近古社稷臣也

馮奉世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
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
自免哀哉馮奉世父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
放流孟子言刑中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

離騷之辭與經曰心之蒙天涕既墮之馮參請亦云悲夫

宣元大王

贊曰孝元之後備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王於時者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詩云令人收類古今一也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廢義章賢玄成匡衡張禹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焉能勝其任乎

王商史丹

贊曰自宣元政衰外戚戚者許史王丁傳之家皆重矣累世為貴極富見其位矣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勢之盛曠古未有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導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難

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薛宣朱博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兄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後附丁傳稱順在卿重發見語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繫獄鳩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翟方進

司徒掾莊嚴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責言奚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谷永杜鄴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末陳三上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墮平阿於

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孔子孫友多聞三人近之矣

何武王嘉師丹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于後當王嘉之作外內咸服車騎之愛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恭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楊雄

贊曰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

東漢書卷之四

卷之四

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莽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從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通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歲莫著於虞歲作刑歲賦莫深於離騷及而唐之辭莫麗

東漢書卷之四

卷之四

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薨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聞請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者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殺從游學而鉅鹿焦贛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人學者有祥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於邑為起墳喪之三年時人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祥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

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自漢文景之君
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
不詭于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
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
經猶春秋災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
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
然篇籍其存

前漢書論贊卷之四終

全漢書卷之四終

三



前漢書論贊卷之五

漢班固撰 明項篤壽輯

列傳

儒林

古之儒者博學廣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
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
既衰壞于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
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
行通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

全漢書卷之五

一

周南至楚畏匡乞陳好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
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
觀古今之篇籍通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
大唯堯則之焉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又曰周監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叙書
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
禮因象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
一王法至穆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
而為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

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傅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
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
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
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
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于咸宣之際
孟子孫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
于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
從此缺矣

儒林二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
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
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聚至千餘人蓋祿利
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
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
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特
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選禮書文尚書所以罔難遺
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循吏傳

漢興之初及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

闊而相國藩衛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民作畫一
之歌孝惠惠帝世而高后女上不出房閭而天下晏然
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
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
居以廉平不至于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
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
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
紀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
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
幼帝霍光秉政承奢侈之風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

循守職無所改作至于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
百姓慕風最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權
而議鹽鐵美父老孝宣歸政而登至尊與子間
間知民事之難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屬精為
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
史守相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
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
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
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
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

通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
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
以次用之是改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
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
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亦邑縣遂鄭弘
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
祀此廉廣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

不與法書卷之五

四

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
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
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
酷惡能勝其任而踰快乎言道德者溺于職矣故
曰聰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
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珣而為樸號為
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莽塞不至于姦民艾安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
陳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

時龜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
於錯錯卒被戮其後有郅都霍成之倫

酷吏傳二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
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時辯當
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楊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
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浸以耗散九卿奉職救
過不給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
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
為儀表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亦實有文武

不與法書卷之五

五

焉雖酷稱其位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貨殖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
關擊析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
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
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
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
獸菹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
皆有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
于山林材賴未祭且網不布于樾澤鷹隼未擊鰥

弋不施于侯，陸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蹻，澤不伐，天祿魚鼈，刈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養阜庶物，稿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壟，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

本義書卷之三

六

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說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楸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

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上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土木被文錦，大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嗷救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而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入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本義書卷之三

七

游使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于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疆，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

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掩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又至漢興集綱疏閣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絳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于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驚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翫而慕之雖其陷于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李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

禮法民易

九

禮法民易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况于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臯已不容于誅矣觀其溫良之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縱于未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人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雋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佞幸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閼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目帶傳粉化閼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時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柘侯金賞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爲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爲言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位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爲愛幸

九

九

佞幸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閼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爲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嬰夫主疾無嗣弄臣爲輔此足不獨棟幹微抗一朝帝崩姦臣擅命

董賢縊死丁傳流放幸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
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
人以官殆為此也

匈奴

贊曰書成綴更復詩補戎狄是膺春秋有違守
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患言嘉謀
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
時則劉敬昌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董誥孝
武時王恢韓安國宋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
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

前漢書卷五

十

守和親介胃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
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
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
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
畜之矣詘伸屈強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
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
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異以救安
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
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
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

前漢書卷五

十

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
輦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
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
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
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
義勸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
獨可說以厚利結之于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
意與盟于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
雖欲展轉索失重利何索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
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贍城郭之固無以
異于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綏帶稚
子咽哺胡馬不窺于長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國不
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通知其未
合于當時而有闕于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
獲而土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
之郡亦棄遼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
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
安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
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
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還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

塞之具屬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于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其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隙構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大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感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速速窺伏使于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匈奴之備伏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威葉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寶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

道也

西南夷順與朝鮮

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而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跡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恭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

西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燕從西國結黨南
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下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
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慕南無
王庭遭使文景玄默恭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
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
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徭閩天馬蒲陶則通大宛
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後
官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師子
猛犬大雀之羣食于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
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
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隋珠和璧天子負
黼依襲袞被馮王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
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磬極漫衍魚龍角抵
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
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迺權酒酤筦鹽鐵鑄白
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
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且指之使始出衣
繡袂斧斷斬于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遠棄於
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
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

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
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
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
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
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
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
建武以來西威思漢威德成衆內屬唯其小邑鄯
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制其大國莎車于闐
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歸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
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不許雖大禹之序西
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無之矣亦何
以尚茲

外戚

贊曰易者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
道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繇乎微而體至尊窮富
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示也序自漢
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者閭二十有餘人然
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卬成后四人
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大折不
寧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天者

夷滅小者放流烏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元后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樂國六十餘載群臣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斯位號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爾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王莽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與宗族稱

公卿大夫

十六

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疑遂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勢險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廼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緣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歸然喪其宗生之心中外憤怨遂近俱發城池

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咸已為虛亡靡發掘害編生民幸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若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元惡之非命之運紫色蠹聲餘分閭位聖王之驅除六爾

前漢書論贊卷之五終

前漢書論贊卷之六

漢班固撰 明項篤

列傳

叙傳

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
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于後世冠德于百
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
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
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厠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
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

前漢書論贊卷之六

十

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
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
凡百篇其叙曰

皇天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
綱罔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
殲舉粵躡秦郊嬰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
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
戰士憤怨乘機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
民股肱肅曾社稷是經瓜牙信布腹心良平冀行
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述惠紀
第二高后紀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
貢畢不收犂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
如山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

孝景游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
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第五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
何百蠻是懷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
斯文憲章大學統一聖直封禪郊祀登祭百神協

前漢書論贊卷六

二

律改正譽茲末年述武紀第六

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壽張實虞實聰真人斯
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

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
通輝耀威靈龍荒慕朔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於
有成述宣紀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育禮故老優繇亮直外割禁
囿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閭尹之咎穢我
明德述元紀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壺闈恣

趙朝政在王炎炎燦火亦允不陽述成紀第十

孝哀彬彬克繼威神彫落洪支底劉鼎臣姚鑾童

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捷實凶述哀紀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牢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

第十二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

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

王表第二

侯王之杜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述王子

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弈世弘業爵土通昭述高惠

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述景武

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士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避見戒述外戚

恩澤侯表第六

漢迎于秦有重有因循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

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叙述百官

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于一產氣黃鍾造計秒忽八音七

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歷算通出官失學徵大家

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歷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露膏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

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酒酒紛紛略存大綱以統

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威實輔

德刑亦助教李世不詳皆本爭本吳孫狙詐申商

酷列漢章九法太宗改作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

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倉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

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

五銖揚權古今監世盈虛述倉貨志第四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裡宗望秩山川明德惟

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臚岱侯伯

僭時放誕之徒緣開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

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

法宮室混成降應王政景以燭形三季之後厥事

放紛舉其占應新述天文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以禹八卦成列九疇道叙三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坤作地勢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董刻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為難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文陘聚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

溝洫志第九

金匱要略卷六

五

虞羲書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瓊世罔弘群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日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

上媯下恭惟盜是伐勝廣燹起梁籍弱烈赫赫炎矣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戾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張陳之交將如父子攜手遂秦拊翼俱起據國爭

權還為豺虎耳謀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

第二

三枿之起木根既朽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橫雖雄材伏于海鳴沐浴尸鄉北面秦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為戾王割有齊楚路制淮梁縮自同閭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吳克忠信胤嗣延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金匱要略卷六

六

賈誼從旅為鎮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呂導之受吳王踰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述荊燕吳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旂宅于楚戊寅滯缺平陸廼紹其在下京奔世宗正劬勞王室用戾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族述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訓辱身毀節信于上將威臣震栗樂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王布歷燕齊叔亦相舉民思其政或金或社述李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

嗣齊悼特昌椿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弊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趕

趙景王臣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第八

倚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

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民用作歌化我

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

留侯張敖作漢腹心圖折武關解院鴻門推齊銷

印歐致越信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

廼安魏范亡項走秋擒韓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

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

前漢書卷之六

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

舞陽鼓刀滕公脫駟陷陰商敗曲周庸夫簪龍附

鳳並乘天衢述樊鄒滕灌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

直犯上千色廣阿之庫倉厥舊德故安執節責通

請錯塞塞帝臣匪射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

二

其監門長毋藩王書襲陳留進收救倉塞隆杜

王基以張買作行八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

敬錄後夫遷京定都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

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胃禮義是創或愆或謀

觀國之光述鄭陸朱畢叔孫傳第十三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

亂穿世薦亡述淮南衡山齊北傳第十四

刑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鄭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

係廼成忠害充躬罔極交亂弘大述蒯伍江息天

傳第十五

萬石溫溫幼躋聖君宜爾子孫天天申慶杜于

齊不言動民衛且周張淑慎其身述萬石衛直周

張傳第十六

本朝書卷之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懷折亡嗣孝乃尊米內為母

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露牛既

告妖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

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生矯矯弱冠於朝遭文獻聖屢抗其疏暴秦之

戒三代是據建設藩作以強守圉吳楚合從賴誼

之慮述賈誼傳第十八

子絲慷慨激辭納說監警正席顯陳成敗錯之瑣

材智小謀大既如發機先寇受害述爰登鼂錯傳

第十九

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推賢於茲為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魏其嗣嗣好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既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彼若天命此近

人咎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象恭館室江都詒輕趙敬險誠中山滌管長沙寂漠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

九

驕盈四國絕祀河間賢明禮樂是脩為漢宗英述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隣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

滅姓蘇武信節不詘王命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

四

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輞閑閑合圍單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森勇

紛紜長驅六舉雷擊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諱言訪對為世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尉為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願賢布衾蹠食用儉飭身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廼爵

通試兒生查囊束髮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十

張湯遂連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既成寵祿亦罹咎愆安世溫良寒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

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奢華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

傅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蒙胡社致死為福每生作既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烏呼史遷重霄以刑幽而發憤通思廼精錯綜群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三十二

孝武六子昭齊亡嗣燕刺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

三十三

六世耽耽其欲汲汲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偃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于國述嚴朱吾丘主

父徐嚴終王曹傳第三十四

東方賡辭詠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汗殿施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寫繹內龍屈救生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敵義依

霍庶幾云已弘惟政事萬年客已咸膳厥誨就為

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王孫藏空建廼斬將雲廷許禹福逾刺鳳是謂狂

猶敵近其東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博陸堂堂父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遭家不

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

不詳除妻之通至子而亡程侯狄拏虔恭忠信奔

世載德馳于子孫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以不濟

可上論其信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

已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郭支陳湯誣節救在三折會宗勤事疆外之策述傳常鄭甘陳

段傳第四十

不疑庸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邊道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賞近於

知耻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四皓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苦困于賀涅而不緇出既黃髮以德來仕舍惟正身勝死

善道郭欽蔣詡近逃之奸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

十二

扶陽濟濟聞詩聞禮女成退讓仍世作相漢之宗

廟叔孫是謨章自孝元諸儒變度國之誕章博載

其路述韋賢傳第四十三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

伐舍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

第四十四

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入道不虛行學微術

昧或見彷彿疑殆匪關遠衆近世世淺為尤悔深作

敦等述時兩夏侯京翼季傳第四十五

廣漢尹京充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裕能許
上俱陷極刑翁歸水風帝揚厥聲敵亦平平文雅
自贊贊實趕趕邦家之彥章死非臯士民所嘆述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繁好剛輔亦慕直皆陷在
猶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寶曲定陵並有
立志迷蓋諸葛劉卅將孫何傳第四十七

長倩慎慎觀霍不舉遇宣通拔傳元作輔不圖不
慮見頭石許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子明光光發迹西疆烈于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

世傳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遂慘幾陷大理楚孝惡
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元之二王孫後
太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樂安襲襲古之文學民其爾瞻困于二司安昌貨
痛朱雲作棋博山惇愼受奉之疚述匡張孔馬傳

第五十一

樂昌篤實不撓不詘遵閱既多是用廢黜武陽疾
勤輔導副君既忠且謀譽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
濟身述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
任鮮終其祥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述薛宣朱博傳
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
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為鯨鯢述翟方進傳第
五十四

統徵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
傳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卹丁傳傳賈武嘉祇之乃喪厥身高樂廢
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奸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單
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以章
厥身述楊雄傳第五十七

續續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
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

十八

誰毀誰興其有試泯泯群黎化成良吏淑人君
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
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疆

圉拊克爲雄報虐以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第六

十

四民食力固有蕪業大不滂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偏上并下荒殖其貨戾服王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穢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

十二

彼何人斯竊此軍暴損高廟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本義卷六

十一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鄆鄙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南征擊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爲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陀自王番禺攸攸外蜀閩越東越交洎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御符皆恃其阻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其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娉好公主通女烏孫使命通通條支之類昭宣棄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詭矣禍福刑于外威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碌魏宗文產德皇后違意考盤于代王氏不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興弱而不終鉤弋憂傷孝昭以簪上官勿尊類焉厥宗史婦王悼身遇不祥及宣繼國二族後光甚哀產元天而不遂即成棄序履尊三

本義卷六

十六

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傳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從馮衛惠張曼卿武陳宜霍成許京博平王之作事雖欲美非天所度怨咎若茲如何不恪述外戚傳第六十七

元后娠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都煌煌假我明光曲陽歆歆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吞爾賊臣墓漢滔天行驕夏祭虐列商辛偽稱黃虞緼緼典文衆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凡漢書叙帝王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開
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
經總道綱總百氏替篇章由雅故通古今正文字
惟學林述叙傳第七十

世漢書論贊卷之六終

下漢書論贊卷之六終

七

後漢書論贊目錄

卷之一

本紀

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皇后紀

郭后

鄧后

后紀總論贊

卷之二

志

後漢書論贊目錄

律曆上

律曆下

律曆總論

禮儀志

祭祀志

祭祀志二

天文志

五行志

五行志二

郡國志

百官志

百官志二

輿服志

輿服志二

卷之三

列傳

劉玄

劉玄劉盆子贊

王昌劉永張步李憲彭寵盧芳

隗囂

公孫述

齊王縝

宗室四王三侯

李通

來欽

李王鄧來總贊

鄧禹

鄧訓鄧騭寇恂

鄧寇總贊

馮異岑彭賈復

吳漢

臧宮

吳蓋陳臧總贊

耿弇

耿恭

耿弇國秉恭贊

祭彤

邳彤

任光邳彤劉植耿純贊

二十八將

竇融

竇憲

竇融憲贊

馬援

卓茂

朱弘

伏湛侯霸朱弘蔡茂馮勤趙嘉牟融章彪

杜林

贊

宣秉王良

鮑永申屠剛贊

馮衍

鮑永

鮑永申屠剛贊

郎顗襄楷

張堪廉范

張堪廉范

郭伋菽章蘇不韋羊續賈琮陸康贊

樊宏陰識贊

樊宏

樊宏陰識贊

朱浮

周章

梁統梁商梁冀

曹褒

鄭玄

張曹鄭贊

鄭典賈逵

張伋

桓榮

丁鴻

張宗法雄騰撫馮緄度尚楊

班固

劉般傳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贊

第五倫

鍾離意寒朗

東平王東海王

光武十王

朱穆

樂恢何敞

朱樂何贊

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

袁安

袁張韓周贊

郭躬

陳寵

陳郭贊

班超

應奉應邵

爰延徐珍

王充王符仲長統

孝明八王傳

龐參橋玄

崔駰瑗寔

黃憲

周黃徐姜申屠傳總論

黃憲

周熒苗憲徐稭姜肱申屠蟠贊

楊震

章帝八王

張皓王龔

張王种陳贊

李雲

杜樂劉李劉謝贊

臧洪

虞訓傅熒蓋勳臧洪贊

張衡

馬融

蔡邕

左雄周舉黃瓊黃琬

荀爽

陳寔

荀爽鍾陳贊

李固杜喬 吳佑延篤史弼

盧植 吳延史盧趙贊

皇甫規 張奐 皇甫張段贊

陳蕃 王允

卷之四

列傳

黨錮傳 李膺范滂 張儉

黨錮傳贊 郭太 郭符許

竇武何進 孔融 荀彧

鄭孔荀 皇甫嵩朱雋

太僕漢書論贊目錄

董卓 劉虞公孫瓚

劉虞公孫瓚陶謙 袁紹劉表

劉焉 袁術 劉表呂傳

循吏傳 酷吏傳 酷吏傳二

宦者傳 宦者傳二

卷之五

列傳

儒林傳 儒林傳二 文苑傳

獨行傳 方術傳 樊英傳

方術傳 逸民傳 高鳳

後漢書論贊卷之一

院部

宋范曄撰 明項篤壽輯

本紀

光武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歛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為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

太僕漢書論贊目錄

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喈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為天有頂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乘時龍而御天哉

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颺回三精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貺自甄沈幾先物深略緯文華邑百萬觀虎為羣長轂雷野高鋒

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度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授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赴赴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明帝

論曰明帝善刑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君前代十二政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金鑑卷之十一

二

贊曰顯宗不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備章朝物省薄境陵永懷廢典下身遵道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維帝緒增光文考

章帝

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愍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群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

符瑞合於圖書者數千百所烏呼懋哉
贊曰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惟淵體左右甄文斟酌律禮思服帝道弘此長懋儒館獻歌
戒亭虛候氣調時後憲平人富

和帝

論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氏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二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

贊曰孝和沈烈率由前則王赫自中賜命彊恩抑沒祥符登顯時德賜世何早平原弗克

安帝

論曰孝安雖稱尊尊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微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敵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舊台衡以答天肯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贊曰安德不升批我王度降奪儲嫡開萌邪蠹焉石承歡楊公逢怒彼日而微遽侵天路

順帝

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作者有矣莫不稽

鑒前遠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
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微僻之多與

贊曰孝順初立時髦允集匪砥匪華終淪嬰習保
阿傳土后家世及冲天未識質弑以聰陵折在運

天緒三終

桓帝

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
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
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嗣
虐流行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依對

流彘亦不可得已

贊曰桓自宗支越躋天祿政移五倖刑淫三獄傾

宮雖積皇身靡續

靈帝

論曰奉本紀說趙高諂二世指鹿為馬而趙忠張
讓亦給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敝者同其致
矣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贊曰靈帝負乘委體宦孽徵亡備兆小雅盡缺廩
庶窮露遂棲宮衛

獻帝

論曰傳稱得之為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
奪移至今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
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未作虞賓

皇后紀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
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
四德世婦主養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
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

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窮窶而
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開房肅雍
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
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借縱軌制無
章齊桓有知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
於五子作亂家嗣遽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
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
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
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
帷薄不修孝文枉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

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
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
及光武中興斷彫爲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
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
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
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立於洛陽鄉
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
嚴合法相者試選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
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官教頗修登
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權無私溺之授
可謂矯其敝矣自使因改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
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
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
溜蠶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難必委成冢宰簡
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惟秦羊太后始
攝政事故獲侯權重於昭王宗富於嬴國漢仍其
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
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穢重
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
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圜圻之下淫

滅連踵傾輶繼路而赴蹈不息熾爛爲期終陵夷
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
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
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
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
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郭后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
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險
情贅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燕私雖惠心妍
狀食祿驟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尚歡隊故九
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若人之所抑
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悲怨成尤而
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遂巡去就以禮
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鄧后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街謝前政之良身
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欽衽於虛器直生懷
德懸書於象魏借之儀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
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衰歎之來

故焉有微故知持權引誘所幸者非已焦心卹患
自強者唯國是以班母一說閨門辭事愛姪微愆
髡剔謝罪將杜根逢誅未值其誠乎但蹊田之牛
奪之已甚

后紀總論贊

論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爲稱雖呂氏專
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
其後並以德爲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
寶二后俱稱德焉其餘唯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統
以追尊之重特爲其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

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
依而加焉

贊曰坤惟厚載陰正平內詩美好速易稱婦妹祁
祁皇嬪言觀貞淑媚茲良哲承我天祿班政蘭閣
宣禮椒屋旣云德升亦曰華進身當隆極族漸河
潤視景平曜方山並峻乘剛多阻行地必順咎集
駘滿福協貞信慶延自己禍成誰孽

後漢書論贊卷之一

後漢書論贊卷之二

梁劉昭注補 明項篤壽輯

志

律曆上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
而後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
生矣記稱大桡作甲子隸首作數二者既立以比
日表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
衡厝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
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

後漢書論贊卷之三

光運行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
而綜也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
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
羲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爲志而元帝
時郎中京房方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
使太子太傅韋玄成字少翁諫議大夫韋雜試問
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
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
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城上下相生終於南事

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以六十二律分曆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學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散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節用之文多不悉載故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偶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

十二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爲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爲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律爲寸於準爲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爲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爲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

律曆下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逮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

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
秋分焉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
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
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
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
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
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
結系於此而正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璇衡追
日以察欽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刺下漏數
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
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
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
步衍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
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遠遠而後速與日競競又先
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
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
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
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
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
術開業運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

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義
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
民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
上頑愚之吏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酒廢時
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
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其亡也
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
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
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
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
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
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
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
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群忌苟
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
日在焉而冬至祭物於是平生故律首黃鍾曆始
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
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除冬十有一月甲子夜
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
謂之漢曆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並祭端焉

曆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
度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為歲然其景不復四周
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
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為歲之日數日
日行一度亦為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日行十九
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於端是則月行之終
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周減
之餘十二十九分之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
也為一歲之月以除一歲日為一月之數月之餘
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四時推移

本義書卷七

★

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為閏月中
之始日節與中為二十四氣以除一歲日為一氣
之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為沒并歲氣之分如法
為一歲沒没分于終中中終于冬至冬至之分積
如其法得一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
歲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部
以一歲日乘之為部日之數也以甲子命之二十
而復其初是以二十部為紀紀歲青龍未終三終
歲復復青龍為元

律曆總論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
極皇極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曆載彌久暨於黃
帝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
追元乃立曆數天難諶斯是以五三迄於來今各
有改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
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
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
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
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
為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徵能術者

本義書卷七

七

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
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
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續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
聞其說而其元甚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
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
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
洪能為算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述數
略舉是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
贊曰象因物生數本杪習律均前起準調後發談
嚴衡琬檢會日月

禮儀志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爲禮儀志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廼隆

祭祀志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獮知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獮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爲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爲祭祀志

祭祀志二

論曰藏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

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僞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天既封之後未有福而

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系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天文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

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三皇適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惡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闢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其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虞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摘微通洞密至探禍福之原覩成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慧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闕於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諫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

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天戒明玉事焉

五行志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五行志二

贊曰皇極惟建五事克端罰咎入沴逆亂浸于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災以觀

郡國志

贊曰衆安后載政治區分侯罷守列民無常君稱號遷隔封割糾分略存減益多證前聞

百官志

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戰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民用區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後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

其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
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
官篇諸文個說較略不究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
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
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為常
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為百官志凡置官之
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不
復悉載

百官志二

贊曰帝道淵默家師脩德寡以御衆分職乃克不
置不監無驕無忒往是師徒寧民康國

輿服志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
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役其勤憂之勞
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天
昏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父母
則而養之若節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
役相與起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長久
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
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心愛敬

尊之矣自是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
陪臣山桑藻稅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盡
惡有害已之語競修奇麗之服飾以輿馬文霸玉
纓象鑲金鞶以相夸上平錐刀之利殺人若刈草
然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已雖死不悔及秦并
天下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以錫百官漢興
文學既缺時亦草創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
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輿服者之于篇以
觀古今損益之義云

輿服志二

贊曰車輅各庸旌旂異局冠服致美佩紛璽玉敬
敬報情尊尊下欲孰夸華文匪豪壯絳

後漢書論贊卷之三

宋范曄撰

明項篤

列傳

劉玄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
斯時有未至者也漢起驅輕點烏合之衆不當天
下萬分之一而旌旆之所揭及書文之所通被莫
不折戈頓顙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
之會也夫為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與况庸
庸者乎

劉玄劉盆子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
肩阻亂盆子探符雖盜皇器乃食均輸

王昌劉永張步李憲彭寵盧芳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
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
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
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又况其
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
國之遠圖哉

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間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
漢祖發其英靈者也

贊曰天地閉華野戰羣龍昌芳僭詐梁齊連鋒寵
負強地憲繁深江實惟非律代委神邦

隗囂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
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
非有百二之執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
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
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
者矣夫功全則衆顯業謝則衆生回成喪而為其
議者或未聞焉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
西伯豈多強乎

公孫述

論曰昔趙作自王番門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
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
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意遂
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
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
慙魏侯也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

玉者異日談也

贊曰公孫習史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時天
數有違江山難恃

齊王額

論曰大史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
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爲哉其慮將存
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
謀在舍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岑彭以
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
呼古人以烽藟爲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
不易哉

宗室四王三侯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倉卒匪圖亡我天工城
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李通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
性命聖人難言之况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
汗滅親宗以解一切之功哉昔蒙殺負書不徇楚
難即星用齊義雲燕耻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

異乎

來歙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
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
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李王鄧來總贊

贊曰李鄧豪賔合家從識少公雖乎宗卿未驗王
常知命功惟帝念歎歎君叔斯言無玷方獻三捷
永隆一劒

鄧禹

論曰大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
也鄧公竊糧徒步解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
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
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逮而道亦弘矣及其威
損拘邑兵散宜陽號龍章於終朝就夷服以卒歲
榮悴交而下無二色延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
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爲乎

鄧訓鄧禹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貴盈
極自取災故必於貽孽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

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執謝讒亦勝之悲哉噫惺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寇幽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鄧寇總贊

贊曰元美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勲

本集卷之三

車

成智隱靜其如愚子翼守溫蕭公足埒係兵轉食以集鴻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

馮異岑彭賈復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兩谷以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實爲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尅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相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

突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東征南寇賊奇

鋒震敵遠圖謀國

吳漢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疆方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臧宮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雖懷望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爲羣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旣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說兵之日臧官馬武之徒撫鳴劔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比矣光武審黃石存包乘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頗沛平城之圖忍傷黜王之陳乎

吳蓋陳臧總贊

贊曰吳公鷲翼爲龍驤電掃羣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

耿弇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密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
弁夾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
自冠援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
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
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
能隆也

耿恭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
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
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
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
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
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

耿弇耿國耿秉耿恭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
開趙殿醢酒齊城况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
分此凶狄秉洽胡情嬰單虜迹慷慨伯宗枯葉飛
淚

祭彤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戾覆直之倫
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徵人請符以立
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卧鼓邊亭滅烽幽障者
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青
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
贊曰期啓燕門霸水滹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
抗遼左邊廷懷和

邳彤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義初者以理隱
難昭斯固原情比述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
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
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
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任光邳彤劉植耿純

贊曰任邳識義解城解扉委他還旅二守焉依純
植義發奉兵佐威

二十八將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
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
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

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勳賢特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召起亦有鸞續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執疑則隙生力倖則亂起蕭樊且猶縹緲信越終見趙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暨前

李善上書

九

事之遺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敷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情撓情則違廢集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名答元功峻文深憲貴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千後昔留侯以愚高祖

悉用蕭曹故人而郭況亦曉南陽多顧鄉與兄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竇融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躡號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起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

李善上書

十

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竇憲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得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洛之表飲馬北轡之曲銘石石碣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棄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忌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檉之間非復搜揚側陋

選舉而登也常肯病奴僕之時實將軍念答之日乃唐力之不暇思鳴之無甚何意裂膚腹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寶融寶慮

贊曰惻惻安豐亦稱才雄提挈河右奉圖歸忠孟孫明遠伐北開西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聽鼓鏤石焚繁雖則折鼎王靈以宜

馬援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邀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萬之顧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嗟其情亦明矣

贊曰伏波好功安自其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廖之三起防遂驕陵

卓茂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應呼者連響嬰城者相

望斯固性德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唐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間立節何異哉於是羅情斯道之墳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宋弘

贊曰卓魯款款情慙德滿仁感是為愛及勝不寬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伏湛侯霸宋弘蔡茂馮勒趙惠牟融辛彪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准人孺慕徐寇要降弘實體遠仁不忘本意政多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衮

宣秉王良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妻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

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判然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宜乘王良處位優重而乘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張湛不脅矜偽之謂斯不偽矣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

論曰夫威強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雖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馮衍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遭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辱得矣夫納妻皆知取晉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

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體

兼上才榮微下秩

鮑永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樂也

鮑永申屠剛

贊曰鮑永沉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申屠對策鄧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郎顗裴楷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裴楷能仰觀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繹竟飛書清我舊陰襄郎災戒定由政淫

張堪廉范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救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

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樂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以延其寵聞義能從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極亦有開塞之感焉

郭伋藎章藎不辜羊續賈琮陸康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定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堂任良肱二蘇勁烈羊賈廉能李寧拒策城負衝輔

樊宏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

朱浮傳龜襲紫

主

善之若乃樊重之折莽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原以崇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

樊宏陰識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襲紫

朱浮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卒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

三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殿三公其人或失而其體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傷乎朱浮議詆苛察欲速之弊然矣焉得長者之言哉

周章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國之託德之萬夫之望主無絕天之死地有既安之執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

朱浮傳龜襲紫

主

理絕不已悖乎如今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於歲方來之人戒之哉

梁統梁商梁冀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恩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垂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術懔悻之音載誦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危永

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褒親幽憤并高累歎商恨善暴暴遂食亂

曹嬰

論曰漢初天下制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親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

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

十七

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書而棄絕天算議典異端斯道竟復墜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望異調中都殊絕况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妻妾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禮云曷其然乎

鄭玄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秉異

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張曹鄭贊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伯仁先歸釐我國祭玄定義垂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

鄭興賈逵

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

十八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道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張佚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爲之懷耻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咸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麋以罪作傳蓋推仁審僞本乎其情君人者能

以此察則真邪幾於辨矣

桓榮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丁鴻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

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潔情以去國並未始有

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

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庭列輜駕堂修禮容穆

穆帝則擁經以從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添言日食

張宗法推膝撫馮緄度尚楊璇

論曰安順以後威威稍薄寇攘橫隙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閑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弄冕服笑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墨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

贊曰張宗裨岳敢殿後拒江淮海岱處劉寇阻其

謹清之雄尚緄撫瓊能用讀亦云振旅

千

劉般傳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大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忘本樂之通也條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孝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救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耻

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誼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膏神養福

班固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藉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賅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說不抑抗

金鑑卷之七

七

賅而不微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覺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北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第五倫

論曰第五倫峭嚴爲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

惇惇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章爲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儉上儉不偏下尊臨千里而與牧閭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鍾離意夷朗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夷朗之廷爭寬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爭則絞切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金鑑卷之七

七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臨官以潔臣帝以奢朱均達政禁此妖禁禽蟲畏德子民請病意明尊尊劉恩蕃屏襟襟楚黎寒君爲命

東平王東海王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爲歟息嗚呼遂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遜而知廢爲吳太伯不亦可乎

光武十王

贊曰光武卜子胥土分王沛獻節楚英流放延既
怨詛周亦歆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
聞天喪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朱穆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
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
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
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
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

徐漢書卷之三

五

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
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
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
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爲恩使命緣義輕
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
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
俠生敵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爲然也
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球中
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何敞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威
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
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挾幼主
之斷勦姦回之偏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
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
惜乎過矣哉

朱樂何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
交而朋崇厚浮僞恢譽謗已敞非祥瑞永言國福
甘心強諫

徐漢書卷之三

五

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養之於生大矣懷祿以
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
夫紆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犯俗辭其艱則乖義
徇其節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故昔人
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如今志行
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古人以晏
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
公庸庸飾情恭親朝章雖理據正或撓

袁安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郢吉有陰德夏
矣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郢昌紹國
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實氏之
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
獄未嘗鞠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罩乎後昆子孫
之盛不亦宜乎

袁張韓周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
侯經博侍言帝帳校榮事君志同鸛雀

金鑑卷之三

主

郭躬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
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
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
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
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法家之
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僭
寵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

刑而不留獄然其聽枉易殺人關父子兄弟得相
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
禍進退無所措也

陳郭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槁躬斷以情忠
用詳密植益有程施于孫子且公且卿

班超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
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
多矣祭彤耿秉皆匈奴之權班超梁慄奮西域之

金鑑卷之三

主

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勳于後
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慄
亦抗憤勇乃肩荷

應奉應邵爰延徐璆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璠資譴
數取通而終之以寒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
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邵采章為盛及撫
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
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

已也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二應克聰亦表汝墳程
醕作懿霍譖請舅延能許帝璆亦哲后

王充王符仲長統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華
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
然相乖譬試妄論之以爲世非胥庭人乖般欽化
迹萬聲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
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
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

論衡卷之三

七

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
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於於
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綈衣
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儆寬慘
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
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
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踈禁厚下以尾大陵
弱歛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
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典敗
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錫鼎事有可

評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襄國子流
遺愛之涕宜孟政冬日之和平陽領畫一之法斯
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
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
靜者以席上爲府議求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
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
長世稽之篤論將爲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
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
樞各管其秘理略可得而言與

論衡卷之三

七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叔朴雖文矯運必疾舉
端自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蠶成昭政術

孝明八王傳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
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
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諸子租稅不過二千萬馬
后爲言而不得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
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
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亂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
邳嬰河梁節邪惡三藩風齡黨惟荒武

龐參橋玄

論曰任宗委岐世著其清結髮牖而辭三命殆漢陽之絕人乎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如令其道可忘則疆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贊曰李交勤身甘飢辭饋禪爲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遼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崔駟瑗寔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駟瑗雖先盡心於責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郡郡奉貴以結好由此知名杜喬之勅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龜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建新耻潔推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離冤厚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風黃徐姜申等傳總論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收藏實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祿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

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

不肯與安邑令問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恁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聞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俊賢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乘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

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
魏桓宇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
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桓
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
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
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人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
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
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黃憲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

卷之三

三

靡不服深遠去載杏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
余曾祖穆使以爲憲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
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識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
庶乎故嘗著論云

周旋黃憲徐稱姜肱申屠蟠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荷違運理用同廢與
其遐棲豈若棠穠悽悽碩人陵阿窮退輶伏明姿
甘是堙暖

楊震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矣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
深也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
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
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
世輩平方之蔑矣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杜國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
亦無諱彪誠匪忒脩雖才子淪我淳則

章帝八王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
孫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成其苗裔古人

卷之三

三

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文流社質惟仇孫安亦慶子河
間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
三王堯朝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張皓王龔

論曰張皓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
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
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其利甚
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
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淳子長受稱於方進然則

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柱下無朱文之軫也

張王种陳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龔糾便佞以直爲肯二子過正埋車埋井种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李雲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許摩上以銜沽成名哉李雲

後漢書李雲傳

李雲

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

杜樂劉李劉謝

贊曰鄧不明辟梁不損陵慊慊樂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臧洪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跡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

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紆倒懸之會忿憤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虞詡傳樊蓋勲臧洪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樊令圖再全金方蓋勲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張衡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圖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

後漢書張衡傳

張衡

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銜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孰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近推形算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

馬融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暮曲士之節惜不貴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讖固知識能臣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

之人也坐不番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蔡邕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常伯喈抱鉗紐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俸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塋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臣導既申狂僭學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况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爲戮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李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造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懷董名流身毀

左雄周舉黃瓊黃琬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

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佐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備其短筭實者擬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袒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賴章仲蒿樂巴牧氏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冀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

帷幄容其棄辭舉措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
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
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
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臣時
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
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
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
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
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蕃登

李膺傳卷之三

李膺

朝理政並紓災昏毀名夙知累章國疵疏亦早秀
位及志差

荀爽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
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
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
意者疑其爭趣舍余竊傷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
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
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遠貞吉而
獲虎尾焉觀其遂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

後濟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
也

陳寔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闇昏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
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笑夫牧豎已叫呼
之矣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
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
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
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荀韓鍾陳

李膺傳卷之三

李膺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臧寇懷道太
丘與廣模我英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慶基既啓
有蔚頴演二方承則八慈繼塵

李固杜喬傳

論曰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名安
已而已哉將以之去就之樂正天下之風使生以
理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爲義則傷生專爲生則害
義專爲物則害智專爲已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
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
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

去之不爲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
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
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耶夫履折之傷任
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策其言雖機失謀乖猶戀
戀而不能已至矣哉杜稷之心平其顧視胡廣趙
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
亡時晦終離罔極樊同趙旅世載弦直

吳佑延篤史炳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

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柔柔似夫儒者而懷憤激
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
哉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弼顏頊嚴吏終全
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
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蓬蒿起懷雷電駭耳雖貴育
荆諸之倫未有不穴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
關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
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吳延史廬超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
使顯刑誣當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邪卿出疆
專命明威

皇甫規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
規之言其心不作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
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幾代而
讓入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

論曰自鄭鄉之封中官世盛暴恣數十年間四海
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實武奮
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
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雖恨弄在心辭爵謝咎詩
云愛其泣矣何嗟及矣

皇甫張段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儷蹤戎驂糾結塵斥河潼規
與審策亟遏器凶文會志北更相爲容段追兩狄
東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陳蕃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
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
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遠埃霧也惑夫
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避世為非
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
及遭際會協策靈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慷慨乎伊
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攝持民心漢
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

王允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

本漢書卷之三

王

引其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
而終不以猜忤為嫌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
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
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無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言
觀殄瘁身非六子師圖難勝心傾節功全元醜
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

後漢書論贊卷之三

後漢書論贊卷之四

朱范輝撰

明項集

列傳

黨錮傳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
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幸物則其志流是
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
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
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
功舉中於理則強梁概氣片言遠正則所臺解情

本漢書卷之三

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
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
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
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
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
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除
文體簡闊緒餘四家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
氣怨患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
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務會
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

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縶
縛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典在運漢德重
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恭慕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
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
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
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婢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
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
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
蠶吾疾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
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
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
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
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
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為謠曰
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宗資主書詔南陽太守岑
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哺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
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備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
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
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
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為豪強自公卿以下

莫不畏其貶議徒獲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
推占當救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
既而逢有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刀
伎交通官帝亦頗許其占成第子牢脩因上書
誣告膺等奏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
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
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
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遁或逃不
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
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
田里榮綱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
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
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
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
淑陳蕃為三君若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
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
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綬范滂尹勳蔡衍羊
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
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桓數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
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

周蕃衛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未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杜稷以儉及桓彬褚鳳張肅薛蘭馮楷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榮疎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壇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程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嵩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極車收黨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及五屬光和二年上掾長和海上言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

後漢書卷之四

四

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強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宗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夢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二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

李膺范滂

後漢書卷之五

五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繼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振責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無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千子伏其死而毋歎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張儉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于布逃亡朱家甘罪而張儉見怒時王顓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填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埤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黨錮傳贊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蘭猶無並銷長相傾徒恨芳膏煎灼燈明

郭太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況阻難微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郭符許

金鑑卷之五

本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明發周流永言時道符融鑒真子將入倫守節好耻並亦逡巡

竇武何進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奉英乘風之執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頹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朱襄公所以敗于泓也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惟女惟弟來儀子房上惛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應以合人願道之屈矣

代離凶囚

孔融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咎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履折而已豈有負園委曲可以每其生哉慷慨焉矯矯焉其與現玉秋霜比質可也

荀彧

金鑑卷之五

本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黃間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國難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為己任期紓人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信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求斯理之不可全語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邈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彊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

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鄭孔奇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說時偏揮金條朋北海天逸音情頓挫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驕高謀誰佐戰之有獨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

皇甫嵩朱雋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賑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穢賊放

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羅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

八

規山東連盟而合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其平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就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歛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復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贊曰黃妖衝發高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傳捷陳頌亦弭干越言肅王命並遵屯戢

董卓

論曰董卓初以虓閥爲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踰藉華倫毀裂畿服夫以剝肝斷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綰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甚矣

贊曰百六有會過剝成災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

夏崩沸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稜遂廣矢延王輅

九

兵經魏象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劉虞公孫瓚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平季漢之賢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猶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劉虞公孫瓚附錄

贊曰樊賁勵德維城燕北仁能冷下忠以衛國伯
珪疎破武才趙猛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殲耗
實謙為使

表紹劉表

論曰表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
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
命深澤高嶺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
曰狠剛而不和復過而好勝矜子輕而庶子重斯
之謂亡徵劉表造不相越而欲計收天運擬蹤三
分其猶木屑之於人也

本傳卷之十

十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夏魚
僂漢船雲屯萬馬關同訊門裡天類杜旣云天工
亦資人亮矜矜少成坐談冀望回皇家雙身顏業
表

劉焉

論曰劉焉觀時方輟先求後亡之所庶乎見幾而
作夫地廣則駑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情用固
亦伯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
可與歲時推移而遞輪利器靜受流斥所謂羊質
虎皮見豺則恐吁哉

表衍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
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
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
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
所容哉

劉表傳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曷云負荷地墮身逐術
既叨貪布亦翻覆

循吏傳

本傳卷之十

十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
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土芥之繁密還漢世
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經耳不聽鄭衛之音
不持珠玉之玩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
三年吳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
百金詔以馬為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籬之官
廢賜王弼之職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
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
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
姓寬息自臨宰邑者孰能具官若杜詩守南陽

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著
章者也又第五倫米均之徒亦是有可稱談然建
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
故朱浮數上諫書歲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
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
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
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敢
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
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爲京兆尹時人以輩前
世張趙又王渙任峻之爲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

李膺傳卷之四

十三

禁止然道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
綴集殊聞顯述以爲循吏篇云

贊曰政畏張急理善亭鮮推忠以及衆寡自獨一
夫得情千室鳴弦懷我風愛永載遺賢

酷吏傳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
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故
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肆情剛
烈成其不撓之威達衆用已表其難測之智至於
重文積入爲窮愁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乃

積骸滿莽漂血十里致溫舒有虎冠之吏延年受
督伯之名豈虛也哉若其揣挫強執摧勒公卿碎
裂頭腦而不顧亦爲壯也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
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
天下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劓曹節之墓若
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
篇

酷吏傳二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
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

李膺傳卷之四

十三

導不能以勸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
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
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
理風行霜烈威舉誼誼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
否之殊乎故嚴君崑黃霸之術密人笑卓茂之政
猛既窮矣而猶或木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表
安未嘗鞫人賊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
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者苟免
者咸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
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斯人散矣機詐萌作去殺由仁濟寬非虐末暴雖勝崇本或略

宦者傳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勳紹管絳有功於楚晉景監繆

後漢書宦者傳

十四

賢著庸於秦趙及其蔽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作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丹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內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貞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

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上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瑤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闥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團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閹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廢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

後漢書宦者傳

十五

侯合謀梁冀受賊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草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統霧縠之積盈似珍藏嬌嬖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削萌黎競逐奢欲構害明賢專樹

黨類其有更相援引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其所以海內嗟弄志士窮樓寇刺綠間播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難被灾弄賢武位崇威近乘九服之蹏怨協群英之執力而以殘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素紹興行榮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當立皇后魏武因之遂遷龜鬲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宦者傳二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禪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竊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矣矣至於蒙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閭肌膚黃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補遺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員良先時薦舉非直

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皆幼迷瞽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至威發憤方啓專奪之際斯忠賢所以智屈杜稷故其為墟易曰復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乃巷職遠參天機舞文巧態作患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

後漢書論卷之四

宦者傳卷之四

十七

後漢書論贊卷之五

宋范曄撰 明項篤壽輯

列傳

儒林傳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遠近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同橋門而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制

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者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後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牧兒菱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之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貢各十人除郡國者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二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叅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

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漢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儒林傳二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造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齋輒動有千百其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聲貌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其

之或徒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雖所謂饒饒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遠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闕益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剥挽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文苑傳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獨行傳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爲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悍於強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暢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

金鑑卷之五

五

操行俱絕故總爲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

脫云爾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惟此剛潔果行育德

方術傳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尚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靡符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侯之部鈴決之符皆所

以探抽冥贖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提專須臾依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執之士莫不預策抵掌順風而徇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顧桓譚尹

金鑑卷之五

六

敏以乖忤淪敗自足習焉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擲棄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公溫宗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雜流宕過誕亦失也中世張衡乃陰陽之宗郎顗各徵最密餘

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蘊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樊英傳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宅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

金華書院藏書

七

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華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及其陶結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避用表華之數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誇譟遠術賤斥國華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利與夷狄同也孟軻有言曰以夏蠻夷不聞蠻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方術傳

贊曰幽顯罕微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

或選記實華玄奧

逸民傳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弔賴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衆或庇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棠杜之賓雙黠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干

金華書院藏書

八

秉真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摩礱硯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鸞埃之中自致雲霓之外異大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騎富貴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其矣是時裂冠毀裳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者何慕焉言其遠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資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

平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高鳳

論曰先大夫宣侯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上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爲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耻聞禪讓孤竹長飢羞食周粟或高棲以遠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凌青

雲之上身晦泥汗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

九

逸民傳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達塵枉

列女傳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徵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爲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

嫀李姬各附家傳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忠夷傳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皆竟命義仲宅喁夷曰暎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遂富於王門獻

其樂舞樂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

十

至于仲丁監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變盛遽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磐稽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偕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蹇蹇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

權不忍圖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號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爲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徇人寇邊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聲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歲

東夷傳卷之五

七

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遠未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曷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意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東夷總論

論曰昔箕子遠表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

以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於是從而流徙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贊曰它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滯海厥區九族羸末紛亂燕人違難雜華澆本遂通有漢眇眇偏譯或從或畔

南蠻西南夷

東夷傳卷之五

七

論曰漢自征伐戎夷有事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海經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彫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壘焉又其簪隊火毳馴禽封獸之

賦輟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
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
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
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狡筭薄於羌狄故
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微尤爲劣焉故關守
永昌率自遠離殊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贊曰百蠻蠢若仍彼方微雖體弁衣憑深阻峭亦
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孚
改標輸貢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西羌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
衰塞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
帥寧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恠愆於豪右之手或
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
暫動則屬疑以鳥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遂解
仇嫌結盟詎招引山豪轉相囁聚揭木爲兵負柴
爲械殺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
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涇中斷隴道
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特
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文婦則微繼而爲市

後家露骸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
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
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造州難援宜見捐奔或
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違猛士疑慮遂徙
西河四郡之人離寓關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懸
土之心燔破舊積以防傾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騰
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
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
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
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
遺賄賞輸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百萬或梟魁首
健摧破附落時停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
害而離叛之衆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
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情喪段熲
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能情窮
武思盡騰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蒙
沒水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
附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
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枚計其能穿窟
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

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
之迂乎龍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
痼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
呼昔先王疆理九上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
道御故斥遠諸華海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
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
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
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
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
歎於伊川也

卷之五

五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虜氏豪分種遂用殷鑒度
劉隴比假借滎陽朝勞內謀兵憊外攘

西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
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
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
納愛貨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
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贏金
而賜綬綬後服則繫頭纓而繫北關立屯田於膏
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

卷之五

十六

月尚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
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
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習之優薄產貨物類
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
棧谷緇行沙漠之道舟車難行風災異難之域莫
不備爲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
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涇乘象
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
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
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
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驚起
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還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詎異
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齊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
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
之訓空有兼造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獨
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
奇請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
足以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晝而昧
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
歸惜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贊曰邊矣西胡天之外區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南匈奴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塞平城之圍太宗政降刑措不雪憤辱之耻逮孝武取興遼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旌星屬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懷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罷關徵之微息兵民之

後漢書卷五十五

七

勞龍駕帝服鳴鏑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以川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恐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大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聞修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

後漢書卷五十五

七

衝奉蕃藩臣未爲外扞天子總攬群策和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重綬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警蹙既深互伺隙隙抗戈胡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安無幾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賢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不虞死焉比是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於薊幕阮十角格鬥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懼屏氣蒙蹙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執及其虛曠遼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土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笑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竇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處並恩兩護以私已福并蔑天公坐樹八鯁未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爲疾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

不磨矣

贊曰匈奴既分刊書稀聞野心難悔終亦紛紜

烏桓鮮卑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殲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
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號猛盡有
單于之地歸朝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國中
結患生人者歷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
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宜數以至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比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後漢書論贊卷之五終

三國志論贊目錄

卷之一

魏書

武帝

文帝

明帝

三少帝

后妃傳

后妃傳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傳

呂布張邈臧洪傳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燕張繡張魯

傳 諸夏侯曹傳

荀彧荀攸賈詡傳

本志卷之五

袁譙張範京茂國淵田疇王脩邴原管寧

傳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顗鮑勛司馬芳傳

鍾繇華歆王朗

程昱郭嘉董昭劉惔蔣濟劉放

劉馥司馬朗張既溫恢賈逵

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虔許褚典韋龐德

龐清閭溫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能

武文世王公

王粲衛顗劉廙劉劭傅嘏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辛毗楊阜高堂隆

沛龍田豫牽招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王凌毋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方術
烏丸鮮卑東夷

本傳志論齊書

烏丸鮮卑東夷二

卷之二

蜀書

紀傳

二牧劉焉劉璋

先主

後主

二主后妃 諸葛亮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龐統法正

許靖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宓

董祀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劉封彭萊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杜微周羣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

譙周却正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擬

蔣琬費禕姜維

鄧芝張翼示預楊戲

卷之三

吳書

傳

本傳志論齊書
孫破虜討逆

吳主

吳三嗣主

列傳

劉繇太史慈士燮

妃嬪

宗室

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張紘嚴畝程秉闕澤薛綜

周倫魯肅呂蒙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

凌統潘璋丁奉徐盛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虞翻陸績張溫路統陸瑁吾粲朱據

陸遜陸抗 吳主五子

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周魴

潘濬陸凱陸胤 是儀吳綜徐詳

吳範劉惔趙達

諸葛恪滕胤孫峻孫綝濮陽興

王蕃樓玄賀邵韋曜華覈

三國志論贊目錄終

三國志論贊目錄

四一

三國志論贊卷之一

迎部

晉陳壽撰 明項篤壽輯

魏書

武帝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踞四州
疆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肇申商之法
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策
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
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文帝

三國志論贊卷之二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
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
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明帝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
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開拓
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官館是管格之遠猷其殆
疾乎

三少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

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爵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襲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斑寵有加焉

后妃傳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

全唐書卷五十二

二

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典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未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

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后妃傳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漢乘非其攝宰割朝政者也鑒件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廢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傳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董卓已來殆未有也袁術奢淫放肆不終已自取之也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袁紹踰漢南紹膺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奸謀無失有士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含懷宗愛至於後嗣顛廢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回鑿乃甚於羽遠矣

呂布張邈臧洪傳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參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臧洪並有雄氣壯節於隆年風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疆烈士不立惜哉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燕張繡張魯傳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

論者也

四

論者也燕繡曾會登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爲愈焉

諸夏侯曹傳

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直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効勞矣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荀彧荀攸賈詡傳

評曰荀彧荀攸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笑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袁譚張範涼茂國淵田疇王脩邴原管寧傳

評曰袁譚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蓋足貢出而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邈胡昭閤門守靜不營富世故并錄焉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顗鮑勛司馬芝傳

評曰徐奕何夔邢顗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亮明且哲虞事尚直而能溫自非燕才疇克備諸

鍾繇華歆王朗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勝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主肅亮且多聞能析新裁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及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

此二反也。吝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程昱郭嘉並昭劉曄將濟劉放

評曰程昱郭嘉並昭劉曄將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議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劉繇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進事機感恩兼蓄故能肅

全國志論卷之

六

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關土殖穀倉庾盈溢肅緒致夫蘇則威以平亂興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守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怨厲陳時政經綸治體蓋有可觀焉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評曰太祖建武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

驍果顯名而墜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虔許褚典韋龐德龐

清閭溫

評曰李典黃尚偏雅義忌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閭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裂焉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本國志論卷之

七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贍足以自通後業然不能克讓達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

武文世王公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圉圉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垂棠棣之義廢爲法之樊一至于此乎

王粲衛顗劉廙劉劭傅嘏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

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中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凱亦以多識與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擬用才達顯云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評曰桓階識觀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乞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庶久若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可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評曰韓暨處以靜若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操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仇厲王觀清勁白威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二十一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為疾矣幸毗楊阜高堂隆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平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滿寵田豫牽招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畧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徐邈胡質王基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基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番稱者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王凌毋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哉鄧艾矯然疆壯立功立事然闢於防患咎敗旋至立遠知乎諸葛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

方術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襲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
車之相變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
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
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烏丸鮮卑東夷

蓋戰蠻夷稱夏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
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爲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
平而越朝鮮西討武師大宛開印茆夜郎之道然
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

本國志論卷之二

十一

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
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
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
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
丸鮮卑積吏疆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
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
仍受其困會袁紹無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
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
驍武迨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
控百蠻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

狄懾服咸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
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群狄蓋
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
庭數犯塞寇遼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圖畢軌
有障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劔客刺之然
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疆者遠近弱首請服由是
遼隔安漢南少事雖時頗缺盜不能復相扇動
矣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
記者已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
四夷之變云

本國志論卷之二

十一

烏丸鮮卑東夷

評曰史漢著朝鮮而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
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
事豈常也哉

本國志論卷之二

三國志論贊卷之二

晉陳壽撰 明項篤壽輯

蜀書

紀傳

二牧劉焉劉璋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
閭識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
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與必然之驗
也而劉焉聞重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
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

本國志論贊卷之二

非人雄而據土亂世有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
取非不幸也

先主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上蓋有高祖之風
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
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
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
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就利且以避害云爾

後主

評曰後主在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昏

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
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季則華稱建興考之
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法記無官是以行事
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
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年名不易軍族屢興而
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
矣

二主后妃

評曰易稱有大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
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鉅以究一國之體焉

本國志論贊卷之二

諸葛亮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
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
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輒情者雖重必釋滯辭
巧飭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
庶事精練物理其本清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
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
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
矣然連年勦賊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歟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驍勇壯猛並作爪牙其灌膝之徒歟

龐統法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笑然不以德素稱也儼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儼邪

三國志卷之三

三

許靖龐參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評曰許靖風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將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龐參孫乾簡雍伊籍皆雅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士矣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評曰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皆稱為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

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劉封彭美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評曰劉封彭美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藉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倖張裔肅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

三國志卷之三

四

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杜微周羣杜瑗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譔

周郤正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樂周羣占天有徵杜瑗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譔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楊之規郤正文辭繁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千虜晉事少在蜀多故著于篇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疑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援而能毅士平忠勇而嚴整張疑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蔣琬費禕姜維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改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說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于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最爾而可屢擾乎哉

三國志卷之三

五

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凡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三國志卷之三

三國志論贊卷之三

晉陳壽撰 明項篤壽輯

吳書

傳

孫破虜討逆

評曰孫堅勇犖剛毅祇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跡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于止侯爵於義儉矣

吳主

三國志卷之三

十一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閭時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孫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胎朕孫謀以安吳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本必不由此也

吳三嗣主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僭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去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

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異朝不謀夕其榮感巫祝交致祥端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暴臣千違女弱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暗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賢有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列傳

劉繇太史慈上焚

評曰劉繇劉名行奸尚賊否至於擾攘之時據

萬里之士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

分士變作守南越漫將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

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妃嬪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千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恒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宗室

評曰大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况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番克堪厥任不奈其禁者乎故詳著云

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寒方直動不為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廢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閑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辭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義哉

張紘嚴畯程秉關澤薛綜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關生一時儒林也至畯辭榮濟濟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營寨踞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周瑜魯肅呂蒙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檣梁新溫荆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或周瑜魯肅建

國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
識軍計諳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
終於克已有國士之量立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
論優劣不當故載錄焉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凌
統潘璋丁奉徐盛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
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
陳表將家文庶而與曹子名人比翼齊衡按率出
類不亦美乎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
聞呂範朱然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
桓之越隘得以古終至於據吳無此之尤而反罹
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虞翻陸績張溫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
非職守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仙尼之左丘明老聃
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越不亦賊夫人
歟張溫才藻俊茂而知致艱患駱統

明大義辭刀理至值權方閉不問陸瑁篤義規諫
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陸遜陸抗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正
名未著推而克之固不知志子經奇遜
數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
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義幹成有父風奕
世載美其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吳主五子

評曰孫孫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
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肖其死哀哉
新以庶子適者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
之誅夷橫過飛禍矣

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周魴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
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充寧內難緩靜邦域者
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諳略多奇鍾離牧踏長
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討子德
誠毀名云

潘濬陸凱陸胤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胤身繫事濟者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是儀吳綜徐詳

詳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其棧棧之佐乎

吳範劉惔趙達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集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諸葛恪滕胤孫峻孫綝漢陽興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桷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責必危之理也峻綝凶堅放流固無足論者漢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彀之說誅夷其宐矣

王蕃樓玄賀邵韋曜華覈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爲玄邵蕃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歷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爲幸耳

三國志論贊卷之三

今兩處論贊卷之三

七

晉書論贊目錄

卷之一

帝紀

宣帝

景帝

武帝

惠帝

懷帝

元帝

成帝

穆帝

簡文帝

安帝

卷之二

志

天文

地理

律歷上

律歷中

律歷下

禮

樂

職官

輿服

食貨

五行

刑法

卷之三

列傳

后妃

后妃二

王祥王覽何曾何劭何遵石苞石崇

羊祜杜預 陳騫裴秀 衛瓘張華劉卞

宗室 宣五王文六王

王沉荀顗荀勗馮純 賈充郭彰楊駿

魏舒李惠劉寔高光

王渾王濬庾亮

山濤王戎郭舒樂廣

鄭袤李胤盧欽華表石鑒溫羨

劉毅程衛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庾史光

何攀 劉頌季重 向雄段灼關綱

阮籍嵇康向秀劉伶謝驥胡毋輔之畢卓

王尼羊曼光逸

曹志庾峻郭象庾純秦秀

皇甫謐摯虞束皙王接

郗詵阮种華譚玄甫 愍懷太子

陸機陸雲 夏侯湛潘岳張戴

江統孫楚 羅憲滕修馬隆胡奮陶璜吾

彥張光趙誘

周處周訪 八王

解系孫旂孟觀章秀繆播皇甫重張輔李

含張方閻屏索靖賈疋

周浚成公簡荀晞華軼劉喬

劉琨祖逖 邵續季矩段匹磾俊郭默

武十三王元四王簡文三子

王導 劉弘陶侃

溫嶠郗鑒

顧公質循方薛兼 劉隗刀協義君

恩周顯應詹甘卓鄧壽下壹劉超

孫惠熊遠王鑒陳顯高嵩

郭璞為洪 庾亮 桓彝

王湛等衣悅之祖言之有於范汪范甯劉

俟張憑歸伯

王舒王廙虞潭顧衆張閭

陸燁何允緒是蔡謨諸葛恢殷浩顧悅之

蔡裔

孔愉丁潭張茂陶回 謝尚謝安

王羲之許邁

王遜蔡豹羊鑒劉胤桓宣毛寶劉遐鄧嶽

朱序

陳壽王長文虞溥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

于寶鄧粲謝沉

顧和袁環江道重胤殷觀王雅

王恭庾楷劉牢之殷仲堪楊佺期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檀憑之魏詠之

張軌張祚 涼武昭王

卷之四

列傳

孝友 孝父二 忠義

忠義二 良吏 良吏二

儒林 儒林二 文苑

文苑二 外戚 外戚二

隱逸 隱逸二 藝術

藝術二 烈父 烈女二

四夷 四夷二

王敦沈充桓溫並茹

桓玄十範之仲二

王彌張昌陳敏王如杜曾杜弢王機祖約

蘇峻孫恩盧循譙縱

載記序 劉元海劉和劉宣劉聰陳元

達劉曜

石勒石季龍 慕容氏

符氏 姚氏 李氏

呂氏 慕容垂等 乞伏氏

秃髮氏 慕容德等 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日書論贊目錄終

唐木項氏刻於萬卷堂

帝紀

宣帝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
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
憂三王已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
相谷彊弱相襲迷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氣
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繼治武
以稜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

全書卷之一

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
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
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
旬自以兵勢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
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圖志遺其巾幗方發憤
心快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
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
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
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
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

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
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
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
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
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
面耻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
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
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噴後代亦猶竊
鍾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觀
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
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爲力背
時而動難爲功况以未成之晉基這有餘之魏祚
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實位猶阻
非可以智識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
於此而矣

全書卷之一

景帝文帝

史臣曰世宗以愷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
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彌遠二分天下功業在焉及
踰劔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繼者乃體
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觀武得意於

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筆之圖於焉北面壯
矣哉句舉天人者也爲帝之主不亦難乎
贊曰世宗繼文邦權未分三千之士其從如雲世
祖無外靈關靜氣反雖計賊終爲弑君

武帝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
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繚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
俗以饒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
擢劉毅裴指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
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

金書論贊卷之十一

三

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
筭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焉隆西伐王濟南征師
不延時德虜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上代之
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
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騶
秦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觀
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
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
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逆於禍亂是猶將
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

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
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
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雄權楊駿豺狼苞禍
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詔闇未周藩翰變親以
成疎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
其威曾六次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
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
衆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
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
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
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
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僞
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
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
基大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
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
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
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
今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惠帝

金書論贊卷之十一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適育人
褒姒共叔帶並興襄后與犬戎俱運昔者丹朱不
肖殷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休咎方乎土梗以遂
其情海暑之氣將闢淫蕩之音罕記乃彰嗤笑用
符顛隕豈通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獨擅
於當今者歟物號忠良於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
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生靈版蕩杜稷丘墟古
者敗國亡身分鏡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
神喪其精鬼武皇不知其子也

贊曰惠皇若尊臨朝聽言厭體斯昧其情則昏高

金華書卷之

五

臺望子長夜奚究金墉毀是蕩陰釋胃及爾皆亡
滔天來邁

懷帝愍帝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輻華
顛沛共推於懷愍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
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
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迹用
非天怒是以輿棺齒劍可得而言焉于時五嶽三
塗並皆淪寇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挺戰之
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瘡痍中斷嬰戈外絕兩京淪

狄再駕徂戎周王阻於驪峯衛公亡肝於淇上
思爲一郡其可得乎干寶有言曰昔高祖宣皇帝
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
軍國蒞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若
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
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於叢瑣
引州恭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
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神略獨斷征伐
四剋維御群后大權在已於是百姓與能大衆始
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覽亂內欽誕寇外潛謀

金華書卷之

六

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
固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
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嘗非常之禮終
受備物之錫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
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諫惟新四海悅勸
矣幸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
湘來同掩屠虞之傳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
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無窮
人之彥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

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
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
瞻之責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
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成桀蹠善惡陷
於成敗毀譽有於世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
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
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水
傾之於荆揚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
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
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離
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
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
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
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旌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
上非鄰國之執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一都
如拾遺芥將相王族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
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
相攻利害相奪其執常也若積木於防燎火於原
木營軒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
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并其大患禦

卷之七

七

其大灾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
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比林龍
魚之趣數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
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
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
家閭邪僻消於智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
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
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簡則不亂膠結則
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
僻士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
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于
公劉遭夏人之亂去邠之圖身服厥勞至于大王
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
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
于王季能貊其德音至于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
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
黃帝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
師傅服泮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
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

卷之八

八

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贊曰懷佩玉璽愍蒼黃屋簷墜三山鯨吞九服獫
入金商穹蒼未央國顧盡什方趾咸偃大夫反首
徙我平陽主憂臣哭于何不臧

元帝明帝

史臣曰維揚作寓焉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
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棲船萬計兵倍王室
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內
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疆藩之援商逢九亂堯止
八音明皇負圖屬在茲日運龍輅於掌握起天旆

卷之十一

十一

於江靡燎其餘燼有若秋原去縈經而踐戎場斬
鯨鯢而拜園關鎮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
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罷敬道之害或曰興亡
在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贊曰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琅邪之子仁義歸來龔
行趙璧命筆荆臺瞻北晦江望南開晉陽禦敵
河西全壤胡寇維艱靈心弗爽三方馳驚百蠻從
響贊命還呂金輝載明明后岐嶷軍書接要莽首
宸懸董膺昏燎厥德不回餘風可劬

成帝康帝

史臣曰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乃詳刑不怨庶情
猶仰又可以見逆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
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垂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陪
危京華無敖吏之資官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
封狐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
有晉文之師繫千苞葉且賴陶公之力古之疾服
不幸臣家天子宣游則避官北回聞諸遺策用爲
恒範顯宗於王導之門歛衣前拜豈曾公受玉之
卑乎帝亦克儉于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卷之十二

十二

贊曰維皇風表余舅爲毗勤於致寇拙於行師火
及君屋兵纏帝帷石頭之駕海內含悲康后天資
居哀禮得隆典方興降謚奚促

穆帝哀帝海西公

史臣曰孝宗因繼抱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
十有餘年以武安之才啓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
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哀王寬惠可以
爲君而鴻祀獲天用塵其德東海遠許龍之駕屈
放命之臣所謂葉弱勝剛強得盡於天年者也
贊曰委裘稱化大孝爲宗遵彼聖善成茲允恭西
旌玉壘北加金牖遷殷舊契莫不來從哀后寬仁

惟靈既集海西多故時災見及彼異阿衡我非昌邑

簡文帝武帝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邁油雲而驤首濟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泄補穹圉於已紊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於時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

吳戰旅嘯吒成雲名賢聞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於時上天乃眷憫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嚮刑之貨自走權門壽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諸閥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頽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符堅百

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贊曰君若綴旒道非交泰簡皇寢寂不貽伊害孝武登朝姦雄自消璣之擊路鄭叔分鑣倡臨帝席酒勸天妖金風不競人事先彫

安帝恭帝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不如此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在舊國迴首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玄承蒙勢踰鳳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民拒燔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皇屋而歸來源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播落人有爲之流連者也

贊曰安承流泗大盜斯張恭乃寓命他人是綱猶存周赧始立懷王虛尊假號異術同亡

晉書論贊卷之一

晉書論贊卷之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項篤壽輯

志

天文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三王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

金華書卷之三

變星辰靡錯亂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學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是吾紹德年代繇邈文籍靡傳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諸族之史則曾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天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爲史官著天文書以明天人之

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極論以參往之行事及班固敘漢史馬遷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衆說以著千篇

地理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爲元首則記所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鑽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胤昌基畫野無聞其歸一揆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崙振轡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

金華書卷之三

陽任地依神帝學順天行義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匪王臣不踰茲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爲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劬表提類而分區宇荆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塗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于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辯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

曰兖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始皇初并天下懲秦戰國創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營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章泰之弊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少事又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後夏舊號南

本書卷之三

主

郡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爲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若乃敦龐於天地之始昭晰於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玉環楷矢夷裘風駕南轅表覲東風入律光乎上德義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據載其弘敞嶠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汭咸陽宛然秦漢晉濱河西同知堯禹于茲新邑宅是錫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誦者史官弗之書也昔庖犧氏生於成紀而爲天子都於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於曲阜黃帝生於壽丘而都於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即號建都于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崙華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睨嶠嶠山而鐫勒覽曾城以爲說時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塗馭寓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先王乘梓齋宇來歸期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虞

本書卷之三

四

中州盡棄永嘉南度綸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律歷上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形器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太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侈介無方竹體圓虛修短利制是以神聲作律用寫鍾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又叶時日於度效地氣於灰管故

金書卷之三

五

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飛灰飛律通吹而命之則天地之中聲也故可以範圍百度化成萬品則虞書所謂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聲節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導性情移風俗叶言志於詠歌鑒盛衰於治亂故君子審聲以知道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田茲道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

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制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大率有五一日備數一十百千萬也二日和聲宮商角徵羽也三曰審度分寸尺丈引也四曰嘉量容合升斗斛也五曰權衡銖兩斤鈞石也班固因而志之蔡邕又記建武已後言律呂者至司馬紹統採而續之漢末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堙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樂器聲調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武帝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

金書卷之三

六

潘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元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終于恭安竟不能備今考古律相生之次及魏武已後言音律度量者以志千篇云傳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使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叢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今少次制十二竹箛寫鳳之鳴雄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以定律呂則律之始造以竹為管取其自然圓虛也又云黃

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王者取其體含廉潤也漢平帝時又以銅爲之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

律歷中

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歷敬農時興物利皆以繫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然則觀象設卦劫圓成文歷數之原存乎此也逮乎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闢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

律歷中

七

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欽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歷洎于少昊則鳳鳥司歷顓頊則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羲和虛舜則因循堯法及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火出于夏焉二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平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急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談決生靈堪輿天地周德既衰史官失職晦入分散機祥不理秦并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用十月

爲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襲秦正朔爰及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歷乃行夏正其後劉歆更造三統以說左傳辯而非實班固惑之采以爲志逮光武中興太僕朱浮數言歷有乖謬于時天下初定未能詳考至永平之末改行四分七十年餘年儀式乃備及光和中乃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歷其後司馬彪因之以繼班史今采魏文黃初已後言歷數行事者以續司馬彪云

律歷下

律歷下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昨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虛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世羲和涸淫廢時亂日則書載亂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垂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繫蟲之不載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歷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

春秋說舉貶糾黜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於秦漢乃復以孟冬為歲首閏為後九月中節華錯時月紀繆加時後天無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歷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疎密以建寅之月為正朔以黃鍾之月為律歷初其歷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歷施而行之至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

金華書卷之三

九

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融朔詳而稽之更定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箴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輯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為歲首以建子之月為歷初臣以為昔在往代則法日顯項曩自軒轅則歷日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歷今改元為景初宜曰景初歷臣之所建景初歷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樂心筭據首

運籌重黎司晷義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空極精微盡衍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

禮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乃聖帝範以為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為國為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

金華書卷之三

十

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述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墮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菴之喪中興為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壁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南宮之盛於斯

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指紳先生所以長歎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即位表圭景而陳清廟樹槐陰而䟽壁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於大學祖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有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彌殷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予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道隣雅頌事邇中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蕭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

卷之三

十一

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黃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羣臣蹕蹕舞我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溢及削平劉表始獲杜鵑揚聲德千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翫在乎雕章是以王祭祭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軀覽景文之垂則禹禹唯新前音不改秦始九年光祿大夫竒勗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

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濟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乘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清和之氣剛柔遞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平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衡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為之綱紀云

職官

卷之三

十四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契導民萌裁成庶政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前書詳之其以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為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箕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摠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職二公弘化成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入弗虛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

此及秦變周官漢遵舊制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於斯既獲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秦遠回平止於喪亂其渡遼凌江輕車強弩式揚遐外川表攻伐興而復毀厥號彌繁及當塗得志剋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司馬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

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蕃爲大將軍世所謂八

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

勢處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其道或空乘以獻其術或操版以啓其心卧龍飛鴻方金擬璧秦奚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又昭彰者焉宣王既誅曹爽政由已出繼羅英俊以備天官及蘭卿受羈貴公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啓晉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由之弩及設三部有熊渠伏虎之衆是以武帝龍飛乘茲奮翼猶武王以周之

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泰始盡於太康喬柯茂葉來居斯位自太興訖於建元南金北鏡用處茲秩雖未擬乎夔拊龍言天工人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蒞事惟能者也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皇帝卓衣纁裳放勛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含寅正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營衛南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絲纁丹班次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

威儀之選衣兼鞞珮銜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

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維疏懷山之水靜

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愈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轡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韞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爲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彩見秋蓬孤轉杓觸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番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馬

鳥旌奚往不格殷公曹叔此焉低首周禮巾車氏
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遺範賓入
異憲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鈞庸傳
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
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伐憲度淪亡
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詭孔子曰君子其學
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廢人干典影鵠冠
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
其餘軌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旌阜旒之制
旄頭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
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
也及凝脂布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爲帝
軫除棄六冕以杓玄爲祭服高祖入關旣因秦制
世祖挺英雄之略摠文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
鼓橫汾河而祀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
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鸞置屬
車間豹尾中又楊雄所謂覆天狼之威張曜日
之靈旄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於後王氏擅朝
武車常軼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
平蜀始送葆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周備明帝採

周官記禮更服衮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璚明
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傾略而損者半
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
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爲景初
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
既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
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王金象輦木等
路是爲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爲棊
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二轄以赤油廣八寸長
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鈴金薄繅龍之爲輿
倚較輕重爲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告陽蕭鸞
雀立銜旌文畫轅及轅青蓋黃爲裏謂之黃屋金
華旒栒朱栒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爲
駒翅加以金銀彫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鷄車斜注
於旗於車之左又加祭旗於車之右皆素而旒之
祭戰輜以蔽繡上爲克字繫大蛙蟆幡輓長丈餘
於戟之杪以釐牛尾大如斗置左騂馬輓上是爲
左纛轅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操
而能自曲

食貨

昔者先生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勗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單珠璣日中爲市總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於象魏若乃一夫之七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勗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翫而成十五從務始勝

金書新集卷之三

十九

衣服解無游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強鳩夷善發斂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爲以耕稼召夏爲以耘鋤秋爲所以收斂冬爲干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耕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旣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充豫漆絲之唐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葱右蒲稍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

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典用此道也辛紂暴虐斂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牧珍玩以備沙丘之游懸肉成林積醪爲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

金書新集卷之三

二十

間伏諸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爲席絞統爲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頒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報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埋盡貨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曾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爲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爲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興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後

三暉乃睠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草樹殷阜牛羊滿望作貢尤輕府庫虛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干時東方旣明百官諸關戚里侯家自相馳騁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廊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股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麋給乏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冲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關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私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

石遷除皆貴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十萬錢不舉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掠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廓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及鑄銅人卓臨洮人也典毀不同凶詭相類又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官穀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練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刀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旣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果園菜以爲饑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摺或不能

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糧袁術戰士取給穰蒲魏武於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都鄙令收田租祇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典藏強賦窮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

不書書卷之五

主

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庶其田權報曰甚善今秋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濫於宮簾百條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河皆以困乏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藉干戈於府庫破舟楫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未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

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湯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國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烟饑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饉弘多斗米二金死人太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穀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士草創蠻貊賤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不書書卷之五

主

五行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細晷伏義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審其宜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

有司存愛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
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
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為經緯
八卦九章更為表裏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興
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
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宐生
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
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之宗宣元之間
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多
所不同至向子欽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
其垂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
而傳載賈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
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為言凡有
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
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
位眾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
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備過則消
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
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
宋青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

于此篇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
不可踰則吳歲比於饑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圖肇
判有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哀氣彰其善惡則有
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并除災害
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
堯舜之為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
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平兵甲而肆諸市朝具
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
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為僥倖事關
飲蠶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翼行却收鋒刃祖述生
成憲章堯禹政有音靈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
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
崇其本至夫取厥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
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
茂彝倫道賡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
痛四海銜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
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

曾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之
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
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
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
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
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弃刑章以急其憲
適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
室盛興而期會追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
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
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為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
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為搢紳驚惋不
為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
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
仁者不為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
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
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網雖設稱為簡惠仰昭天
睠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又立及晉
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
蠻貊來格孝武時曾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
之黨寔官私獄烈祖惛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

亂焉

晉書謝安傳卷之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項修

列傳

后妃

大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儀同歸貴賤之義
 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
 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夏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
 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于帝母之宮二妃同降著
 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
 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
 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
 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譚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
 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
 羞夸壤俟其父奉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
 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
 私芳樂希聲是用飾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
 歟若乃甥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脩四德體
 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勝於區域則
 玄雲入戶上帝錫母明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

丘之追終能昌作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儼極虧閑
 馮天作尊例家衣於旌席感脰側於弦望則龍臻
 結衆宗周鞠爲黍苗驚尾挺災隆漢墜其粉社矣
 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
 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嬈合辭作南園之奇態詖
 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化之風蘭
 殿絕河雒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
 蒲脫珥之猷替矣首承其末與世汗隆宣皇創基
 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勛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
 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統躬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
 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
 煥在緇緇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
 后妃傳

后妃二

史臣曰方祗體安儼乾坤而合德圓舒循卦配義
 耀以齊明故知陽燧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
 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
 寔資於此宣穆閱禮偶德潛麟翊天造之艱虞嗣
 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
 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達愛溺私情深杜衛姬

之言不曉張泌之詐運其陰診報朕乾明晉道中
微基於是矣惠皇意實天縱其屬識暗鳴蛙智昏
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
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離明襲后滅周方之蓋小
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
焉昔者高宗諒闇摠百官于元老成王冲眇託萬
機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
臨朝時屬委裘躬行有象各免華陽之孽竟躡和
喜之蹤保陵延以克終所幸實爲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皇周未升炎於衰進亡幽家

金書讀卷之三

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焚故劍辭恩
池蒲起歎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福極災
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
廢主持人威帝契闊終罹股憂以楚芬實爲冤芳
菲婉嫔呂妾變盛黃姬化芊石丈速著金行潛徙
婦德傾城迷朱李紫

王祥王覽何曾何劭何遵石苞石崇鄭冲

史臣曰若夫經爲帝師鄭冲於焉無愧孝爲德本
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
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

恒牛士不恒豕禦而騁者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
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
富踰五侯而競爽春咥羅屏列於凝沍之晨錦障
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鍾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
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平輕陰不知螳螂
襲其後也

贊曰鄭冲含素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
石殊操芳餌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
寇害成貨邦分身墜樂往哀隨

羊祜杜預

金書讀卷之三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祗呈貶羊公起平吳之策其
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
有李牧秦王罷東井之勢乘枝不競爪潤空懸垂
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機袂同歸
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騷者
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
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
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六無貴賤輕纖奪
於在位可以典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
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爲諸侯之庶子檀

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池西險吳江左廻羊公恩信百萬歸來昔之誓旅懷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爲武庫

陳壽裴秀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調頒符契時之名流多以幹翹相許自家光園豈陳壽之爾歟秀則聲蓋朋僚稱爲領袖楷則機神幼發自以清通俱爲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既傾才才膺世至高平沉敏蘊茲名器鉅鹿自然亦云經奇嫺皇鍊石晉圖開秘頗有清規

承家來媚

衛瑾張華劉卞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覆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瑾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於鈞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洋網同嗟承劒那家珍瘁不亦傷哉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凌寒尸祿觀敗吾生未安衛以賈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爲難

宗室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華魏餘弊連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爲藩翰諸父同虞號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社以爲歷紀長父本支百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亮祖則枕尸流勸陳留就國則拜辭墮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微至範爲晉宗英子孫遵紫世篤其慶高密風監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枝庶實謂國楨新蔡南陽俱泣方歎值王室多難中原無極表義

甄節效績艱危千時醜類齊繁凶威日逞勢懸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譙閔沉雄壯勇作鎮南服屬姦回肆亂稱兵內侮懷忠憤發建義湘川荆沔響應羣才致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克彰垂裕後昆奕世貞烈豈不休哉勲託末屬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姦謀日深是以搢紳切齒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勵忘身之節天道禍淫靡滂定皆汲黯猶在淮南寢謀周撫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勲之謂矣

習陽憑慶枝葉守約懷逸棲情塵外希蹤物表顧
匹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爲幸也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令和宗室之望新
蔡遇禍忠全元喪譙門殉義力屈志揚動自貽戚
名隕身亡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宣五王文六王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
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
可及已琅邪武功既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
宣加之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獻

不宣書卷之三

七

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
萬方屬意旣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統易陳萬章
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乃號龍章於衮職
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
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記光輔
嗣君允登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
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致力爭五胡之能競
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其荷馮之謂也

贊曰文宣孫才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已

誦凶魁形參靈始幹雖靜退性乖恒理彼美齊獻
卓爾不羣自家刑國緯武經文本摧於秀蘭燒以薰

王沉荀顗荀勗馮統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旣形悔吝斯
及有莘之勝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
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識其志王沉才經文
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
相宮之謀遽泄武闡之禍遽臻是知田光之口豈
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
有據莠蕪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

不宣書卷之三

八

孕本貧緣因家乏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
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
隙潛圖不軌放肆德廣遷播衆輿遂使漳滏蕭然
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
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愁毒痛坐致焚燎假手
仇敵方中凶穢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慈明
之孫景猶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
警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
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襄閭而偶
震雖廢輿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

也至於斗粟輿諛踰里成詠易之階禍又已甚焉
馮統外驛威施內府狙詐斃攸安賈交最警張心
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統之
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授昇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
作矣

贊曰處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戚臨
淮翼翼孝形于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傾齊附魯
是爲蜚賊統之不臧交亂罔極

賈充鄭彰楊駿

本志卷之三

史臣曰賈充以詭譎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
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仗鉞推亡遽有
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
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
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
乞丐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
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爾窮公
閭寶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綠寵幸遂荷
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曠者淫泆庸可免乎括
毋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有文珣識同曩烈

而罰異昔人悲夫

贊曰公間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
巧承緒凶家亂政瑣瑣文長遂居棟梁據其非位
乃底滅亡玆雖先覺亦罹禍殃

魏舒李惠劉寔高光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
退有餘也魏舒劉寔餐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
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類豈劉
夏之謂歟

本志卷之三

贊曰舒言不矜惠對千乘子真宣茂雅志難度進
忠能舉退讓攸典皎皎瑚璉來光玉繩

王渾王濬唐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
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過征渾旣獻
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
定吳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
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
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
勢驕陵範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衷數亂
并倫既爲戒于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

濟遂驕父之偏心爭予之明我材雖多亦奚
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獨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
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旣害善濬亦矜功武
子豪傑風參朝列逞慾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
避名全節

山濤王戎郭舒樂廣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其
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冲善發談
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

卷之五

七

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
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
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
貨額牆之隙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
終天厥生自貽伊戚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
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路
不已其矣若乃解祖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謂
之高致輕薄是教風流詎及道廢將聖事畢拚指
操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曼嬰哭莊公之尸樂
令解懸懷之客豈問伯夷之風歟僕夫能立志者

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濬
中居昌談優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
忠華義烈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
澈

鄭袤李胤庾敳華表石鑿溫夷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
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
高名居保傳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
參絨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無

卷之五

七

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陶
宣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爲其偉容之苦節
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堅以公亮升溫夷以
明希顯子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彫
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庾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察
續克宣溫察載穆同鑄玉振爭芬蘭郁

劉毅程衛和嶠武陟任愷崔洪郭奕侯史光

何攀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曉在位大聖

之所不堪況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劍馳書比闕敗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陟懷魏臣之志崔洪愛郤詵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贊曰仲雄初今忠寒揚庭身方諸葛帝擬桓靈大業非楊元震謂買和氏條暢堪施大厦崔門不謁聲飛朝野侯史武陟輔佐之才何攀平允免濫多迴

劉頌李重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勳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顗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疽醜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錡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綠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恢事當蓋疊疊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潯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岸上彼實有之李重清雅志邁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慈哉兩哲邦家之基

向雄段灼闕續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亂政之參夷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闕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幽帶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忠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竹雖朱勃追論新息蔡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艾道既相侔名亦俱泰續伯區區與柳陳蔡偕茲淫嬖弗遂良圖歟其泣矣何嗟及乎

阮籍稽康向秀劉伶謝驥胡毋輔之畢卓王

尼羊曼光逸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造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養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

華業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聆竊斯應者也壯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葉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懷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堯舜縱許由於埃壙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潯溪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王之傳

本傳卷之三

五

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得契情靈各致終始情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捨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欲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不詖斯風誰虧王政

曹志庚峻郭象庾純秦秀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敘彝倫武帝納茲諂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通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寒寒匪躬懷懷體國故能抗言鳳閣忤犯龍鱗身雖斃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爾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女假譽讓善將非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潁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徇義祭酒遺榮謀爾三爵酌晉斯作象既據善

本傳卷之三

六

秀惟邇惡身獻嘉謀幾趨鼎鑊

皇甫謐筆於王接

史臣曰皇甫謐素懷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數悅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耻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有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既戒者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華虞東哲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責或蒞政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哲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

秀山見賞知音惜其天枉未伸驥足嗟夫

贊曰士安好逆柄心違華爲意文雅忘懷榮秩遺制可稱養生平術華虞博聞廣微絕羣財成禮度刊緝遺文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相游後出亦播清芬

郤詵和華譚袁甫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按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又安朝廷獨意於求賢適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輶價州里聚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已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秘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贊曰郤詵冷聞含章體政華生毓德襁巾應命烏路曾飛龍津派泳素業可久尚芬斯盛

愍懷太子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忠愛既深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

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譏邪之說坎柱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寃逾楚建酷甚秦國雖徼禮備哀榮情深憫愴亦何補於荼毒者哉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建儲德不恢撥蜂構隙歸胙生災既罹凶恐徒望歸來

陸機陸雲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寔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衷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廡廟繼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中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卑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嗣南辭翻接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吳傾兩鳳激浪之心未聘遽骨脩

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動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
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爲先
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
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
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
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
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
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
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
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篇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

金華集卷之三

十九

關氏臣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
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
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大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
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
累鍾來華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
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夏侯謹潘岳張戴

史臣曰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
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
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

前史儋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
之幽曠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
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約混三家以通
校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應趨貴蔑
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
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
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
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鑲石
之文見奇於張敏藻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爲名流
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攜光王府棟莒相

金華集卷之三

十

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繙綠彫煥才高位卑往哲攸歎岳
實含章藻思抑揚趨權冒勢終亦罹殃尼標雅性
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棟華增映

江統孫楚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爲
其冠徒戎之論寔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
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
愍懷廢徙日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能掌彰
位隆端石竭誠獻替惇遺忽榮利聿脩天爵雖出

處異塗俱難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
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貽皓之書諒曩代之佳
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弄達讓之道肆陵情
之氣十年沉廢諒自取矣統綽棟華秀發名顯中
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其
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惜元子有匪躬之節豈以
徒文推而已哉

贊曰應元蹈義子荆越俗江寡悔尤孫貽擯辱彰
統昆弟江左馳聲彬彬藻思綽冠群英

羅憲脩馬隆胡奮陶璜吾彥張光趙誘

五書卷之三

主

史臣曰忠爲令德貞白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
險而一節羅憲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驅出
領嶠而揚麾屬命淪胥本朝失守屈巴丘而流
涕集都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與之智
男玄威之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礪北審
楊欣之必敗識楊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
毛晃屈其深謀陸抗奇其茂略薪猶之任清規自
遠輩鼓之臣厥聲彌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
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薨貞
則斯存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修赴石門惠政攸著孝
興玄威操履無違恩墳畢禮楊門致譏璜謀超絕
彥材雄傑潛師襲董觀兵歎薛惟趙與張神略多
方作尉北地立功西湘

周處周訪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
周子隱以跖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狡猛獸縱
毒鄉閭終能克己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
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宜佩符茲忠勇優於妖氛
威畧冠於本朝庸績著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

五書卷之三

主

構異圖忿不思難斯爲隘矣終於憤志豈不惜哉
札筵等召雋逸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
終被戾於權右疆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
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
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
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
戡定湘羅剋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
其威風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
潛迹虜廷抗辭僞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未正勇足除殘也能致命宜

佩懋功三定江東札雖啓敵筵實懷忠尋陽緯武
擁旄持斧曰子曰孫重規疊矩孟威抗烈心存舊
主

八王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
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王
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
洎乎周室繁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
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
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世天祿

金華書卷之三

二十三

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
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
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並
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
宗社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
呼海內沸騰墮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
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
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竊枉過直懲莫
以帶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趙臨次乃吳
楚稍亂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

金華書卷之三

二十四

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
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凶靜亂復禹配天休祉盛
於兩京鼎作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
魏武忘經國之弘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錫
之地子弟若不使之入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
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履重復隆盤
石或出擁旄節蒞獄救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
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
或有材而不任或無刑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
卓機權失於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害
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
未加而害及初迺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
昭陽與廢有甚奔基乘輿幽繫更同姜里胡羯陵
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爲國之有藩屏猶濟川
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
足稱其險藩屏式同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
之中一藩繁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
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
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
廢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

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摠爲其傳云耳

八王傳二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蒙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許觀曩冊逃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飾衮禮備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

晉書卷之三

五

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偷定庸瑛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遽怨酷上宰罔誅夷乾耀以之暨傾皇綱於焉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軍揚旗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問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僞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操王

豹之奇策納孫東之嘉謀高謝哀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遺俗投弓拔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懷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既入摠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顓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強鑾駕比廵異平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爲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基之業已彰蔡彼車徒國求出鎮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衆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墮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爲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虜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廢士屬蓬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謂矣

贊曰亮摠朝政瑛懷職競譏巧乘間豔妻過聽憚怨連禍遞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

邇及嚴誅偉哉武閔首創宏謨德之丕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終靡慝功虧一簣奄罹殘賊章度勤王效立名揚合從關右犯順平疆事窮勢蹙俱爲亂亡元超作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自取

解系孫旂孟觀牽秀繆播皇甫重張輔李合張方關屏索靖賈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宮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聖皇攸歸曾無與二閭屏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闊艱難扶持勿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伸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東徒有管蒞穢狄而西遷彼既靈慶攸長此則禍難遘及豈愍皇地非與主將繇允材謝輔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參謀憑凶亂政爲惡不已並罹非命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秦戎寔賴群公屏國福始繇遂凶終

周浚成公簡荀晞華軼劉喬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忠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示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達左柁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恃其此之謂也荀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累已彰假手世能以至屑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材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既尊主讓亦勤王昔時獲矣違天不祥喬爲戎首未識行藏道將鞠旅威名克舉貪虐有聞忠勳未取

劉琨祖逖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誼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殺周貧聞鷄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興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榮若璉之禍六戎橫噬文肆長蛇之毒於

是素絲改色跡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
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
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威能自致三鉉成名
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
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
類竟終幽固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勉復九州之半
而災星告衆等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微功踣
蹶汾晉契關種戎見欺段氏于蹇道窮祖生烈烈
夙懷奇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隣醜景附遺萌載

悅天然是微國耻奚雪

邵續李矩段匹礪魏郭默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關喪亂之辰驅馳戎
馬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
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皆
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衆多遂使玄明
情惠世能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
最優乎默既拔迹危亡參陪朝伍忿因毗睚禍及
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礪本自遐方而係
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繇子卿

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礪
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寔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
小任重功虧身喪匹礪勁烈墮身全節默實凶殘
自貽罪矣

武十三王元四王簡文三子

史臣曰奉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
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
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

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官
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
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夢隨
鋒鏑而消亡朱帶綠車與波塵而疹瘁遂使茫茫
禹迹成窟穴於豺狼慄慄周餘竟沉淪於塗炭嗚
呼運極數窮一至于此詳觀載藉未或前聞道子
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號荒翹孽信惑讒訣遂使尼
媼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攸斁終乃宗社
淪亡元顯以童升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
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凶之巨寇喪師殄國

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謚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長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矣

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莠繼及禍難仍鍾靈獻聰悟清河內顧淮南忠勇宜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王導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

金華藏書卷之三

三

股肱之力軒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誓后也負鼎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垂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翬宜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藉峻連兵宿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誠竟翦在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

陵霜國綏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在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弱漢六合爲家東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亡不足爲倚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琬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斯劉毅之徵重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發龍升雲映武崗矯矯匡時緝政聲績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

金華藏書卷之三

三

龜水流慶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劉弘陶侃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爲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速率之儀威騰閭外總頒條之務禮經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鍾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累難多阻分符建節並系大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虛縮之契若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歛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撥孔翠之毛由是史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

之中百城安堵靜校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陝洛之間北有髦雋之列超居外相宏摠上流而澤懷遠則嚴城靜拆釋位匡主則淪肌再寧元規以威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獨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量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微

贊曰和季承恩建旗南服威靜荆塞化揚江澳戮

力天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宣一匡繫賴之重匪伊舟航

溫嶠郊鑒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其性優純深與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彼窳千群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有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祗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蹢

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微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爲師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予云二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贊曰太其懷貞勤宣乃誠謀敦翦峻奮節擢名道微忠勁高芬遠映愔克負荷超愬雅正

顧榮賀循揚方薛兼紀瞻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才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並南企東箭世冒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緝帷幪佇其謀猷望重

金華書院書卷之三

三

指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園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傳朝望特隆遂使鑿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贊曰彥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既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主搏風矯翼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顗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剛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垂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斷

棺之議文亮剛俊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事行
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
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搆師既而謀人
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國生自取流
亡非不幸也若思兩夷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腹
能約成以高才雅道參豫嚮咨及京室淪胥抗言
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顧權時
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贊曰劉刁亮直志奉與王姦回醜正終致奔亡周
戴英爽忠謀允塞道屬屯家禍罹兒慝

金華書卷之三

鍾雅

應詹甘卓鄧騫十壹劉超鍾雅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
謀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
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
王既而人懷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
十壹束帶立朝以匡正為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
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
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
鍾雅正直當官屬巨滑滔天幼君危逼乃嶠嶇寇
難矣關艱虞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述

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旬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
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莅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修應
嗟運促甘斃疑留望之狗義處死為易惟子惟臣
名節斯寄鍾劉入仕忠貞攸擬竭其股肱繼之以
死

孫惠熊遠王鑒陳頤高嵩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
齊王權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符
之師金行不就豈遭時之會斯寔將謀國之道未

金華書卷之三

三六

通迷於委質之貞闇於所修之慮本既顛矣何以
能終熊遠王鑒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厦其傾楹之
佐平松之詆溫頤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
頤之論探郭嘉之風旨挹朱育之餘波故桓溫輟
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道歟
贊曰臨湘遊藝才識英發詭名遠頤陳書干越孝
文忠寒並言斯踐茂高譽鑒彰章尤善侯爵松傳
高門頤頤

郭璞葛洪

史臣曰景純雋志締綱洽聞疆記在異書而畢綜

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
朝振鋒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
神伎成則賤而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
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圓軼梓竈於遐篆而官
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
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
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
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違
違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
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

金華書院藏

卷一

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納奇冊府摠百
代之遺篇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
雜蕪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
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風振宏材沉研烏冊洞曉龜枚匪
寧國學坐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
永傳洪藻

庾亮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
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焉

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
愛而知惡深慎滿覆之灾是以厚贈理瑰罕升津
要塗山在夏靡與高稷同驅如氏居周不預燕齊
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閣顧命然
其筆敷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摯紳足爲翹楚而智
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關安國之長算
璿夢見誅物議稱其板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
芒是使穰祖尋戈宗桃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
負圖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白產
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

金華書院藏

卷一

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憚恣凶懷鳩加速率再
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釐道亂由乘隙下
拜長沙有愆忠益季堅清貞毓德馳名處泰逾約
居權戒盈稚恭慷慨亦擅雄聲

桓彝

史臣曰醞風潛煽醉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
信於名教育陽絕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
而夕死原軫免胃慨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
前志况交霜雪於抄歲晦風雨於將晨惜響或以

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
不撓之節邁周庚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
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揚芳千載之上淪骨九泉
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汗隆龍蛇
俱山澤冲途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游度振北門
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
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爲亢極之資玄遂履
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室之亂寧俞之忠
無救奕基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路大名與雲興茂

卷之三

王

路重世冲秀雙美國賴忠臣家推才子振武謙文
尋邑爲群歸之纂亂曷足以云

王湛等素悅之祖台之荀於范汪范甯劉侯
張憑韓伯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幾才惟
王佐叶宣左之遠契翫道章編遵伯陽之幽旨含
虛兆谷所謂天質不離合於太朴者也安期英姿
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樹雖
崇勳懋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
懷祖靈局夷遠冲衿玉粹坦之牆宇凝瞻逸操金

貞騰諷庾之良幾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
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登於衮職或任華綸閣密
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
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
千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
微履鍊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黜明王之彝典窮奢
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繡繡雕雕極陵跨於宸極驪珍
冶質充初於帷房亦猶犬彘腹肥不知禍之將及
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後孝居忠無慙往烈
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松則思業該通緝遺

卷之三

王

經於已素汪則風騰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摧而
言俱爲雅士劉韓雋典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
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贊曰處冲純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座下位雅
道雖屈高風不墜倚歟後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芬
士林揚則國寶庸脂託意驕奢既豐其屋終諒其
家荀范令望金聲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術
同華歲蕤青史

王舒王廙虞潭顧衆張闓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

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是以石磻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爲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爲大俠之首鄴寄載呂興賣友之讖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沈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狗貞心於危感之辰龍堯爲出內之端鯨魚非獻脊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贊曰處明風令聲願容年允之驛角無棄山川廡稱多藝網終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觀世儒惜發

金華書卷之三

聖

勸額陵致彪之不撓寧浩旋溫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銑志無改筠心不變公望公才駿爲其選

陸燁何充褚吳蔡謨諸葛恢殷浩顧悅之蔡

倚

史臣曰陸燁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祇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導揚於末命頻參大議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微雅量衆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

善政出摠戎律唯聞威園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實以刑書斯爲過矣贊曰士光時望士瑤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率遺風可尚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槩謀遠忠貞中軍鑒局舉光雅俗夷曠有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功虧名辱

孔愉丁滸張茂陶回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滸等咸以篠蕩之材邀締繭之運策名霸府聘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

金華書卷之三

聖

外宣政績內盡謀猷蓋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賞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嚮背之非宜並補闕彌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既公才渾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若平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群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謝尚謝安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

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官亡於社稷負宸資之以
端拱鑒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摠
中臺效彰分閫正議六唱喪禮隨而復弘遺音既
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
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湖當此之時蕭然有
陵霞之致暨于槐薛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
堦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
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
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太
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

金書論贊卷之三

甲三

其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媿薄之俗
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
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
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逝名混曰風流竟以文
詞獲與景階時字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為高石
奴以褊濁與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
武志存正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潯賴之
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
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付其遺文
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
保沉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惟情一丘琰變忠壯
奕萬虛放為龍為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
斧克剿凶渠義清中寓

。王羲之許邁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
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
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快之奇罕有遺跡逮
平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
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淡分疎密舒雲

金書論贊卷之三

甲四

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
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缺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
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斃其筆蹤拘束若嚴
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
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
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
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
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殺之皮
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弄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
皆與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

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霞
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
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
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王遜蔡約羊鑒劉胤桓宣毛寶劉遐鄧嶽朱
序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存臻外虞不息
經畧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約宜
胤服勤於太興之間毛寶劉朱馳騫乎咸和之後
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本書論贊卷之三

中五

贊曰氣分淮海灾流澗澗腹顯玄蛇興微鴻鴈鼓
輶在聽苑置有作赴群英勤茲王畧

陳壽王長文虞傳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于
寶鄧粲謝沉習鑿齒徐廣

史臣曰古文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
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
明然可以齒諸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
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
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漢
無信有之矣允源將帥之子篤志典墳紹統厥

之胤研稽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
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
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罕審王氏雖勤成之家
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
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
算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
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爲懲勸夫蹈
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
淪寇壤逡巡於僞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
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本書論贊卷之三

中六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薄勵節擗辭綜理王
恩雅才虔懇悼史于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鈞
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遙
祀

顧和袁環江道車胤殷凱王雅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育溺王綱於拱默撓國
步於清虛骨骸鑿誇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
禮而違顯命山甫獻誠讓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
道載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
臣績敢危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

懼心仲堪反常之舉殷觀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
何以加焉山松悅來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
於衰經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
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執物優中誠謙表子崇儒拯斯頽喪道
績剛寒車殷忠壯瞻言遺直莫之能尚

王恭庾楷劉牢之殷仲堪楊佺期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
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
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矣口

卷之三

七

順勅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
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佺期無狀雅
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贊曰孝伯懷功牢之摠戎王因起釁劉亦懸忠殷
揚乃武抽旃爭雄庾君含怨交關其中綺歟群采
道揆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檀憑之魏詠之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扶正人非常之業
吳先奇士當蓋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
桓文內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

氣足以冠時才足以經世爲大亨數窮之運秉義
熙天啓之資建大功若轉圜窮群凶如拉朽勢傾
百辟祿極萬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
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鼎沸宋而垂同德復晉而異
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
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勅敵
因機效捷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
歟

贊曰劉生剛愎葛侯凶恣惠結滿盈禍生疑貳安
成英武體茲忠烈捨家殉義仁生存節檀實稜威

卷之三

八

身隕名飛魏終協美効續揚輝

張軌張祚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
有苗攸窳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卽而方
敘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
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
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犖虎觀象記洪災之不
流侯瑾規泉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
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
山西控諸戎東據巨猾締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

珠實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卑墜陰傾
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珙以切諫
遇誅夷王賢以謹言嬰顯戮境內雲擾羣其竊名
卒致泉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身
魏闕齒述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構氛九土瓜分禹遷江介地絕河濱
誠管室美矣張君內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既縣遠
國亦完富杖順爲基蓋天所祐

涼武昭王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
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秦龍之構趾景
寧垂統本吞鷲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
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
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
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襲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
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
作於邠岐履實創元天之基疏消開環海之宅彼
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
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猷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

黎飲德絕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晉書高祖贊卷之三

列傳

孝友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隆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鱗就養應聲忘劬集思燕喜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獨獨如在哀哀同極聚新流慟衡索興嗟驪風樹

金華書卷之四

以墮心類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以臣化懷復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閭閻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番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時王之祉烏駟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羣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膈則葉穎荆枝性合則華承棟莠乃有推肥代瘦猶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懼愉之致緬窺細素戰流塵踴者歟晉氏始自中朝

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過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王偉元之行已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含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群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孝友二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衰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流輟致其感通含哺伸其就養載昌賞其清節陸雲其茂德王東隱君不從其辟行已

金華書卷之四

莫逾其體枯槁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許孜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維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園若喪之禮是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聞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駛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容之匪懈王談之復讐仁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劉殷勿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塋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水而召鱗肩席而清著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其餘群子並孝養可宗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

也

贊曰德之所佑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揮
泗淵柏對櫟巢鷹密彥夏庚風標至性文度弘都
勤修懿行敦彼孝友載光誦詠鳩馴長盛魚薦延
元談萊義闡琦吳道在尊洞之德咸摘左言

忠義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
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處哉斯言也是知墮節苟合
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搶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
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

金華書院藏書之四

三

歲暮標勁節於嚴風赴萬鏖其如歸後危亡而不
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
微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荐興艱
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
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
勝載而嚼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
難乘輿下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
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於舊君辛吉耻臣於戎虜
張繡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
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

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卞壺劉超鍾雅
周旋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行事以為忠義傳
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忠義二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
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耻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
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垂
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
先者乎且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
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

金華書院藏書之四

四

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楊推言之未為
篤論夫君天也天可離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
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拙生之墮身全節用此道
也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
刃可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良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數息怨恨
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
乎此則良吏之官定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

西門宰鄉穎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悼史播其徽音良能以爲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勅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爲通彈冠者以有得爲貴流逖忘反寔以爲常劉毅

晉書論齊書卷之四

五

抗直官之言當時以爲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逮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爲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既權偏是憂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下僚多英雋之才勢位必高門之冑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丘牧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爲良吏傳

良吏一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潔已克勤顏遠之申冤緩獄鄧攸贏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良能此焉爲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疑忠貞之列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晉書論齊書卷之四

六

贊曰猗歟良宰嗣美前賢威同御點靜若京鮮唯營異水但挹貪泉人風既偃俗化斯還

儒林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因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載籍邇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傳或親或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彊晉存魯藩魏却秦既抗禮於邦君亦馳聲於海內及藏氏慘虐棄德任刑場墳藉於埃塵填儒林於坑穽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微烈靡有孑遺漢祖勃

興救焚拯溺粗修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
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靈簡博訪遺
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
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司以府台故搢紳
之士靡然向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
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
無乏於時武帝受終廢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
重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修立學校臨幸
辟雍而荀頌以制度實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傳
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雖魏明

金華書卷之四

七

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揚底定區寓又安群公草封
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
美一時惠帝繼戎朝昏政弛黷起宮掖禍成藩翰
惟懷速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
鍾百六光啓中興賢苟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
成禮度雖尊儒勸學永降於綸言東序西牖未開
於茲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悅丘墳
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
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
推闡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曰

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頽毀五胡乘間
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連極道消可爲長歎息
者矣鄭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
以續前史儒林云

儒林二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與隆望重或質疑是屈
或師範攸歸雖爲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
寧之清真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
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鏗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
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
相用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參
機務明王賞其博聞出莅邊隅廣伏歛其明德弘
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爲當矣遂乃
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金華書卷之四

八

贊曰邵邵周文洋洋漢典爰輟流譽解頤飛辯雅
器弗淪微言復顯爰及晉代斯風愈闢

文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
是以溫洛補圖錄字符其不業苑山靈聚金簡成
其節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

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
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
宋之流導源自遠摠金羈而齊騫揚玉軼而並馳
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同
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
錦標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
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摠其菁華
典論詳其藻綢彬蔚之美競美當年獨彼陳王思
風適舉備乎典與應諸日及金行魯極文雅斯
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擬楚辭之音潘夏連輝
之彥著之文苑云

文苑二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
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
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群藻罕或時之于安幼標明
敏少著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

乙丑論贊宋文四

九

金華書卷之四

十

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大冲含豪盛載以賦三都士
安見而稱善平原觀而歸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
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聚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
傑蓋穎川之時秀季雅摛獨適道風備成德稱爲
泉貨之珍同其然矣彦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
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
邀名爵蓄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
擢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序曹毗沉研秘籍蹤
足下寮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尤之學
箴信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
度學無優贍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
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荆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
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譚諸取容而才
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譽清流
德輿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爰秉再法官徵流音美哉羣芳揚難翰林俱
諧振玉名擅銚金子安太冲道文綺爛袁庚允愷
緝藻霞煥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外戚

詳觀往誥述應前聞階絲外戚以效顯榮者其所

由來尚矣而多至終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
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慙明慈材謝經通假椒房
之寵靈撫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
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覺隙隨
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京梁鄧之族勦
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靈政者不可勝載
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
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
此觀之于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冲者永保
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

金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十一

建于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
據賈誼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
林之災愍懷淵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
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
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旣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
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
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
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
傳其餘即敘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外戚二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
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總心恩私便蕃任遇憑
寵靈而逞欲恃勢位而驕陵晏犯憲章頻干國紀
幸逢寬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即渭陽家承世祿曾
弗聞於恭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
武子既塵清論有數王猷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
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鑒內融仲祖溫潤
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豈惟
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金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十一

贊曰託屬丹掖承輝紫宸地既權寵任惟執鈞約
乃寡失驕則陵人覆車遺戒諒足書紳

隱逸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顯其次文繁探幽貞避以
成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聞乎孔公驕乎富貴
厥義詳於子孫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
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
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躡氛之表漱流而
激其清寢巢而結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
其心玉輝冰潔川停嶽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

來業者矣

贊曰厚秩招累修名順欲確乎群士超然絕俗養粹藏阿鉅聲林曲激貪止競永垂高躋

藝術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宜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說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傳前史云

藝術二

史臣曰陳載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惟

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秘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騰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既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開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革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攘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鑒

贊曰傳敘灾祥書稱龜策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

力亂神說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烈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微烈兼劬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與媯洎夏盛塗山有娥有契廣隆殷之業大姒大妣衍昌姬之化馬鄧恭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楊芬斯皆禮極中閨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瑤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劍讓子發於分叔少

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
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其宣閭範有裨陰
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
加撰錄爲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
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僞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
以懲勸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烈女二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
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蹙
樹風檢腐開爽操相趨成俗存之以劉石汨之以

不書錄事之四

上六

符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
舊之情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願縱忘反於茲爲極
至若惠風之數喬屈道繼之對孫恩奇女釋急於
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歸死不迴僞篡
之妃捐生匪吝宗幸抗情而致天王斬守節而就
終斯皆宜踐義途匪因教至登清漢之喬葉有裕
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
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婉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
潔風霜累流邦國彤管昭訓清芬歷志

四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
均載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
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
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
玄方七戎六蠻縣西宇而橫兩極繁種落異君長
遇有道則時導聲教鍾無妄則爭肆皮劉趨扇風
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
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既申
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
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失
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
而已縣貢之禮於茲殆絕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
採其可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千載記
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不書錄事之四

上七

四夷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繁土隨方迺
有群分之異踰仁義者爲中雷肆凶獷者爲外夷
聲聞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候
陳自古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

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竊
劉之際匈奴最彊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
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并號殊名不可勝
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關塞垣更招種落納委
莎之後附附育輔之新降接帳連羈充郊掩旬既
而涕屑成俗鳴鑼爲群振鴟響而挺災恣狼心而
逞暴何積繼策弗沮於茲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
漸未環皇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述其
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僞燕遠辭正嫡
率東胡之餘衆奄西羌之舊宇綱疎政暇地廣兵
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
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遞大於姜
聰高節不群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
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連基業光奉先
之義規羅矯矯蘊經時之略洛于童幼早擅英規
未聘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
渾龐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
華龐胤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洞而
歸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劬積善餘
慶斯言信矣

贊曰遼矣前王區別羣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
后升圖智昧遷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
思矯頑運克昌其緒寔資忠訓

王敦沈充桓溫孟嘉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溫文武之奇才見賞
通人風標令與時既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
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巖獨冠之功有
可稱矣及觀兵洛陽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
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揔戎
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扶
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
思齊睨睨漢廷窺覷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
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遠平石門
路阻襄邑兵摧對謀略之乖違耻師徒之捷敗遷
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
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
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
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
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濱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勲迹

既陵上志亦無君罪浮泥猜心窺舜禹樹威外略
稱兵內侮惜身與嗣竟罹齊斧

桓玄卡範之殷仲文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
於失職也藏其不心抗表以稱冤登高以發憤觀
衆而動焉固非已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
逞欲遂得據今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
遲柔命積之醜營繼其狙詐計肩其陵暴之心
敢率大羊稱兵內侮大長喪亂凶力繁踰年之
間奄傾晉作自謂法竟禪舜改物君臨萬業方隆

本書論贊卷之四

辛

十年惟水俄而義旗雷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
廓清踰月而凶渠即戮更延陸歷復振頽綱是知
神器不可以聞十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
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歷表其祥彤雲玄
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後后之心
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入歷豈足數哉適所以干
紀亂常傾宗絕嗣肇今有之禍宋氏之驅除者
乎

贊曰靈寶隱賊世載凶德順末季姦回是則肆
逆落萬惡成縱惡運天亡之徵宗殄國

王彌張昌陳敏王如杜曾杜弼王機祖約蘇
峻孫恩盧循譙縱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禍起蕭牆毒痛由夏
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
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
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
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
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熾者也張昌等
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
之貪暴憑陵險隘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

金書論贊卷之四

壬

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
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殄滔天
雖樊謝之毒被含靈奉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
弗是加也譙縱乘茲累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
足論矣

贊曰中朝政散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群
妖伺隙構茲多難荐食荆衡陵虐江漢孫盧姦惡
約峻殘賊窮凶極暴爲鬼爲蜮縱編氓峨旋至顛
路

載記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
反首衣皮殄殫飲渾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
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
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
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規風視隙揚埃
求問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
車甲邊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
暨臨洮之險登天山絕地脉苞玄菟款黃河所以
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

書論卷之四

三

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
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
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賤於武帝江統獻策
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
表定一股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
言猶自口元海以至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
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
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首
中原力不能救劉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
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効尤大凡

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
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
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
後一年符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
是歲自符健後一年也雋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
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
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
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
臺稱南燕是歲也秃髮烏孤據廉川稱南凉段業
據張掖稱北凉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凉後
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凉後四年譙縱據蜀
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
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
八莫不能旌帝服建社開防華夷咸暨人物斯在
或纂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
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鬪者一
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

劉元海劉和劉宣劉聰陳元達劉曜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
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

窺我中轡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至於弄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鸞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興王之略骨都論魁定之秋單于無比傾之懷險仇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平雅度果止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蒙歟終焉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達偏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

金華論贊卷之四

三

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旣摠威權關河開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親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義佞人方繼並后載馳關賢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遺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塵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指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衆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烈

辟戟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旣隕可以絕言而輟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藉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衆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旣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纂脩於斯爲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彪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

金華論贊卷之四

五

稱子遠納忠高旌覽懷和苞獻直斷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惟皇不範邇甸居寧丹朱罕嗣冒頓爭雄胡旌颺月朔馬騰風埃塵淮浦越呼河宮未央朝寂謏門且空郭欽之慮幸有知戎

石勒石季龍

史臣曰大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茲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

况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觀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群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輒上堂率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蠹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郡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遠噬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惆悵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機戡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

晉書卷之四

主

井石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覆稅裘漢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陷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間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聘泉心於狼性始懷怨對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斧鉞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雠隙自相屠戮取笑天下墳土未燔禍亂存臻疊起於張豺族

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符必應聖若循環世龍之殛晉人既窮其醜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平贊曰中朝不旋覆秋爭衡塵飛上蔡霧曉三精狡焉石氏怙亂窮兵流突肆慝剝邑屠城始自群盜終假鴻名勿謂凶醜亦曰時英乎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由禍盈

慕容氏

史臣曰觀夫北陰所氣配房室生隔閡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食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庖焚安備量是日遼東興迹姦圖定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

晉書卷之四

主

讖於魯冊象箕致謂昭大訓於姚興况乎放命挺禍距戰終其狼心剝邑屠城略地嘯其衆既而二帝遣平陽之臨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作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侯國泰而將狗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隴臨下以惠勸農興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其體貌不

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群雄角立
爭奪在長顯宗主祭於冲年更亮竊政於元舅朝
綱不振天步孔艱遂行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
揚兵南驚則烏丸各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推陣乃
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上不待朝命昔鄭武
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侯瞻
義烈而功微微前經而繼綴終難盡滿此之謂平
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
原燕士協其義冀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
而拔堅城氣聲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
數在躬遽竊鴻名倫安寶錄猶將席卷京洛肆其
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
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
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
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
西秦勁卒頓首而不進東夏遺黎企戴宮而授
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虐燭亂朝
再以動德不容許以點貨于政志士絕忠貞之路
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備其備
以搆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行

不事論卷之四

六

朝暫擬紫陌成塋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
郢殺經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
也

符氏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
紫宸遷龜龜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
並駟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擅蠻貊之桀黠乘崩
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叢毒未逞
狼心徒既承家克隆凶緒幸思歸之衆投山西之
隙據億夫之巖險搃三秦之果銳敢窺大齊遂竊
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京自率由觀
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悲生靈之命疑猛獸之
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
亦宜乎永固雅量環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
擬草付之休徵剋窮姦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
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
符緯軍國符融以懿威贊經綸權辭以諒直進規

不事論卷之四

七

謨鄉張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
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介之
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
歌託酒爲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
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旣而足以夸世悵諫遠謀
輕敵怒鄰竊兵黠武愬三正之未叶耻五運之猶
垂傾幸上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
吞噬之能自謂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鶴馮穴駐
蹕疑山踰嶺以修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
道助順神理盈雖於涿野之期終致昆陽之敗
遂使兇渠倏隙狡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
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
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符丕承亂僭竊尋
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
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聚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
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氏種健籍世資遂雄關隴長
生昏虐敗不旋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番旒負衆
竊帝罔王患生縱敵亂起矜矜不登僭假淪胥以
亡

姬氏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
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
天未厭亂凶旅寶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
直詞於暴王聞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
鳴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園弱敵英奇見方孫策詳
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
襄之緒躡符亡之會嘯命辟榮恢弘霸業假容冲
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奸略
實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効績存棘而陵舊
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爲幸也子略剋摧勦敵
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
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並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
許洛欺僭燕而潘僞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
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旣而逞志矜
功弗慮後患委京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
生災遘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
有危心豈宜聘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饒崇詭說
加殊禮於東門當有爲之時隸無爲之業麗衣腴
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

猶鄒馮都之費况乎偽境日侵寧堪永貴之役儲
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歲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
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樸之質獨傾擾之餘內難方
殷外禦斯轍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
係組而降輟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實英果長惟姦桀與
始崇構泌遂摧滅貽誠將來無踐危轍

李氏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末
宣后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熒深自古况乎

金書論李氏之四

三十一

巴濮雜種厥類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百獲悍而成
俗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
當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獨健同聲雲
集殲殄蜀漢荐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
析骸之憂蓋上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嵩天挺
英姿見稱奇偉推鋒累載克隆霸業踰玄德之前
基掩于陽之故地薄賦而緩弊俗約法而悅新邦
擬於其倫實孫權之亞也若夫立于以嫡往哲通
訓繼體承基前修茂範而雄開經國之遠圖蹈匹
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彌兵於厥胤遺骸莫

欽乎文之弊已深星紀末周傾巢之變便及雖云
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惟灾期以暴戾速禍殊
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
向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
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
困歟斬關霄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
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國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慙野戰群龍李
特窺機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寡殺移國
昏狂繼軌德之不脩險亦難恃

金書論李氏之五

三十二

呂氏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符氏乘機竊號神
州世明委廢偽朝位居上將差以心膂受服遐征
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凋戈耀景拍金丘而一
息最爾夷貊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獨未
因運銷群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嬰結
六戎潛窺薦陽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
險負玄漠而為同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
毫及政昏親離衆叛瞋目甫爾驟發蕭牆紹纂凡
才自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為亂階水基庸庸向縛

姚氏昔實融牖順榮煥累業配焉千紀靡終身世而光棄茲勝踴躍彼覆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偽為忠鳴微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磨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為孤無所窺其隙失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鑑非遠庸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寓沴聚三秦呂氏何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慕容垂等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格所飛龍而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郭師霄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奇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劍中山之新柱類帝禪宗僭候斯備夫以重耳歸

金書卷之四

三十四

金書卷之四

三十五

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拑拔而傾山嶽勝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西鄰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輿獲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宜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讐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劣矣熙乃地非與主舉因淫德驪戎之進取悅於匡牀玄妻之姿見奇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最壤宗祀夷滅為馮氏之驅除焉

乞伏氏

史臣曰自五胡縱惡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器未窺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

徙之餘少非雄傑幸以寬厚為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上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甯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片人事也

贊曰國仁驍武軋歸勇悍矯矯熾弊臨機能斷孰謂種虜亦快沉寃文起常才遇時叛換咸竊人寶為我多難

允髮氏

史臣曰允髮累葉前蒙提調過服控弦王塞躍馬

金書論贊卷之四

三十五

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鎗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符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嵩之吉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山人弘抑此之謂傳植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推呂氏算無遺策收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愚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劬於赫連獲國喪身猶為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溪異代同亡其於傳植見之矣贊曰喬髮弟兄擅雄群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僭

桓傑出騰駕時英騎武喪國顏聲

慕容德等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倣儻之雄姿驅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金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謠言而厲已觀其為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政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勲戚離先緒俄頽宗聲莫振而宿豫豫而臨禍於大岷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為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贊曰德實茲雄轉敗為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起承偽祚捷其國步崩失良籌庭患落露

沮渠蒙遜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貊擅雄邊塞獨呂光之悖德深懷仇弼之冤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有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贊曰光猜人傑業忌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兇

心既逞偽績攸宣挺茲效數馳競當年

赫連勃勃

史臣曰赫連勃勃獫狁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綠間肆惡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闢闢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姬與親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郛內嗔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宋書論贊卷之四

三

贊曰淳惟遠齊名王之餘嘯群龍沒乘榮侵漁爰創宮宇易彼瓊虛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宋書論贊卷之四終

宋書論贊目錄

卷之一

本紀

武帝

文帝

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卷之二

志

志序

曆志

禮志

禮志二

禮志三

禮志四

樂志

天文志

符瑞志

五行志

州郡志

卷之三

列傳

后妃

后妃傳

劉穆之王弘

徐羨之傅亮檀道濟

謝晦

王鎮惡檀韶向靖劉懷慎劉粹劉懷肅孟懷玉劉敬宣檀祗

朱齡石毛修之傅弘之

孫處刑恩劉鍾虞丘進

胡藩劉康祖垣護之張興世

宗室

庾悅王誕謝景 袁湛楮叔度

張茂度庾登之謝方明江夷

孔季恭羊玄保沈曇慶 臧焘徐廣傅隆

謝瞻孔琳之

王惠謝弘微王球

殷淳張暢何偃江智淵

范泰王淮王韶 荀伯子

蔡廓 武二王 羊欣張敷王微

宋書卷一百一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

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吉翰劉道產杜驥申恬 王敬弘何尚之

謝靈運 武二王 劉湛范曄

袁淑 徐湛之江湛王僧綽

文九王 顏延之

臧質魯爽沈攸之 王僧達顏竣

朱修之宗慤王玄謨

柳元景顏師伯沈慶之 蕭思話劉延孫

文五王 孝武十四王

劉秀之顧琛顧覲之

周朗沈懷文

宗越吳喜黃回

鄧琬袁覲孔覲

謝莊王景文

殷孝祖劉劭

蕭惠開殷琰

薛安都沈文秀崔道固

袁粲

明四王

孝義

辛義傳二

良史傳

良史傳二

隱逸

隱逸傳二

恩倖傳

恩倖傳二

索隱傳

鮮卑吐谷渾傳

氏胡

二凶

自序進宋書表

宋書卷一百一

三

嘉禾項氏刻於萬春堂

梁沈約撰 明項篤壽輯

本紀

武帝

史臣曰漢氏載祀四百比祚隆周雖後四海橫濱而民繫劉氏惻惻黔首未有遷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服衆故能坐移天曆鼎運雖改而民未忘漢及魏室衰孤怨非結下晉藉宰輔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權用基王業至於宋祖受命義越前模晉自杜廟南遷祿去王室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

宋書論贊卷之一

雖存主威又謝桓溫雄才蓋世勳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晉道彌昏遁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末釁桓玄藉運乘時加以先父之業因其革命人無異心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曾不決旬夷凶翦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宇至於鍾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靜亂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遜殆均釋負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魏晉采其名高祖收其實矣盛哉

文帝

史臣曰太祖幼年特秀顧無保傳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稟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厥後亦每以元嘉爲言斯固盛矣授將遣帥垂分間之命才謝光武而通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感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崗堅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武帝

宋書論贊卷之一

史臣曰役已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已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樂紂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將盡民命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猶終之以亂何益哉

前廢帝

史臣曰廢帝之事行著于篇若夫武王數殷紂之釐不能絀其萬一霍光書昌邑之過未足舉其毫釐假以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以實社稷宗污官猶廟況懿斯惡以萃一人之體乎其得亡亦爲幸矣

明帝

史臣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
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負袞南面實有君人
之懿焉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
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姿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
臣之禮冀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
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
樹隙垂之後人雖天倫之重義殊凡歲而中人以
下情由恩變至於易衣而出分苦而食與夫別宮
異門形跡事隔者宜有降矣太宗因易隙之情
宋書卷五十五
已行之典剪落洪枝願不待慮既而本根無疵切
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政斯蓋
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從來遠也

後廢帝

史臣曰喪國亡家之王雖適末同途發軔或異也
前廢帝早遊襄幸皆龍駕帝飾傳警清路蒼梧王
則藏重懷紱魚服忘反危冠短服匹馬孤征至於
殞身覆柙其理若一姬夏之隆質文異尚亡國之
道其亦然乎

順帝

史臣曰聖王膺錄自非接亂承微則天曆不至也
自三五以來受命之主莫不乘淪亡之極然後符
樂推之運水德遷謝其來久矣豈止於區區汝陰
揖禪而已哉

宋書論贊卷之一

宋書卷五十五

志

志序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机之篇皆所以照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初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達前式網羅一代條流遂廣律曆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

宋書論贊卷之二

一

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舊壇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洪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轡博采風謡尤爲詳洽因並因仍以爲三誌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爲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寄重災源堤宗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

高墪地少川源是故鎬鄠潁潁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關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同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典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六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摠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末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焉

宋書論贊卷之二

一

處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音衆器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關舊義爰及雅鄭謳謡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樂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鏡哥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鏡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鏡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摩義熙之元今以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

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汾甲子無差聖
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碩
符欲使逐鹿弭謀窺覲不作握河括地綠文赤字
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
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鳥之瑞斯固不可
誣也若夫衰世德衰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
難以數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盪之災不弭百靈
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玄符瑞志以補前史之
闕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
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疇荆豫今隸司兗

宋書卷之三

三

朝爲零桂之士夕爲盛九之民夫來紛擾無暫止
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內侮
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兗豫青
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塞足奉首免身於荆
越者日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作鴻鴈之歌士蓄懷
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
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
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
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
境其或弁三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

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註悉
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
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
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
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彪共爲一家者也其有漏
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
非孤學所盡是塞途遠望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
備觀妍蚞而愛憎異指取捨殊意毋令毫棼簡札
軸忘食終亦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書庶爲後
之君子削繁而已焉

宋書卷之三

四

曆志

夫天地之所容者生也萬物之所尊者人也役智
窮神無幽不察是以動作云爲皆應天地之象古
先聖哲擬辰極制渾儀夫陰陽二氣陶育群品精
象所寄是爲日月群生之性章爲五才五才之靈
五星是也曆所以擬天行而序七耀紀萬國而授
人時黃帝使大撓造六甲容成制曆象義和占日
常儀占月少昊氏有鳳鳥之瑞以鳥名官而鳳鳥
氏司曆顓頊之代南正重司天正黎司地堯復
育重黎之後使治舊職分命羲和欽若昊天故虞

書曰曆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後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爰及殷周二代皆朔業革制而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萬物群生蒙其利澤三王既謝史職廢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曆之過秦兼天下自以爲水德以十月爲正服色上黑漢興襲秦正朔比平戾張蒼言律曆之事以顓頊曆比於六曆所失差近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之於天也乃詔遂等造漢曆選鄧平長

卷之三

五

樂司馬可及人間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分天部落下閏運算轉曆其法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閏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閏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詔選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以平爲太史丞至元鳳二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以爲元年用黃帝調曆令陰陽不調更曆之過詔下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與治曆大司農中丞膠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晦朔弦望二十四氣又詔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室課

諸疏密凡十一家起三年盡五年壽王課疏遠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放勅壽王逆天地大不敬詔勿効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壽王曆乃太史官殷曆也壽王再効不服音下吏至孝成時劉向經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屬辭比事雖盡精巧非其實也班固謂之密要故漢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或異至今所著或三日或二日數時考其遠近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

卷之三

六

禮志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修感宜矯終欽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閏子識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制漢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已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

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爲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况三國吳時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剥亂舊章垂弛魏初則王粲衛覬典定衆儀劉朝則孟光許慈制理制度晉始則荀覬鄭冲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糾理乖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

禮志二

宋書禮志卷之七

七

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參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賜高年力田各有差晉武帝大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嶽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巡省擇人誦志故雖幽遐側微心無擁隔人情上通上指遠喻至于鯨晏

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泉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上征巡省之事人之未又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喻朕心懇誠至意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治問人閭患苦周典有之曰其萬人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犯令爲一書其扎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且條奏俾朕昭然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各敬乃事嘉謨令圖贊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勛之稱朕意焉摯虞新禮議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觀者損及執贊皆如朝儀而不建其羣臣虞案觀禮諸侯觀天子各建其旗章所以外

辭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
建旗如植禮終晉世巡狩廢矣

禮志三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自書契經典咸崇其義而聖
人之德莫大於嚴父者也故司馬遷著封禪書班
固備郊祀志上紀皇王正祀下錄郡國百神司馬
彪又著祭禮志以續終漢中興以後其舊制誕章
粲然弘備自茲以降又有異同故復撰次云爾

禮志五

秦滅禮學事多違古漢初崇簡不存改作車服之

宋書禮志卷之三

九

儀多因秦舊至明帝始乃修復先典司小彪輿服
志詳之矣魏代唯作指南車其餘雖累有改易不
足相變晉立服制今辨定衆儀徐廣車服注略明
事昔並行於今者也故復敘列以通數代典事

樂志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黃
帝至代三稱不同周衰凋缺又爲鄭衛所亂魏文
侯雖好古然猶昏睡於古樂於是淫聲熾而雅音
廢矣及秦焚典籍樂經用亡漢興樂家有制氏但
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周存六代之樂

至秦唯餘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

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舞舞人

悉執干戚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故高祖

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周又有房中之樂秦改

曰壽人其聲甚哀也漢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

祖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生於武德禮容生於

文始五行也漢初又有嘉至樂叔孫通因秦樂人

制宗廟迎神之樂也文帝又自造四時舞以明天

下之安和蓋樂先王之樂者明有法也樂已所自

作者明有制也孝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薦之太

宋書禮志卷之三

十

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薦之世宗之廟

漢諸帝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焉武帝時河間獻

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著樂

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殊其內史中丞王定

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

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

也至明帝初東平憲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

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

武德爲大武之舞又制舞哥一章薦之光武之廟

漢末大亂衆樂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襲善八音

常為漢雅樂即尤悉樂事於是以為軍謀祭酒使
初定雅樂時又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樂哥師尹胡
能哥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
舞變悉總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觀復先代古
樂自夔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鄭聲惟夔好古存
正焉文帝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曰韶武舞改宗
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
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
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
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哥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
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詩而已明
帝太和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表庸而不忘
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
於周大武皆大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
太樂所以摠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
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哥
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為太樂太樂漢舊名
後漢依議改太予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
曰臣聞德盛而化隆者則樂舞足以象其形容音
聲足以發其哥詠故薦之郊廟而鬼神享其和用

之朝廷則君臣樂其度使四海之內徧知至德之
盛而光輝曰新者禮樂之謂也故先王殷薦上帝
以配祖考益當其時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
虞幾二千年則簡南籥武象之樂風聲遺烈皆可
得而論也由斯言之禮樂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
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
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威
熙之舞威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
皆興也至於羣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
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哥以詠德舞以象事
於文文武為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章明也臣等
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昔蕭韶九奏親於虞帝之
庭武象大舞亦振於文武之阼特以顯其德教著
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輝習詠其風聲者也自漢
高祖文帝各逮其時而為武德四時之舞上考前
代制作之宜以當今成業之美播揚弘烈莫盛於
章賦焉樂志曰鐘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廟又所
以獻酬酌酢也在宗廟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長
之中長幼無不從和故仲尼答賓牟賈之問曰周
道四達禮樂交通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皆

祭禮大亨通用盛樂之明文也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並以爲薦享及臨朝大亨亦宜舞之然後乃合古制事神訓民之道關於萬世其義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惣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曰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於名爲美於義爲當尚書奏宜如所上

天文志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蓋天三曰渾天而天之正體經無前說馬書班志又闕其文漢靈帝議郎蔡邕於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

宋書卷之五

志

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本欲寢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以著篇章畢惡無狀投年有北灰滅兩絕勢路無由宣問群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時闕官用事豈議不行漢末吳人陸績善天文始推渾天意王蕃者廬江人吳時爲中常侍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依乾象

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展入申故日亦出展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

宋書卷之五

志

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

全書卷之三

五

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漏重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筭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齊洛書甄耀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續

云天東南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三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目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

全書卷之三

六

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分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傍萬五千里句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勾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歩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歩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耀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三里有

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
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三十九減舊
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
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
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
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
負如彈丸而陸續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
應長於赤道矣續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
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其也而渾象為鳥卵則
為自相違背古推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凡周七尺
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為一度凡周一丈四
尺六寸蕃以古制句小星辰稠觀衡器傷大難可
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
五分四分之三也

符瑞志

夫體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
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
惟若親戚分若椒蘭故為旌章輿服以崇之玉璽
黃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兆民之上自中
智以降則萬物之為役者也性識殊品蓋有愚暴

之理存焉見聖人利天下謂天下可以為利見萬
物之歸聖人謂之利萬物力爭之徒至以逐鹿方
之亂臣賊子所以多於世也夫龍飛九五配天光
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而
聖人則之符瑞之義大矣

五行志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
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遠道陷神聽之臯然
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剋易雉庭穀之異然
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

宋書符瑞志

上

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
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初紀大傳五行
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
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
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
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
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
降二百餘年覽其災妖以考之事實若重規疊矩
不謬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
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

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
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為毛蟲視之不明
有蠱蟲之孽劉歆以為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
亡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末學所
究凡已經前識者並即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
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州郡志

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爰制九州冀
州堯都土界廣遠海河為兗州海岱為青州海岱
及淮為徐州淮海為揚州荆及衡陽為荊州荆河

宋書地理志

九

為豫州華陽黑水為梁州黑水西河為雍州自虞
至殷無所改變周氏既有天下以徐并青以梁并
離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漢初又立徐梁二州武
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雍
曰梁改梁曰益凡為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
諸郡東京無復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二州司
隸所部如故及三國鼎峙吳得揚荆交三州蜀得
益州魏氏猶得九焉吳又分交為廣魏末平蜀又
分益為梁晉武帝太康元年天下一統凡十有六
州後又分涼雍為秦分荆揚為江分益為寧分幽

為平而為二十一日夷狄亂華司冀雍涼青并兗
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竝僑置牧司非
舊土也江左又分荆為湘或離或合凡有揚荆湘
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唯得譙城而
已及至宋世分揚州為南徐徐州為南兗揚州之
江西悉屬豫州分荆為離分荆湘為郢分荆為
司分廣為越分青為冀分梁為南北秦太宗初索
虜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淮西並皆不守自淮以
北化成虜庭於是於鍾離置徐州淮陰為北兗而
青冀二州治頓榆之縣今志大較以大明八年為

宋書地理志

十

正其後分派隨事記列內史侯相則以昇明末為
定焉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寔由名號驟易境土屢
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函有離合千
回百改巧曆不第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今以班固
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若永
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雜書互相考覆且三國
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
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自漢
至宋郡縣無移改者則注云漢舊其有回徙隨源
既別若唯云其無者則此前皆有也若不注置立

史闕也

宋書論贊卷之二

宋書論贊卷之三

梁沈約撰

明項雋

列傳

后妃

帝祖母號太皇太后母號皇太后妃號皇太后制也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才人爵視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帝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脩華晉武帝所制脩容魏文帝所制脩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世祖孝建三年省夫人脩華脩容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位比丞相貴人位比三司以為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脩華脩儀脩容又中才人充衣以為散位昭儀漢元帝所制昭容世祖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太宗泰始元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復置脩儀脩容

才人良人三年又省齊人置賢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爲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刪榮凡五職班亞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三職爲散役其後太宗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位置內職削其名品于後

后妃傳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曲立若夫義篤閭閻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

宋書論贊卷三

二

致治者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竝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環珮係響乃可以燮理陰教輔佐君德宋氏藉晉世令典娉納有章倪天作儼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閭禮亢尊極而衰應易兆恩宴難留一謝獨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萬戶而淫社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之輪奐魏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樂其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署之內徵引極乎

斯阜之間非晉氏採擇濫及冠冕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餽養歲時不過有漿斯爲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姬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溺殷姬並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并命行於同產又况進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嬖非不幸也

劉穆之王弘

史臣曰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於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憲章隆矣重之以寶國祚亂加之以元顯嗣虐元祖宗之遺典群公之舊章莫

宋書論贊卷三

三

不棄散冰離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義變爲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結天下蕩蕩然王道不絕者若經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政亂豈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橋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爲也爲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徐羨之傅亮檀道濟

史臣曰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艱於險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若其任

重於身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劒悠然不以存歿為懷當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為期也及逢權定之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御敵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為存亡則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憂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曆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言哉

謝晦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

宗書錄事

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擊戮所施事行重禁左黜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重禁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微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綱以疏行法為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詖愈甚自非許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戚若有身觸盛旨疊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綱維不舉而綱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小蓋為此云

王鎮惡檀詔向靖劉懷慎劉粹

史臣曰帝王受命自非以功靜亂以德濟民則其道莫由也自三代以來醇風稍薄成功濟務專出權道雖復負衆南面比號軒轅莫不自謝主風率由霸德高祖屈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響又關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烏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謚以內懼流奔王綏以外侮成業若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溫旂旆所臨莫不獻珍受朔及金

宗書錄事

五

壙請更元勳將舉九命之禮既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函渭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反段兵兵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一肯虧其威業豈復得以黃屋朱戶為衰晉之貞臣乎及其靈威薄震重關莫守故知英年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疆陳為宋方叔壯矣哉

劉懷肅孟懷玉劉敬宣檀祗

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與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

厚薄者將有以乎

朱齡石毛修之傳弘之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東漸西被無遺遐荒及漢氏關土通譯四方風教淺深優劣已遠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朔遙阻隴汧遐荒區甸分其内外山河判其表裏而羌戎雜合久絕聲教固宜待以荒服羈縻而已也若其懷道畏威奉王受職則通以書軌班以王規若負其阻遠屈疆邊垂則鉅險閉關禦其寇暴桓溫一世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蚡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高祖

宋書論齊書卷之三

六

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越跨功桓氏取高晉人地未闢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情應民志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筭也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爲不幸矣

孫處則恩劉鍾虞丘進

史臣曰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諸將並起自豎夫出於卑隸芻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奮

其鱗翼至於摧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蓋由其心一也遂饗封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胡藩劉康祖垣護之張興世

史臣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拔幟之機官度潛師之日至於鵠浦投戈實興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宗室

史臣曰餘妖內侮偏衆西臨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危矣必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城壞壓境上流

宋書論齊書卷之三

七

之難方結敵資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爭天下則我全勝之道未或可知劉武王覽群才揚盛策一舉殲勅寇非曰天時抑亦人謀也降不末遂不得與大業始終惜矣哉

庾悅王誕謝景仁袁湛楮叔度

史臣曰高祖雖累棄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凡此諸子並前代名家莫不望塵請職員羈先路將由庶民之道邪

張茂度庾登之謝方明江夷

史臣曰爲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實後文

士君子當以體正爲基，蹈義爲本，然後飾以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祇事於上帝，膏大喋喋，終不離於虎窟。江夷謝方明謝弘微王惠王球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貞心雅體，廷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孔季恭羊玄保沈曇慶

史臣曰：江南之爲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

宋書卷之三

九

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旣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淮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職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養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土地，畝直一金，鄢杜之間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揚

由於此

臧熹徐廣傳隆

宋書卷之三

九

部有全吳之沃，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豆歲從，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豆歲從，考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糶賤，糶賤則稼苦，饑年糶糶糶賤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漫，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赦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與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史臣曰：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弘，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六經與遠方軌之正路，百家淺末捷至之偏道。漢世登士間，黨爲先，崇本務學，不尚浮詭，然後可以俯拾青組，顧蔑贏金。於是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市，譽舍豐啓，著錄或至萬人，是故仕以學成，身由義立。自魏氏惜命主愛，雕蟲棄章句，人重異術，又選賢進士，小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臺閣以一人之耳目究

山川之險情賢否臆斷萬不值一由是仕憑借譽學非爲已崇詭遇之巧速鄙稅駕之遲難士自此委裔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贊校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獲免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王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常聞黃髮未之前覩亦一代之盛也臧壽徐廣傳降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爲雅俗

宋書卷之二十一

十一

推移立名於世宜矣穎川庾蔚之薦問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凡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并注賀術喪服行於世云

謝瞻孔琳之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賢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疎寡奉生瞻已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懸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益輕而事有譌變隆散代起昏

作役苦故竊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漫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逮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祿之資飢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結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重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於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商原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

宋書卷之二十一

十一

瞻罕闕若事改一霸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谷指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渠之路使繅粟羨溢同於水火旣而蕩滌園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千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觀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蔡廓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

衛耻爲志留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王惠謝弘微王球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如答曰倩王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殷淳張暢何偃江智淵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衝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夫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

宋書卷之六

十一

宜強健以此爲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部良家然後可受展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惟震非張暢正言則彭汴危矣豈其身扞飛鏑手拚雲衝方足使窮櫓假命危城載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爲臆說

范泰王淮之王留之荀伯子

史臣曰夫令聞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漢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朝之

譽不弘蓋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武三王

史臣曰戒懼平其所不覩恐畏平其所不聞在於憤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榮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爲卑約亦已至矣得使虐朝正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礫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戒斯爲篤矣

羊欣張敷王微

宋書卷之六

十一

史臣曰燕太子吐計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着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于哀淑笑譴之間而王微弔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爲珪璋歟嗚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寔之力也彼群公義雖往結恩實今跡而任即葉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又當來寵之要輒顛覆所基非待他業况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

璧不知在已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
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
此則所望於來哲

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史臣曰治邊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飄
迅難虞必宜完其嶂塞謹其烽柝使來還可防去
牽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姦養威懷寇漢世案秦
舊迹嚴塞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淮爲疆場
莫不先憑地險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機高
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旅援闕盛衰

宋書論贊卷之三

十四

既兆用啓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關先內後
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無圍守之宜
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
頓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踣蒼
天踏厚地繫虜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
論博而篤矣載之云爾

吉翰劉道產杜驥申恬

史臣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
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典讓以存簡
父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

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
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王敬弘何尚之

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楚
揚土自盧蠡以比臨海而極大江荆部則包括湘
沅跨巫山而擁鄧基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晉世
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
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宣藉西
楚疆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既樹遂規問鼎而建郢
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剖盜資入軍聞外之寄於

宋書論贊卷之三

十五

斯而毒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患
強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衽止有外憚
呂宗不競是由齊楚興喪之源於斯左著尚之言
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謝靈運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
愠分情夫志勵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
攸繁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選文不觀稟
氣壞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豈自生民始也
則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

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平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雖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又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綿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上各標其原其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

宋書謝靈運傳卷之三

十六

元康潘陸特秀作異班賈體靈曹王綽古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番範俊昆若夫敷在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

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質子建兩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情非傍詩更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闕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誤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武二王

宋書謝靈運傳卷之三

十七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糠粃之羹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為太息

劉洪范燁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劉湛識用才能實包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為臣則君臣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而義康數懷奸計苟相崇說與夫推長較而犯魏闕亦何以異哉

袁淑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天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險而木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慘寸陰而敗八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

徐湛之江湛王僧綽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讎戮所鍾親地兼極

宋書卷之三

六

雖復傾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災隙內兆邪蠱外興天性既離愛敬同盡探雀請能非無前虞猶防之道有未足乎世祖弱年輕躁夙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當璧之重將由愛立臣主回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器以長命不待賢則密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欺我哉昔山濤舉羊祜為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之而羊公短世僧綽綱繆主心將任以國重而官車晏駕二臣並以道德謙冲名高兩代昨未中年功謝成日惜矣哉

文九王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晚途疑隙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刺以廢暴摧軀已衣由和良醢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為善將遠有以乎

顏延之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既事無同濟為子為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尋乎此而據筆數舉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唐之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忍其孝期以申人之

宋書卷之三

九

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卑倫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愜夫豈或免

臧質魯爽沈攸之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風聞多關奉義治流本無吞噬之志也徒欲以知君野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流嗣桓庾之業既主與移哀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厚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陵大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何隙西郢季人

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道出運將離不
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休既履其族攸之
亦屑厥身夫以累亂自終固異代如一也

王僧達願竣

史臣曰世祖特歲臨蕃酒道未廣披肩解帶義上
賓僚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捫膺抽肝猶患言未
盡也至於馮玉負展威行萬物欲有必從事無暫
失既而憂歎異日言受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
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所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
前誅責自起竣之取釁於世蓋由此乎為人臣者
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
可得也

朱修之宗懿王玄謨

史臣曰修之宗懿皆以將帥之材懷廉潔之操有
足稱焉玄謨雖苛剋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為美
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
斯可謂忘身殉國者歟

柳元景顏師伯沈慶之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縣
衡於上四海共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

師伯籍龍代臣勢震朝野傾意斯臺情以貨結自
選部至於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固停詔
勅天震實怒什者相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
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蕭思話劉延孫

史臣曰延孫接款蕃日固出顏表矣風廳局力又
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
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內積而安私外簡夫
侮因事狎敬由近疎疎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
殊榮禮自隔遠得為一世宗臣蓋由此也子曰事
君數斯疏矣然乎然乎

文五王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
用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劔休範
馳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膽爭先夫
以邪附君猶或自免况於仗正順以爭主哉

孝武十四王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挈羣下以成其釁亂遂至九
域沸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胤亦殲焉疆不知弱
義在於此也

劉秀之顧琛顧觀之

史臣曰孝建啓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服
朱脩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推鋒萬里竝誠載艱難
忠惟帝念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峽之師舟無
隻反雖霜霰竝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等
數相懸蓋由義結蕃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
聞之前訓降名奕實亦無取焉

周朗沈懷文

史臣曰昔裴敬茂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
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

宋書卷之三

卷之三

之資徒以一言令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草萊之
人布衣章帶之士莫不踵關縣書煙霏霧集自漢
至魏此風未爽暨于晉氏浮僞成俗人懷獨善仕
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華薄指華抑揚名
教而關聰之路未啓采言之制不弘至於賤祿卑
臣義合朝序徒以事非已出知允莫從昔之聞之
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謂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
方主父獨闕宋時益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
言空下不諱之今慕古飾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
各存炫藻周朗辯傳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摘詞

文質并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宗越吳喜黃回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
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亡亦爲幸矣

鄧琬袁觀孔觀

史臣曰自江左以來舉干戈以圖宗國十有一焉
其能克振者四而已矣元皇外守虛器政由王氏
蘇峻事雖暫申旋受屠磔桓玄宣武之子運屬橫
流世祖伏順入討民無異望其餘皆漆類夷宗作
械於後何哉夫勝敗之數定由衆心社廟尊嚴民

宋書卷之三

卷之三

情所係安以義動猶或稱難兄長哉指關志在陵
暴者乎泰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剿倖亂事惟
採溺國道屯誠宜立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
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
二塗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旬擅資天府宗稷之
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大帝王所
若日以衆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以也

謝莊王景文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與聲芳籍甚榮貴之來歷
由勢至若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辟公方隱

竝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在此乎

殷孝祖劉劭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沾蹠而後無聞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為戮上國劉劭克壽春士民無遺蜀委粒之歎莫不扶老攜幼歌唱而出重圖美矣

蕭惠開殷琰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啓方說主迹長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京分參差情絕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也

薛安都沈文秀崔道固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邾莒三臣非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義關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此之謂乎

袁粲

史臣曰關運初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體

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關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時須機變之用短資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文舉不臣曹氏魏呂將移夏庚義不比面若悉以二子爲心則兩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標簡貴任歸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明四王

史臣曰太宗負螭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根侯服于周斯爲幸矣

孝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諭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遺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之翺翔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爲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乎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乖理闇主匪由勸賞而幸

世之人曾微誘激之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故可
以昭被圖象百不一焉今未綴湮落以備闕文云
介

孝義傳二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
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義缺列身厲行事薄
管腴若大孝立閭庭忠被大策多發溝畎之中非
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良吏傳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

宋書論贊卷之三

十六

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
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紉華并欲以儉抑身左右無
幸謁之私閭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
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
薄伐命將勳師經略司充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
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
供僞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
六井為斷雖沒世不能未及兼時而民有所係吏
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
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詩誦舞蹈觸處成羣蓋世

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
起傾資竭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
自茲至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
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荐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
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
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
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
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大馬餘駟粟
土木衣綵繡追陋前規更造正燭光玉紫極諸殿
離樂綺節珠窓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
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彌篤淳後
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蒞民之官遷變歲屬竄不得
黔席未暇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
民僞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
粗著者以為良吏篇云

良吏傳二

史臣曰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
而成器多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治民無
所橫按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已
異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僞繁起民減昔

宋書論贊卷之三

十七

時務多前世立績垂風艱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治此世之民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計治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淳薄也

隱逸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蓑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浪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為言遠不外見道

入宋書卷之三

三

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巖柄雖藏往得二隣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頽濱繳繳然出俗之志乎遯世避世即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裴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蓑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蓑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既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

知之情鷄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為隱之

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解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既聞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若事窮於亞聖以此為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名之與幽人及逸民隱居苦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為其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人為隱逸猶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

宋書卷之三

三九

蓋逸而非隱云

隱逸傳二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高潔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舉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途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髮鄒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瞻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恩倖傳

六君子小人類物之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

小人習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世，而食之資明揚幽仄，唯才是興，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重京師，且任子若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史並出豪家，召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十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都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馮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譌，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川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石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而無上，階閣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維，理難偏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

宋書卷之五

手

晉司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奉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通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斯成，缺鉞劍，削構於筵第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甌，來悉方輶，素纁丹魂，至皆兼兩。西許史，豈不足云？晉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留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水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實祚風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族表，又有佞倖傳，今抹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宋書卷之五

手

恩倖傳二

史臣曰：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隨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况世祖之泥滯，鄰近太完之拘孿，夢言欲不紛惑，床第豈可得哉。

索虜傳

史臣曰父矣匈奴之與中國並也自漢氏以前綿
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寓周無上筭漢收下策
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
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奸黠漸
著密爾畿封窺候疆場俘民略畜者無歲月而關
焉元康以後風雅雖喪丘胡遞襲窮覆諸華及涉
珪以鐵馬長驅帝恭超羗什其衆力遂與上國爭
衡矣高祖宏圖虛略欲以苞括宇宙爲念逮于懸
旌清洛飲馬長江北狄劍鋒挫鋒閉重嶺而自固
于時戎車外動王命相編裴晃委蛇輕軒繼路舊

宋書齊書卷之三

三

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爲之頌涕自是關河響動
表裏寧一宮車自晏戎心外駭獲我半滑剪我伊
瀕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寇而兵無勝略棄師隕
殷委甲橫源拍州旦水荆吳銳卒逸氣未據偏城
孤將銜冤就虜遂盛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
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
麥歲犯小則因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
奔命相爲青徐充冀之間蕭然矣而自水未以來
並有賢才校算妙識兵權深通戰術爲健凌厲氣
冠百六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羣虜至於俚代慕焉

彌煽凶威英圖武略事駕前古雖冒頓之誓舅檀
石之號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摠括
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張戎
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
映江寧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羣
心外御羣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
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
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踣高天踣厚地而無所控
告強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清濟戶
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

宋書齊書卷之三

三

鳴雞吠犬時歲惟暮春乘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
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憂殘
構至於乳鷄赴時銜泥靡託一枝之間連窠十數
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其
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偶未深復興外略
頗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
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千歲連屬逮
泰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
勞日吳思一區宇旂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
刑德不樹一舉而奔司寇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肅

條鞠爲茂草豈真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柵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罷衮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大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翻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鮮卑吐谷渾傳

史臣曰漢世西譯遐通兼途累萬跨頭痛之山越

宋書蕭齊書卷之三

三十四

繩度之險生行死徑身往魂歸晉氏南移河隴夏隔戎夷便路外域天斷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漢銜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汎海陵波因風遠至又重峻參差氏衆非一殊名詭號種別類殊山琛水寶由茲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千名萬品並世主之所虛心故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太祖以南琛不至遠命師旅泉浦之捷威震滄溟朱名之寶入充府實夫四夷孔熾患深自古蠻貊殊雜種衆特繁依深傍阻充積畿甸咫尺華夷易興狡倖略財據土歲月滋深自元

祐將半寇懸彌廣遂盤結數州搖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搜山盪谷窮兵罄武繫輿囚俘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耄齒桃詭所遺將卒中好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雖云積怨爲報亦甚張奐所云流血于野傷和致災斯固仁者之言矣

氏胡

史臣曰氏藉世業之資胡因崛起之衆結恨百頃踞有河西雖戎夷滑夏自擅荒服而財力雄富頗尚禮文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

宋書蕭齊書卷之三

三十五

驅場逐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首燕之捷構圍浩之聲規吞黑水志傾井絡紀郢之勢力危樊鄧之心屢駭天子聽朝不怡有懷辛李之將而齊之宣皇率偏旅數百定命先驅推鋒直指勢踰風電雲徹席卷致尙南城遂比追奔全勝萬里皆敵人裹骨輿屍越至險而自竄其餘皆膏身山野委骸川澤既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故使濁水靡旌蘭臯失嶮氏族轉徙奔亡遺燼不滅者若縷梁土獲父以迄于今由此而言功烈可謂盛矣

二凶

史臣曰其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立號
皇王統天南面未聞斯禍唯荆莒二國棄夏即戎
武靈胡服亦昔華與戎之舉事起肌膚而因心
之重獨止此代難與天屬流床第愛敬之道頓
滅一時生民得無左衽亦為幸矣

白序進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川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
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
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嫡之美自非觀亂秦
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書未記爰動天情曲

宋書卷之十一

三

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
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誠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
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水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
減百載而丘車咏動國道屢屯書文簡牘事繁
廣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
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
朝前王罕一國眾家禍曠古永書又可以式規萬
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章立
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屬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
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父

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
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
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遜所述勒為一
史起自義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
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
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
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
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
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恒玄譙
縱虐循馬魚之徒身為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
祇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綬何無忌魏
詠之檀憑之孟昶諸將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
今並刊除歸之晉藉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
閻小才述一代盛典竊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踴
跡視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
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諸省
拜表奉書以聞

宋書卷之十一

三

齊書論贊目錄

卷之一

本紀

高帝上

高帝下

武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明帝

東昏侯

和帝

卷之二

志

禮志

禮志二

禮志下

樂志

天文志

天文志二

大南齊書論贊目錄

州郡志

百官志

百官志二

輿服志

輿服志二

祥瑞志

祥瑞志二

五行志

卷之三

列傳

后妃

文惠太子

豫章文獻王

褚淵王儉

柳世隆張瓌

垣崇祖張敬兒

王敬則陳顯

劉懷珍李安民王玄載

崔祖思劉善明蘇儼垣榮祖

呂安國周山簡周盤龍王廣之

薛淵戴僧靜桓康焦度曹虎

江謐荀伯玉

王琨張岱褚炫何戢王延之阮韜

王僧虔張緒

虞玩之劉休沈冲庾杲之王湛

高祖十二王

謝超宗劉祥

到攜劉峻虞恭胡諧之

蕭景先蕭亦斧

劉瓛陸澄

武十七王

張融周顒

大南齊書論贊目錄

王晏蕭詠蕭坦之江祐

宗室

王秀之王慈恭約陸慧曉蕭惠基

王融謝朓

袁朏孔稚圭劉繪

王真張冲

文三王明七王

裴叔業崔慧景張欣泰

文學傳

良政傳

良政傳二

高逸傳

高逸傳二

孝義傳

孝義傳二

倖臣傳

倖臣傳二

魏房傳

蠻東南夷

芮芮河南氏表

南齊書論贊目錄終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南齊書論贊卷之一

書部

蕭子顯撰 明項篤壽輯

本紀

高帝上

史臣曰案太一九宮占推漢高五年太一在四宮主人與客俱得吉計先舉事者勝是歲高祖破楚晉元興二年太一在七宮太一為帝天目為輔佐迫脅太一是年安帝為桓玄所逼出宮大將在一宮參相在三宮格太一經言格者已立政事上下格之不利有為安居之世不利舉動元興三年太

南齊書論贊卷之一

一在七宮宋武破桓玄元嘉元年太一在六宮不利有為徐傳廢營陽王七年太一在八宮關囚惡歲大小將皆不得立其年到彥之北伐初勝後敗客主俱不利十八年太一在二宮客主俱不利是歲氏楊難當寇梁益來年九池破十九年大小將皆見關不立凶其年裴方明伐九池剋百項明年失之泰始元年太一在二宮為大小將奄擊之其年景和廢二年太一在三宮不利先起主人勝其年晉安王子勛反元徽二年太一在六宮先起敗是歲桂陽王休範反並伏誅四年太一在七宮先

起者客西北走其年元平王景素敗并明元年太一在七宮不利為客安居之世舉事為主人應發為客表繁流攸之等反伏誅是歲太一在杜門臨八宮宋帝禪位不利為客安居之世舉事為主人禪代之應也

高帝下

史臣曰孫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駿聖觀秦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識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慕晉晉不內迫曹

南齊書論贊卷之一

爽豈有定霸浮橋宋氏屈起匹夫兵由義立咸皆一世推雄卒開鼎祚朱氏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興內難邊虞兵革世動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恭始開運大拯時艱龍德在田見符雲雨之迹及蒼梧暴虐疊結朝野百姓懍懍命懸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才戮力實懷尺寸之望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還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隨物變應而不為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

贊曰於皇太祖有命自天同度宇宙合量山淵朱德不紹神器虛傳寧亂以武黜暴資賢庸發西疆功興北輪偏師獨克孤旅靈斷援旆東夏職司靜亂指斧徐方時惟伐叛抗威京輦坐清江漢文藝在躬芳塵滿塞用下以才鎮民以德端已雄辟君臨尊朕苞括四海大造家國

武帝

史臣曰世祖南面嗣業功參寶命雖為繼體事實艱難御衆書旆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上出義兼長遠莫不肅然外表無塵

論贊卷之

三

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充民鮮勞復官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若夫割愛懷抱同彼甸人太祖群昭位後諸穆昔漢武留情晚悟追恨於困魏文侯克中山不以封第英賢心迹臣所未詳也

贊曰武帝丕顯徽號止戈韶頌歌授彭派澄波感承景曆肅御金科北懷戎款南獻夷歌市朝晏逸中外寧如

鬱林王

史臣曰鬱林王風華外美衆所同惑伏情隱詐難

以兒求之嫡以長不知殷歷世祖之心不變周禮既而登即內作兆自宮闈雖為害未遠足傾社稷春秋書桀伯之過言其自取亡也

贊曰十傳豈有一無國不失鬱林負荷棄禮亡律

海陵王

史臣曰邵璞稱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而降昌之號亦同焉案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便改元為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為昭寧董卓輔政改元為永漢一歲四號也晉帝太安二年長沙王又事敗成都王穎改元為永安穎自鄴奪河間王顥復

論贊卷之

四

改元為永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軌迹雖千載而必同矣

贊曰穆穆海陵因亡代興不先不後遭命是膺

明帝

史臣曰高宗以支庶纂曆據猶子而為論一朝到此誠非素心遺寄所當諒不獲免夫戎夷之事懷抱多端或出自雄忍或生平畏懼令同財之親在我而先奔進引之愛量物其必違疑怯既深猜似外入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求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根枝胤孤弱貽厥不昌終覆宗社若令

壓鈕之微必委天命盤庚之祀亦繼陽甲杖運推公夫何識爾

贊曰高宗傍起宗國之慶慕名儉德垂文法令兢兢小心察察吏政沔陽失土南風不競

東昏侯

史臣曰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獲之者張武言武張而猛服也東昏侯亡德橫流道歸拯亂躬當窮戮實啓太平推關豎之名字亦天意也

贊曰東昏慢迫匹癸方辛乃隳典則乃棄彝倫玩習兵火終用焚身

南齊書論贊卷之二

五

和帝

史臣曰夏以桀亡殷隨紂滅郊天改朔理無延世而皇符所集重興西楚神器暫來雖有宣數微名大號斯爲幸矣

贊曰和帝晚隆掃難清宮達機觀運高頌永終

南齊書論贊卷之一

南齊書論贊卷之二

蕭子顯撰 明項篤壽輯

志

禮志

禮儀繁博與天地而爲量紀國立君人倫攸始三代遺文略在經語蓋秦餘所亡逸也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用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取魏氏籍漢末大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覲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

南齊書論贊卷之二

十

孫盛並未詳也吳則太史令王平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衆典晉初司空荀覲因魏代前事撰爲晉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肇虔傳成績續此製未及成功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輯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係群儒其前史所詳並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於是詔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樂學士及職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

史各一人幹一人祕書省差能書弟子二人因集
前代撰治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文多不載若郊廟
庠序之儀冠婚喪紀之節事有變革宜錄時事者
備今志其輿輅旗常與往代同異者更立別篇建
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
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
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
不祀者堂殿職係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
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遵議今年七月宜
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殷中郎

不與書論卷之二

二

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
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
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
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
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
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為嫌至於郊配之
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
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
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禪禹不
得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為

不與書論卷之二

三

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授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
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
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
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
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
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
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為明堂即文廟邪
鄭荅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
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
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
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資之議稱郊以祀天
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
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
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
趙盾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
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
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
日再祭於義為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
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
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

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摠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辟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

南齊書論贊卷之三

四

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為言自新潔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為人當齋戒自新潔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鄭康據祭法云天地駢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

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證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謂設祀之意蓋謂文上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為大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奉

南齊書論贊卷之三

五

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禮志二

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卧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皇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舊準

禮志下

贊曰姬制孔作訓範百王三千有數四維是張損益釋典廢舉憲章戎祀軍國杜廟郊庠冠婚朝會服紀凶喪存為盛德成在先亡

樂志

贊曰綜探六代和平八風殷薦宴享舞德歌功

天文志

史臣曰天文設象宜備內外兩宮但災之所懼不
必通行景緯五星精容與二曜而為七妖祥是主
曆數攸司蓋有殊於列宿也若北辰不移據在柱
軸衆星動流實繫天體五星從伏非關二義故於
顯思以五星為非星虞世論之詳矣

天文志二

贊曰陽精火鏡陰靈水存有稟有射代為明昏垂

南齊書論贊卷之六

六

光滿蓋列景周渾具位臣輔備衆街門災生霄薄
示起飛奔弗忘人懼瑜瑕辯論若任天道竄亦多

言

州郡志

贊曰郡國既建因州而部離過十三合不踰九分
城列邑名號殷阜遷徙叛逆代亡代有

百官志

建官設職興自炎吳方乎隆周之誦表乎盛漢之
書存敗回次備於歷代先賢往學以之雕篆者衆
矣若夫胡廣舊儀事惟簡最應劭官典殆無遺恨

王朗奏議屬霸國之初基陳矯增曹由軍事而補

關今則有魏氏官儀魚蔡中外官也山濤以意辯

人不原缺文荀勗欲去事煩唯論并省定制成文

本之晉令後代承業案為前準肇域官品區別階

爵宗選簿梗槩欽明階次詳悉虞通劉寅因荀氏

之作矯舊增新今古相校齊受宋禪事遵常典既

有司存無所偏廢其餘散在史注多已筌拾覽者

易知不重述也

百官志二

贊曰百司分置惟皇命職雲師鳥紀各有其式

南齊書論贊卷之七

七

輿服志

昔三皇乘祗車出谷口夏氏以奚仲為車正殷有

瑞車山車垂句是也周禮匠人為輿以象天地漢

武天漢四年朝諸侯甘泉宮定輿服制班于天下

光武建武十三年得公孫述葆車輿輦始具蔡邕

創立此志馬彪勒成漢典晉肇虞治禮亦議五輅

制度江左之始車服多闕但有金戎省充庭之儀

太興中太子臨學無尚蓋車元帝詔乘安車元明

時屬車唯九乘永和石虎死後舊工人奔叛歸

國稍造車輿太元中符堅敗後又得偽車輦於是

篇中增爲十二乘義熙中宋武平關洛得姚興僞
車轝宋大明改修輦輅妙盡時華始備僞氏役設
充庭之制永明中更增潔飾感於前矣宋周禮以
檢漢志名器不同晉宋改革稍與世異今記時事
而已

輿服志二

贊曰文物煌煌儀品穆穆分別禮數矣過輿服

祥瑞志

天符瑞命遐哉邈矣靈篇在圖以編金匱而充
石室炳契決陳緯候者方策未書啓覺天人之期
扶獎帝王之運三五聖業神明大寶三謀協贊罔
不由茲夫流火赤雀實紀周作雕雲素靈發祥漢
氏光武中興皇符爲盛魏膺當塗之讖晉有石瑞
之文史筆所詳亦唯舊矣齊氏受命事殷前典黃
門郎蕭惠撰聖瑞應記永明中庾溫撰瑞應圖
其餘衆品史注所載今詳錄去取以爲志云

祥瑞志二

贊曰天降地出星見先吉造物百品詳之載述

五行志

贊曰木怪變炮火爲水妃土實戰物金作明威形

聲異迹影響同歸皆由象應莫不類推

南齊書論贊卷之二

南齊書論贊卷之二

九

南齊書論贊卷之三

蕭子顯撰 明昭明太子輯

列傳

后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日風謠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操盆獻種同非耕織佩管晨興與子同事可以光熙闔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不得毋臨萬國寶命方昌椒廷虛位有婦人焉空慕周興積符顯瑞徒萃徽名若使掖作同休陰教遠燮則馬鄧風流役存乎此太祖創命宮禁貶約毀

南齊書論贊卷之三

一

宋明之紫極革前代之踰奢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世祖嗣位運籍休平壽昌前典鳳華晚構香栢文樨花梁繡柱雕金鏤寶願用房帷趙瑟吳趨承閑奏曲歲費滂恩足使充物事由私蓄無損國儲高宗伏數矯情外行儉陋內奉宮業曾莫云改東昏喪道後風大扇銷縻海內以瞻浮飾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嗚呼所以垂戒於方來

實曰宣武孝則識有先知高昭証武世載母儀裴穆儲閭位亦從顯明敬典冊配在宗枝秋宮亦逮

軒景前虧文安廢主百憂已離中興秉制揖讓弘規

文惠太子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尚嗟恒事況夫正體東儲方科年德重基累葉載茂皇家守器之君已知耕稼雖交弘且美交弘盛述武運將終先期夙殞傳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而論亦有真數矣

贊曰三象垂則三星麗天樹嫡惟長豈能求賢方為守器植命不延

南齊書論贊卷之三

二

豫章文獻王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位求平本及光武之業梁孝惑於勝詭安平心隔管運蕃輔貴盛地實高危持滿戒盈鮮能全德宰相之器誠有天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故能光贊二祖內和九族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贊曰堂堂烈考德邁前蹤移忠以孝栢友惟恭帝載初造我王奮庸邦家有闕我王彌縫道深日用事緝民雍愛傳餘祀聲流景鍾

褚淵王儉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既死節於
朱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貴淵者衆矣臣請論之
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
風規未足爲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呂貴委質服
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
短促服褐前代官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
雖魏臣實爲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
祿之盛習爲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
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

南齊書論貴族主

五

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
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
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
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既
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
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贊曰荷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夷家稱克隆從
容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
網維典禮斯寄兩朝綢繆宮陞

柳世隆張瓌

史臣曰文以附聚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爲國輔
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東下
斯驅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夏年
淺位輕首抗全師孤城挑攻臨埤授策冒無汗馬
勃寇爭沮力屈於高牆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
之破玄德不是過也及世道清寧出牧內佐體之
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盛美也

贊曰忠武臣贊實號兼資廟堂析理高壘塞旗游
藝善術安絃拂龜義成祚土功立帝基

垣崇祖張敬兒

南齊書論貴族主

四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
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東朝敬
兒情疑烏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發憤事
無感激功名之間不足爲也

贊曰崇祖爲將志懷馳逐規搔淮部立勳豫牧敬
兒莅雅深心防楚豈不劬勞實興師旅烹犬藏弓
同歸異緒

王敬則陳顯達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
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心導正嫡君安乎上臣習平

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霄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踈於此者也

贊曰糾糾敬則臨難不惑功成毀寢誅我孽賊顯達孤根應義南蕃威揚寵盛鼎食高門三虧河充陳挫襄樊

劉懷珍李安民王玄載

史臣曰宋氏將季離亂日非家懷逐鹿人有異國

不爾書論贊卷之五

故蕃岳阻兵之機州郡觀望之會此數子皆宿將舊勲與太祖比肩為方伯年位高下或為先輩而薦誠君側奉義萬里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玄載兄弟門從世秉誠烈不為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贊曰管城報馬分義先推靈哲守讓方軌丁韋李佐東上謀發天機王為清政其風不衰玄邈簡朕早皆同歸

崔祖思劉善明蘇侃垣榮祖

史臣曰太祖作牧進充始基霸業恩威比被感動

三齊青冀豪右崔劉望族先觀人雄希風結義夫諫江都之略似任光之言雖議不獨與理成合契蓋帷幙之臣也

贊曰淮鎮比州獲在崔劉獻書土議帝念忠謀侃奉潛躍皇瑞是鳩垣方帶彌削免虛尤

呂安國周山岳周盤龍王廣之

史臣曰公侯扞城守國之所資也必須久習兵事非一戰之力安國等致効累朝聲勳克舉並識時變咸知附託盤龍驍勇獨冠三軍匈奴之憚飛將曾不若也壯矣哉

不爾書論贊卷之六

贊曰安國舊將協同遷社同裨九江翊從中夏盤龍殺敵洞開胡馬廢之末年旌旄驟把

薛淵戴僧靜桓康焦度曹虎

史臣曰解厄鴻門資舞陽之氣納降饗旅仗虎侯之力觀茲猛殺藉以風威未必投車挾轡然後勝敵故桓康之聲所以震懾江蟲也

贊曰薛薛親愛歸身淮淝戴類千秋典言帝子桓勇焦壯爪牙之士虎守西邊功虧北鄙

江謐荀伯玉

史臣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

所奉在節無貳雖人子之親尚宜自別則偏黨爲論豈或傍起察江荀之行也雖異術而同亡以古道而居今世難乎免矣

贊曰謚曰禍門荀言亟盡時清主異并合同殞

王琨張岱楮炫何戢王延之阮韜

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爲華選金璫頰耀朝之麗服久忘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謁者以形骸爲官斯違舊矣辟強之在漢朝勿有妙察仲宣之處魏國見貶容陋何戢之讓雖未能深識前古之美與夫尸官

本朝書論卷之三

七

硯服者何等級哉

贊曰萬石祇慎琨既爲倫五龍一氏張亦繼荀炫清指族戢遺何姻延之居簡名峻王臣

王僧虔張緒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岸之量兼以藝業成盈守滿發自容方執諸公實平世之良相張緒凝衿素氣自然標格指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臣

贊曰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諫變理三台思是廉靜自絕風埃遊心文繁物允清才

虞玩之劉休沈冲庾杲之王湛

史臣曰羈居殷飲裁樹司牧板籍之起尚未分民所以愛字之義深納隍之意重也季世以後務盡民力量財品賦以自奉養下窮而上不卹世澆而事愈變故有竊名薄閭忍賊肌膚生濫死垂趨避繩網積虛累謬已數十年欺蔽相容官民共有爲國之道良宜矯革若令優役輕徭則斯詐自殫明糾群吏則茲僞不行空闊舊文徒成民幸是以崔琰之譏魏武謝安之論京師斷民之難豈直遠在周世

南齊書論卷之三

八

贊曰玩之止足爲論未光劉休善策安卧南湘冲彼時舉杲信珪璋謀惟舊序並用興王

高祖十二王

史臣曰陳思王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若夫六代之興亡曹冏論之當矣分珪命社實寄宗城就國之典既隨世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世祖顧命情深尊嫡淵圖遠筭意在無遺豈不以群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清謹同起布衣故韜末命於近親寄重權於疎戚

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勢疎親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曾不慮機能運衡寡以制衆曹植之言信矣

贊曰高十二王始建封植繼昭機懿威江才力恭簡恬和鄙桂清識四王少盛同規謹勅

謝超宗劉祥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既徇斯道其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責身翻成害已故通人立訓爲之而不恃也

本傳書論贊卷之三

九

贊曰超宗縵文粗構餘勞劉祥慕異言亦不羣違朝失典流放南瀆

劉掇劉峻虞悛胡諧之

史臣曰送錢羸兩言此無忘一箭之懷報以都尉千金可失貴在人心夫謙信汎愛衆其爲利也博矣况乎先覺潛龍結厚於布素蘭才致位理固然也

贊曰劉藉豪華晚懷虛素虞生富厚後不違度劉朝交胡乃藩故頡頑亮采康衢騁步

劉景先蕭赤斧

史臣曰魏氏基於用武夏族諸曹並以戚族而爲將相大股肱爲義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豐沛之間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陽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虛言也

贊曰新吳事武簡在帝心南豐治政迹顯亡余鎮軍茂績機識弘深荆南立主嚮義漢陰

劉瓛陸澄

史臣曰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哲徵言百代之通訓洙泗旣往義華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學與命氏之儒起石渠朋黨之事白虎

本傳書論贊卷之三

十

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主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貶並執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而王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於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開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一代以來爲教衰矣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爲諸生吳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克隆均校王儉爲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

風宵于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
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
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歆成馬鄭之異時學
徒以爲師範虎門初闢法駕親臨待問無五更之
禮充庭闕蕭輪之御身終下秋道義空存斯故進
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榮
者別見他篇云

贊曰偏宗義肆紛綸子珪升堂受業事越關西理
居閑室立操無攜彥淵書史疑問窮借

武十七王

不虞書論卷之三

七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逢遇習以成性有識斯
同帝王子弟生長尊手銜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
已極韶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
學坐躡縉紳傍絕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
之道未涉曾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
所陋猶多朝出閭閻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
小年序次第宜升皇家防驕剪逸積代恒典平允
之情操播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
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屈動應聞
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

執其權典箴挈其財苟利之義未申專達之咎已
及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任身恩未接下倉卒
一朝艱難摠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
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
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溫良宗
英是寄造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安早悟
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蕃盛寵南郡南
康

張融周顒

不虞書論卷之三

七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鯁崔琰聲姿
然後能不憚雄桀壘成識犯張融標心託旨全等
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于若會友敦義納忠
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奇偉之稱則虞翻陸績
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黜同解摺務
在連衡不謀銷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韻白馬橫擒
雲梯獨振

王晏蕭詵蕭坦之江祐

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有

二而逢迎之運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之所
無慙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中心御恩念報況
平義早蕃條道同遇合踰越勝已顧邁先流棄子
如遺曾微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譏慙包疚心我
無其事嗚呼陸機所以賦豪士也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江
劉后戚明嗣是維廢典異論終用乖疑

江敦何昌禽謝淪王思遠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夫二三子之治身
豈在清體雅業取隆其備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

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政何中舊主辭出乎義謝
獻壽觴載色載刺思遠退食冲心篤寄

宗室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追
蕃昨安陸王綏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
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
豈必然

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蕃元託繼胤真興子孫竝
用威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魂

王秀之王慈蔡約陸慧曉蕭惠基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過
右天根極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永廢
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旁通直
譽揚鑣莫能天閣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
輔美矣哉

贊曰秀處邦朝清心直已伯寶世族榮家爲美約
守先業觀進知止慧曉自亮斯焉君子惠基惠和
時之選士

王融謝朓

六南齊書卷之三

十四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
莫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
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存保境
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
經略心旨殷勤表奏若使官車未晏有事邊關融
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爲難而立功
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附翼將飛時來運在身沒志逢高
宗始業乃顧玄暉途昏屬亂先蹈禍機

袁象孔稚圭劉繪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誠言治莫辯後先故卒世之隄防御民之羈絆端簡為政貴在畫一輕重變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既殊寬猛之利亦異辭有出沒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後主所是即為成用張弛代積稍至遷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承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奸利剪非復生寧失有罪抱木牢戶未必非冤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莫用於府中枉理讞急不在躬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親

不負書論卷之三

十五

民百務萌始以情矜過曾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僞蓋由網密憲煩文理相背夫懲耻難窮盜賊長有欲求猛勝事在或然掃墓高門為利孰遠故求明定律多用優寬治物不思仁心見累於弘厚為今貴在必行而惡其舛雜也

贊曰袁徇厥戚猶子為情稚珪夷遠奏諫罷兵士章機悟立行砥名

王與張冲

史臣曰石碯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新之節王與誠在靡貳迹允嚴科張冲未達天心守

迷義運致危之理異為亡之事一也

贊曰王君壯牧子未克家終成于紀覆此曹華張壘窮守死如亂麻為悟既晚辯見方驗

文二王明七王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夫逆從有勢况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而實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執柯所指謝幕相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髮髯也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天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裴叔業崔慧景張欣泰

不負書論卷之三

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驍將受首群帥委律鼓輦謹於官寢戈戰踣於城陴陵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角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橫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後蔽野津舡之捷獻俘象魏瞻塵重降窮壘重關戮帶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宮門畫掩欣

金谷草霜外不染貫起時昏堅冰互漸

文學傳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章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前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平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昞撻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

下南齊書論齊書卷之三

七

區若陳思代馬群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藻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尚不繼賦貴披陳末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殺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座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儻約束哲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漬在平文章

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畧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擲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凡准的而疎慢閑綬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觀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目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排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屑利吻不雅不俗濁中冒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駢奪以兼之者鮮矣

下南齊書論齊書卷之三

七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良政傳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
爲政未甚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捐華反
樸恭己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
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永明繼
運垂心治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史犯法封升
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浦水旱之災輒加賑
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君臨億兆專務刀筆
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震永明之世十許年
中百姓無鷄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
聲舞節絃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
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廣難茲急征役連歲不遑
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表績無
幾焉位次遷并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
者餘則隨以附焉

良政傳二

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爲吏稍與
漢乖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
限以常條以必世之仁未及宣理而暮月之望已

求治術先公後私在己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難
期之救過所利苟免且自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
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臧罔非由此摘奸辯僞誠
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今世之治民未有出
於此也

贊曰恭蒸小民吏職長親勞亂湏理卹隱歸仁枉
直交資寬猛代陳伊何導物貴在清身

高逸傳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
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

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嚴敵名愚谷解桎梏於仁
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
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鸚鵡之客次則揭獨往之高
節重去就之虛名激競適貪與世爲異或慮全後
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於出澤咸皆用宇宙
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戒果志遠道未或非然含貞
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別哉故
樊英就微不稱李固之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之
語期之塵外庶以弘多若今十餘子者仕不求聞
退不譏俗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軌操故

教執一虛無得性三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蕩無照
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
校真假將離釋理與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
即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異
旨儒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實智妙有一物
不知不成圓聖若大神道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
奇不可思議難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
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
矛盾相非非唯重道兼亦殉利詳章兩教理歸一
極但述有左右故教成先後廣略爲言自生優劣
南齊書論齊書卷之五
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有爲有爲之
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
具縛爲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業
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句情淺智鮮
能勝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鷄鳴爲善未必餘慶
膾肉東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
庸固富厚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
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
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其緣謂斯道之莫貴也
贊曰含貞抱璞發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孝義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含孝稟
義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爲用不謝
始庶之法驕慢之性多慙水菽之享夫色養盡力
行義致身甘心壠畝不求聞達斯即孟氏三樂之
辭仲由負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感召情澆世
薄方表孝慈故非內德者所以寄心懷仁者所以
標物矣埋名韞節鮮或昭著紀夫事行以列于篇

孝義傳二

史臣曰澆風一起人倫毀薄抑引之教徒聞珪璋
之璞罕就若令事長移忠儼非行舉薑桂辛酸容
遷本質而旌間變里閭錄存牢不過鯨寡齊矜力
田等勸其於扶獎名教未爲多也

倖臣傳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倖臣一星列于帝座經禮立
教亦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衰周
侯伯專命桓文霸主至于戰國寵用近習不乏於
時矣漢文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韓
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馬迄于魏晉世任權重

才位稍爽而信倖唯均中書之職舊掌機務漢元以今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及在中朝猶為重寄陳淮歸任上司荀勗恨於失職晉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顗阮佃夫之徒專為倖倖矣齊初亦用父勞及以親信關

南齊書論贊卷之三

主

識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算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立倖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倖臣傳二

史臣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

職咸皆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常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欽笏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位蘭檻而高躬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江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官省咳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財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巨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于元戎啓轍式候還麾遞遞清道神行案

南齊書論贊卷之三

主

轉督察來往馳騫輦轡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摠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請卑有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鬼害政傷民於此為鮮况乎主幼時昏其為譏惡亦何勝紀也贊曰恩澤而戾親倖為舊使煩左右既貴且富

魏虜傳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為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舊京幅裂觀望阻兵事興求晉二庾藉元舅之盛自許專元規臨邾城以覆師稚恭至襄陽而反施

褚襄以徐充勳卒壹沒於鄒魯殷浩驅楊豫之衆大敗於山乘桓溫弱冠雄姿因平蜀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鄴既而鮮卑固於負海羌虜割有秦代自爲敵國情險勢分宋武乘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并河南失境兵馬土地非復曩時宋文雖得之知已未能料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泰始以邊臣外叛遂亡淮北經略不振乃議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遠戎塵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剋捷青海摧奔以逸待勞坐徵百勝自四州淪沒民戀本朝國祚惟新歌奉威德提戈荷甲人自爲關深壘結防想望南旗天子習知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師指日遠掃臨彭而督將逗留援接稽曉向義之徒傾巢盡室既失事機朝議北寢偃武脩文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已成之策職問往來關禁寧靜疆場之民並安堵而息窺覷百姓附農耕而不失業者亦由此而已也夫荆棘所生用武之弊寇戎一犯傷殘難復豈非此之驗乎建武初連德雄南逼豫徐疆鎮墨高城蓄士卒不敢與之校武胡馬蹈藉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衝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來未之前有兼以寧虛華徒即禮

舊都雍司北部親近許洛平塗數百通驛車軌漢世馳道直抵章陵鑣案所驚晨往暮返虜懷兼弱之威挾廣地之計彊兵大衆親自凌殄於鼓彌年矢石不息朝規偏屈莫能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頽墮民戶墾田皆爲狄保雖分遣將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深渦陽之敗征賦內盡民命外殫比屋騷然不聊生矣夫休否之數誠有天機得失之迹各歸人事豈不由將率相臨貪功昧賞勝敗之急不相救讓號令不明固中國之所短也贊曰天立勅胡竊有帝圖即安諸夏建號稱孤齊民急病井邑焚剽

蠻東南夷

史臣曰書稱蠻夷猾夏蓋摠而爲言矣至於南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瓊寶溢目商舶遠徂伯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物積王府充斥之事差微聲教之道可被若夫用德以懷遠其在此乎

贊曰司雍分壘荆及衡陽參錯州部地有蠻方東大海外碣石扶桑南域景遠極泛溟滄非要乃貢

芮芮河南氏卷

曰氏胡猶盛乘運迭起秦趙僭差相係發滅
於類蠢蠢被西疆而奄北際芮芮地窮幽都戎馬
天隔氏楊密邇華夷分民接境侵犯漢漾浸逼狼
狐堀場之心窺望威德梁部多難於斯為梗殘卷
遺種■肇昌肅隴憑河遠通南驛據國稱蕃並
受職命晉氏衰故中朝淪覆滅餘四夷庶雪戎禍
授以兵杖升進軍摩後代因仍貪虐聲教緩外懷
遠先名後實貿易有無世開邊和羽毛齒革無損
於我若夫九種之事有■至於此也

南齊書卷之三

卷之三

贊曰芮芮河南同出胡種稱王僭帝擅疆專權氏
茅孽餘散出河隴來賓往叛放命承宗

南齊書卷之三終

梁書論贊目錄

卷之一

本紀

武帝

簡文帝

世祖

總論

卷之二

列傳

后妃

后妃二

諸子

王茂曹景宗柳慶遠

蕭穎達夏夔詳蔡道恭楊公則鄧元起

本梁書論贊目錄

張弘策鄭紹叔呂僧珍

柳俊席闡文章敏

范雲沈約

江淹任昉 謝朓

王亮張稷王瑩

王珍國馬仙琕張齊

張惠紹馮道根康絢呂義之

宗史劉坦樂藹

劉季連陳伯之

王瞻王志王峻王暕王泰王份張元柳惔

蔡樽江蒨

太祖五王

諸嗣王

蕭景

周捨徐勉

范岫傳昭蕭琛陸杲

陸儒到冷明山賓殷鈞陸襄

裴遠夏侯重章放 高祖三王

裴子野顧協徐摘鮑泉 袁昂

陳慶之蘭欽

王僧儒張率劉孝綽王筠

張緬張纘張綰 蕭子恪

孔休源江革 謝舉何敬容

朱异賀琛

元法僧元樹元願達王神念羊侃羊鴉仁

司馬戣劉洸劉顯劉之遴許懋

王規王承緒蕭介緒球劉儒劉潜殷芸

蕭幾滅循傳岐

章榮江子一張嶧沈沒柳敬禮

諸王 王僧辯

胡僧祐徐文盛杜蒨陰子春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梁書論贊目錄終

梁書論贊卷之一 堂部

唐姚思廉撰 明項篤壽輯

本紀

武帝

史臣曰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眾叛親離
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濡足救焚摠
公兇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驟雷駭剪暴夷凶萬邦
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弘招
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脩郊祀治五
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期理治定功成遠安邇
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
傍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財重寶千
夫百族莫不充初王府蹶角闕庭三四十十年斯爲
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及平老年委事群倖
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
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
長抑此之謂也賈誼云可爲慟哭者矣遂使滔天
劫冠承閒掩襲鷲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輿塗炭聚
元黍離宮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曆數斯窮蓋
亦人事然也

商文帝

史臣曰太宗幼年聰睿今問風標天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為累君子所不取焉及養德東朝聲被夷夏洎乎繼統寔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連鍾屯剝受制賊臣弗展所蘊終罹懷愍之酷哀哉

世祖

史臣曰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時位長連率有全楚之資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在於行師曾非百舍後方殲夷大慈用寧宗

李善注

上

杜握圖南面光啓中興亦世祖雄才英略紹茲寶運者也而稟性猜忌不隔疎近御下無術履冰弗懼故鳳闕伺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達留情政道不怵邪說徒蹕金陵左隣疆寇將何以作是以天未悔禍蕩覆斯生悲夫

總論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博物充文允武多藝多才采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唇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

湘鄧蕭德如振橋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待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曉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脩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胃仁義折衝鐔組聲振寰宇澤流遐裔下戈載戢比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斷彫為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厠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總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

李善注

三

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希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風德已衰感於聽受權在姦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懷謙遠卜開門揖盜棄好即讎舉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秦離痛深周廟末立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

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睿過人神彩秀發多聞博達富瞻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自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經魏關群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管肅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缺望坐觀時變以爲身幸不忿萃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顛隲朝之君子相顧懷然自謂安若泰山衆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剪建業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藻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冠璽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同

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爲高麗歟

梁書以昭贊卷之一終

不梁書以昭贊卷之二

五十一

梁書論贊卷之二

唐姚思廉撰 明項篤壽輯

列傳

后妃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義尚矣哉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漢初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后稱皇后而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屬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降及魏晉母后之號皆因漢法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焉高祖撥亂反正深鑒奢逸惡衣菲食務先節儉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嬪嬙之數無所改作太宗世祖出自儲藩而妃並先祖又不建椒闈今之撰錄正備闕云

后妃二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焉單關雎之義焉至於穆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懋六宮美矣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

諸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鷄鳴而起華亭爲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畝之中終日爲之其利亦已博矣况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無怠然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王茂曹景宗柳慶遠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爲將家然未顯奇節梁興因日月未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勳鍾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忠臣不過

不書

朝請特進冠鄧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際邁於前代矣

蕭穎達夏侯詳蔡道恭楊公則鄧元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永元之末荊州方未有聲蕭穎曹悉奔楚之丘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啓人甚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應節君子有取焉

張弘策鄧紹叔呂僧珍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

勤匪懈鄭紹叔忠誠亮蓋締構王業三子皆有力焉曾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蓋識為臣之節矣

柳惔席闢文章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為盛族柳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甯時哉忱之謀盡亦用有成智矣韋察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范雲沈約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煤燦

卷之三

三

黔黎命懸唇漏高祖義極橫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瞻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江淹任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沈靜昉持內行竝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謝朓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疎蔣之流乎洎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子題之

王亮張稷王瑩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興王蒙寬政為佐命固將愧於心其自取廢故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所據矣惜哉

卷之三

四

張稷因機制變亦其時也王瑩印章六毀豈神之害盈乎

王珍國馬仙琕張齊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齊末咸為列將擁彊兵或面縛請罪或斬關獻捷其能後服馬仙琕而巴仁義何常蹈之則為君子信哉及其臨邊撫衆雖李牧無以加矣張齊之政績亦可異焉胄元瑜居士入梁事迹鮮故不為之傳

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初起從上其功則輕及羣盜焚門而惠紹以力戰顯合肥邵陽之逼而道根義之功多浮山之役起而康絢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決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宗史劉坦樂藹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蕭穎胄起太守之衆以會義當其時人心未之能悟此三人者楚之鎮也經營締構蓋有力焉方面之功坦爲多矣當官任事謫則兼之咸登寵秩宜乎

劉季連陳伯之

史臣曰劉季連之文吏小節而不能以自保全習亂然也陳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群盜又誣而奪之安能長久矣

王瞻王志王峻王暕王泰王份張充柳惲蔡樽江蒨

史臣曰王氏自姬姓已降及平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台衮相襲勒名帝籍慶流千祚斯爲盛族矣王瞻等承藉茲基國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

張充少不持操晚乃折節在於典選寔號康平柳惲以多藝稱然樽以方雅著江蒨以風格顯俱爲梁室名士焉

太祖五王

史臣曰自昔王者創業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旂少吊崇於魯衛磐石凝脂樹斯梁楚高祖遠導前軌藩屏懿親至於安城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跡著蓋亦漢之間平矣

諸嗣王

史臣曰長沙諸嗣王竝承襲土宇光有藩服桂陽

王象以孝聞在於牧湘猛虎息暴蓋德惠所致也

昔之善政何以加焉

蕭景

史臣曰高祖光有天下慶命傍流枝戚屬連咸被任遇蕭景之才辨識斷益政佐時蓋梁宗室今望者矣

周捨徐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脩身慎言行擇交遊加運屬興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問閭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

事主動師姑依則先王提衡端執物無異議為梁宗臣盛矣

范岫傳昭蕭琛陸杲

史臣曰范岫傳昭並篤行清慎善始令終斯石建石慶之徒矣蕭琛陸杲俱以才學著名琛朗悟辯捷加諸究朝典高祖在田與琛遊舊及踐天曆任遇甚隆美矣杲性姱直無所忌憚既而執法憲臺糾繩不避權幸可謂允茲正色詩云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果其有焉

陸儒到洽明山賓殷鈞陸襄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陸儒傳涉文理到洽匪躬貞勁明山賓儒雅篤實殷鈞靜素恬和陸襄淳深孝性雖任遇有異皆列於名臣矣

裴邃夏侯亶韋放

史臣曰裴邃之詞采早著兼思略沈深夏侯亶之好學辯給護之奢豪愛士韋放之弘厚篤行並遇主逢時展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高祖三王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

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竝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績以孝著續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裴子野顧協徐擒鮑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石廢餘論可傳屈買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齋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袁昂

梁書卷之二十一

史臣曰夫天奪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屬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陳慶之蘭欽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攻取蓋頗牧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肅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王僧孺張率劉孝綽王筠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極

貴何難哉而孝緯不拘言行自躋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過也

張緬張續張緝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續不能叶和藩岳成溫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蕭湘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寔萌於此以續之風格卒爲梁之亂階惜矣哉

蕭子恪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

不送諸書卷之二

九

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曄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爲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羣從竝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難豈惟魏與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孔休源江革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既遇其時斯爲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謝舉何敬容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

於玄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今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下壺以臺閣之務頗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墮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識薄俗惜哉

朱異賀琛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

不送諸書卷之二

十

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異賀琛竝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異遂微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定昇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爵既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元法僧元樹元願達王神念羊侃羊鴉仁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盛德所漸莫不懷來其皆狗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入國降恩遇位重任隆終鍾鼎食矣而羊侃鴉仁

值太清之難並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鶚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切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司馬綬到澆劉顯劉之遜許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綬儒術博通到澆文義優敏顯懋之遜強學浹洽並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蓋嚴朱之任焉而澆之遜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王規王承緒翔蕭介諸球劉孺劉潛殷雲蕭幾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與旣逢休運才用各展

美矣蕭洽常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臧盾傳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傳岐識齊氏之偏和可謂言必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謂也

韋粲江子一張嶮沈浚柳敬禮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冊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

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嶮二三子之徒捐軀殉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忠臣焉

諸王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既拘寇賊多須非命吁可嗟矣

王僧辯

史臣曰自族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尅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

之尊洎諸宮淪覆理唐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旣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矣

胡僧祐徐文盛杜崱陰子春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開塞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殉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爲不義也杜崱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動前顯孝卒爲中興功臣義哉

梁書論齊卷之三

唐姚思廉撰 明項篤壽輯

列傳

孝行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為大有國之所先
繫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
之術斯著每發絲綸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
詭俗之與潛晦成風俯列踰羣之迹彰於視聽蓋
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孝行二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
制喪紀為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
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
痛深義舉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備就至如丘
吳終於毀滅若劉雲淨何炯江紇謝蘭者亦二子
之志歟

儒林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
國學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為列肆其
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乃尚

玄虛之學為儒者蓋寡時荀顗摯虞之徒雖剛定
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
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
開置而勸課未博逮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
多歷世祀其奔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
經術朝廷大儒衡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
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
懲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
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
行成魏晉淳薄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

梁書論齊卷之三

二

日吳郡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醕獎可置五
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前原
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瑛補博士
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
即除為吏十數月開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又選
遺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
士祭酒列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臣在教
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奉基明命光宅區宇
雖耕耨雅業修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
以鑒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

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敷博延胄子務
彼十倫以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
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
奠於先師先聖中之以誦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
泮泮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修之范縝
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等首膺茲選
今並綴爲儒林傳云

儒林二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
力凶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重夫崔伏何嚴互有
焉曼容修之講道於齊季不爲時改賀瑒嚴植之
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
各盡之矣范縝墨經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文學

昔司馬遷班固書豈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
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
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
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文
惠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
神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焉

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
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
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
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絕妙當時至若彭
城劉洸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
直文德通譙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
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洸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
爲文學傳云

文學二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
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逸
等夷必興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
忌離說啓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
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羣士值文明之運搗
黷深之辭無鬱抑之虞不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
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言歟就而必之非
經意也

處士

易曰君子遷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
隱者也古之隱者或耻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

為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
隱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
其志處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朝市又
其次也或裸體佯狂盲瘖絕世棄禮樂以反道忽
差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
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貞古矣與夫沒身亂
世爭利干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
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鑒
於止水不鑒於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
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唐堯不
處士篇云

處士二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
名而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璣之學術阮
孝緒之簿閱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固亦性
而已矣

止足

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
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緣
也以弘道屬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
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
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尚蹈寡平前史漢世張
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願
斯為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疎等去就以禮有可
稱焉魚豢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

止足二

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
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遂殆辱矣宋書止
足傳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
珪辭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就就於
富貴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
夫相招在位其望方守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
事告老或有寡志少微國書是之亦以為止足傳
云

止足二

之臣曰顧憲之蘭季真引之蕭詠素則宦情

鮮焉此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

良吏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性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爲親是以前導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之齊末昏亂羣小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招刻聚歛侵愁細民天下搖動無所厝其手足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逮踐皇極躬覽庶事日具聽政求民之瘼乃命

卷之七

七

輔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民務加隱卹舒其急病元年始去貲計丁爲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飾宮掖不過綾絲無珠璣錦繡太官撤牢饌亦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噉以儉先海內亦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御前親訪治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爲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嚴爲晉安太守溉等居官並以廉絜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太縣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治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往往承風焉若新野吏華

諸任職者以經術潤飾吏政或所居流惠或去後見思蓋後來之良吏也綴爲良吏篇云

良吏二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役繁姦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怨濫矣梁興破觚爲圓斷雕爲樸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於是桀黠化爲由余輕薄變爲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梁無取焉

諸吏

卷之七

八

海南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奉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數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爲之傳自梁輩運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今採其

風俗粗著者綴爲海南傳云

東夷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獨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東使有高句驪百濟而宋齊間當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西北諸戎

西北諸戎漢世張騫始發西域之迹甘英遂臨西海或遣侍子或奉貢獻于時雖窮兵極武僅而克

本朝書卷之三

九

捷比之前代其略遠矣魏時三方鼎峙日事干戈晉氏平吳以後少獲寧息徒置戍已之官諸國亦未賓從也繼以中原喪亂胡人遞起西域與江東隔礙重譯不交呂光之涉龜茲亦猶蠻夷之伐蠻夷非中國之意也自是諸國分并勝負強弱難得詳載明珠翠羽雖仍於後宮蒲梢龍文希入於外署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闕庭者則仇池宕昌高昌鄧至河南龜茲于闐滑諸國焉今綴其風俗爲西北戎傳云

諸夷

史臣曰海南東夷西北戎諸國地窮邊裔各有疆域若山奇海異怪類殊種前古未聞往諜不記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辯方物土莫究其極高祖以德懷之故朝貢歲至美矣

諸王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並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勤王赴難申臣子之節及賊景誅剪方始起兵師出無名成其繫禍嗚呼身當管蔡之罰蓋自貽哉

侯景

本朝書卷之三

十

史臣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叛換本國識不周身勇非出類而王偉爲其謀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強弩淹覆官闕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大禹厄周漢則莽卓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梁書論贊卷之三終

陳書論贊目錄

卷之一

本紀

太祖

世祖

廢帝

後主

卷之二

列傳

后妃傳

后妃傳二

杜僧明周文部侯安都

侯瑱歐陽顗吳明徹

任靈洗

不陳書論贊目錄

黃法氈淳于量章昭達

胡穎徐度杜稜沈恪

徐世譜魯悉達周敷荀朗周吳

衡陽獻王昌南康獻王雲朗

陳擬陳詳陳慧紀

趙知禮蔡景歷劉師知謝岐

王冲王通袁敬

沈衆袁泌劉仲威陸山才王質李戴

沈炯虞荔 韓子高華皎

謝哲王固張種蕭允

陸子隆錢道戢駱牙

沈若理王瑒陸繕

唐弘正袁憲

裴忌孫瑒 徐陵

江揔姚察

諸王

宗元饒司馬申毛喜蔡徵

蕭濟陸三顧野王傅綽

蕭摩訶任忠契毅魯廣達

卷之三

列傳

孝行傳

孝行傳二

儒林傳

儒林傳二

文學傳

文學傳二

不陳書論贊目錄

熊學朗周迪留異陳寶應

始興王叔陵新安王伯固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陳書論贊目錄終

陳書論贊卷之一

隱部

唐姚思廉撰 明項篤壽輯

本紀

太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盪覆誠貫天人王僧辯關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負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穆羸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際而拯橫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至賊氛升階之捷而已焉故於慎微特序之世變廢改物之辰兆庶歸以謳謠炎靈去如釋負方之前代何其美乎

世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祖繼體守文宗枝承統得失之間蓋亦詳矣大抵以奉而分爲賢能統而易之爲不肖其有光陽前軌克荷宗構固以少焉世祖自初發跡功庸顯著寧亂靜寇首佐大業及國禍奄臻入承寶祚兢兢業業其若馭朽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見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恭儉以御身勤勞以濟物自昔允文允武之君東征西怨之后實實之迹可爲昭類至於扶聰明用鑒識

斯則永平之政前史其論諸

廢帝

史臣曰臨海雖繼體之重仁厚懦弱混一是非不驚得喪蓋帝摯漢惠之流也世祖知神器之重諒難負荷深鑒堯舜弗傳寶祚焉

後主

史臣曰後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德及南面繼業寔允天人之望矣至於禮樂刑政咸遵典故加以深弘六藝廣開四門是以待詔之徒爭趨金馬稽古之秀雲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貢者往往歲至矣

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案簿領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陳後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掌中閤要務姦黠左道以累刻爲功自取寸榮不存國計是以朝經墜廢禍生隣國斯亦運鍾百六鼎玉璽變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

陳書論贊卷之一終

陳書論贊卷之二

唐姚思廉撰 明項篤壽輯

列傳

后妃傳

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然受命繼體之主非獨外相佐也蓋亦有內德助焉漢魏已來六宮之職因襲增置代不同矣高祖承微接亂光膺天歷以朴素自處故後宮貴位多闕世祖天嘉初詔立後宮員數始置貴妃貴嬪貴姬三人擬古之三夫人又置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儀脩容九人以擬古之九嬪又置婕妤容華充華承徽烈榮五人謂之五職亞於九嬪又置美人才人良人三職其職無員數號為散位世祖性恭儉而嬪嬙多闕高宗後主內職無所改作今之所綴畧備此篇

后妃傳二

史臣曰詩表關雎之德易著乾坤之基然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若夫作儷天則變質王化則宣太后有其懿焉

杜僧明周文郁侯安都

史臣曰杜僧明周文育並樹功業成於興運頗牧韓彭足可連類矣侯安都情異向時權踰曩日因之以侵暴加之以縱誕苟曰非夫逆亂奚用免於亡滅昔漢高醢之為賜宋武拉於坐右良有以而然也

侯瑱歐陽頠吳明徹

史臣曰高祖撥亂創基光啓天曆侯瑱歐陽頠並歸身有道位貴鼎司矣吳明徹居將帥之任初有軍功及呂梁敗績為失策也斯以勇非韓白識其漸焉

程靈洗

史臣曰程靈洗父子並御下嚴苛治兵整肅然與衆同其勞苦匪私財利士多依焉故臨戎克辦矣

黃法氈淳于量章昭達

史臣曰黃法氈淳于量值梁末喪亂劉項未分其有辯明暗見是非者蓋鮮二公達向背之理位至顯司亦其智也昭達與世祖鄉壤惟舊義等鄧蕭世祖纂膺委任隆重至於戰勝攻取累平寇難斯

亦良臣良將一代之吳耿矣

胡穎徐度杜稜沈恪

史臣曰胡穎徐度杜稜沈恪並附驥驥而騰躍依日月之光輝始觀王佐之才方悟公輔之量生則肉食終以配饗盛矣哉

徐世譜魯悉達周敷荀朗周晃

史臣曰彼數子者或驅馳前代或擁據故鄉並識運知歸因機景附位升列牧爵致通侯美矣昔張耳陳餘自同於至戚周敷周迪亦埒等睚親尋鋒刃而誅殘斯甚夫胡越矣讎隙因於勢利何其鄙

歟

衡陽獻王昌南康愍王雲朗

史臣曰獻愍二王聯華霄漢或壤子之疆或猶子之寵而機橋爲阻驂駕無由有隔於休辰終之以早世悲夫

陳擬陳詳陳慧紀

史臣曰詩云宗子維城無佻城壞又曰綿綿瓜瓞焉臨縈之西京皆豐沛故人東都亦南陽多顯有以哉

趙知禮蔡景歷劉師知謝岐

史臣曰高祖開基創業剋定禍亂武猛固其立功文翰亦乃展力趙知禮蔡景歷早識攀附預締構之臣焉劉師知博涉多通而闇於機變雖欲存乎節義終陷極刑斯不智矣

王冲王通袁敬

史臣曰王冲王通並以貴游早升清貫而允蹈禮節篤誠奉上斯爲美焉王勸之襟神爽澹袁樞之端操沉冥雖拘放爲異而勝槩一揆古所謂名士者蓋在其人乎

沈衆袁泌劉仲威陸山才王質韋戴

史臣曰昔鄧禹基於文學杜預出自儒雅卒致軍功名著前代晉氏喪亂播遷江左顧榮郗鑒之輩溫嶠謝玄之倫莫非巾褐書生摛紳素纓抗敵以衛社稷立勲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有其人但梁室沸騰儒夫立志既身逢際會見伏於時主美矣

沈炯虞荔

史臣曰沈炯仕於梁室年在知命箕郎署之薄官止邑宰之卑職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旨趣信文人之偉者歟虞荔之獻壽沈密盡其誠款可謂有益明時矣

韓子高華佗

史臣曰韓子高華佗雖復瓶簪小器與堂木品文
帝鑒往古之得人救當今之急嗟達聰明日之術
安黎和衆之宜寄以腹心不論胃閤咬早參逆既
嘗預艱虞知其無隱賞以悉力有見信之誠非可
疑之地咬據有上游忠於文帝仲舉子高亦無爽
於臣節者矣

謝哲王固張種蕭允

史臣曰謝王張蕭咸以清淨爲風文雅流舉雖更
多難終克成名與容謗在公英綱振俗詳其行事
抑古之遺愛矣固之蔬菲蟬蛻斯乃出俗者焉猶
且致結於黜免有懼於傾覆是知上官博陸之權
勢閭鄧梁竇之震動吁可畏哉

陸子隆錢道戢駱牙

史臣曰陸子隆錢道戢或舉門顯從或舊齒樹勲
有統領之才充師旅之寄至於受任藩屏功績並
著矣矣駱牙識其有奉知世祖天授之德蓋張良
之亞歟牙母智深先覺符柏谷之禮君子知舉識
弘遂其在茲乎

沈君理王瑒陸繕

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脩局
宇詳正經曰容止可觀詩言其儀罔忒彼三千者
其有斯風焉

周弘正袁憲

史臣曰梁元帝稱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
斯言也觀其雅量標舉尤善玄言亦一代之國師
矣袁憲風格整峻徇義履道韓子稱爲人臣委質
心無有二憲弗渝終始良可嘉焉

裴忌孫瑒

史臣曰在梁之季寇賊定繁高祖建義杖旗將寧
區夏裴忌早識攀附每預戎麾推鋒却敵立功者
數矣孫瑒有文武幹略見知時主及行軍用兵師
司馬之法至於戰勝攻取屢著勲庸加以好施接
物士咸慕向然性不循恒類以罪免蓋亦陳湯之
徒焉

徐陵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特
達籠罩今古及締構興王遭逢泰運位隆朝宰獻
贊謀猷蓋亮直存矣孝克砥身厲行養親逾禮亦
公閔之志歟

江總姚察

史臣曰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史官先臣稟茲令德光斯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函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輿遍採坎井故道冠人師摯紳以爲準的既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決焉

諸王

史臣曰世祖高宗後主並建藩屏以樹懿親固乃本根隆斯盤石鄴陽王伯山有風采德器亦一代令藩矣岳陽王叔慎屬社稷傾危情哀家國竭誠赴敵志不圖生嗚呼古之忠烈致令斯之謂也

宗元饒司馬申毛喜恭徵

史臣曰宗元饒夙夜匪懈濟務益時司馬申清恪在朝攻苦立行加之以忠節美矣毛喜深達事機匡贊時主恭徵聰敏才瞻而擅權自蹟惜哉

蕭濟陸三顧野王傳緯

史臣曰蕭濟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博極羣典傳緯聰敏特達並一代之英靈矣然緯不能循

道進退遂其極悲夫

蕭摩訶任忠懷發魯廣達

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略亦一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徒歟任忠雖勇決疆斷而心懷反覆誣給君上自蹟其惡鄙矣至於魯廣達全忠守道殉義忘身益亦陳代之良臣也

陳書論贊卷之二

陳書論贊卷之二

陳書論衡卷之三

唐姚思廉撰 明項篤壽輯

列傳

孝行傳

孔子曰夫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孝者百行之
本人論之至極也凡在性靈孰不由此若乃奉生
盡養送終盡哀或泣血三年絕漿七日思慕我之
慕切追慕之思深或德感乾坤誠貫幽顯在於
歷代蓋有人矣陳承梁室喪亂風凋化薄及迹隱
閭閻無聞視聽今之採綴以備闕云

不陳書卷之三

孝行傳二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
窮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云塞乎天地盛
哉

儒林傳

蓋今儒者本因古之六學斯則王教之典籍先聖
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秦始皇焚書
坑儒六學自此缺矣漢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
貢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其傳業者甚衆焉自兩漢
登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淪歇公卿士庶罕

通經業矣宋齊之間國學時復開置梁武帝開五
館建國學總以五經教授唯國學乃經經各置助
教云武帝或紆鑾駕臨幸庠序釋奠先師躬親試
冒申之醺語勞之東帛濟濟焉斯蓋一代之盛矣
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
既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
延生徒成業蓋寡今之採綴蓋亦梁之遺儒云

儒林傳二

史臣曰夫砥身勵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茲
道故王政因之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若沈文
阿之徒各專經授業亦一代之鴻儒焉文阿加復
草創禮義蓋叔孫通之流亞矣

不陳書卷之三

文學傳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
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
莫不思倖造化明並日月大則靈章典謨裨贊王
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紆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
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後主嗣業雅尚文詞倖
求學藝煥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獻上賦頌者躬
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擢

紳之徒咸知自勵矣若名位文學見著者別以功
迹論今綴柱之偉等學既兼文備于此篇云爾

文學傳二

史臣曰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
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
則聖人亦所貴也至於柱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
展才用之偉尤著美焉

熊雲朗周迪留異陳寶應

史臣曰梁末之災沴羣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
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疆寇陵侮而爲大高祖

本陳書卷之三

三

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雲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
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雲朗姦臣亂覆夷滅斯爲
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
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遠乃背恩負義各立異
圖地匪淮南有爲帝之志勢非庸蜀啓自王之心
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戮宜哉

始興王叔陵新安王伯固

史臣曰孔子稱富貴貴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
不處也上自帝王至於黎獻莫不嫡庶有等長幼
攸序叔陵險躁奔競遂行悖逆輓磔形骸未臻其

罪汙渚居處不足彰過悲哉

陳書論贊卷之三

本陳書卷之三

魏書論贊目錄

卷之一

本紀

序紀

太祖

太宗

世祖

高宗

顯祖

高祖

世宗

肅宗

孝莊

三帝

卷之二

列傳

皇后列傳

皇后傳二

道武七主

大魏書論贊目錄

景穆十二王中

景穆十二王下

獻文六王上

獻文六王下

衛操莫含劉庫仁

燕鳳許庶張袞崔玄伯鄧淵

長孫肥尉古真

穆崇

和跋奚牧莫題庾業延賀狄干李栗劉潔

古弼張黎

奚斤叔孫建

王建安同樓伏丘堆娥清劉尼奚眷車伊

洛宿石等

于栗磾

高湖崔逞封懿

朱隱王憲屈遵張蒲谷渾公孫表張濟李

先賈彞薛提

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萬安國

崔浩

李順

司馬休之等

刁雍王慧龍韓延之袁式

李寶

陸俟

源賀

薛辯寇讚鄭範韓秀堯暄

嚴校毛修之唐和劉休賓房法壽

羅結伊餒乙瑛和其奴荀頽薛野脂宇文

福壽于孟威

盧玄

韋閼杜鈐裴駿辛紹先柳亭

寶瑾許彥李斯

盧玄

高允

李靈崔鑒

尉元慕容白曜

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

趙逸胡方回等

李孝伯李冲

游雅高顯

游明根劉芳

鄭義崔辯

高祐崔挺

楊播

劉昶蕭瑒

黃蕭正表

韓麒麟程駿

薛安都

衆敬沈文秀

張譙

益宗孟表

原缺第三葉

魏書論贊目錄終

良吏傳 酷吏傳 酷吏傳二

逸士傳 逸士傳二 術藝傳

術藝傳二 烈女傳 恩倖傳

閹官傳 僭偽傳 劉淵等

司馬叡李雄 桓玄等

蕭道成蕭衍 張寔等 高勾麗等國

諸蠻夷 西域 匈奴

卷之三

志

天象志 地形志 律曆志

禮志 樂志 食貨志

刑罰志 靈徵志 官氏志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基固本內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愧也

世祖

史臣曰世祖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遠戎軒四出周旋險夷掃統萬平秦隴窮遼海盈河源南夷荷戟北掃削跡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啟經綸重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豫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恭宗明德令聞風世祖天其夙園之悼歟

高宗

史臣曰世祖經略四方內頗虛耗既而國累時艱朝野楚楚高宗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於濟為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

顯祖

史臣曰聰敏夙成兼資能斷其顯祖之謂乎故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懷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哉

高祖

史臣曰有魏始基代剏廓平南夏闢壤經世咸以

原缺第一葉

威武爲華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徽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者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幾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畫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後已利物亦無待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世宗

史臣曰世宗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爲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

肅宗

史臣曰魏自宣武已後政綱不張肅宗冲齡統業靈后婦人專制委用非人嘗謂平外於是興起四方禍延畿甸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嗚呼

孝莊

史臣曰魏自孝昌之末天下清然外侮內亂神器

因將無主莊帝潛思變化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猗猗逆既翦摧強擅命抑是兆謀運智之秋勞謙夕惕之口也未聞長轡之策遽深負刺之恐謀謖罕術授任乖方猜嫌行戮禍不旋踵嗚呼胡醜之爲禍也豈周衰晉末而已哉至於高祖不祀武宣享廟三后降鑒福祿固不永矣

三帝

史臣曰廣陵廢於前中興廢於後平陽窮惑自絕宗廟普泰雅道居多永熙悖德爲甚俱亡滅天下所棄歟

魏書論贊卷之二

比齊魏收撰 明項篤

列傳

皇后列傳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
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
人嬪婦御妾之定數焉魏晉相因時有升降前史
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
之前世崇儉質妃嬪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為
稱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太祖追

大魏書卷之三

尊祖妣皆從帝謚為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
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世祖稍增左右昭儀及
貴人椒房中式數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
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不成則不得
立也又世祖高宗綠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
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高祖改定內官左右
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
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
以典內事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太監女侍中三
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

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
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
視五品

皇后傳二

史臣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葉靈后嫺然卒亡
天下傾城之戒其在茲乎鈞七年稚子幼漢武所
以行權魏世遂為常制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
過哉高祖終華其失良有以也

道武七主

大魏書卷之三

史臣曰梟獍為物天實生之知毋忘父蓋亦禽獸
元紹其人比之不若平陽平以下降年天促英才
武略未顯於時靜簡二王為時稱首鑒既有聲渾
亦見器霄荷遇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位
豈徒及也又階綠寵私智小謀大任重才弱遂亂
天下殺身全祀不亦幸哉

景穆十二王中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
庭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
俊遠鬱為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既社稷是任
其宗棟之望也順寒謗傲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

時橫招非命惜矣尚有行陳之氣雋則裂冠之徒歟

景穆十二王下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極惡英將帥之用有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民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微飾智矯情外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寔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獻文六王上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開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自猜謀亂趙郡衍於王度終謚曰靈廣陵夙稱明察不幸中天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孝昌之叛蓋不足以責之北海義昧鶴鶴奢淫自喪雖禍由間言亦自貽伊戚顯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獻文六王下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為賢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曰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

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金志嗚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衛操莫含劉庫仁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風德未展操含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劉庫仁兄弟忠以為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遠而並貽非命惜乎

燕鳳許謙張袞崔玄伯鄧淵

史臣曰為國馭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多聞昭成致禮和隣存國賢之効歟許謙才術俱美馳騁艱難之日觀幾獨勸事契宜符張袞以才策見知早蒙恩遇時無寬政斯言貽咎玄伯世家雋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不亦宜乎寬模俱能見幾而動道固窮而委質鄧淵貞白幹事才業兼筆禍非其罪悲哉

長孫肥尉古真

史臣曰長孫肥結髮內侍雄烈知名軍鋒所指罔不奔散關張萬人之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墮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春威略著時增隆家業青紫歷旌亦其宜

矣

穆宗

史臣曰穆宗夙奉龍顏早著誠節遂膺寵眷位極
台鼎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護明主之於勞臣不
亦厚矣從享廟庭抑亦尚功之義觀少當公輔之
任業器其優乎顯壯烈顯達亮寬厚致位紹立虛
簡之操獨有風格之名世載不墮青紫兼列盛矣
至於壽以貴終罷止削廢人之無禮為幸蓋多醜
之子孫不乏名位亦有人哉

和跋奚牧莫題庾業延賀狄干李栗劉潔古

掘張黎

不羣論卷之二

五

史臣曰和跋奚牧莫題賀狄干李栗劉潔等並有
忠勤征伐之効任遇仍優俱至誅滅岳身犯危難
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尤舉乃良將
之持強謀軍輔國遠略正情有柱石之量張黎誠
謹兼方功舊見重纖介之間一朝殞覆宥及十世
乃徒言爾情乎

奚斤叔孫建

史臣曰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平涼之役師殲
身虜雖敗峭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禮隆

湮沒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治邊有
術威震夷楚倭委節太宗義彰顯察朱提之變有
日碑之風加以柔而有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乏
賢矣

王建安同樓伏鍾堆娥清劉尼奚春車伊洛
宿石等

史臣曰仁人之言必有博利參合之役威罰實行
蓋王建之罪歟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
俊常有由哉頭擒赫連昌摧義隆衆遂為名將未
易輕也樓伏連立堆娥清俱以壯勇征伐四克刘

不羣論卷之二

六

生忠國翼主豈徒驍猛之用乎奚春將略致位不
能以功名自終車伊洛自遠宅心異凡戎矣宿石
等並忠勤勇略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豈徒然也

于栗磳

史臣曰魏定中原于栗磳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
已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希矣拔任參內外
以著能名烈氣繁沉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
賞殆禦侮之臣忠以體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
權生殺自已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其不
誅滅抑天幸也

高湖崔逞封懿

史臣曰高敬侯才鑒明遠見機而作身名俱劭世載人英天所贊也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後慮遠忽微俱以為禍順有茲休烈厥世不延封懿獲全為幸回乃克光家世不乏人矣

宋隱王憲屈遵張蒲谷渾公孫表張濟李先賈發薛提

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優禮屈遵學藝知機垣乃局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為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

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優禮屈遵學藝知機垣乃局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為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

七

以輕薄致戾輒始受授金之賞未陷財利之徵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發早播時學秀則不畏強禦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閹悲夫

王洛兒車路頭盧曾元陳建萬安國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曾元陳建咸以誠至發衷竭節尤難苟非志烈過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貴寵異於數子哉

崔浩

史臣曰崔浩才執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筆策時莫

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未途邂逅遂不自全豈烏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李順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數式兄弟位望並高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而遭隋有命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疎人位盛顯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數式兄弟位望並高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而遭隋有命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疎人位盛顯

八

可謂李雖舊族其世唯新矣

司馬休之等

史臣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築器略最可稱乎其後未足論也而以往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

刁雍王慧龍歸延之表式

史臣曰刁雍才識恢遠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入爵堂構之義也王慧龍拔難自歸頗歷夷險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寶有令子克播家聲輔延之報書劉裕國體在焉表式贊禮崔浩時稱長者

一時有稱信為美哉

李寶

史臣曰李寶家難流離晚獲歸正大享名器世業不殆諸子承基俱有位望韶清身履度聲績洽美矣祥儒才尚風流殆民望也貞粹之地君子或未許焉

陸侯

史臣曰陸侯威略智略有過人者敬識幹明厲不替家風麗忠國奉主為時梁棟蹈忠履義制於一賢情哉獻琇以沈雅顯達而景逆陷禍深山大澤

不棄重難卷之二

九

實有龍蛇希道風度有聲子彰令終之美也

源賀

史臣曰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而已其真戴高宗宸印禪讓殆社稷之臣也懷幹略兼舉出內有聲繼迹賢考不墜先業子雅効立夏方身亡冀野惜乎

薛辯冠謫獻範端秀光曜

史臣曰薛辯冠謫歸身有道並以款效見嘉議敦煌得馭遠之筭務武夫鄙詐貢牀飾寶葉而不御斯乃人主之盛德克昭聰察奉公以致名位禮加存歟有餘榮矣

嚴稜毛脩之唐和劉休賓房法壽

史臣曰嚴稜夙款可嘉脩之晚有誠効唐和万里慕義歸身者續休賓窮而委質法壽伯玉未能投命景伯兄弟儒風雅業良可稱焉

羅結伊猷乙瓌和其奴苟頽薛野脂宇文福費于孟威

史臣曰羅結枝附葉從當舊之眷子孫顯祿俱至公王伊猷以勇力見擢而能贊伐姑臧之策請參中祕之官世祖嘉之於前良有以也乙瓌之驍猛和奴之貞正苟頽之剛直虎子之威彊宇文之氣

不棄重難卷之二

十

幹威亦有用之士費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未路一言禍被簪帶校之文和異世同咎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裔其勤可錄矣

韋蘭杜銓裴駿辛紹先柳崇

史臣曰韋杜舊族門風名亦不殞裴辛柳氏素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竇瑾許彥李訢

史臣曰魏氏之有天下百餘年中任刑為治蹉跌之間便至夷滅竇瑾李訢器識既美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訢以夙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悲夫

宗之不全自貽伊戚矣

盧玄

史臣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姓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淵之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餘烈所被弗及盈乎

高允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詰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脩之義也

李靈崔鑒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風當旌帛之舉崔以文雅之烈應利用之科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起亦爲盛哉

尉元慕容白曜

史臣曰魏之諸將罕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將師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制彭城猶拾遺擒將醜醜威名遠被位極公王聖主之言無乃近世

之一人歟白曜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海番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嬰幾有賢讒動未聞於斯日也

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幸蹙勝之名豈同輩而語也

趙逸胡方回等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

大魏書卷之十一

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吏顯晦之問俊逸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李孝伯李冲

史臣曰魏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其世祖雄猜嚴斷作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齊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

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游雅高閭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游明根劉芳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偏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既聿脩克降

本義書論卷之三 十三

堂構正情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臣年亢節亞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儕然特立沈深奸古傳通洽識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鄭幾崔辯

史臣曰鄭幾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偏令問促年伯歆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列惜忠貞之操役身

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高祐崔挺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傳不墮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者稱兄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楊播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方石

本義書論卷之三 十四

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劉和蕭寶實蕭正表

史臣曰劉和猜疑懼禍蕭寶實亡破之餘並潛骸窟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撻之誠和諸子彪踈喪其家業寶實背恩忘義梟獍其心此亦戎夷影狡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從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蕭寶實臨邊脫身晚去讐賊能祿頓臻

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韓麒麟程駿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寶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薛安都畢眾敬沈文秀張謹田益宗孟表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窮圖變而竟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賞明主

裴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

主

人位並列無乏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至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謹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田益宗蠻夷荒帥灑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李彪高道悅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擢太和之世輅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悅臣直之

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王肅宋弁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任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唱繼軌不殫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實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祀之不亡幸矣

郭祚張爨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爨風力

寒寒有王臣之氣

主

衡命擁旌風聲猶任並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隋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不申惜也

邢巒李平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美譽務之英也

李肅崔亮

史臣曰李肅以風質典重毅然秀立任當鼎相望前朝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

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為國靈無所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崔光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官省坐致台傳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述中庸其於容身之議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傳終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

甄琛高聰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履之轍惜乎

崔休裴延儒袁翻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儒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劉藻傅永傳豎眼李神

史臣曰劉藻傅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

稱焉

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悅之淳于誕李苗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鄰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嚨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行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本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為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陽尼賈思伯李叔虎路恃慶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儒術經明行脩唯兄及弟並操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詞涉亦當羊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振華從臣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爾朱榮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
海內高祖以文德華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
明皇幼冲女王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又權
重恠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疏貴賤由
離合附會者結之以于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
伎使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歛乘勢極其陵
暴於是四海竄然已有群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
政宣淫於朝鄭徽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執徐紇刺
促以求先元略元微嗟呼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
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爾

卷之三

九

朱榮綠將帥之列籍部衆之用屬肅宗暴明民怨
神怒遂有巨類拯敵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
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
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
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順戮
邢杲竊韓婁醜奴寶寅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
象魏或僭號令人謂東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
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尅夷大難
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
已茂矣而始則希觀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

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
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
風則彭革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情地逼貽
斃斯則崩通致說於韓王也

爾朱兆爾朱彥伯爾朱度律爾朱天光

史臣曰爾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
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焚茶
慶賞威刑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愛公忘私脣
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
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惟財色譬諸溪壑

卷之三

十

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初敵得容覘
閒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
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
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盧同張裂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輩
氣尚見知趙拾深沈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
諸

宋龔辛雄羊深楊機高崇

史臣曰宋龔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

職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宗明濟為用謙之兄弟咸政事之斂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於顛覆惜乎

孫紹張普惠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故疆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成濬等

史臣曰成濬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

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鵠賀拔

主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鵠賀拔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賈顯度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為心讒惑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洲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義竟以殲殲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劒悅果行慮凌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恭儻山倖劉仁之宇文忠之

史臣曰恭儻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秉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李琰之祖孝帝景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鬱為邦彥祖孝帝能用實曰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藁可稱尚哉

外戚傳

夫右賢左戚尚德等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籍華氏為佐周成大業未聞姦姓為輔

及於漢世外戚力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乃至

主

移其鵠望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為識明帝尚封頑駭晉之楊駿尋至夷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爾爾引八車馬所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有弟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動或緣恩澤咸序其述舉外親之盛衰云爾

外戚傳二

史臣曰三五帝王深防私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領政爰及後世雖經軌蓋由進

不以禮故其弊亦速其間或不弊泯儒其弗虧先
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儒林傳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群兇肆禍生
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觀戎馬之跡禮樂文章
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
自邇蓬華鴻生碩儒之輩執器聯已太祖初定中
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
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
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

以馬上治之爲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意在

主

茲乎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
舞釋菜于先聖先師太宗世改國子爲中書學立
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於城東後
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
尚儒林轉興顯祖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
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置博士二人
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
十人中郡置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
郡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

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
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
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
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
其餘涉獵典章關歷詞翰莫不靡以好爵動貽賞
春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管國學
樹小學門人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
雖費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
故無齊趙魏之間橫經者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
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
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已上及五品
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二
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
生四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
存無幾未熙中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
酒劉廙講孝經黃門侍郎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
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後置生七十二人及遷都
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
難既平儒業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
虔何休各有說玄易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

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舉其知名者附云

儒林傳二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侍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爲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文苑傳

夫文之爲用其來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誥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橘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爲首稱東都之下班張爲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分途爭遠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擢蹕曹丕氣始高蓋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

位文雅大成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文苑傳二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地可握天網俱頓並編細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孝感傳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溫床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爲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爲目焉

孝感傳二

史臣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教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慕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

其美一也趙瑛等或出公卿之緒籍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勵所得乃有負土成致毀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節義傳

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險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鬱快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僉列之傳名節義云

節義傳二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栢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歿各立豈徒然哉

良吏傳

羅侯置守歷年未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為用庇民調俗但廉平當道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踵儒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沈浮季叔澆漓姦巧多緒所以清察無為之化難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

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勤貽大戮而貪虐未俊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取運天下澹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為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酷吏傳

淳風既衰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為吏罕仁恕之誠常官以威猛為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為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史

酷吏傳二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殘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俊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戾或憂悲值隕異途皆繫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矣

逸士傳

世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發全於周武華商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為束教之風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喪亡懷累有比夫遺德弘道臣俗庶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澆淳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今錄賈公等為逸士傳

逸士傳二

卷之三

三九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繳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賈率輩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於此哉

術藝傳

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聖操曆數之術先王垂卜筮之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類類長之其流遂廣工藝紛綸理非仰止今列於篇示所以廣聞見也

術藝傳二

史臣曰陰陽卜視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矣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累崇張鼎王早嚴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周澹李脩徐審王顯崔政方藝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剽剽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列女傳

卷之三

三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紉組紃酒漿醢醢而已至如嫖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一邦殆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辭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爲列女傳

因倖傳

夫令色巧言矯情節邀眄睞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子其次既痔膏靡況乃散金秦貨輪錢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

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
女性能其揆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
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
紂喪二邢秦毋片維賊而國也魏世王叔幸太和
之初鄭儼寵孝目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間
宜淫殆無忌畏對列朋黨散塞天聰高祖明聖外
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拱
潛濟罕方六合肅然至於隋廢且承頽色竊光寵
勢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
以誠其朋詩人是為疾群小也太宗時王車之徒
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態備禍福之由焉

關官傳

夫官腐之族置於關寺取則天象事歷百王身垂
全品任事宮掖親由秦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
寵擅權斯則伊尹暨刀因而禍而國石顯張讓所
以剪二京也豈非形質既虧生命易忽警之胥靡
不懼登高此亦苟且之事由變不已也王者教養
宜改往轍而後庭苑樂遊宴之地椒堂留連終見

任使巧佞由之而自達權幸俄然而復歸斯蓋其
由來遠矣非一朝一世也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
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為
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錄其尤顯焉

借偽傳

夫帝皇者配德而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
天下逮桓靈天政九州瓦解武削平寇難魏文
奄有中原於是偽孫假命於江吳僭劉盜名於岷
蜀何則戎方推居之帥夷俗斷疑之魁世崇凶德

借偽傳

罕聞王道扇以跋扈忻從放命加以中州蓬地華
士遠離思託號今之聲念邀風塵之際因虞候隙
仍相君長偷名竊位脇息一隅至乃擅言并終假
上帝之姓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論土不出江漢
語地僅接袞袞而謂握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比
蹤王者溺人必笑其在茲乎若是繁寧可擬於周
王夫差容比於漢祖尉他定黃屋之尊子陽成綰
軍之貴豈其然哉及鍾會一將之威士治偏師之
勢而使驟車西至侯蓋北首天人弗許斷可知焉
晉年不末時逢喪亂異類羣飛姦凶角逐內難興

於戚屬外禍結於藩維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
沈淪西都傾覆徒何仍梁氏元數梗夷楚喧聒於
江淮胡虜板換於瓜涼兼有張赫山河之間顧恃
邊海之曲各言應曆數人謂遷圖或更相吞噬
迭為驅除或狼戾未馴俟我斧鉞太祖奮風霜於
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黃河以北靡然歸順矣世祖
毅略潛舉靈武獨斷以夫僭偽未夷九域尚阻慨
然有混一之志既而戎車歲駕神兵四出全國克
敵伐罪弔民遂使專制今擅威福者西自流沙東
極滄海莫不授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唯夫窮

卷之三

三

髮膚未拔根株微垂殘狡尚餘裁葉而北踰翰
漠折其肩髀南極江湖抽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脂
膏咸盡視息絕舉魂魄久遊高祖聖敬時乘遷居
改作日轉雲移風行電掃韓陵之渠非逃則附卉
服之長野黃龍入猶以侍子不至取亂乘機五牛
一轡六師騁路饒其武臣馳帥傾其湯池石城向
使時無寂墟之禍民無鼎湖之思北可焚空廬收
服區區百方之左社苑龍荒以牧馬南則翼龜鼉
暴鱗變水虵之文身化鳥言於人俗矣尋以壽
春內訌華陽稽服最彼江陰憂於繫頸肅宗以冲

年踐祚俄則母后當陽務崇寬政取和朝野置荒
遐於度外譬蠻夷於雞肋而黠狄淪胥種落離貳
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眼目慙厥顛亡反之於
款延復之以保塞魏道將虧禍出權幸事備於中
民驚於外疆場崩騰藩籬傾駭陰朔委命之倫雲
蒸霧合上失其道下極其難政亂如風草師亡猶
彈九十數年間中區殄悴而江涓巨狡窺覲上國
虵虺肆毒竊我邊鄙既喪相率馬首南向白山渾
水狐鼠羣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援塵扶危齊武
電發屈身宰世大濟橫流和戎略遠用謀急病輒

卷之三

三

軒四指喻以德義爾乃舟車接次駝駝銜尾烽柝
不警尉候空設而水鄉大猾好利忘言納我通叛
其為舉斧遂奔寒山之戰渦陽原闕糾合僞楚覆
其巢穴併以饒卒綱實鴛死獯虜那壞尋亦殲殲
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
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總其僭偽列於國
籍俾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劉淵等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曾無也
劉淵等假竊名目狼戾為梗汗辱神祇毒害黎元

漢多一至於此然積禍盈旋傾巢穴天意其俟大人乎

司馬廉買李雄

史臣曰司馬亮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踣天踏地豈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

桓玄等

史臣曰桓玄休張馮劉乃厥誕窮凶極迷為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

蕭道成蕭衍

蕭道成蕭衍

三五

史臣曰蕭競塗泥之中同蝸角之戰或年纔三紀或身不獲終而偷名江微自擬王者考之遠古所未聞昔句踐致貢而延世夫差爭長而後死而寇方之吳越不乃劣乎

張寔等

史臣曰周德之衰七雄競踣咸分割神州睥睨尊極至是張寔等介在人外地實戎墟大爭瑞張特懷不遜其不知量固為甚矣虺相噬終為擒滅宜哉

高句麗等國

史臣曰夷狄之於中國羈縻而已高麗歲修貢職東藩之禮榮哀之禮致自天朝亦為優矣其他碌碌咸知款貢豈牛馬內向東風入律者也

諸蠻夷

史臣曰氏羗蠻獠風俗各異嘗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通其志而通其俗也然而外寧必有內憂覽之者不可不誠慎也

西域

史臣曰西域雖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來深得羈縻勿絕之

匈奴

三五

道耳

匈奴

史臣曰周之徐仇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固亦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鄰塞之際猶皆東胡之餘緒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為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窮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而然也

北齊魏收撰

明項篤言

志

天象志

大在天成象聖人是觀日月五星象之著
 科度徵咎隨焉然則明晦暈蝕疾餘犯守飛騰
 起彗孛不恒或皇靈降臨示譴以戒下或王化有
 虧感達於天路易稱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
 祭時變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故有國
 有家者之所祗畏也百王興廢之驗萬國禍福之
 未兆動雖微罔不必至著於前載不可得而備舉
 也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
 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
 者所疑也今以在天諸異咸入天象其應徵符合
 隨而條載無所顯驗則闕之云

地形志

夏書禹貢周氏職方中畫九州外薄四海析其物
 土制其疆域此蓋王者之規摹也戰國分并秦吞
 海內割裂都邑混一華夷漢興即其郡縣因而增
 廣班固考地理焉彪志郡國魏世三分晉又一統

地道所載又其次也自劉淵石勒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隨所跨擗長更相侵食彼此不恒大牙未足論繡錯莫能比規定燕趙遂荒九服更翦通僞一國一家遺之度外吳蜀而已正光已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孝昌之際亂離尤甚恒代而北盡為丘墟嶠潼已西煙火斷絕齊方全趙死如亂麻於是生民耗減且將大半永安末年胡賊入洛官司文簿散棄者多往時編戶全無追訪今錄武定之世以為志焉州郡剽改隨而注之不知則闕內史及相仍

律曆志

大聖通天地之至理極生民之能事體妙繁於神機作範留於器象然則制物成法故實曠可尋推變有因而化生以驗音黃帝採竹昆崙之陰聽鳳岐陽之下斷自然之物寫自然之音音既協矣黃鍾以立數既生矣氣亦徵之於是乎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用皆出於茲矣三古所共行百王

不能易漢孝武置協律之官元帝時京房明六十律事為密夫王莽世徵天下通鍾律之士劉歆總而條奏之最為該博故班固取以為志後漢待詔嚴高頗為知律至其子宣不傳遂罷魏世杜夔亦以通樂制律晉中書監荀勗特變律校練八音以謂後漢至魏尺長古尺四分有餘又得古王律易以新律命之謂其應合遂改晉調而散騎侍郎阮咸識其聲尚未嘉以後中原喪亂考正鍾律所未聞焉其存於夷裔聲器而已魏氏平諸僭偽頗獲古樂高祖慮其永喪太和初中書監高允脩正音律久未能定間出為相州刺史十八年間表曰書稱同律度量衡論云謹權量審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務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為首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尚於樂然則樂之所感其效速矣今調音制樂非律無以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也臣前被敕理樂與皇宗博士孫惠蔚太樂祭酒公孫崇等考周官國語及後漢律歷志案京房法作準以定律吹律以調絲案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別事以粗舉書統三奏備在前文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頹恐

一朝先犬馬竟無絲髮之益使律法長絕遺恨沒世是以惛惛惛惛不敢怠怠近在邠見崇臣先以其聰敏精勤有挈瓶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長推考之術故臣舉以教樂今依臣先其所論樂事自作鍾磬志議二卷器為備可謂世不乏賢今崇徒教樂童事學而已不恭樂事臣恐音律一曠精賞實難習業差忌轉乖本意今請使崇參知律呂鍾磬之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勘後漢律曆志陛下親覽以求厥衷俱然易了又著作即韓顯宗博聞疆識頗有史才粗解音

大梁書論贊卷之三

四

律亦求今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竊慕古人舉善之義愚意所及不能自已雖則越分志在補益願不以言廢人詔許之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詔付崇以為鍾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為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方尺同高祖所制故遂與修金石迄武定末未有諸律者

禮志

夫在天莫明於四月在人莫明於禮儀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風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聖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嗟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殺長幼衆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諧而淳澆世殊質文異設損益相仍隨時作範秦滅儒經漢承其弊三代之禮蓋如綫焉劉氏中興頗率周典魏晉之世抑有可知自永嘉撥攘神州蕪穢禮壞樂崩人神殲殄太祖南定燕趙日不暇給仍世征伐務恢疆宇雖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於經國軌儀互舉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闕遺高祖稽古率由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朝章國範煥乎復振早年愿世觀慮未從不爾劉馬之迹夫何足數世宗優遊在上致意玄門儒業文風頗有未洽墜禮淪聲因之而往肅宗已降魏道衰廢太和之風仍世凋落以至於海內傾圯綱紀泯然嗚呼魯秉周禮國以克固齊臣撤器降人折謀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國庸可而須臾忽也拘自皇始迄於武定朝廷典禮之迹故絕而錄之

樂志

大梁書論贊卷之三

五

氣質初分聲形立矣聖者因天然之有爲入用之物緣喜怒哀之心設哀樂之器黃軒章篇其來自伏羲絃琴農皇制瑟垂鍾和磬女媧之簫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轅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莖五英大章韶夏護武之屬聖人所以移風易俗也故在易之豫義明崇德書云詩言主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周禮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鼗鼓鼗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奏之六變天神可得而降矣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鼗鼓鼗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變地示可得而禮矣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奏人鬼可得而禮矣此所以協三才寧萬國也凡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憾懣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然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賈姦聲感人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先王耻其亂

不觀書論黃鍾卷之三

六

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審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又有黠昧任禁之樂以娛四夷之民斯蓋立樂之方也三代之衰邪音間起則有爛漫靡靡之樂興焉周之衰也諸侯力爭澆偽萌生淫惡滋甚競其邪忘其正廢其器蔑其禮或奏之而心坎或撞之不令晉平公聞清角而顛隕魏文侯聽古雅而眠睡鄭宋齊衛流宕不反於是正樂虧矣大樂感於風化與世推移治國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隨時隆替不常厥聲延陵歷聽諸國盛衰必舉蓋所感者著所識者深也樂之崩矣秦始滅學經亡義絕莫採其真入重協俗世貴順耳則雅聲古器幾將淪絕漢興制氏但識其鏗鏘鼓舞不傳其義而於郊廟朝廷皆協律新變雜以趙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輩上書切諫內強景武顯者當時通儒達士所共歎息矣後漢東平王蒼總議樂事頗有增加大抵循前而已及黃巾

不觀書論黃鍾卷之三

七

董卓以後天下喪亂諸樂亡缺魏武既獲杜夔令其考會古樂而柴王左延年終以新聲寵愛晉世荀勗典樂與郭夏宋識之徒共加研集謂爲今古而阮咸識之金行不冰以至亡敗哀思之來便爲驗矣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爲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石符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末之東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末並入

本義書卷之三

八

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爲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既初撥亂未遑刑政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食貨志

夫爲國爲家者莫不以穀貨爲本故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歛財賄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千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飢寒者飢寒其身不能保其赤子壤

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內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既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焉亦所謂衣食足識榮辱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斃於飢饉其產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刑罰志

二儀既判寒暑生焉五才兼用廢一不可金木水火土成相愛惡陰陽所育萬氣呈形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春夏以生長之秋冬以殺藏之斯則德刑之設著自神道人處天地之間率神祇之

本義書卷之三

九

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樂之心應感而動動而逾變淳化所陶下以惇朴故異章服書表冠示耻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銳姦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賞故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皆災肆赦殄命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則大辟二百膺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於夏重有損益周禮建三典刑邦國以五聽求民情八議以中之三刺以審之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有不識有過失宥遺忘赦幼弱赦耆耄赦

慈惠周道既萊穆王荒羣命呂侯度作祥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增矣夫疑獄汜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愛民如此刑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逮於戰國競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議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風俗凋薄號爲虎狼及於始皇遂兼天下毀先王之典制挾書之禁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姦僞並生赭衣塞路獄犴淹積圜圜成市於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漢祖入關蠲削煩苛致三章之約文帝以仁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孝

漢書卷之五

十

武世以姦宄滋甚增律五十餘篇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夫獄者天下之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治獄吏非不慈仁也上下相毆以刺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宣帝善之痛乎獄吏之害也又矣故曰古之立獄

所以求生今之立獄所以求殺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國爲廷尉集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條諸斷罪常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後漢二百年間律章無大增減魏武帝造甲子科條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明帝改士民罰金之坐除婦人加笞之制晉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詔車騎賈充集諸儒學制定名例爲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餘條晉室喪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崩崩散之後典刑泯棄禮俗澆薄自太祖撥

魏書卷之五

十

靈徵志

帝王者配德天地協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是以克躬修政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感其徵必至善惡之來報應如響斯善神祇眷顧告示禍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譴咎致休禎圓首之類咸納於仁壽然則治世之符亂邦之孽隨方而作厥迹不同眇自百王不可得而勝數矣今錄皇始之後災祥小大總爲靈

徵志

官氏志

百姓不能以自治故立君以司牧元首不可以獨斷乃命臣以佐之然則安海內正國家非一人之力也書契以外其事茂聞至於義軒吳頊之間龍火鳥人之職頗可知矣唐虞六十夏商倍之周過三百是爲大備而秦漢魏晉代有加減罷置盛衰隨時適務且國異政家殊俗設官命職何常之有帝王爲治禮樂不相公海內作家物色非一用其由來尚矣魏氏世君玄朔遠統臣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及交好南夏頗亦改竊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鳳爲右長史許謙爲郎中令矣餘官雜號多同於晉朝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數侍直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貌端嚴機辯才幹者應選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拾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銓簡庶長分爲南北部復置二部大人以統攝之時帝弟軻監北部子寔君監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大祖登國元年因而不改南北猶置

夫人對治二部是年置都統長又置幢將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統長領殿內之兵直王宮幢將自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外朝大人無常員主受詔命外使出入祭中國有大喪大禮皆與參知隨所與焉

魏書論贊卷之三終

魏書論贊卷之三

十一

北齊書論贊目錄

卷之一

本紀

神武文襄文宣

廢帝孝昭

武成後主幼主

卷之二

列傳

宗室諸王

趙郡王琛清河王岳

段榮

斛律金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

北齊書論贊目錄

賀拔允蔡雋韓賢尉長命王懷劉貴任延

敬莫多婁貸文高市貴庫狄廻洛庫狄盛

薛孤延張保洛侯莫陳相

張瓊斛律羨舉克雄末顯王則慕容紹宗

薛循義叱利平步大汗薩慕容儼

高乾封隆之

李元忠盧文偉李義深

魏蘭根崔陵

孫纂陳元康杜弼

張纂張亮張耀趙起徐遠王峻王紘

元坦元斌元孝友元暉業元弼元韶

暴顯皮景和鮮于世榮基連猛元景安獨

孤求業傳伏高保寧

陽斐盧潛崔劼盧叔武陽休之袁聿修

李稚熊封述許惇羊烈源彪

儒林

儒林二

文苑傳

文苑傳二

循吏傳

酷吏傳

外戚傳

方技傳

恩倖傳

恩倖傳二

北齊書論贊目錄終

北齊書論贊目錄

工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北齊書論贊卷之一

儒部

隋李百藥撰 明項篤壽輯

本紀

神武文襄文宣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都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朞月玄運集已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欲車極猖狂昏和殘暴近世未有饗國弗末實由斯疾胤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不齊書論贊卷之一

贊曰天寶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錄斯叶謳歌情致龜主始存政術開斯德音罔遵克念乃肆其心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廢帝孝昭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都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朞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和殘暴

武成後主幼主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筆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流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餽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未言先訓

教匪義方始自繼祿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手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妳媼屬之以麗色滄聲縱橫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朋蓋言其易武乎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函族內侍唯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泥區夏悲夫葉蔡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攝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懷禍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瓊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任爲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承

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一函夏享齡不永勅用無戒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泊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惕懼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霖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彫牆峻宇醢酒嗜音酈肆變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妻妾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媼擅迴天之力貴官滿獄亂政淫刑剝削被於忠良祿位加

於大馬謖邪竝進法令多聞持訟者非止百人搖
樹者不唯一手於走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
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
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
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鐫金石者難爲功摧
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
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
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
謂火既熾矣更有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爲惡以
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
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北齊書論贊卷之二

五

北齊書論贊卷之一終

北齊書論贊卷之二

隋李百藥撰 明項篤壽輯

列傳

宗室諸王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開平
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劒覆敗有徵若
使蘭陵復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勇以至土崩可
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陽
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
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
竟不獲遂非孝絜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
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
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繫逆禍起
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
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
云莫効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
琊雖無師傳之資而早聞風尚士開滯亂多歷歲
年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
戮之業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通知仁
不亦異於是乎

趙郡王琛清河王岳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污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跼蹐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德同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覽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在辰易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贊曰趙郡英偉風範凝正天道無親斯人斯命赫赫清河于以經國末路小疵非為敗德

段榮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關外或任以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肩毒屬亭候多疑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衿功名不逾賢不

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語曰率性之謂道此其效歟

贊曰榮發其原韶大其門位因功顯望以德尊

斛律金

史臣曰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異成王業忠欵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雖為威權之重垂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戰術丘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

日出軍薄伐屢挫兵鋒而大寧以還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之用武成并吞之壯氣斛律治軍誓誓式遏邊鄙戰則無完陣攻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後咎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難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為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問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為強鄰報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

贊曰趙趙咸陽邦家之光明月忠壯仍世將相聲

振關右勢高時望迫此威名易與讒謗始自工言
終斯交喪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

史臣曰高祖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治兵訓
旅遙制朝權京臺機務寄深遠孫騰等俱不能
清貞守道以治亂為懷厚歛貨財填彼溪壑昔蕭
何之鎮關中苟或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世
宗入輔貴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
子屬狀且易間焉孫騰率梯之誠有足稱美隆之
勞其志力經始鄴京又並是潛德察采早申任遇

集賢堂書卷之三

四

崇其名器未失朝序子如徒以少材親重情深耽
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勳德莫聞坐致台輔猶子
之愛訓以義方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
足稱也

贊曰閑散胥附庸曹扶翼齊運勃興孫高陳力黜
貨無狀多慙衮職司馬滑稽巧言令色

賀拔允蔡雋韓賢尉長命王懷劉貴任延敬
莫多裴貸文高市貴庠狄廻洛庠狄盛薛孤
延張保洛侯莫陳相

史臣曰高祖世居雲代以英雄見知後遇爾朱武

功漸振鄉邑故人彌相推重賈拔允以昆季乖離
處猜嫌之地初以舊望矜護而竟不獲令終比於
吳蜀之安瑩亮方知器識之淺深也劉蔡雋有見
之明爾業始基義深臣贊配饗清廟豈徒然哉韓
賢等及聞義舉競趣戎行憑附末光申其志力化
為公侯固其宜矣

贊曰帝卿之親世有其人降靈雲朔載挺良臣功
名之地望古為隣

張瓊斛律亮舉克雄宋顯王則慕容紹宗薛
循義叱利平步大汗薩慕容儼

集賢堂書卷之三

五

史臣曰高祖霸業始基招集英勇張瓊等雖職非
先覺而運屬時來驅馳戎旅日不暇給義重御侮
契協宏圖臨敵制勝有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
略在世見推昔事爾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
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於國非後主之臣未命緒
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水往若摧枯笑盡數奇
逢斯厄運悲夫

贊曰霸圖立肇王業是因備哉諸將寔曰功臣求
懷耿賈無素清塵

高乾封隆之

史臣曰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河
朔將致勤王之舉以雪莊帝之讎不亦壯哉既勉
本藩成其讓德異夫韓被攝袁紹之威然力謝時
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麾旆用叶本圖高祖因之
遂成霸業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
飛雷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類川元
從異曹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
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於此子繪才幹可稱克有
堂構奕世載德斯爲美焉

贊曰烈烈文昭雄圖斯契灼灼忠武英資冠世門

下之酷進退惟公黃河之濱蹈義亡身封公矯矯
共濟時屯比承明德暉光日新

李元忠盧文偉李義深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開教義人倫之譽未以
縱橫許之屬莊帝幽崩群胡矯捷士之有志力者
皆望勤王之師及高相東轅事與心會一遇雄姿
遂歷肝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既享功名終知止
足進退之道有可觀焉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
間關火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
佐命之一詢祖詞情豈發早著聲名爭茅地肆情

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畏其舌端任遇未聞弱年天
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
贊曰晉陽大夏抱質懷文蹈仁履義感會風雲盧
嬰貨殖李庶驚氛始終之操清濁斯分義深參贊
有謝忠勤

魏蘭根崔俊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爲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
美見重當世並功泰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忠盧
文偉並舉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崔以門地
驕狠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爲累德況未足喻其高

不齊書卷之三

下也瞻詞韻溫雅風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贊曰崔魏才望見重竊初名教之跡其猶病諸彥
通尚志家風有餘

孫舉陳元康杜弼

史臣曰孫舉便藩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
義已深及倉卒致殆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
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云非死
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
也元康以智能才幹委質霸朝綱繆惟任寄爲
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

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弒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爲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譴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怠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贊曰彥舉驅馳才高行誠元康忠男舍生存義叩輔玄思極談天道亡時晦身沒名全

張纂張亮張耀趙起徐遠王峻王絃

史臣曰張纂等竝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齊之

人

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先之拒關駐蹕有古人風焉

贊曰纂亮曜起徐遠絃峻奉日高昇凌風遠振樹死拒關終明信順

元坦元斌元孝友元暉業元弼元韶

贊曰元氏蕃熾憑茲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暴顯皮景和鮮于世榮恭連猛元景安獨孤

求素傳伏高保寧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關夷險迄於未運位高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傳

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卅青簡卅安可貴乎贊曰唯此諸將榮名是保不愆不忘以斯終老傳子之輩逢茲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草

陽斐盧潛崔劼盧叔武陽休之袁聿修

史臣曰崔彥玄奕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詹事任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鬱爲時宗袁尚書清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並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歸佞幸賴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安可道哉

贊曰惟茲數公心安寵辱不夷不惠坐鎮流俗

李稚廉

李稚廉封述許惇羊烈源處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述

聚積財賄散於鄙吝季良以學淺爲累文宗以附會見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爲俱美士人君子可不慎與

贊曰

贊曰惟茲數賢幹事貞固生被雖貴歿存縑素封及源許終爲身靈

儒林

班固

班固稱儒業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

先哲王率由斯道高祖生於邊朔長於戎馬之間
因魏氏喪亂之餘屬命朱殘酷之舉文章咸盡禮
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及仗義建
旗掃清區縣以正君臣以齊上下至平一人播越
九鼎潛移文武神器顧眄斯在猶且援立宗支重
安社稷豈非蹈名教之地漸仁義之風與屬疆場
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
道遽形心慮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
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
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

李同軌

大家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渤海
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
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
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
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
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盖有
由也夫帝子王孫稟性淫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
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有聲
色之娛外多大馬之好安能入便篇行出則友賢
者也徒有師傳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

風靡草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若使貴遊之輩
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
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承皆賞
動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
人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得乎胄子以通經仕者
唯傳陵崔子終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
李朝章寬簡政網踈閑遊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
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召笈從官之徒不遠千里
伏膺無怠善誘不倦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懸桑
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齊制諸郡

李朝章

並立學官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通充貢士流
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
關懷又多被州都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檢治
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但得察孝廉其博
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
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凡是
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
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瑗
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都郭茂恒
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

及齊齊之閒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
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
受業於也留王總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
敬及李金樓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
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閒劉光伯信都劉
士元始得費應義疏乃得意焉其詩禮春秋充爲當
時所向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
業於李鉉沮偽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
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祥邢峙劉書熊
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
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
儀禮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博陵
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
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
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之慎所注
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觀張雖劉
書鮑長暄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凱
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
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
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編多

不措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諸儒如權會
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
疏雖曰專門亦皆粗習也今序所錄諸生或終於
魏朝或名宦不達縱能名家又闕其由來及所出
郡國並略存其姓名而已俱取其尤通顯者列於
儒林云熊安生名在周史光伯元士著於隋書輒
不重述

儒林二

贊曰大道既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帝
國雖霸儒風未純何以不墜弘之在人

文苑傳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
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述
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
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大
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
鵠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
夏以文詞擅美頹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
彌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鷖鷺
之羽儀縱離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

電於崑丘開四契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摘繡散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彫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驚駭流周旋益友強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書績飾以丹青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為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若然將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

七弄書山寶卷之一

十四

之姿窮其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疆力貧賤則備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管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茲厥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官刑乎流俗雜沓憑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業順以成文蒙大難而能正原夫而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

變雅在去篇什莫非易俗所致竝為亡國之音而悲變不殊感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有齊自霸圖云啓廣延髦雋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掩之鄴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畜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恪陸邛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暉獨擅其美河清天

本齊書卷之十一

主

統之辰杜臺卿劉欽魏騫亦參知詔藏自惜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上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為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詔俱是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溺於群小然頗好諷諫初稚時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敕道育節蘭陵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慆趙州功曹參軍頗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

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瑛輔政愛重之
推又託鄧長顯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瑛奏
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
焉瑛又奏撰御覽詔瑛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
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
監撰瑛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孫陸又太子
舍人王邵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滄中散
大夫劉仲威袁爽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驍道
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王咨
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崔德太學博士諸葛

本齊書卷之三

七

漢奉朝請郎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
書并敕放慈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騎常侍封
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
散騎常侍王訓前皖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馬
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我開府行參軍李師正溫
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
史劉歆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
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
書前廣武太守魏謩前西兗州司馬蕭亮前幽州
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

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寒太尉掾張德冲并省
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士前司空功
曹參軍劉顥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
治中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
辟弼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參軍周子
深開府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寒竝入館待詔
又敕右僕射陸元亮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
有不時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
唐虞附會親識安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
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

本齊書卷之三

七

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
逮之也待詔文林亦是一時盛事故存錄其姓名
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
自有列傳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輒略而不載
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者焉自外有可錄者
存之篇末

文苑傳二

贊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刊勒乃
春滿靡末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循吏傳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故分職命官共理天下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人則惠惠之君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高祖撥亂反正以卹隱爲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狀滯虐不已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藏此朝廷之大失太寧以後風雅俱缺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蹟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皆卓爾不群斯固彌可嘉也今掇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酷吏傳

夫人之性靈稟受或異剛柔區別緩急相形未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佩常慈者鮮矣獄吏爲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途不競網漏豪區高祖懲其寬急頗亦威嚴馭物使內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邱珍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外戚傳

自而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之機皆詳讀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方技傳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若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曰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竝錄之以備方伎云

恩倖傳

其哉齊末之嬖幸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錐刀居台閣之任智昏救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闕宦者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屋杆輻之資剝掠將盡縱龜鼎之作卜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亡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鄒秀小人有量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

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兼狎其朝廷之事一
 不與聞太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
 生民免夫被髮左衽非不幸也今緝諸凶族為佞
 幸傳云其官者之徒是正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干
 端萬緒其事聞而不書仍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
 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恩倖傳二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北齊書皇朝贊卷之二終

後周書皇朝贊目錄

卷之二

本紀

文帝

閔帝

明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卷之二

列傳

皇后傳

皇后傳一

邵惠公顥北簡公連苦莊公洛生侯國公

仲翼湯公護

齊煬王憲

文閔明武宣諸子賀拔勝念賢

寇洛李弼子謹趙普獨孤信侯莫陳崇

梁御君于惠怡峰劉亮王德

王羅王思政

達奚武侯莫陳順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王

雄

王盟賀蘭祥尉遲綱叱列伏龜閭慶

尉遲廻王謙司馬消難

周惠達楊寬柳慶

蘇綽

李賢

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用弘

梁椿梁志宇文測

史寧陸騰賀若敦權景巨

王傑王勇宇文虬宇文盛耿豪高琳李和

伊婁穆楊紹王惟達奚定劉雄侯植

竇熾干翼 趙善元定楊擲裴寬楊敷

鄭孝穆崔謙崔猷裴俠薛端薛善

鄭偉楊纂段承王士良崔彥穆令狐整司

馬何裴果

寇尙韓英趙肅張軌李彥郭彥裴文舉

後周書

蘇亮柳封呂思禮薛慳薛實李昶元偉

韋瑱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果

尉遲運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顏之儀

王褒庾信

蕭攜蕭世怡蕭圓蕭肅大園示慄劉璠柳

霞

李延孫韋祐韓雄陳忻魏玄

泉余李遷梧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

儒林 儒林二 孝義

孝友二 藝術 藝術二

蕭咎 異域 異域上

異域下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後周書謝覽目錄終

後周書謝覽目錄

三

唐令狐德棻撰 明項篤壽輯

本紀

文帝

史臣曰水曆將終羣凶放命或威權震主或繫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莫不闕闕九鼎睥睨西宮而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巨君篡盜終成建武之資仲穎凶殘實啓當塗之業天命有底庸可滔乎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啓聖

後周書卷之一

之運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於仇讎排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疆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師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爲強紹元宗之業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撥洛魏置章古昔脩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勳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美哉非夫雄略冠時英

發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皇帝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湯宋武建匡合之勲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清宮制勝闔城拏勢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閔帝

史臣曰孝閔承既安之業應樂推之運柴天立物正位君臨邇無異言遠無異望雖黃初代德太始受終不之尚也然政由冝氏主懷芒刺之疑祭則寡人臣無後子之請以之速禍宜哉

後周書卷之一

明帝

史臣曰世宗寬仁遠度敷哲博聞處代邸之尊實文昭之長豹姿已變龍德猶潛而百辟傾心萬方注意及乎迎宣黜賀入纂大宗而禮貌功臣敦睦九族率由恭儉崇尚文儒登尊焉且君若人之德者夫始則權臣專制政出私門終乃炮焚無加享年不永嗚呼惜哉

武帝

史臣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疆戎馬生郊干戈日興兵革結力敵勢均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高祖

繼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
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已
勵精勞役爲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脩富民
之政務疆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大道而推亡
五年之間大勦斯集據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阽
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濂無英經
營之志復申黷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
足方駕於前王者歟

宣帝

史臣曰高祖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濡愛
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以禮楚期之
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
肆毒善無小而必弃惡無大而弗爲窮南山之簡
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記其罪然猶獲全
首領及子而亡幸哉

靜帝

史臣曰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緒內相挾孫劉之
詐收藩無齊代之彊隋氏因之遂遷龜鼎雖復岷
峨投袂翻成陵奪之威漳塗勤王無救宗周之殞
嗚呼以太祖之克隆宗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斯

蓋宣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後周書卷之一終

後周書卷之一

四

後周書以贊卷之二

唐令狐德棻撰 明項篤壽輯

列傳

皇后傳

書紀有虞之德載隆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稱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是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聘納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聘命惟永矣至於和僻既進法度莫修治容迷其

後周書卷之二

主心私謁蠹其朝政則風化凌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之龜鑑與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於嬖枉宮闈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宜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斯是榮之所及無隔險誠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無辜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騷歸也民庶苛政弊事寔多太祖之梓忽諸特由於此故

叙其事以爲皇后傳云

皇后傳二

史臣曰孔子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是以周納狄后富辰謂之禍階晉升戎女卜人以爲不吉斯固非謬焉自周氏受命逮乎高祖年踰三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弃同即異以夷亂華捐婚姻之彛序求豺狼之外利既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讎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十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奇前臣鉗口過矣哉歷觀

後周書卷之二

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申呂則曠代無聞呂霍則與時俱盛傾漢室者王族喪周祚者楊氏何滅亡之禍合若符契焉斯魏文所以發一槩之詔也已

邵惠公顯紀簡公連首莊公洛生震國公仲史臣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有魯衛梁楚其疎屬有凡蔣荆燕威能飛聲騰實不泯於百代之後至若幽孝公之勲烈而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而飾之以儉約我我焉足以輔轡於前載矣當

隋氏之起乘天威而服河內將相王侯莫不隳肝
膽以効款接符命以頌德冒以葭華之親據一州
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
才固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
之謂歟

晉湯公談

史臣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
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率禮由乎正理易以
成佐世之功反經繫乎非常難以定正時之業故
得其人則治伊尹放太甲周旦相孺子是也不得

金匱要略卷之七

主

其人則亂新都遷漢陽晉氏傾魏族是也是以先
王明上下之序聖人重君臣之分委質同於股肱
受爵均其休戚當其親受顧託位居宰衡雖復承
利劔臨沸鼎不足以誓其慮據帝圖君海內不足
以回其心若斯人者固以功與山嶽爭其高名與
寧壤齊其久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是預艱難
及太祖崩殂諸子冲幼羣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
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俾危獲又者護之力也
向使加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
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以道哉然護

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
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節也違之而
不疑廢弒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終於身首橫分妻
孥爲戮不亦宜乎

齊楊王憲

史臣曰自向漢遠乎魏晉其帝弟帝子衆矣唯楚
元河間東平陳思之徒以文儒播美任城琅邪以
武功馳譽何則體自尊極長於宮闈佚樂侈其心
驕貴蕩其志故使高才高行終鮮於天下之士焉
齊王齊姿傑出獨宰範於前載以介弟之地居上

金匱要略卷之七

四

將之重知勇冠世改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
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茲挾震
至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
周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
卿相而齊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至台牧異世同
符可謂賢矣

文閔明武宣諸子

史臣曰昔賢之議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
泰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
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

達司執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未窮於至當也并武論之夫皇上迭興爲國之道匪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陋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埃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制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守循名避曰異軌實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宜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

李齊王書卷之三

五

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師禮萬葉傾而後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強於列國溫陶賢於群臣者哉蓋勢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事節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太祖之定關右日不暇給所以人臣禮終不遑藩屏之事晉湯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據勢位握其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萬世則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志維城

之遠圖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爰刈先其本枝削黜遍於公族雖後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勢侔咫尺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寵鼎速於俯拾殲王侯列於燎原悠悠遠古未聞斯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内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

李齊王書卷之三

六

賀拔勝念賢

史臣曰勝並昆季以勇略之姿奮馳競之際並邀時投隆展効立功始則委質尔朱中乃結款高氏太口之後即帝圖向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並趙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其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其素節良有以焉岳以二千之虜兵抗三秦之勍敵奮其智勇克剪凶渠雜種畏威遐方善養義斯亦一時之盛也卒以勲

高連禍無備嬰戮惜哉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
創業賀拔元功夙殞太祖藉以開基不有所廢君
何以興信乎其然矣

寇洛李弼于謹

史臣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蕪井于
時將有離心士無固志洛撫緝散亂抗禦仇讎全
師而還敵人絕覬覦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臣合
之謀此功故不細也李弼于謹懷佐時之略逢啓
望之運綱緝顧謁締構艱難帷幄其謀猷方面
宣其庸緒擬戶川之舟艤爲大厦之棟梁非惟攀
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及謹以老年碩德舉重望
高禮備上庠功歌司樂常以滿盈爲戒覆折足憂
不有君子何以能國

趙貴獨孤信侯莫陳崇

史臣曰蕭何文吏百變懷奉法誅戮乃推奉漢高
李通家傳識術知劉氏當興遂翊戴光武終而白
水復禹中陽纂堯方策以爲美談功臣仰其微烈
趙貴志懷忠義首倡大謀爰啓聖明克復讎讐關
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彼此一時足爲
連類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

隣國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當戰爭之利輕騎啓
高平之扉足馬得長坑之後並以宏材遠略附鳳
攀龍績著元勳位居上衮而識慙明哲咸以凶終
惜哉信雖不免其身慶延千後三代外戚何其盛
歟

梁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

史臣曰梁禦等負將率之材溫驍銳之氣遭逢喪亂
馳驅于文艱難險阻備嘗而功名未立及殷憂啓
聖豫奉興王參謀締構之初宣力經綸之始遂得
連衡灌鄺方駕張徐可謂遇其時也竝中年即世
遠志未申惜哉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
道難矣圖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
然矣

王麗王思政

史臣曰王麗剛峭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
公平旣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衆人爲之退舍高
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陷門風亦足
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
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禁衛之險修守禦之術以
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

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雖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達奚武侯莫陳順豆盧寧字文貴楊忠王雄

史臣曰太祖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迹平涼撫征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逋孽克固鴻基雖稟笑於廟謨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等竝兼資勇略咸會風雲或効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難可謂國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協規太祖得傳小問周瑜亦璧之謀賈詡烏巢之策何能以尚一言興邦斯近之矣

王盟晉蘭祥尉遲綱叱列伏龜闕慶

史臣曰中陽御歷沛邑多封侯曰水配天南陽皆貴戚是知階級近屬以取寵榮其來尚矣王盟等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同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也

尉遲迴王謙司馬消難

史臣曰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瞻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貞

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宜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程義焉誣之傳歟

周惠達楊寬柳慶

史臣曰周惠達見禮於寶貨楊寬荷恩於晉秦既而蕭氏獲罪莊帝出居遂能契關寇戎不以興亡革慮崎嶇危難不以夷險易心斯固篤終之士柳慶束帶立朝慷慨匪躬之節蒞官從政著清白之美竝遭逢興運各展志能舉重措紳望隆端揆非虛云也然慶長辭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訕於一時實獲伸於千載矣

蘇綽

史臣曰書云惟后非賢弗又惟賢非后罔食是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為下之常道若乃庖厨晉靡種德微管之臣罕聞於世黜魯逐荆抱關執戟之士無乏於時斯固典墓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勞瘁已於吐握其知賢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穆矣伊呂之流可比肩矣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刑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

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斷彫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李賢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縱橫忠勇奮發亟摧勅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值主策名季賢或使煩莫府或契關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至重光國榮家跼蹐連輝椒聊繁衍冠冕之盛

李賢傳卷之二

十一

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管公以猶子之親膺召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剪異端華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跡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疊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弑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闢義方之訓又無先兄之明以是誅夷非爲不幸

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田弘梁

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田弘梁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關旬月是以大數將者竝繫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世而名成終始美矣哉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亦天性也宇文測見李政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歟

李政傳卷之二

十一

史寧陸騰霄若敦權景宣

史臣曰昔耿恭抗勁勇於疏勒馬敦拒羣兵於汧城雖以生易死終賴王師之助其嘉聲峻節亦見稱於良吏焉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勅敵絕其糧道長江阻其歸塗勢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使士卒感其義敵人畏其威利涉死地全師而返非夫忘生以徇國者其孰能若此者乎俯窺元定之傳曾糞土之不若也誠宜裂地以賞之分職以授之而茂勳莫紀嚴刑已及嗟乎政之絀繆一至於此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不能終

甘
史寧權景宜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
公卿伐者剋敵之功布政蒞民垂稱職之譽若
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傳曰終之實難
其斯之謂矣陸騰志氣惘然雅杖名節及受戎律
建藩摩席卷已梁則功著銘典雲撤江漢則聲流
帝籍身名俱劭其最優乎

王傑王勇宇文毗宇文盛耿豪高琳李和伊
婁楊紹王推遷劉雄侯植

史臣曰王傑王勇宇文毗之徒咸以果毅之姿

效節於攝攘之際終能居危履銳立禦侮之功裂

高壤據勢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
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獎也懷弱武夫血剛烈
之質其失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劔爭功
之尤人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
其然乎

實職于其

史臣曰自魏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
謀以陳出總軍條則恩政斯洽曾幾患禍奉上溫
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揚於殊俗並以國華

民切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
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語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效忠之迹或殊處臣之
理斯一推言指要其維致命乎是以典午擅朝葛
公休為之授袂新都篡盜霍仲文所以稱兵及東
郡誅夷竟速漢朝之禍淮南獲敗無救魏室之亡
而烈士貞臣赴蹈不已豈忠義所感視死如歸者
歟于李之送往事居有曲於此冀甄功臣之子地
即姻親楊乃早著勲庸寄深時艱並秉文武之任
何累世之恩而宜與存與亡同休同戚加以受扞
城之託總戎馬之權勢力足以勤王智能足以衛
難乃宴安寵祿曾無釋位之心報使獻誠但務隨
時之義弘名節以高其望且所望於公若捨彼天
時徵諸人事顯慶起晉陽之甲文若發幽蘭之兵
叶契既成約從漳滏北控沙漠西指崑崙則成敗
之數未可量也

趙善元定楊樹裴寬楊敷

史臣曰自三方鼎峙英雄競逐俊能馳騁各吠非
主爭奮厲其智勇思赴蹈於仁義臨危不顧前哲
所好趨善等或行彰於孝友或誠顯於忠樂成躬

志力俱殉功名兵凶戰危城孤援絕楊敷趙善類
靡德之勢窮元定裴寬同黃推之無路王旅不振
非其罪也敷少而慷慨終能立節仁而有勇其最
優乎楊敷屢有奇功忸於數勝輕敵無備兵破身
囚未能遠謀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
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楊敷之謂也

鄭孝穆崔謙崔猷裴俠薛端薛善

史臣曰鄭孝穆撫寧離散幽岐多權負之人崔謙
鎮禦邊垂江漢流載清之誅崔詵居家理治以嚴
肅見稱蒞職當官以猛毅為政崔猷立朝贊務則
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具舉裴俠忠勤奉上
廉約治身吏不能欺民懷其惠薛端歷居顯要以
疆直知名薛善任惟繁劇以弘益流譽竝當時之
良將也而善陷齊詔誘以要權龍易名為繆斯不
謬乎

鄭偉楊纂段末王士良崔彥穆令狐整司馬
喬裴果

史臣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機之韓信
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運屬旣安君道
已著則徇利忘德者罪也時逢撥擗臣禮未備則

禪禍為福者可也鄭偉崔彥穆等之在山東竝以
不羈之才迴回於鸞雀終能翻然豹變自致龜組
其知機之士歟王士良之仕于齊班職上卿出為
牧伯而臨危苟免失忠與義其背叛之徒歟令狐
整器幹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動著方隅
升朝廷則績宣中外而長避權寵克保終吉不如
是亦何以立端名取高位乎

寇雋韓纂趙肅張軌李彥郭彥裴文舉

史臣曰寇雋委質而朝以儒素見重韓纂奉事三
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彥
譽流省閤郭彥信著聲風歷官出內並當時之選
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原讓之
風焉

蘇亮柳蚪呂思禮薛澄薛寬李昶元儒

史臣曰太祖除暴寧亂創業開基具食求賢共康
庶政既焚林而訪阮亦勝道以求孫可謂野無遺
才朝多君子蘇亮等並學稱該博文擅雕龍或揮
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擬彼陳
徐慙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是當時之良選也魏
文帝有言古今之人都不護細行其呂思禮薛澄

之謂也

韋瑱梁斯良甫璠辛慶之王于直杜杲

史臣曰韋辛自肅之徒並關石之舊族也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旂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夫

尉遲運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顏之儀

史臣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宇文

孝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之間淫刑既逞

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庸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慄然正辭以明節崎嶇雷電之下僅而獲濟斯敦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以為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多籍一時之恩至若尉遲運者可謂位以才昇爵由功進美矣哉

王褒庾信

史臣曰西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封以陳寶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恭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難隆盛二代以

本隋書卷之三

本

正其本闢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圖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西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泰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詰與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叙志宏才監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跡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辭起有諷諭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竝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為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楊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固傳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恩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峙易俗之用無異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為盛既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

輸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微杜康
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譚
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竟奏
符檄則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
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朝漢之地最爾夷俗胡義廣
之領國都是稱宏麗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
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日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豈徒言哉有子有魏定閭沙朔南包河淮西
吞關隴當時之上有許謙崔宏崔浩高閭將雅等
先後之間聲譽德茂詞義典正有未嘉之遺烈焉
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並路多乖往轍
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滄雅常景思
標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
凌夷纂適文於經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
綽盧柔唐瑾元信李和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
然終乏言務存質朴遂難批魏晉憲章虞夏雖屬
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
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嶽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
箭備用千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
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主雕章

開發威榮宮厓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
閭閻之士莫不意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
之仰崇崑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
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
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
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
以庾氏力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
本乎情直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
詩賦與容賦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
舉其大抵若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殷最定
其區域撫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奧
其詞也尚遠其音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
巧然後榮今聲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
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
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
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蕭協肅世怡蕭圓肅肅大園宗懷劉璠柳霞
史臣曰蕭協世怡圓肅大園並有梁之今望也雖
協協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亦何
能至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協以蕭何之事

道既爲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
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
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者若乃見機
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宗懷幹局才
辭見稱於梁元之世逮乎倖囚楚甸播越秦中屬
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
就列纔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遊卒歲將用與不
用皆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
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
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爲清

李延孫韋祐韓雄陳忻魏玄

主

典蓋近代之佳史歟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
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
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李延孫韋祐韓雄陳忻魏玄

史臣曰二國爭疆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
李延孫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寄灌瓜贈藥雖
有愧於昔賢御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
伊洛保據崎嶇函齊人沮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
慮能直效將之力也

泉企李遷哲楊乾道扶猛陽維席固任果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
則爲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
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禮仲遵
並遭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
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艱然而委質遂享爵
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太祖有尚義之辭乾運
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長短比優劣故不
可同年而語矣陽雄任蕪文武辭著中外抑亦志
能之士乎

儒林

李遷哲楊乾道

主

自書契之興先哲可得而紀者莫不備乎經傳若
乃猗猗德於列傳烈烈於風聲帝莫尚於堯舜
王莫顯於文武是以聖祖述其道垂文於六學憲
章其教作範於百王自茲以降三微驟遷五紀遞
襲損益異術治亂殊途泰水累世之基任刑法而
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彫蟲是貴魏
道所以凌夷玄風既興晉綱於焉大壞考九流之
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
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賢達
以之錫金石而彫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自有魏

道消海內版蕩爰倫攸戢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
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太祖受命雅好經術求
門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
旦之茂典廬景宣學通羣籍脩五禮之缺長孫紹
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
風世宗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
之職握素懷餘重席解顧之士閒出於朝廷圓冠
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
於向時六泊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燕公
爲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

卷之三

三

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醕之斯固一世
之盛事也其後命輜軒而致王帛徵沈重於南荆
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
天下慕衡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扶先王之道開
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
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遺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
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其儒者自有別傳
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兼錄自餘撰於此篇云

儒林二

之臣曰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云拾

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經之儒多暗於時務故有
負且賤之耻雖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嘗論之曰
夫金之質也至剛鑄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柔弱
壅之可以壞山況乎育天地之貌含五常之德朱
藍易染薰蕕可變固以隨鄒俗而好長纓化齊風
而青紫服若乃進趨於尚中庸之常情高秩厚禮
上智之所欲是以西漢之朝重經術而輕法令其
聰明特達者咸勵精於專門以通賢之質挾誦藻
之美大則必至公卿小則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
法令而後經術其沉默孤微者亦篤志於章句以

卷之三

三

先王之道飾腐儒之姿達則不過侍講訓胄窮則
終於弊衣簞食由斯言之非西漢棟梁之所有近
代薪樗之所產哉蓋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時異也
史臣辨聞故老稱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
天官律曆陰陽緯候流略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
綜窮其幽赜故能馳聲海內爲一代儒宗雖前世
徐廣何承天之儒不足過也

孝義

夫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顯
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

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然之性中庸有
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先國盛烈與河海爭流
授命滅親喉節山竹栢俱茂其小也則溫枕扇席
無替於晨昏損已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
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效其風孔墨荀孟稟聖
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
然而淳源既涸澆風愈熾禮義不樹廉讓莫脩若
乃縮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
忠入孝輕生輕節者則蓋寡焉積難且實倉廩居
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稅禮敦詩守死善道者

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
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善
布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
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爲難者可以爲易矣故
博採異聞網羅遺逸錄其可以垂範方來者爲孝
義循云

孝友二

史臣曰李棠柳檜堽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
貞情可與青松白玉比質也然檜恩隆加等棠禮
飾終有周之政於是乎備矣雄亮衛戴天之痛

叔祖切同氣之悲接白刃而不顧雪家冤於椿
觀其志節處死固爲易也荆可秦族之徒生自隴
畝會無歸資之謂因心而成孝友乘理而蹈禮節
如使舉世若茲則義農何遠之有若乃誠感天地
孝通神明見之於張元矣

藝術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于時戎馬交馳而學
術之士罕藝故曲藝未技咸見引納至若龔儔將
昇超文深之術雖才愧昔人而名著當世及尅定
鄢郢俊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腹季才以
天官稱史元華相術擅奇許與姚僧垣方藥特妙
斯皆一時之美也茂雅元華許與史失其傳季才
蕭吉官成於隋自餘紀於此篇以備遺闕云爾

藝術二

史臣曰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用博矣徇於
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
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
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
蹈於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垣許候精審名
冠於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爲

令器故能享肩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善譽

史臣曰梁主任術好謀知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亂離衆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數世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承舊業增修遺緒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日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

異域

李膺書卷之三

七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天日月之所臨照至廣矣然則萬物之內民人而禽獸多而儀之間中土局而庶俗曠求之鄉詭怪之迹實繁考之山經奇譎之詞匪一周孔存而不論是非紛而莫辯秦皇鞭笞天下黜武於遐方漢武上馬疆盛肆志於遠略匈奴既却其國已虛犬馬既來其民亦因是知鴈海龍堆天所以絕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奉漢志其風割違天道以求其功殫民力而從所欲顛墜之舉固不旋踵是以

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

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

之自北徂南裁稱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

百代者乎有周承喪亂之後屬戰爭之日定四表

以武功安三邊以權道趙魏尚梗則結劔於北狄

既庫未實則通好於西戎由是德刑具舉聲明遐

泊卉服罷褻輻奏於屬國商胡販客埒委於旗亭

雖東略滄三吳之地南巡阻百越之境而國威之

所肅服風化之所覃被亦足爲弘矣其四夷來朝

聘者今竝紀之於後至於道路遠近物產風俗詳

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所記以備遺闕

云爾

李膺書卷之三

天

異域上

史臣曰凡民自形天地靈靈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雨露所會風沍所通九川爲紀五嶽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出焉琳谷嶠夷孤竹北戶限以川徼素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而無厭假而好亂疆則族拒弱則

稽服其撥一也斯蓋天之所命使其然乎

異域下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而北狄尤甚焉昔嚴尤斑固咸以周及秦漢未有得其上策雖通賢之宏議而史臣嘗以爲疑夫步驟之來綿自今古堯淳之變無隔華戎是以反道德棄仁義凌替之風歲廣至涇陽入北地充斥之釁日深爰自金行逮乎水運戎夏雜錯風俗混并夷裔之情偏中國畢知之矣中國之得失夷裔備聞之矣若乃不與約誓不就攻伐來而禦之去而守之夫然則敵

不備者蓋衆矣

主

有餘力我無寧歲將士疲於奔命疆場苦其交侵欲使偃伯靈臺歐世仁壽其可得乎是知秩宗之雅旨護卑之誠諺寧有會於當時而天允於後代也然則易稱見幾而作傳云相時而動夫時者得失之所繫繫者吉凶之所由況乎諸夏之朝治亂之運代有戎狄之地疆弱之勢無恒若使臣等之與羈縻和親之與征伐因其時而制變觀其幾而立權則舉無遺策謀多上策獸心之虜革面而難涉慕之北雲撤何遠安有周秦漢魏優劣在其間哉後周書論贊卷之二終

南史論贊目錄

卷之一

宋本紀

武帝少帝

文帝武帝前廢帝

明帝後廢帝順帝

齊本紀

高帝武帝

鬱林王海陵王明帝東昏侯和帝

梁本紀

不備者蓋衆矣

武帝 簡文帝元帝敬帝

陳本紀

武帝文帝廢帝

宣帝後主

卷之二

宋列傳

后妃傳 后妃傳二

宋宗室諸王武帝諸子

文帝諸子孝武諸子明帝諸子

劉穆之徐羨之傅亮檀道濟

王敬惠朱齡石毛修之傅弘之朱修之王

玄謨

劉敬宣劉懷肅劉粹孫處臚恩向靖劉鍾

虞丘進孟懷玉胡藩劉康祖

趙倫之蕭思話臧燾

謝晦謝裕謝方明謝靈運

謝弘微 王弘傳 王曇首

王誕王華王惠王暕

王裕之王鎮之王韶之王悅之王准之

王懿到彥之垣護之張興世

袁湛 孔靖孔琳之殷景仁

下南史論贊目錄

諸裕之 蔡廓 何尚之

張裕 張邵

范泰荀伯子徐廣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傳

顏延之沈懷文周朗

劉湛庾悅顧琛顧覲之

羊欣羊玄保沈演之江夷江秉之

沈慶之宗慤 柳元景

殷孝祖劉劭

魯夷薛安都鄧琬宗越吳喜黃回

齊列傳

齊宗室 齊高帝諸子

齊武帝諸子文惠諸子明帝諸子

王敬則陳顯達張敬兒崔慧景

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曾武昌安國周

山圖周盤龍王廣之

荀伯玉崔祖思蘇儵庾信胡諧之虞玩之

劉休江祐

陸澄陸慧陸杲

庾杲之王謚孔珪劉懷珍

下南史論贊目錄

劉琨明僧紹庾易劉虬

梁列傳

梁宗室 梁武帝諸子

梁簡文帝諸子元帝諸子

王茂曹景宗庾闡文夏侯詳吉士瞻蔡道

恭楊公則鄧元起張惠紹馮道根庾綢昌

義之

張弘策庾域鄭紹叔呂僧珍樂藹

沈約范雲

韋獻表遠

江淹任昉王僧綽

范岫傳昭孔休源江革徐勉許懋殷鈞

陳伯之陳慶之蘭欽

賀瑒司馬襲朱异顧協徐摘鮑泉

王神念羊侃羊鴉仁

江子一胡僧祐徐文盛陰子春杜崩王琳

張彪

陳列傳

陳宗室諸王

杜僧明周文育侯瑱侯安都歐陽顥黃法

粦淳于量章昭達吳明徽

大南史卷之六

胡穎徐度杜稜周鐵武程靈洗沈恪陸子

隆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世譜周敷荀朗

周吳魯悉達蕭摩訶任忠樊毅

趙知禮蔡景歷宗元饒緯子高華駁劉師

知謝岐毛喜沈君理陸山才

沈炯虞荔傳絳顧野王姚察

循吏傳二 儒林傳

儒林傳二 文學傳二 文學傳二

孝義傳 孝義傳二 隱逸傳

隱逸傳二 恩倖傳 恩倖傳二

海南諸國 東夷諸國 東夷諸國
賊臣傳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南史公贊目錄終

南史公贊目錄

南史論贊卷之一

裁部

唐李延壽編 明項篤壽輯

宋本紀

武帝少帝

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朝權國命遞歸台輔若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溫雖才蓋世勲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帝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覆末桓玄乘時藉運加以先資革命受終人無異望宋武地非齊晉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凶翦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

南史論贊卷之一

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然武皇將涉知命弱嗣方育顧有慈顏前無嚴訓少帝體易染之質稟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志嶮巖非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顛沛非不幸也悲哉

文帝武帝前廢帝

論曰文帝幼年特秀自稟君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而授將遣師事乖分閭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戰日時咸聽成旨雖

覆帥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戲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余社難結凶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夫盡人命以自養蓋惟桀紂之行觀夫大明之世其將盡人命乎雖周公之才之美亦當終之以亂由此言之得歿亦爲幸矣至如廢帝之事行著千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於此足以致實況乎兼斯衆惡不亡其可得乎

明帝後廢帝順帝

論曰文帝召展南面實有人君之美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照不窺古本無卓尔之

南史論贊卷之一

二

資徒見昆弟之義深未識君臣之禮異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忌而猶犯忌離而未悟致以陵逼之行遂成滅親之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明帝猜忍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支飲不待慮既而本根莫庇幼主孤立下無磐石之託上有累卵之危方復藏璽懷紱魚服忘反危冠短制匹馬孤征以至覆亡理固然矣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收斯蓋履霜有漸夫豈一夕何止區區汝陰揖讓而已

齊本紀

高帝武帝

論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及登極暴虐彙結朝野而百姓懷慄命縣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方戮力實懷尺寸之望豈惟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武帝雲雷伊始功參佐命雖為繼體事實艱難御衆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已出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充鮮人勞役官室苑圃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亦有齊之良主也據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以為先祖之火案何及望之於漢俱為勲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陳齊典所書便乖實錄近秘書監顏師古傳考經籍注解漢書已正其非今隨而改削云

鬱林王海陵王明帝東昏侯和帝

論曰鬱林地居長嫡瑕累未彰而武皇之心不變周道故得保茲守器正位尊極既而愆鄙內作兆自官闈雖為害未遠而足傾社稷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二目之象隆昌之號實亦同焉明帝越自支

庶任當負荷乘機而作大致殲夷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非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枝根胤孤弱貽厥所授屬在凶愚用覆宗祊亦其理也夫名以行義往賢垂範備而之禪術士誠之東昏以卷矣藏以終之其兆先徵蓋亦天所命矣

梁本紀

武帝

論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勢勝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豈曰人謀亦惟天命及據圖錄多歷歲

年製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然先王文武遞用德刑備舉方

之水火取法陰陽為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于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鸞孤皆自子弟優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蹤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為深痛可為至戒者乎

簡文帝元帝敬帝

論曰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職文武之道守聘所常

導其於行用義均水火相資則可專任成亂觀夫
有梁諸帝皆一之而已簡文文明之姿粟乎天授
粵自支庶入居明兩經國之算其道弗聞宮體所
傳且變朝野雖主虛號何救滅亡元帝居勢勝之
地啓中興之業沈雪雖恥且應天人而內積猜忍
外崇矯飾攀號之節忍酷於貽年定省之制申情
於木偶竟而雍州引寇爆起河東之戮益部親尋
事冒邵陵之寤悖辭屈於僧辯殘虐極於圓正不
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復謀無經遠心勞志大近捨
宗國遠迫強隣外弛藩籬內崇講肆卒於濫至戕
隕方追始皇之迹雖復文籍滿腹何救社廟之墟
歷觀書契以來蓋亦廢興代有未見三葉遯愍頻
若蕭宗之酷敬皇以此冲年當斯類運將不高揖
其可得乎初武帝末年都下用錢每百皆除其九
謂爲九伯竟而有侯景之亂及江陵將覆每百復
除六文稱爲八佰識者以爲九者陽九六者百六
蓋符歷數非人事也善乎鄭文貞公論之曰高祖
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物允文允
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
天倫及禍糾合義旅將雪家冤曰討可伐不期而

大南書堂卷之一

五

會龍躍焚漢軍擊湘郢前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
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誦矣既縣白旗之首
方應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
道革靡靡之商俗大脩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
闡揚儒業介冑仁義折衝尊祖聲振寰宇澤流遐
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
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斷彫爲樸慕
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終夜不
寢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
心未遺築虛廟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
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
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懲軒冕得其所難
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
夫精華稍竭風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
百辟莫能盡言險躁之心暮年逾甚見利而動悞
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即讎釁起蕭牆禍成戎羯
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骨
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
自古以安爲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
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高祖之遇

大南書堂卷之一

六

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
之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敏敵過人神采秀發多
聞博達富瞻詞藻然文詭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
靡義罕疎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
異乎周顒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
巨猾滔天始同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
吳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經魏闕群后釋位投
袂勤王元帝以盤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
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劬嘗膽枕戈泣血射先士
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缺望坐觀國變
以爲身幸不急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
忍酷多行無禮聘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
牙重將心齎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
菹醢朝之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泰山算無遺
策休於邪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剪社稷未寧而
西隣責言禍敗旋及斯乃上靈降鑒此焉假手天
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華而棄忠信
戎昭果殺先骨肉而後寇讎口誦六經心通百氏
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
禍患何補陵之覆沒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

南史書卷之七

七

宋

時無伊

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已
焉得不爲高讓歟

陳本紀

武帝文帝廢帝

論曰陳武帝以雄毅之姿屬殷憂之運功存拯溺
道濟橫流應變無方蓋惟人傑及乎西都盪覆江
表防危僧辯任同伊尹空結相官之恨貞陽入假
奏兵不息穆羸之泣帝乘隙以舉乃臨女機王業
所基始自於此柴天改物蓋有憑云文帝以宗枝
承統情存兢惕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恭儉行
已勤勞濟物志度弘遠有前哲之風至於臨下明
察待末平之政矣臨海懦弱有同於帝摯文后雖
欲不鑒殷道蓋亦其可得耶

宣帝後主

論曰陳宣帝器度弘厚有人君之量文帝知冢嗣
仁弱早存太伯之心及乎弗念咸已委託矣至於
繼業之後拓土開疆蓋德不逮文智不及武志大
不已晚致呂梁之敗江左日蹙抑此之由也後主
因削弱之餘鍾滅亡之運刑政不樹加以荒淫夫
以三代之隆歷世數十及其亡也皆敗於婦人況

以區區之陳外鄰明德覆車之跡尚且追蹤叔季其獲支數年亦為幸也雖忠義感慨致慟井隅何救麥秀之深悲適足取笑乎千祀嗟乎始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口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汗人衣阜莢相料理及僧辯滅群臣以謠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應謂陳也而不解阜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論者以為江東謂殺羊角為阜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南史論贊卷之一終

南史論贊卷之二

唐李延壽編

明項雋

列傳

后妃傳

六宮位號前史代有不同晉武帝采漢魏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宋武帝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案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修華晉武帝所制修容魏文帝所制修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及孝武孝建三年省夫人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比丞相貴人比三司以為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修華修儀修容又置中才人充衣以為散位案昭儀漢元帝所制昭容孝武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及明帝泰始二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復置修華修儀修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貴人置

貴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
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
容為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凡五職亞九
嬪美人人才良人三職為散役其後常留心後房
擬百官備置內職焉及齊高帝建元元年有司奏
置貴嬪夫人貴人為三夫人脩華脩儀脩容淑妃
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為九嬪美人中才人才
人為散職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姬比開國侯
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又宋明元年有
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千寶王淑妃舊
擬九嫔以淑為溫恭之稱妃為亞后之名進同貴
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比九
卿七年後 昭容位在九嬪焉梁武撥亂反正深
鑒奢逸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定令制貴妃貴嬪貴
姬為三夫人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
脩儀脩容為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為五
職美人人才良人為三職東宮置良娣保林為二
職及簡文元帝出自儲蕃或迫在拘繫或逼於寵
亂且妃並先死更不建椒闥陳武光膺天歷以朴
素自居故後宮員位其數多闕文帝天嘉之後詔

官職備其所制立無改梁舊編之今文以為後
法然帝性恭儉而嬪嬙不備宣帝後主無所改作
今總綴緒以立此篇云

后妃傳二

論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于人情
而為之度主官六列士室二等皆隨事升降以立
節文若夫義為國開政刑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
致化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並御進非色
幸欲使情有所歸愛同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
乃可以輔興君德變理陰政宋氏因晉之舊典聘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納有方倪天作儷必四岳之後自元嘉以降內職
稍繁所選止於軍署徵引極乎厮卑非若晉氏采
擇濫及冠冕者焉而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餽
容歲時不過希漿斯為美矣及文帝之傾惑潘姬
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沒殷姬並后匹嫡其為喪敗
亦已甚矣齊氏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惜乎早
世不得母臨萬國有婦人焉空慕周典禎符顯瑞
徒萃徽名高皇受命官禁貶約衣不文繡色無紅
采未巷貧空有同素室武帝嗣位運藉休平壽昌
前興鳳華晚構香栢文樿花梁繡柱雕金鏤寶照

燭房唯趙瑟吳超承開奏曲事由私書無損國儲
明帝統業矯情儉陋奉已之制曾莫云改東昏喪
道後風大扇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可以垂誠其在
斯乎梁武志在約已示存官掖雖貴嬪之徽華早
著誕育元良唯見崇重無聞正位徐妃無行其殲
滅也宜哉陳武撫茲歸運奄開帝業若夫億天作
則燮隆王化則宣太后其懿焉文宣官壺無聞於
喪德後主嗣業實敗于椒房既曰北晨亦唯家之
索也

宋宗室諸王武帝諸子

南齊書卷之三

四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係之千歷數至於經啓多
難莫不兼藉親賢常於餘祿內侮荀桓交逼荆楚
之勢同于累卵如使上略未盡一算或遺則得喪
之機未可知也烈武王孽群才揚盛策一舉而竭
勅寇蓋亦人謀之致乎長沙雖位列台鼎不受本
根之寄跡其行事有以知武皇之則哲廬陵以帝
子之重兼高明之姿繫跡未彰禍生忌尤痛矣夫
天倫猶子分形共氣親愛之道人理斯同富貴之
情其義則舛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
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觀夫彭城南郡其然乎

江夏地居愛子位當上相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屈
體降身歸于卑下得使兩朝暴主永無猜色歷載
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末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
婦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
未云幾而礫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誠斯為篤矣
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之鑒
不然何以致於是也

文帝諸子孝武諸子明帝諸子

南齊書卷之三

五

論曰甚矣哉元嘉之遇禍也殺逆之釁事起肌膚
因心之重遂亡天性雖鳴鏑之酷未極於斯其不
至覆亡亦為幸也明皇統運疑隙內構尋斧所加
先自王戚晉刺以獷暴摧軀已哀由和良醜體保
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為善詳求其旨
將遠有以乎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蓋古人之
畏亂也孝武諸子提挈以成疊亂遂至宇內沸騰
王室如燬而帝之諸胤莫不殲焉強不如弱義在
於此明帝負類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
其本乎

劉穆之徐羨之傅亮檀道濟

論曰自晉網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

宋武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素章歸于平道以
建武末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爲
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也若夫怙才驕物公且其
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亡亦爲幸焉秀之行已
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傳二公跪承顧託若使
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爲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王
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相宮有卒迫之
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杜稷爲存亡則義異於
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
其亂斯其効也道濟始因錄用故得忘瑕晚因大

六

六

名以至顛覆部祗克傳胤嗣其木鴈之間乎

王鎮惡朱齡石毛脩之傳弘之朱脩之王玄
謨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遙阻汗離
區甸分其内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溫一代英人志
移晉鼎自非兵屈霸上戰蚬坊頭則光宅之運中
年允集宋武帝屈起布衣非藉人譽一旦驅
合奄輿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
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
之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

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異趙跨功桓氏取高昔
人方復觀兵嶠涓陳師天嶺及靈威薄震重關自
關故知英策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
持前無彊陣爲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起石毛
脩之傳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
運以至顛陷爲不幸矣脩之滑臺之守有疎勒之
難苟城節在焉所在爲重其取策大國豈徒然哉
終假道自歸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
念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
八州之勁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盛境亡師固其
宜也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瞻微俱不悔卒
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匹夫懼矣玄謨行已之
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六

六

劉敬宣劉懷肅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震
丘進孟懷王胡藩劉康祖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後
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
遂止於人存
薄將別有
靖劉鍾震
懷肅劉懷慎劉粹孫處蒯恩向
孟懷王孟龍符胡藩等或階緣恩

舊一其心力或攀附風雲奮其鱗羽咸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云無德不報其言信矣康祖門奉興王早裂封壤受委疆場赴臨爲期道產樹績漢南歷年踰十遺風餘烈有足稱焉覽其行事可謂異迹均美延孫隆名盛寵擇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其過也

趙倫之蕭思話臧肅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命言親則在趙爲密論望則於蕭爲重古人云人能弘道蓋此之謂乎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峻於山川有驗於此臧氏文義之美傳于累代含文以致誅滅好亂之所致乎

謝晦謝裕謝方明謝靈運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殷憂在日黜斥啓聖於社稷之計蓋爲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主命昌門之覆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總已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文堪乎向令徐傳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作劉氏之危則有逾累卵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宜遠所爲寒心可謂睹其萌矣然謝氏自晉以降

雅道相傳景暉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玄暉深思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乃信惜乎

謝弘微

論曰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弘微立履所蹈人倫播美其世濟不隕蓋有焉焉敬冲出入三代驟經遷革遁俗之志無聞貞固之道居官之方未免貨財之累因循成敬偃仰當年古人云處士全盜虛聲斯之謂矣

王弘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二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

王曇首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宜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

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爲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王誕王華王惠王或

論曰王誕風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榮光日月遭遇蓋其時焉奉光奉叔並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固爲優矣瑩印章六毀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與芳聲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群公方驂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

不重袁粲之三

十一

莫有愚子自致誅夷份胤嗣克昌特鍾門慶美矣

王裕之王鎮之王韶之王悅之王准之傳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下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王懿到彥之垣護之張興世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桓王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

而無關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樂非鳳麟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爲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節自許竟而江郢之醢可爲痛哉與世鵲浦之奇遠有深致其世組建旆旌徒然也

袁湛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既遠生不再來所以據其固而輕天下悽寸陰而戰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誥投軀徇主罕遇其人觀夫宋齊以還表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凜松筠其性乎若無

不重袁粲之三

十一

陽源之節丹書夫何取貴頭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木象之出處所蹈實懸家風繫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節既破旌於晉世黎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朝其激厲之方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梯心高已既而抗言儲嗣無忘直道辭榮身後有心照嶺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爲稱職蓋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感暮良可稱

云敬泌立履之地亦不為替矣

孔靖孔琳之殷景仁

論曰季恭命偶與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挹觀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蹤古人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也直休文行已之度可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遠變通之道觀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惇晚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筮元嘉之盛卒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為重美矣乎

褚裕之

南史卷之三

士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舉早集及於逢迎與運謗議沸騰既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也矧貞勁之性炫廉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阻者矣

蔡廓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典宗出內所踐不墮家聲位在其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及疑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特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

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何尚之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閑及乎洗閣取議皮冠獲請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該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胤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與觀夫子哲之赴惠景子秀之矯敬中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致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蠶賄而敗業惜乎

張裕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崇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終百心以求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奮重圍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况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張邵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共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徐氏妙理通靈蓋非常所至雖古之和鵠何以加茲融與文伯款好故附之云爾

范泰荀伯子徐廣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論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

不南金錄卷三

十四

由斯播美觀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于時之譽不期俱不為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足尉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徐廣動不違仁義兼儒行鮮之時稱格俊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為貴寔光載德承天素訓所資無慙舅氏美矣乎

顏延之沈懷文周朗

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知故取忤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由一代靈運既以取斃延之亦躋當年向之所謂

貴身翻成害已者矣士遜援筆數罪陵讎犯難餌彼慈尊冉之獸吻以此為忠無開前諾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愜則難乎免矣師伯行已縱欲好進忘退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乎懷文蹈履之地足以追蹤古烈孔母致懼中丞其誠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個儻為尤顯捨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者焉

劉湛庾悅顧琛顧說之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湛

不南金錄卷三

十五

識用才能寔包經國之略豈知移弟為臣則君臣之道變用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懷姦苟相宗悅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悅亦鴟炙以速尤乾饒以愆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無常仲文賄而為災乃徇財之過也顧琛吳郡徵兆於初筮觀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易遇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羊欣羊玄保沈演之江夷江秉之

論曰敬元表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
豈虛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
恩寵蓋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
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篤素叔源
節見臨危懿德高風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
陳雅道相係奔世載德斯之謂焉而總溺於寵狎
反以文雅為敗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玄
叔清介著美足以追繼古烈今和窺覘戍性終取
躋於險塗宜矣

沈慶之宗慈傳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
所在見推其戰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
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
至顛覆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並有高風將門
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
命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薨代德其有數乎宗慈
淑慝風雲竟成其志史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
志能之士也

柳元景傳

論曰柳元景行已所資使武毅當朝任職實兼

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
人望也諸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
其不副也何哉豈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
斯迹也

殷孝祖劉劭

論曰當大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
名節自立孝祖說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劭出征久
撫所在流譽行已之節赴蹈為期雖古之忠烈亦
何以加此倏至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
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緯中壽為尤

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魯爽薛安都鄧琬宗越吳喜黃回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
亂世之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
致奔亡亦為幸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
樂稔惡盈旋至夷滅各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功
分未酬而禍集黃回以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
唯命也哉

齊列傳

齊宗室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
道遙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
者也顧胃荊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
預圖之所致乎諶與垣之俱應顧託既以傾國亦
以覆身各其宜矣

齊高帝諸子

論曰豫章文獻王瑋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
率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降皇賜而天倫之愛無
虧未明故知爲仁由已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
氏遂爲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輩齊

不南史論齊諸子

十一

弗取前轍子恪兄弟並皆錄用雖見梁武之弘裕
亦表文獻之餘慶晉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
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存固本然就
國之典既隨代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託體
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
疑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筭意在永安以明
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勅末命於近戚寄重任
於疎親以爲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庶中立
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隆家國曾不慮機能
遠衡權可制衆宗族織滅一至于斯曹植之言遠

有故矣

齊武帝諸子文惠諸子明帝諸子傳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爲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
有虧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
風隕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聩推此
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
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
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僞之事不經耳目雖卓
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齊氏諸王
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

不南史論齊諸子

十一

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
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
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
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
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
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實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
不知執柯所指跼蹐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
知其勢難也

王敬則陳顯達張敬兒崔慧景傳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不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

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
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
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
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
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踈於此也敬兒扶震主
之勇當鳥盡之運內惑邪夢跡涉觀覲其至殲亡
亦其理也禁暴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昌安國周山
國周盤龍王廣之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北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

南史論贊卷之三

二十一

帝觀學深視將符典運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
曹武昌安國周山國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
歎或備盡心力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
自致榮寵夫豈徒然蓋亦驗人心之有歸樂推之
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夫奉叔取進之道
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
在而斷金莫驗報國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異其
何爽也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續宣所莅其殆
陵也

荀伯玉崔祖思蘇俱虞悛胡諧之虞玩之劉

休江祐

論曰若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敬夫專心所
奉在節無二伯王始遵其事旋及誅夷有以驗行
之性熱且知齊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准亮將
興霸業在蘇暗微知著自同奔走虞悛荀餌之恩
諧之心腹之寄並得攀光日月亦各時運之所躋
乎玩之臧否之尤者在懸車之日是知嗣宗所誠
蓋亦遠有致乎江祐立辟非時竟蹈龍逢之血人
之多僻蓋詩人所深懼也

陸澄陸慧陸杲傳

南史論贊卷之三

二十一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天下將見重於
時貴其所以立斷於事未能周務書厨得所議矣
叔明持身有檢殆為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
也杲諒直見稱單文以取達亦足美乎舊陸徽著
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杲上云

庾杲之王湛孔珪劉懷珍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觀夫杲之風流所得休野行已之度蓋其
有焉仲和性履所遵德璋業尚所守殆人望也懷
珍宗族文質斌斌自宋至梁時移三代或以隱節

取高或以文雅見重古人云立言立德斯門其有之乎

劉勰明僧紹庾亮劉虬

論曰劉勰弟兄僧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飾以儒行持身之節異夫苟得患失者焉庾亮劉虬取高一代之所以行已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遘見嫉時主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異夫自古哲王屈已下賢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祚之不末也不亦宜哉

梁列傳

梁宗室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盤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武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繁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黜獎典一撓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為甚正德穢行早顯逆心夙構比齊襄而迹可疋似吳淝而勢不侔徒為賊景之階梯竟取國敗而身滅哀哉安成南平郢陽始興俱以名迹著美蓋亦

有梁之間乎也

梁武帝諸子

論曰甚矣讒佞之為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目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嫡疎漢嗣可為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況於下此者也綜處秦政之疑懷負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廬陵多財為累雄心自立未及騁暴早沒為幸南康為政有方居喪以禮惜乎早夭不拯危季邵陵少而險躁人道頓亡晚致勤王其殆優矣

武陵地岩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

梁簡文帝諸子元帝諸子

論曰簡文提挈冠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棘蓋時運之所鍾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居家嗣之任竟亦當年擯落通塞亦云命也哀哉

王茂曹景宗席闢文夏侯詳吉士瞻蔡道恭楊公則鄧元起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

傳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梁武皇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

自致勤王之與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切惟關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羣盜焚門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効居多浮山之役而康絢實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實與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張弘策庾城鄭紹叔呂僧珍樂誦

大南史卷之二

主四

論曰張弘策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戚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續不能叶和蕃岳克濟陶冶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爲梁之亂階惜乎庾城鄭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盡或恪勤匪懈締構王業皆有臣之節矣諺雖異帷幄之勲亦讚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沈約范雲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黎命懸晷刻梁

武撫茲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誼惟舊並以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迹爲蹟亦風德之衰乎縝梓直之節者于終始其以王亮爲尤亦不足非也

韋叡裴邃

論曰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於戎馬觀制勝之道謂爲壯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踣蹇板輿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遠自効邊疆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斯言豈曰妄乎

大南史卷之二

主五

江淹任昉王僧孺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之所以効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沈靜助乃信思持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異各其宜乎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蹟非爲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范岫傅昭孔休源江革徐勉許懋殷鈞

論曰范懋賓之德美傳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

事江休映之疆直並加以以學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時主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脩身慎行運屬興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為梁氏宗臣信為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符見推亨懷道好古以博覽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奔僧辯正立存焉豈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居又加以以政績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陳伯之陳慶之蘭欽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

大南史論贊卷之三

七

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為幸哉慶之初同鸞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秀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剋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鳩毒唯命也夫

賀瑒司馬駿朱异顧協徐摘鮑泉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於賀瑒賀琛朱异司馬駿其得之矣而遂微寵倖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延寇敗國定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亦既

乃死寵賄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夫太清之國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追蹤古人徐摘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聰明特達締構興王厭替謀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之士每處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王神念羊侃羊鴉仁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寵任既而侃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殲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隕覆幸全

大南史論贊卷之三

七

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為得及時鍾文襄地居元宰內有典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弄茶延敵開臺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為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江子一胡僧祐徐文盛陰子春杜蔚王琳張彪

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微江則自致下軀胡亦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嚴

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終有辭詩人得所誠焉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及乎梁州之敗而以濯足爲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豈易知乎王琳亂朝忠節志雪仇恥然天方相陳義難弘濟斯則大厦落構豈一木所能支也張彪一遇何懷死而後已唯妻及犬義悉感人記傳所陳何以加此異乎

陳列傳

陳宗室諸王

論曰有陳受命雖疆土日感然封建之典無幸先王末脩等並以疎屬列居蕃屏志紀始終之迹其殆優乎衡陽南康地皆懿戚提契以殯惟人也夫文宣二帝諸子不一都陽岳陽風迹可紀立所謂維城盤石叔慎其近之乎

杜僧明周又有侯瑱侯安都歐陽頠黃法範淳于量章昭達吳明徽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書曰知人則哲觀夫陳武論將而周侯遇禍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以驅駕雄傑而創基撥亂者乎故瑱頠並自奔囚翻同有亂耗量望風景附自等誠臣良

有以也昭達勤王之略遠符耿弇行已之方頗同吳漢既眇而貴亦黜而王吉凶之筭豈人事也明徹屬運否之期當關土之任才非韓白識暗孫吳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犯斯不韙師亡國感宜矣哉

胡穎徐度柱稜周鐵武程靈洗沈恪陸子隆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世譜周敷荀朗周吳魯榮達蕭摩訶任忠欒毅傳

論曰梁氏云季運屬雲雷陳武帝杖旗掃難經給伊始胡穎徐度柱稜周鐵武程靈洗等或感會風雲畢力驅馳之日或擢自降附乃贊興王之始咸得配享清廟豈徒然哉沈恪行已之方不踐非義之迹子隆持身之節無失事人之道仁矣乎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譜周敷荀朗周吳魯榮達蕭摩訶任忠欒毅等所以獲用當年其道雖異至於功名自立亦各因時常金陵覆沒抑惟天數然任忠興亡之義無乃致虧與夫蕭魯所行固不同日持此百心而事二主欲求取信不亦難乎首領獲全亦爲幸也

趙知禮蔡景歷宗元饒韓子高華皎劉師知

謝岐毛喜沈君理陸山才

論曰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此乃宋齊之初傅亮王儉之職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而卒能齊務濟時蓋其遇也希祥勞臣之于才名自致迹涉便佞介介所產元饒始終任遇無虧公道名位自卒其殆優乎子高權重為戮亦其宜也華皎經綸云始既蹈元功殷憂之辰自同勁草雖致奔敗未足為非師知送往多闕見忌新主謀人之義可無愼哉然晚遇誅夷非其過也毛喜逢時遇主好謀而成見廢昏朝不致公輔惜矣沈陸所以見重固亦雅望之所致焉

沈炯虞荔傳緯顧野王姚察

論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保茲貞一並取貴時主豈虛得乎傳緯聰敏特達才氣自負行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宜矣顧姚栖託藝文蹈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乎

循吏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典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昨庶著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基為斷雖沒世不徒未及寢時而人有所係更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聲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資掃蕩猶有未供深賦厚歛天下騷動自茲迄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最爾迫隘存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末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

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大馬餘穀粟土木衣
絲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王燭紫極諸殿彫采綺
節珠窻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
欲殫人命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
下以至橫流莅人之官遷變歲屬笑不得黔竈未
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更不及古人乖於
昔蓋由爲上所擾致化莫從齊高帝承斯奢縱輔
立幼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爲政未暮擢山陰令
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已南面導人以
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

尚書書卷之七

主一

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未明繼運番心政術杖威善
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
周爲小滴水旱之災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姓無
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舞節袪服華
粧桃花淥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通明帝
自在布衣達于吏事及居宸衷專務刀筆未嘗枉
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魏軍入伐壇場大擾
兵車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
亂政由羣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
門互長貪虐哀剝聚斂侵擾黎甿天下搖動無所

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
寬書東昏時雜調歲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
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具聽政求瘼卹隱乃
命輔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
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在身服浣濯之
衣御府無文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園案所
陳不過三羞蓋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
廉平皆召見於前親賜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
溉爲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駿爲晉安太守溉等
居官並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今

尚書書卷之七

主一

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
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
守劉符爲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獎勵之方
也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並掇采其事
以備此篇云

循吏傳二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
器多焉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
他擾徇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吏
治官者或長子孫皆教德政以盡人和興義讓以

存簡久故襲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偽繁
起人減昔時務殷前世立績垂風難易百倍若以
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
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此鎮如或可勉未必今
才陋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儒林傳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
政之所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及漢武帝時
開設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射策設科勸以
官祿傳業者故益眾矣其後太學生徒動至萬數

不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王固

郡國賢舍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
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洎魏正始以後更
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荀顗摯虞之徒雖
議創制未有能易俗移風者也自是中原橫潰衣
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
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
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
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
道之鬱也又矣乎至梁武創業深懲其弊天監四
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

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
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
有數百生給其餼稟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
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造就會稽雲
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
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
親屈與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燕語勞之以
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
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
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

不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王固

其所采綴蓋亦梁之遺儒今並集之以備儒林云

儒林傳二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鄉繆齊紫
且以移俗況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
主方崇儒業如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龍于
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感也自梁迄
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詖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
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
矣斯之謂也

文學傳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于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勸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不南金書卷之十一

孝友

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

文學傳二

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遠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宜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使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

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荷門業或風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孝義傳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貽言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毗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嚆翔之感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爲其首斯並執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闇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間閭無聞視聽考于載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象用存旌勸今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孝義傳二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閭庭忠被史

策多發滿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隱逸傳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未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若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鷄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氣

全唐書卷之三

三十八

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蕪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讓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隱逸傳二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過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

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鬱鬱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帛東都夫何難之有

恩倖傳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濫隆之別況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

全唐書卷之三

三十九

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爲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起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顯阮佃夫之徒專爲倖倖矣齊初亦用父勞及以親信關

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侍郎之
局得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
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
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負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
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領武
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
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爲篇以
繼前史之作云爾

恩倖傳二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

八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司尚書八坐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
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起
走之勞亦息關宜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
切自音見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
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
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
異世同揆故環纓欽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疎躬
陪蘭檻而高舂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父
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班之機長主君世振衰
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官省咳唾義必先知故

窺盈縮於堂皇復臨璇珠於龍膳坐歸聲勢卧震都
鄙賄賂日積苞苴咸通官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
小司專典兵力雲屯天居且設蘭綺羽林精卒重
屯廣衛至於元戎營轍武候還麾遮迺清道神行
按轡督察往來馳騁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按領
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
近斷於外監之心讀屏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抑符
緩詔姦僞非一書死爲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
手刊字紙爲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王署家號金
穴嬌嬖侍女藉茶蔡鄭之聲疾池碧沼魚龍雀馬
之說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爲
切況乎主幼時昏譏惡亦何可勝也

八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海南諸國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
或四五百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
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
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
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
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
百數十國因立記傳代述中國者蓋鮮故不載

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者列爲海南云

東夷諸國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東夷諸國二

論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

不

上

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絕威震冥海於是鞬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遼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幾何故西書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也

賊臣傳

論曰侯景起于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筭于時江表之地不見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弛藩離之固內絕防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爲國加以姦回在側貨賄潛通景乃因機聘

詐肆行矯愿王傳爲其謀主飾以文辭武帝溺於知音惑茲邪說遂使乘柝直濟長江喪其天險揚旌指闕金墉亡其地利生靈塗炭宗社丘墟於是村屯鳴壁之豪郡邑巖穴之長恣陵侮而爲暴資剽掠以爲雄陳武應期撫運戡定安輯熊羆朗周陳寶應等雖逢興運未改迷塗志在亂常致夷戮亦其宜矣

南史論贊卷之二終

南史論贊卷之二

上

卷之一

魏本紀一 魏本紀二 魏本紀三

魏本紀四 魏本紀五 齊本紀上

齊本紀中 齊本紀下 總論

周本紀上 周本紀下 隋本紀上

隋本紀下

卷之二

列傳

后妃上 后妃下

不列傳贊目錄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武陵侯因望都公類曲陽侯

素延六修古陽男止干武衛將軍明定君

秦王翰常山王遵陳留王虔毗陵王順達

西公意烈窟咄

道武七王明元六王太武五王

景穆十三王

文成五王獻文六王孝文六王

衛操莫合劉庫仁尉古直穆崇奚斤叔孫

建安同庚業延王建羅結婁伏連閭大肥

奚牧和莫題賀狄干李栗奚眷

燕鳳許謙崔宏張袞鄧彥海

長孫嵩長孫道生長孫肥

于栗磾等 崔逞王憲封懿

古弼張黎劉潔丘堆娥清伊敏乙瑋周幾

豆代田車伊洛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

建來大千宿石萬安國周觀射撥陸真昌

洛拔薛彪子尉元慕容白曜和其奴苟類

宇文福

宋隱許彥刀羅辛紹先韋閭杜銓

不列傳贊目錄

屈遵張濟谷渾公孫長張濟李先賈彝寶

瑾李訢韓延之表式毛修之唐和寇謫廓

範韓秀亮桓柳崇

陸侯源賀劉尼許提

司馬休之司馬楚之劉昶蕭寶夤蕭止表

蕭祗蕭退蕭奉蕭揭蕭固蕭肅大園

盧玄盧素盧觀盧同盧誕

高允 崔鑒崔辯崔挺

李靈李順李孝伯李惠李義深

游雅高閭趙逸胡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

闕綱劉延明趙柔索敵宋繇江式

王慧龍鄭義

薛辯薛寘薛儉

等

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田益

宗孟表奚康生楊大眼崔延伯李叔仁

裴駿裴延雋裴佗裴果裴寬裴俠裴文舉

裴仁基

薛安都劉休賓房法壽畢衆敬羊祉

韓麒麟程駿李彪高道悅甄琛高聰

楊播楊敷王肅劉芳常爽

本史論贊目錄

三

郭祚張彝邢劼李崇崔光崔亮

裴叔業夏竦道遷李元護席法友王世弼

江悅之淳于誕沈文秀張讓李苗劉藻傳

永傳豎眼張烈李叔彪路特慶房亮曹世

表潘永基朱元旭傳孫紹張普惠成淹范

紹劉桃符鹿念張權劉道斌董紹馮元興

袁翻陽毛賈思伯祖瑩介朱榮等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鶴侯

深賀拔允侯莫陳悅念賢梁覽雷紹毛遐

乙弗明

辛雄楊機高道穆恭雋山偉宇文忠之費

穆孟威

齊宗室諸王上

齊宗室諸王下

萬俟晉可朱渾元劉豐破六韓常金作劉

貴蔡雋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貸

文庫狄迴洛庫然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

孤延斛律若舉張瓊宋顯王則慕容紹宗

叱列平步大汗薩薛修義慕容儼潘樂彭

樂恭顯皮景和蔡連猛元景安猛孤永業

鮮于世榮傳伏

本史論贊目錄

高隆之司馬子如賓泰尉景妻昭庫

狄干韓軌段榮斛律企

孫寒陳元康杜弼房謨張纂張亮張曜王

峻王紘敬顯雋平鑒唐邕白建元文通趙

彥深赫連子悅馮子琮郎基

魏收魏長賢魏季景魏蘭根

邵惠公顯杞簡公連言莊公洛生虞國公

仲廣川公測東平公神舉

周文王寇洛趙貴李賢梁紱

子文貴侯莫陳崇王雄

派信實熾賀蘭祥叱列伏龜閭慶

史
京宣

王能
恩政尉遲迴王軌

周惠
達焉景繇綽

韋孝
寬韋瑱柳蚪

達奚武
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

果蔡祐
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

王傑
王勇宇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

達奚是
劉雄侯植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

泉介
李遷折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

崔彥
穆楊纂段永令狐整唐永柳敏王士

良

豆盧寧
楊紹王雅韓雄賀若敦

申徽
陸通庫狄峙楊存王慶趙剛趙昶王

悅趙文
表元定楊擢

韓褒
趙肅張軌李彥郭彥梁昕皇甫瑤辛

慶之
王子直杜杲呂思禮徐招檀翥孟信

宗慆
劉瑤柳遐

隋宗
室諸王

梁士彥
元諧虞慶則元胃達奚長儒賀正

子幹
史高歲劉方杜彥周搖獨孤楷乞伏

慧張
威和洪陰壽楊義臣

劉昉
柳裘皇甫績郭衍張衡楊汪裴繇袁

元李
雄

趙獎
趙芬王韶元巖宇文弼伊婁謙李圓

通郭榮
龍晃李安楊尚希張契繇孝慈元

壽

段文振
來護兒樊子盖周羅暕周法尚劉

權衛玄
李景薛世雄

裴政
李諱鮑宏高構榮陸知命梁柳柳

或趙綽
杜整

張定和
張肅麥鐵杖權武王仁恭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王辯陳稜趙才

宇文述
王世充段達

卷之三

列傳

外戚傳
隋文帝外家呂氏傳

儒林傳
儒林傳二 文苑傳

文苑傳二
孝行傳 孝行傳二

節義傳
節義傳二 循吏傳

循吏傳二 酷吏傳二

隱逸傳二 藝術傳二

藝術傳二 烈女傳二

恩倖傳二 僭偽附庸傳二

四夷傳二 四夷傳三

四夷傳五 四夷傳六

四夷傳七

北史論贊目錄終

北史論贊目錄

七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北史論贊卷之一

樓部

唐李延壽編 明項篤壽輯

魏本紀一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契靈心有魏奄宅幽方代爲君長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宜符人事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奄君人之量征伐四討威被遐荒乃改都立號恢隆大業終百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固有由矣道武顯晦安危之中屈申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斬方難遂啓中原垂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棲邊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出長久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爲之乎明元承運之初屬廓定之始于時很顧鵬時猶有窺覲加以天賜之末內難尤甚帝孝心愷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內和外撫終能周鄭款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已遠矣

魏本紀二

論曰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萬翦

遼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蠟絕迹廓定四表混一
華戎其爲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
豈非神敝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未
乃豐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景穆明德令聞
風世祖天其戾園之悼歟文成屬太武之後內頗
虛耗既而國豐時艱朝野楚楚帝與時消息靜以
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爲
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獻文聰敏夙
成兼資雄斷故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有厭
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也

北史論贊卷之二

魏本紀三

論曰有魏始基代朝廓平南夏關土經世咸以威
武爲業文教之事所未達也孝文纂承洪緒早著
徽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
日不言神契所擢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紘大政一
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塗同歸百慮一致
夫生靈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
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
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黔黎咸受耳目之
賜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已利物

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魏本紀四

論曰宣武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爲
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
比之漢世安順宣武之後繼以元成孝明冲齡統
業靈后婦人專制任用非人賞罰乖舛於是豐起
宇內禍延邦畿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

魏本紀五

論曰莊帝運接交喪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
有四海猶逆剪除權強擅命神慮獨斷芒刺未除
而天未忘亂禍不旋踵自茲之後魏室土崩始則
制屈強胡終乃權歸霸政主祭祀者不殊於寄坐
遇黜辱者有甚於奕棊雖以節閔之明孝武之長
祗以速是奔波文帝以剛強之質終以守雌自竇
靜恭運終天祿高蹈唐虞各得其時也

齊本紀上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
號其方屢戰而薊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專主匡國
功濟天下既而魏武帝規避權逼曆數既盡適所
以速關河之分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

姦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陵法
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
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總而論之積善多
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齊本紀中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都之後雖主祭
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
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
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
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

六史文獻卷之四

四

近代未有齊國不求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
弊風教聚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誠既不
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
主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
非其器之所致介老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
之閒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
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
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
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倚不無
危殆乃睠關右延懷兼并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

之明主而降年不求其故何哉豈幽顯之塗別有
復報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齊本紀下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筵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
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
閒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
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
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
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體
大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求言

六史文獻卷之五

五

先訓教匪義方始自機襍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
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廷所聞莫非
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如嬖屬之以麗色淫聲縱
綺縠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
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
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
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谿壑難滿重
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
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
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總論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其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洛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

不史記卷之十一

六

既而蕭瑒敗德罔念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微嗣不末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半籠區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肝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暨乎後主外內崩離眾潰於平陽身禽于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摧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

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富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王川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冰兩櫛風極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雕牆峻宇甘酒嗜音鄴肆遍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書作夜間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弗聞妻妾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使閹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同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濫刑剗削被於忠良株連加於犬馬讒邪並進法太多聞持甄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叛親離離瞻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

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召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爲惡以促之欲求大夏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惟天道也

周本紀上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羣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彙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愒乎周文爰自滯蹙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時局與能運庸啓聖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

六代史卷之二

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訓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漢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爲強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來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擴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勲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求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

若此能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勲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閭閻擊戢螭螭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斯爲過矣孝閔承既安之業應樂推之運明皇處代邸之尊恭太宗之緒始則權臣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刺之疑用致幽絀之禍惜哉

周本紀下

論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強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增場之事一彼一此武皇繼

六代史卷之二

九

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養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已勵精勞役爲士卒之先居處同疋夫之儉修富國之政務強兵之術乘離人之有釁順天道而推亡數年之間大勲斯集憶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貼危盛矣哉有成功者也若使是日之喪無英經營之志復申黜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王而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擾楚期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

遠皇后之行事身歿已為幸矣靜帝越自幼中紹
統內挾有劉之計戚藩無齊代之強隋氏因
之遂遷龜鼎雖後祇投袂翻成凌奪之威章盜
竊王無救宗周之廟焉以文皇之經啓鴻基武
皇之克降景業末造紀不祀忽諸斯蓋先帝之
餘殃非獨子之罪戾也

隋本紀上

論曰隋文帝樹基立本積德累仁徒以外戚之尊
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本為所許是以周室舊臣
咸懷憤慨既而上謙同三蜀之阻不踰期月尉遲

北史卷五十五

十

迴舉全齊之眾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
之所贊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靈勇復夏荆揚
未一効勞日仄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
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垣禹貢
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
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尉
候無警遐邇肅清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
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塗不陵弱衆
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自開皇二十年間天
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

烈而素無術業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
資隆平暮年此風愈扇又雅好瑞符暗於大道建
彼維城權倖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妬婦之
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
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剪伐本根墳土未乾子孫
繼踵為戮松檟纒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
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文皇成於煬帝所由
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不幸也

隋本紀下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志尚南平吳會北却

北史卷五十六

十一

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兒肆厥姦
聞故得厭后鍾心文皇平慮天方肇亂遂升儲兩
踐峻極之榮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
紘單于頓顙越常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
腐之粟充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狀之
欲狹殷周之制度崇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傲俚
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間威冠服以塞其姦除諫
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彰教絕四維刑參
五虐誅鋤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
者莫聞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

朔方三駕路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
弗堪命乃急令暴賦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
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
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
遠之楊越姦宄乘釁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
輿往而莫返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
轉死溝壑十七八焉於是相聚藿蒲蠅毛而起大
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群攻城剽邑
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
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爲糜鹿之場慘慘黎民俱充
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
足爲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蟬蛸之有窮長夜
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
右之人皆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塗炭遂以萬乘
之尊死於疋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
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體骨棄而莫掩社稷隳隕
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
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祇不妄作又
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有

徵矣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
崩羣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屍不歸既鍾
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錫笙鍾變響雖
欲不遵堯舜之迹庸可得乎

北史論贊卷之一

列傳

后妃上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
日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
人嬪婦御妻之數焉魏晉相因時有升降前史言
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然自昭成之
前未具言六官之典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
妃后無聞道武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為皇后始立

北史論贊卷之二

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太武
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等後庭漸已多矣又
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不
則不得立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
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孝文改定內官
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二嬪視三
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
女職以典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
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女書史書
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

人恭使宮人視四品青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
奴視五品及齊神武文襄俱未踐尊極神武嫡妻
稱妃其所娉茹茹女稱為茹茹公主文襄既尚魏
朝公主故無別號兩宮自餘姬侍並稱娘而已文
宣後庭雖有夫人嬪御之稱然未具員數孝昭內
職甚少唯楊嬪才貌兼美復是貴家襄城王母桑
氏有德行並蒙恩禮其餘無聞焉河清新今內命
婦依古制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女又準漢制置昭儀有左右二人比丞相其弘德
正德崇德為三夫人比三公光猷昭訓隆徽為上

北史論贊卷之二

嬪比三卿宣徽凝暉宣明順華凝華光訓為下嬪
比六卿正華今則脩訓曜儀明淑芳華敬婉昭華
光正昭寧貞範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靜訓曜
德廣訓暉範敬訓芳猷婉華明範懿儀暉則敬信
為二十七世婦比從三品穆光茂德貞懿曜光貞
凝光範令儀內範穆閨婉德明婉艷婉妙範暉章
敬茂靜肅章穆華慎儀妙儀明懿崇明麗則婉
儀彰三脩閑脩靜弘慎懿光潛容徽淑秀儀芳婉
貞慎明懿穆脩範肅容茂儀英淑弘懿正信凝
婉英範懷順脩媛良則瑤章訓成潤儀寧訓淑懿

柔則穆儀脩禮昭慎貞媛肅闈敬順柔華昭順敬
寧明訓弘儀宗敬脩敬承閑昭容麗儀閑華思柔
媛光懷德良媛淑猗茂範良信豐華徽娥肅儀妙
則爲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武成好內並具其貞
自外又置才人采女以爲散號後主既立二后昭
儀以下皆倍其數又置左右娥英比左右丞相降
昭儀比二大夫尋又置淑妃一人比相國周氏率
出姬制內職有序文帝創基脩祚席以儉約武皇
嗣歷節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
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

八史論卷之三

三

其欲溪壑難滿采擇無狀恩之所加莫限斯阜榮
之所及無隔險設於是升蘭殿以正位踐椒庭而
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緣恩倖而擁
玉帛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
足比其髮髻也人厭苛政弊事實多文帝之祀忽
諸特由於此隋文思華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
室傍無私寵婦官位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
官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
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
十八員掌女功絲采視正七品又采漢置舊儀置

八史論卷之三

四

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官掖之政一日尚
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閣稟賜管司令三人掌闈籍
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玩一日尚儀
掌禮儀教習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
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日尚服掌服章寶藏管
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柳三人掌巾櫛膏沐四
日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醫三人掌方藥卜筮典
器三人掌鑄爨器皿五日尚寢掌帷帳牀褥管司
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日
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
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
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
預朝政內擅官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
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
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
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闈掌
官閑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
無幾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宴遊而已帝又參詳
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爲三
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充

儀充容充華是爲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
品正第三美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爲世
婦寶林二十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
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爲女御總一百二
十以叙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
員數視六品以下時又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
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官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啓
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關掌門閤
司簿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
司樂掌音律司司掌賓客司司掌禮儀贊相導引
三曰尚服局管司司掌璫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
司掌湯沐巾櫛玩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
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醢掌酒醢醢醢司藥掌醫巫
藥劑司藥掌藥餌藥炭五曰尚總局管司司掌牀
席帷帳鋪設灑掃司典掌典筆金扇執持羽儀司
司掌園藥種植蔬菜瓜果司司掌火燭六曰尚司
局管司司掌營造裁縫司司掌金王珠璣錢貨司
司掌繒帛司司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
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
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

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史
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以下無定員數聯事分
職各有司存焉

后妃下

論曰男女正位人倫大綱三代已還逮於漢晉何
嘗不敗於矯誣而興於聖淑至如后稷稟靈巨迹
神元生自天女克昌來葉異世同符魏諸后婦人
之識無足論者文明邪險幸不墜國靈后潘恣卒
亡天下傾城之誠其在茲乎乙后迫於畏逼有足
傷矣昔鉤弋年少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

六 後漢書卷之三

六

帝制子貴而其母必死矯枉之義不亦過乎孝文
終革其失良有以也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
亂溫公之敗邦家爲妃比跡褒后然則汗隆之義
蓋有係焉其餘作孽爲責外平內蠹鑒之近代於
齊爲甚周氏粵自文皇遠乎宣帝年踰二紀世歷
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棄同即異
以夷亂華汨婚姻之繫序求豺狼之外利既而報
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讎敵
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武皇雖受制於人未親
庶政而謀士韞奇直臣鉗口過矣哉而歷觀前代

以外賊而居宰輔者多矣而傾漢室者王族喪周
家者楊氏何滅亡之禍若合契焉隋文取鑒於已
遠大輩前失故母后之家不罹禍敗獨孤權無曹
霍獲全仁壽之前蕭氏勢異梁竇不傾大業之後
至或不墮舊基或更隆兄構豈非處之以道其所
致然乎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武陵侯因望都公頽曲陽侯素
延六修吉陽男北干武衛將軍謂寔君秦王
翰常山王遵陳留王虔毗陵王順遼西公意

烈窟咄傳

論曰魏氏始自幽都肇基帝業上谷公等分枝若
木疏派天潢或績預經綸大開土宇或迹同凶悖
自致殲夷其禍福之來唯人所召至如神武之不
事黃屋高揖萬乘義感隣國祚隆帝統太伯延陵
未足多也高涼讓國之胤子那猛壯之風或大位
未加或功不贖罪寢德圖勞其義爲關松滋氣幹
曰承聲迹俱顯天穆得不以道任過其量持盈必
懷殺身爲幸武衛父子兼將丕略始見器重終以
棄棄不足觀矣河間扶風武烈宜著宗子之可稱

平衛王英風猛槩折衝見重謀之不臧卒以自喪
秦王體度恢偉陳留膽氣絕倫亡身強寇志力不
展惜哉常山勇冠威屬與魏升降亦以優平陰平
忠烈蒲陰器宇榮寵兼萃蓋有由焉毗陵疎遠
西伯介全身保位固亦難矣苻堅之轅寔君衛辰
之誅窟咄逆子賊臣蓋亦天下之惡一焉

道武七王明元六王太武五王傳

論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特
鍾沴氣平陽以降並多天促英才武略未顯高年
建簡二王爲時稱首既既有聲渾亦見器骨繼荷

北史論卷之三

八

遇太和之日名位豈安及哉又階緣寵私遂亂天
下殺身全祀固爲幸焉樂平樂安俱以將領自効
竟以愛迫而逝驗克終之爲鮮莊王才力智謀一
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日也太武之子秦晉
才賢而翰之遇酷倚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或爲
威德廣陽之世嘉實爲美深之見惡於元徽所謂
盜憎之義余之見殺不其晚歟

景穆十二王

論曰平陽諸子熙乃忠壯京兆之胤悖實有聲臣
之寒直有足稱矣當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節康

王毅然廷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斯之謂歟文宣
貞固俊遠鬱爲宗係身用累朝寧濟夷險社稷是
任其梁棟之望乎順寒諤儻有汲黯之風不用
於時橫招非命惜矣高有行陣之氣雋乃裂冠之
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著聲於
時熙略兄弟早播人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
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
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諛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
死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聽
斷威重見稱於太和美矣

北史卷之三

九

文成五王獻文六王孝文六王傳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特標令望延明學業該贍加
以雅談之美及于永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
命也獻文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
廣陵斃於桑中人而無箴各宜適死高陽器術缺
然終荷棟幹至於桡敗實尸其闕武宣孝以爲質
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
旦匪佗之旨霍光異姓之誡事實兼之竟而功高
震主德隆動俗聞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
昭未易遇也北海義昧鵠鶴奢淫行喪雖禍發青

卿亦自貽伊戚顛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
術其天將覆之庶人險暴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
黜不得其終斯乃米均之性堯舜不能訓也京兆
早有令問晚致顛覆甘於所染可不慎乎清河器
識才譽以懿親作輔時鍾屯詖始遷牆茨之逼運
屬道消晚扼兇權之手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
性致狂逸揆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悅以天人所棄
卒嬰猜懼之毒蓋地逼之尤也魏自西遷之後權
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
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作無替前緒

北史卷之三

十

明武繼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
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衛操莫令劉庫仁尉古其穆崇奚斤叔孫建
安同便業延王建羅結要伏連間大肥奚牧
和跋莫題賀狄干李栗奚春傳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說咸藉股肱元
相穆之際王迹未顯操舍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
名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而劉庫仁兄弟忠以爲
心感衰不二純即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
乎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春威略著時增

隆家業譽崇夙奉龍顏早著誠款遂膺寵眷位極
台司至乃身穰逆謀卒蒙全護從享千廟抑亦尚
功世載公卿奔奔青紫盛矣奚片世稱忠孝征伐
有尅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峭之責已赦封尸
之効靡立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廷叔孫建少展誠
勤終著庸伐臨邊有術威震夷楚俊委節明元義
彰顯沛察宋提之變有日碑之風加以柔而能正
見美朝野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川任等時俊當
有由哉頡頤赫連呂羅宋氏衆遂爲名將未易輕
也庾業延見紀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

《北史論衡卷之三》

十一

申功名尤舉而不免傾覆蓋亦其命王建位過既
高計以求直夾合之役不其罪歟羅結枝附葉從
子孫榮祿妻伏連閭大肥並征伐著蹟策名前代
奚收和跋莫提賀狄于李栗奚眷有忠勤征伐之
効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誅夷亦各其命也

燕鳳許謙崔宏張突鄧彥海傳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
武兼資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
驅馳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雋偉仍
屬權與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

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
所以自比於子房焉屬明元爲政之秋太武經營
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謀
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
藏人惡其上將器盈必弊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
斯酷乎至若張袞才策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
其罪亦足痛云洪讓世著諸史家風良可貴矣

長孫嵩長孫道生長孫肥傳

《北史論衡卷之三》

十二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
王室歷事累世適爲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
矣儉器識明允智謀通瞻堂焉有公輔之望塞
塞焉有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
多何哉平識具該通出內流舉取諸開物成務蓋
亦有隨之棲桶也道生恭慎廉約兼著威名見知
明主聲入歌奏二公並列暉煥朝野門祉世祿榮
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
能此重光子彥勇烈絕倫紹遠樂聲特妙熾乃
早稱英俊覽乃獨擅雄辯不然則何以並統師旅
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且侯歲體資英武兼包
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

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
王府保茲世祿不亦宜乎肥結髮內侍雄武自立
軍鋒所指罔不棄散關張萬人敵未足多也翰有
父風不殞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千栗碑等傳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栗碑有武功於三世
兼以虛已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稀矣洛拔
任參內外以功名自終烈氣槩沈遠受任艱危之
際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臣乎忠以梗朴見親乘
非其德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非女主之世何以

入史論卷之十

主

全其門族不至誅滅抑其幸也謹負佐時之略逢
興運之期為人厦之棟梁擬巨川之舟楫卒以耆
年碩德舉高望重禮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滿
盈爲誠覆折是愛不有君子何以能國其既功臣
之子地則姻親荷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
戚與存與亡加以總戎馬之權受封城之託智能
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曾無釋位之心但務聽
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仲文傳涉
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
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

非一繩之罪也義運屬時來宣其力用崇其弗墜
折新克荷盛矣

崔暹王憲封懿傳

論曰崔暹文學器識當年之後忽微慮遠俱以爲
災休立身有本當官者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
物雖有周公之才猶且爲累況未足諭其高下能
無及乎瞻詞韻溫雅風神秀發固王也王憲名
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昆李履道人倫美哉
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勳業子
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欽齊無乃

入史論卷之十

士

古弼張黎劉聚丘堆斌清伊歆乙瓊周幾且
代田車伊洛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
大千宿石萬安國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薛
彪子尉元慕容白曜和其奴苟顏宇文福傳
論曰古弼軍謀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
以勲舊見重並纖介之間一朝墮覆有及十世乃
徒言耳劉潔咎之徒也丘堆敗以亡身斌清伊歆
俱以材力見用而蔽以謀猷取其殆優乎乙瓊
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射其位過豈徒然
也車伊洛宅心自遠豈常戎乎王洛兒車路頭盧

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或誠發于衷竭節危難或
忠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宜其
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以至覆亡害盈之
義也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等咸以勇毅自進而
觀克致貶黜異夫數子者矣薛彪子世載強正曇
珍克盛家聲美矣乎魏之諸將軍方面之績尉元
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自
致乞言之地無乃近代之一人歟白曜出專薄伐
席卷三齊考績圖勞固不細矣而功名難處追猜
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和其奴之貞正苟

本史書卷之三

五

顏之剛直字文福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乎

宋隱許彥刁離辛紹先辛閔杜銓傳

論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名宣惜並保退素咸
見微辟可謂德門者矣義和以才度見知迹參顧
命拔萃出類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祀
不亡蓋其幸也翻剛鯁自之猛而斷務世良昆季
雅有家風道謨卜筮取達季良累於學淺刁離才
識恢遠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
也辛革不殉門風杜銓所在為重正玄難兄難弟
信為美哉

屈遵張蒲谷渾公孫表張濟李先賈晏寶璽
李訢韓延之袁式毛脩之唐和寇讚鄒範韓
秀亮暄柳崇傳

論曰屈遵學藝知機恒乃為重受委張蒲谷渾文
武為用人世仍顯不亦善事公孫表初則一介見
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深金之賞末陷財利之
嫌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
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曹魏早播時譽秀則
不畏疆禦寶璽李訢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訢
以風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良可悲也韓延之忠
於所事有國士之烈表式取遇程公以博雅而重
脩之晚著誠款唐和萬里慕義之讚誠信見嘉鄒
範智器而達道元遭命有術之風韓秀議邊得
馭遠之策亮瞻聰察致位禮加有沒柳崇素業有
資器行仍世盛矣乎

陸侯源賀劉尼薛提傳

論曰陸侯以智識見稱故乃不替風範雅杖名節
自立功名其傳芳銘典豈徒然也麗中國衣主鬱
為梁棟資忠履義赴難如歸世載克昌名不虛得
厥琇以沈雅顯達何末亦披猖子彰令終之美家

聲孔振印及彥師俱以孝為本出處之譽並可作
範人倫獎學業有聞亦人譽也源賀堂堂非徒武
節觀其翼佐文成廷抑禪讓殆乎社稷之臣懷幹
略舉出內馳譽繼述賢孝不墮先業子邕功立
夏方身仁翼野彪著名齊朝師雄官成隋代美矣
劉尼忠國豈徒驍猛之用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
閹痛乎

司馬休之司馬楚之劉昶蕭寶夤蕭正表蕭
祇蕭退蕭泰蕭攜蕭國蕭肅大綱傳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
碌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

北史論贊卷之七

七

劉昶猶疑懼禍蕭寶亡破之餘並潛骸窺影委命
上國俱稱曉了盛當位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
策之威昶諸子狂疎喪其家業寶夤背恩忘義集
鏡其心蕭寶臨邊脫身晚去讎賊寵祿頻臻顛俱
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云季子弟奔亡正表
動不由仁胡顏之甚祇退泰攜圓肅大綱等雖羈
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鑑基懷文抱質亦何
能至於此也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攜以蕭何之事
君道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

河水不足明其普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
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
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盧玄盧柔盧觀盧同盧誕傳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為世盛
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
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風
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恩道一代俊偉而宦途寥
落雖曰窮通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乎潛及昌衡
雅素之紀家風克嗣堂構無虧子剛使酒誕節蓋

北史論贊卷之七

七

亦明珠之類長仁諫說可重一簣而傾惜矣伯舉
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遠任俠好謀文偉埒
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
雖禮秩未弘亦為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艷發早
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天逝
若得終介冒壽通塞未可量焉叔倫質器洪厚卷
舒兼濟子章殘忍為志管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
可宗雖擇木異邦而立名俱劭辯損益成務其殆
優乎舅雖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賁二三其德雖取
悅於報已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為人見遺末路

尚何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高允傳

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已全名自非體識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祿藝用有聞韋脩之義世禮食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道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德正受終之際契叶亂臣雖鍾錫而名亦茂矣乾邑兄弟不階尺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成霸業似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格跡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唱亦足稱云

崔鑒崔辯崔挺傳

論曰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為盛哉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遠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惜忠貞之操歿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唯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

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市朝可變人焉不絕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感恩具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謀策伐陳之策信為深遠奔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民有以焉而謝彼仁心安茲苛政晚途遭蹟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逢之節季倫受分庭之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榮名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李靈李順李孝伯李襲李義深傳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靈兄弟並有焉靈則首應弓旌道光師傳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範繁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倜儻從橫功名自辛季初之家風素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豈唯戚里是思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家俊達郁則儒博顯謚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游雅高閭趙逆胡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閭

駢劉延明趙柔索敵宋繇江式傳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既聿脩克隆堂構正清梗槩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趙逸文雅自業琰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闕駢劉延明趙柔索敵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處屈能申終致顯達遊道剛直自立任使爲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王慧龍鄭義傳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關夷嶮嶮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寔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戀舊有古人風矣劬爰自幼童訖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摛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脩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

六世史論贊卷之二

主一

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回徒煩翰墨不足觀米經營符瑞雜以妖訛爲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得不以道而頹其家聲惜矣鄭義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虧門素幼儒令問促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邕撫寧離散仁惠克舉譯實受顧託適足爲敗及帝遷明德義非簡在監梅之寄固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缺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既闕於風心不受其親遽彰於物議格之名

六世史論贊卷之三

主一

薛辯薛震薛澄等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端以謙直見知胃以公平自命濬之孝悌素緒之所得也道衡雅道奔策世擅文宗公望攸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蹈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繁劇弘益流譽而陷齊詔護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豈虛哉其儉並學稱該博文擅彫龍或揮翰風池或者書麟閣成居祿位各逞琳琅擬彼徐陳尤後

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也

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田益宗
孟表奚康生楊大眼崔延伯李叔仁傳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暫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効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裴駿裴延儒裴佗裴果裴寬裴俠裴文舉裴仁基傳

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延儒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文學傳業而又脩史著美讓之弟兄脩身厲行觀夫出處之跡良足稱乎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風旨使高昌入朝

伊吾獻地聚糧且未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矣果及長寬早知去就而寬淪迹異域蓋乃命平嵩和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發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薛多受少有廉謹之風焉仁基以武略見知自非顯級竟而蹈後非所身名墮壞時也

薛安都劉休賓房法壽畢衆敬羊祉傳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

室國變而危保寵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標名重東南法壽拓落不羈克呂厥後景伯兄弟儒素良可稱乎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羊祉剛酷之風得死爲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烈持已所遵殆時彥也

韓麒麟程駿李彪高道悅甄琛高聰傳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士顯宗以文學自立而時務屢陳至於實錄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族見擢明世輔軒驟指聲駭

江南執筆立言遂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彪之細也高道慘寢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過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楊播楊敷傳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敦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陳紀門

大史論贊卷之十一

主一

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夸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情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大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當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匡往事居觀義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福朝廷之嬰既已仗義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心受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處道少而輕俠倣儼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帝將清六

合委以腹心之寄掃氛氛於牛斗江海恬波摧曉猛於龍庭匈奴遠遁若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官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寔乃素之由也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竭腹心未議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策爲蛇畫足欲傾國本俾無道育不亦宜哉竟間關夷嶮竟以功名自卒文恩能以爵讓其殆仁乎

大史論贊卷之十一

主一

王肅劉芳常爽傳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知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爽以儒素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郭祚張擊邢巖李崇傳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

獨在勳勞之定官任事可稱述焉張昇風力寒
寒有王臣之氣衝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
之臣乎遭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安之乾威
可謂亡焉不絕刑蠻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
參機發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才少有盛名
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舉必任真情無飾
智疎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模楷也及明
崔陵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為勇於
文簡公見之唯賞短崔暹頗為累德阮籍未嘗品
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
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 明幹略効智於時出
入當官功名冠著贊務之材也諸風流文辭蓋人
望乎

崔光崔亮傳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慕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
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
官省坐致台傳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
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瀛
博綜古今立言為市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既明達
從官勳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

聚歛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
之漸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
矣介朱榮綠將帥之列藉部眾之威屬天下暴虐
人神怨憤遂有臣頽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
夫禽葛榮誅元顓戮邢杲捕韓婁醜奴寶寅威梟
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觀非望
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
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
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幸國乏折衝之將遂
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慶指蹤北為戎首山河
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
天倒日擗剝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已
天下之命縣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
將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抑亦魏紆
其難齊以驅除矣

朱瑞叱列延慶新祿賈顯度樊子鵠侯深

賀拔允侯莫陳悅念賢梁覽雷紹毛遐乙弗

朗傳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
焉斯祿屢踐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之所致也

後治聞強記以嚶襲任已終使威英不墜韶漢惟
新加以盡心所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
藝有周之忠烈乎賈顯智樊子鵠侯深等並驅馳
風塵之際但自陷夷戮觀其遺跡雖獲罪於霸政
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賀拔允昆季以勇略之
資當馳競之日並邀時投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
尔朱中乃結款高氏太昌之後即帝圖高察其所
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
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
榮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勅敵奮

史記卷之三

七

其智勇克翦凶渠雖恒畏威還方慕義斯亦一時
之盛矣卒以勳高遠禍無備興戮惜哉昔陳涉首
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風殞周文籍以
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侯莫陳悅
肆行殘虐死不旋踵觀其亡滅蓋自取之念賢有
始有卒取敬羣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雷紹
馳驚雲雷之秋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之日乙弗朗
展轉接援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辛雄楊機高道穆恭儁山偉宇文忠之費穆
孟威傳

論曰辛雄吏能歷職琛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
監德源雅業無虧並素門之所得也楊機清斷在
公道穆兄弟有政事之用恭儁遭逢受職山偉位
行頗災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幾聞費穆出身
効力功名著矣末路一言禍延簪帶其死也宜哉
孟威以方言陳力其勳亦可稱矣

齊宗室諸王上

論曰趙邵王以附驥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夫一德
因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
義取斃凶惡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

史記卷之三

七

三仁終見廢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
速歟清河屈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
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風烈適
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彥因
猜嫌之釁咫尺鄴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宜
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永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
之比下彭城涖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古
未爲易遇上黨申威淮海受辱牢狎以英俠之氣
迫悲歌之思欲食藜藿之羹處茅茨之下其可得
乎焉翊庶慎開明妄被讒慝以武成陰忌之朝而

見免夫角弓之刺已為幸矣

齊宗室諸王下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殲獲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為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群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繫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款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為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傳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廢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万俟普可朱渾元劉豐破六韓常金祚劉貴蔡偁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貧文庫

狄迴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塞張瓊宋顯王則慕容紹宗叱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蔡連猛元景安獨孤末業鮮于世榮傳伏

傳

論曰余朱殘逆遠刻誠欵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為失節道元感毋兄之戀荷知遇之恩思親懷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開義異策名並乘機獨運吳夫盜竄竊邑者也神武招揚理殊納叛諸將擇木情非背恩故

北史論齊書卷之二

王肅

能各立功名終極榮寵神敬力屈東維未虧臣節其破恩化蓋亦明主之仁焉劉貴蔡偁有先見之明臣贊霸業配饗清廟豈徒然也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貧文庫狄迴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塞張瓊宋顯王則等並運屬時來或因羈旅馮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為王侯固為宜矣孝卿功臣之胤自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世見重昔事余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泰山

涸水往若摧枯竿盡數奇逢斯禍酷悲夫三藏連屬危亡貞樂自處可謂不墮門節矣叱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彰樂基顯皮景和綦連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備開夷險位高任重咸遂本誠永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所貴乎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寶泰尉景妻昭庫狄于韓軌段榮斛律金傳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國攸屬練兵訓旅遙制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

北齊書卷之十

五

馬子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為懷而厚歛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苟或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文襄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舊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聞焉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仰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消難去齊歸周義非殉國向背不已晚又奔陳一之謂甚胡可而再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者寶泰尉景妻昭庫狄于韓軌等並以外戚近親屬雲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為佐命之首定遠以常人之才

而因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靈謀逐倭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肅豎肆毒賢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既禁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詔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關外或任處留臺以待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渝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更時款求覆餗其可得也禮云率性之謂道此其効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

北齊書卷之十

五

百辟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既處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姿戰將兵權暗同霸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汲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咸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諒勝許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為趙將也杜翦胡

寇西却奉電郭開譜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
泰之反問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
為強隣滅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者歟

孫奉陳元康杜弼房謀張纂張亮張曜王峻
王紘敬顯雋平鑒唐邑白建元文遙趙彥深
赫連子悅馮子琮郎基傳

論曰孫奉入幕末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
義切折肱若不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
知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為重及難無
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

不史會集卷之三

王七

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其圖王怒未終卒蒙顯戮
正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房諛忠勤之操始終若
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纂張亮張曜
王峻王紘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良臣
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驛有古人之
風焉顯雋明達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
謂德以稱位能以稱官道和愛從霸府以終末路
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閑明其為朝臣所服及
下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贊延宗以從權變既而
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德昌死事則情

垂信主雖復全生握節豈比背叛之流歟夫縣宰
之官雖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氏官人尚
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為郎皆所
以貴方城之職重臨人之要後魏今長多選舊令
史為之故縉紳之流耻居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
改寧都公韋斯流弊弘之在人固為美矣司徒器
度流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出內有
常夷險若一而世人論之胡廣譏其不能廷爭然
古稱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
希舜一功而終遇姦回便恐舟壑俱運斯蓋趙公
之志也子悅牧宰流弊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
俱稱尸祿馮淵於斯貨於斯為甚慈明赴蹈之義
蓋有銜鬚之節郎基政績有閑尉之克荷堂構美
矣乎

不史會集卷之三

王八

魏收魏長賢魏季景魏蘭根傳

論曰伯起少頗疎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為
偉器學博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為富瞻足
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
婉而有則繁而不無持論序言鈞深致遠但意存
實錄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

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正家門未爲謬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相傳柳芳治之義闡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亦一代之偉人也

邵惠公顥祀簡公連言莊公洛生虞國公仲廣川公測東平公神舉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疎屬則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於百代之後

不史論卷之三

五

至若幽孝公之勤烈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飾之以儉約我我焉足以輔於前載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文后崩殂諸子冲幼群公懷等夷之士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捍危獲又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經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群小威福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爲戮身首橫分蓋其宜也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內胄以段享之親據一州而叶義

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當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於古人矣

周室諸王傳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並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爲國之道匪一聖賢間出

不史論卷之三

四

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爲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一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

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
齊魯忠於列國溫陶賢於群臣哉蓋位重者易以
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
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周文
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蕃屏
之事晉湯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握兵權雖
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
翦其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
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
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莫刈先其本枝削黜偏

北史論齊書卷之三

四十一

於公族以齊王之奇姿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
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
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挾震主之
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其
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
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位
作圻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遂龜鼎速
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遠古未聞茲酷豈
非權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
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内外料其輕重間以親

疎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
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
往櫻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
能窺其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
卿相而齊王之文武寮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
符可謂賢矣哉

寇洛趙貴李賢梁禦傳

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于時
人有離心士無固志寇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讎全
師而還敵人絕觀觀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匡合

北史論齊書卷之三

四十二

之謀趙貴居二關之險周室定二分之功彼此一
時其功固不細也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
馬之間志略從橫忠勇奮發類摧勅敵屢涉艱危
及逢時遇主策名委質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
俱縻好爵各著勲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出內位
高望重光國榮家附芳連輝神椒繁衍冠冕之盛
當時莫與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
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周文始崩嗣君冲幼內則功
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
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窮鼎端革魏興周遠安邇

悅功勳已著過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
慮威權之去已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
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
官之訴嫌隙既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
閔帝廢弑之禍植之由也李遠闕義方之訓又無
先見之明以至誅夷非爲不幸梁禦豫奉興王參
謀結構驅馳竭力夷險備嘗雖遠志未申亦云遇
其時矣移及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
受腹心之寄故移首登師傳廢終隋殊寵觀其見
機而動抑亦人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
凌比晉室之忠臣終懸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
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適及得之非
道可不戒歟

李弼宇文貴侯莫陳崇王雄傳

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綱
繆顧遇方面宜其庸績帷幄盡其謀猷非唯攀附
成名抑亦材謀自取客遭風雲之命奮其鱗翼思
封函谷將割鴻溝昔月之間蒙數下萬威行萬里
聲動四方雖事屈興王運垂天眷而雄名克振何
其壯歟然志恒輕狡終致顛覆因其宜也宇文貴

北史論贊卷之二

四十二

北史論贊卷之二

四十二

賀將帥之材蘊剛銳之氣遭逢喪亂險阻備嘗自
致高位亦云美矣忻武藝之風名高一代及晚節
遇禍雖烏盡弓藏然亦器盈斯柴夷殘非爲不幸
惜學藝兼該思理通曉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
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官營建洛邑要求時幸
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原抑亦
由此至於考覽舊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
觀者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逢戰爭之秋輕騎格
高平之扉近馬得長坑之後以宏材遠略附鳳攀
龍茂績元勳位居上衮而識慙明哲遂以凶終惜
哉王雄身參佐命謙寵列山河及投袂勸王志匡
社稷雖忠君之効未宜與夫懷祿圖存者異也
王盟獨孤信實熾智蘭行叱列伏龜圖慶史

寧權景宣傳

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連勤宣運
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誼文
武奇才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鬱爲名臣末路披
猖信有終之克鮮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
者還方光昭隣國雖不免其身慶延千後三代外
厥何其盛歟實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

則其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殺忠肅奉上
溫恭按下文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並以國
華人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
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
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
祥叱列伏龜閣慶等雖階緣戚屬各以功名自終
而毗製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權景宣並以
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剋敵之功布
政在人垂稱職之與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
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矣

北史卷之七

王

王羅王恩政尉遲迴王軌傳

其威聲借矣楊諒于紀祥獨尅之功亦足稱云爾
論曰王羅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
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爲之退舍
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墮門
風亦足稱也王恩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
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禦
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貽之兵當勁
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
義聲動於時聽運窮事感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

足奮於百世矣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聚沐恩
累葉荷瞻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
扶衰實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
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宜
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程義葛誕之爵獻綱運積
宣王室勤勞出內觀其自致榮寵豈唯恩澤而已
乎夫士之成名其途不一蓋有不待爵祿而貴不
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
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
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
德方兆王軌志惟無譴極議於骨肉之間竟遇淫
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或以爲其不忠則天下
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已之節其有古之遺
直之風乎

北史卷之七

王

周惠達馬景蘇綽傳

論曰周惠達見禮實遠契關於戎寇不以夷險
易志斯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
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太平之禮於鼎峙之
日終能斷雕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
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邳公

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綱繆任
過窮極能榮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
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
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
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眾
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
關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
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孝寬辛瑱柳州傳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踞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

不史金鑑卷之三

聖七

餘創基關右似商周之不敵若漢楚之爭雄又連
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齊卒先奔
而河橋北芒周師撓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
齊謂兼井有餘周則自守不足韋孝寬奇材異度
緯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干城之託東人怙恃其
衆悉力來攻將欲醢酒未央飲馬清渭孝寬迺馮
燕雄堞抗彼仇讎事甚折骸勢危負戶終能奮其
智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敵齊人既焚營
宵遁高氏遂憤患而殂雖即墨破燕晉陽存趙何
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衆人之師玉壁落

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之得喪寔亦二國
之興亡者歟韋復隱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
養素丘園哀樂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
乎不拔實近代之高人也明帝北諸國綺豈徒然
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人物見重京華
瑱素望高風亦云美矣柳蚪兄弟雅道是基並能
敷量指紳豈虛至也慶東帶立朝匪躬是蹈莅官
從政清白著美至於畏避權寵遠忤宰臣雖取訕
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機立身行已本以寬雅
流譽至於登朝正色可謂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
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斯之謂矣雖韓
略見稱終乃敗於驕寵惜矣

不史金鑑卷之三

聖八

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
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傳

論曰周文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跡平涼撫
征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
屢駕終能蕩清通孽克固鴻基雖稟弄於廟堂實
責成於將帥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
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等
並兼資勇略咸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立功方面

均分休戚同濟艱危可謂國之爪牙朝之樂侮者也而武叶規文后得倚小關周魯齊楚之謀賈誼鳥巢之策何以能尚一言與邦斯之謂矣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雖圖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之所致乎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內榮顯豈徒然哉德懋道協天經亦足嘉矣

王傑王勇字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達奚寔劉雄侯植李延孫常祐陳欣魏玄泉公

北史卷之二十一

聖元

李遷哲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傳

論曰王傑王勇字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達值等咸以果毅之姿効節擾攘之際各能勇堅羅銳自致其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蒙王勇不其然乎李延孫常祐陳欣魏玄等以勇略之姿受杆城之委灌瓜贖禁雖有愧於昔賢禦敵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嶠函

齊人阻西路之謀周朝緩東貢之慮皆其力也臬台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無失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知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垂事人之道若乃校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語陽雄任兼文武聲著土內抑亦志能之士也舊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興以武毅顯感弟丘字胡奴盛子述位柱國並有傳然事無足可紀盛見于述傳首丘略之云

北史卷之二十一

王十

崔彥穆楊纂段永令狐整唐永柳敏王士良傳

論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議之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運屬既安君道已著則徇利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為福者可也崔彥穆楊纂段永等昔在山東沈淪下位並以羈旅之士遭回於燕雀之伍終佩龜組可謂見機者乎令狐整幹用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勳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出內而畏

避權寵克保終吉不然何以自致顯名而取高位也歷歷職流譽風政克舉雖古之循吏亦何以加茲而毫釐爲爽丘山成過唯命也夫唐求良能之名所在著美清白之譽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瑾敏並挺杞梓之材蘊瑚璉之器博觀載籍多識舊章固乃國之名臣時之領袖周無君子斯焉取斯王士良之仕于齊職居卿牧而失忠與義臨難苟免其背叛之徒歟

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賀若敦傳

北史論贊卷之二

五十一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伐而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闕於旬月是以兵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等或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代而名成終始美矣哉豆盧勣察宣分竹毓節見臨危可謂載德象賢也觀德王位登台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王世積儒才雖多適足爲害者矣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勦寇絕其糧道江淮阻其歸塗臨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而茂勳莫紀嚴刑已及天下是以知宇文護

之不能終其位也自南北分隔將三百年隋文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禽奮發實餘勇以爭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倣儼英略賀弼居多武毅威雄韓禽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弼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韓禽累葉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旣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爲當時所推起于城難兄難弟矣

北史論贊卷之二

五十二

申徽陸通庫狄峙楊存王慶趙剛趙昶王悅趙文表元定楊擣傳

論曰申徽局量深沉文之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之以溫恭並夙奉龍顏早蒙任遇効宣提戟功預披荆義結周旋恩生契闊遂得入居端揆出撫列藩雖以識用成名抑亦情兼惟舊陸遂於戎旅之際以文雅見知出境播延譽之能莅官者從政之美歷居顯要豈徒然哉庫狄峙建和戎之功楊存成入關之策趙剛之克剪凶狡趙昶之懷服氐羗王悅之料侯景文表之誦突厥或明稱先覺或

識表見機觀其立功立事皆一時志力之士也元
定敗亡同黃權之無路楊擣攻勝亦兵破而身囚
功名寥落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櫛之謂也

韓襄趙肅張軌李彥郭彥梁昕皇甫璠辛慶
之王子且杜杲呂思禮徐招檀翥孟信宗懔
劉璿柳遐傳

論曰韓襄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富官
張軌循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閭郭彥信著蠻貊歷
官出納並當時之選也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

北史卷之二十一

五十三

且杜杲之徒並關右之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
之譽或張翥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
業美矣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
乎徐招檀翥孟信各以才學自業又加之以清介
並志能之士也宗懔才辭幹局見重梁元逮乎梁
越泰中不預政事宣于國俘虜不與圖存者乎梁
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蓋亦多人劉璠
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
屬辭比事為一家之言行本正色抗言具存平骨
顧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

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
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莊亮直之風不殞
門末忠而獲謗蓋亦自古有之

隋宗室諸王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
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
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
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和之則勢奪於匹夫抗之
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直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
史不復究而論焉隋文兄弟之恩素非篤睦閭房

北史卷之二十一

五十四

之際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滕
穆暴薨人皆竊議恭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
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
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阜更
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
間篇乃陵幸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
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業慈母若
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
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駕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
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

膳無關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
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効衆庶皆
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免於市過
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
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
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
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定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議
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
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變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
之詩徒賦有庠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成顛殞

入北史論卷之三

五十五

於鴆毒本根既絕枝葉畢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
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
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
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
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
倨故帝疎而忌之內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
身非積善國有餘殃三令趙及燕越皆不得死悲
夫

梁士彥元諧虞慶則元胃達奚長儒賀妻子
幹史萬歲劉方杜彥周獨孤楷乞伏慧張

威和洪陰壽楊義臣傳

論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
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咸憤怨而菹
戮况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
彥遭雲雷之會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
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
顛墜自取之也元諧虞慶則元胃或契闊艱危或
網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
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
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

入北史論卷之三

五十六

創帝國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
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
致之刑辟帝沈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
難哉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衆師殲矢盡勇
氣彌厲壯矣哉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
懼亦有可稱萬歲寔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
而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聲絕
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奸死非其罪人皆
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
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杜彥東夏

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搖以質直見知獨孤摺以恤人流譽威蹈履之地可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謂亦深哉陰壽遭天所廢舍命無改雖異先覺頗同後凋義臣時屬擾攘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沒亦為幸也

劉昉柳裘皇甫績郭衍張衡楊汪裴蘊袁充
李雄傳

論曰隋文肇基王業劉昉實啓其謀于時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

北史論贊卷之三

五七

求全偷安懷祿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蓄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運光啓並參樞要斯固在人歆其悅已在我歆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等見之矣郭衍文皇締構之始當爪牙之寄煬帝經綸之際參心膂之謀而如脂如韋以水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功雖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慎歟語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

又曰無始禍無兆亂夫忠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託足邪徑又不得其人者歟張衡奪宗之計實兆其謀夫動不以順能無及於此也楊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袁充少在江東初以警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時幸干進附入變動星占謬增貶景厚誣天道亂常侮眾刑茲勿捨其在斯乎李雄斯言為玷取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趙瑳趙汾王韶元嚴宇文弼伊婁謙李圓通

北史論贊卷之三

五八

郭榮龐晃李安楊尚希張斐蘇孝慈元壽傳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故知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韶元嚴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審諤之風有足稱矣宇文弼量宏遠聲望攸歸斯言不密以致傾殞惜矣伊婁謙志識弘深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李圓通郭榮龐晃等或陳力經綸之際或自結龍潛之始其所以高位厚秩隆恩殊寵豈徒然哉李安雖則滅親而於義已踈矣

楊尚希舉望隆重張斐蘇孝慈咸稱貞幹並擢自
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元壽之彈行本有意存
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蓋不足云端揆之贈則為
優矣

段文振來護兒樊子蓋周羅睺周法尚劉權
衛玄景薛世雄傳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
又以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爲諒直其高位厚秩
非虛致也來護幼懷倜儻猛桀抑楊晚致勤王驅
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勦敵如拾遺閭鄉計亂窮兇

大史論贊卷之三

五十九

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遣難忠至不
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
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睺忠亮之性所在稱
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
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
西京居守政以貽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准
楚舊族雄名早著時逢擾攘任等尉他遂能拒子
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並以驍武之用當于有
事之秋致茲當貴可謂自取時運遭躓良有命乎
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梁毗柳或

趙綽杜整傳

論曰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
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於棟桷梁莫可棄也裴政
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
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
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機相亦北辰之衆
星也趙綽居大理圉圉無冤柳或之處憲臺姦邪
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或近
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張定和張翥麥鐵杖權武王仁恭吐萬緒董

大史論贊卷之三

本十一

純魚俱羅王辯陳稜趙才傳

論曰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
定和張翥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
鬱抑未遇亦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汙泥申
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
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懷恩舊臨難下身雖功無所
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
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汲
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愷而下鮮克有終斯言
乃驗吐萬緒董純以崔蒲不窮遽嬰罪戮大業之

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曩王辨殞身
勅敵志在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
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拒世基
之諂可謂不苟同矣

宇文述王世充段達傳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
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
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
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深耻化及以此下才負恩
累葉時逢崩折不能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

不義論卷之三

十一

率群不逞職爲亂塔按本塞源裂冠毀冕深指
鹿事切食踏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矣世充斗
筭小器遭逢時幸與榮擢禮越舊臣而躬爲戎
首親行鳩毒竟而蚍蜉醜類繼踵誅夷梟獍兇魁
相尋殄戮垂炯戒於來葉快忠義於當年爲人臣
者可無殷鑒哉

北史論卷之三終

北史論贊卷之三

唐李延壽編

明項鑑

列傳

外戚傳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
肇王基不藉幸氏爲佐周成王業未聞姒姓爲輔
然歷觀累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
秩者多矣而鮮能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
哉皆由平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
榮爾爾引大車升質任厚棟無德而尊不知紀極

不義論卷之三

十一

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
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於西京也夫誠著艱難
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
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已以富貴驕
人者乎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
餘或以勞勩或緣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
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
謂盛衰之所致也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名器
且霸業權輿時方同德陵暴之業因茲而起其靖
德昭訓二門並畏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

又子非繼世權難矣假昭信非惟素門履道訖搆廢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末跡竊權竟移鼎璽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誠隋文潛躍之初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外內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特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黃眉杜超賀迷問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實齊書有趙猛姜歡俞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蘭歸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實姜歡俞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蘭歸命附其家傳其餘並入此篇又檢楊騰乙弗繪附之魏末以備外戚傳云

隋文帝外家呂氏傳

論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翼鏢之國罕執鈞衡毋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弊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可睹苟不傾宗終致亡國周隋之際可爲鑒焉若使開皇創業不取懲於已往獨孤權倖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儒林傳

儒者其爲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繫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汗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

尚儒術轉與獻文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九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辯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開集詞翰莫不縻以好

北史卷之三

四

爵勳貽賞恭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貢四十人雖蠻蠻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太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者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

杖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命朱殘酷文意咸盈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客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廙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還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遞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

北史卷之三

五

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刀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太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官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錢冰彫朽迄用無成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大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傳之資終無

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水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疎闊游乎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憇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通充貢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

北齊書卷之三

六

備員既非所好增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道草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虛景宣學通藝藝脩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

觀外正成均之職握素懷鈐重席解顧之士間出於朝廷負冠方領執經肩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醕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輔軒而致王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勸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

北齊書卷之三

七

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青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鴻臚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登縣河之轡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千逸研數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儒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及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情

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
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
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
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遂至使相與講論得失
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國子為首時舊
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元九河間劉元伯拔萃出
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諸儒所宗諸經議疏
指紳咸師宗之既而外學漸興馬息師徒愈
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
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

北史卷之三

上

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
此湮沒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
言皆懷接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殖
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通亡攸在有國有家
者可不慎歟漢世鄭玄並受經注解服虔何休
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
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
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
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
下講鄭玄所注周易導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

北史卷之三

九

瑾景俗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
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
齊之間儒生多識王輔嗣所注師訓蓋齊時儒
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
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
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
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彪義
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
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雋
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善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
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蕳熊安生安生又傳
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
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
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焯之獻之傳李
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
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
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
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書鮑長
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觀陳達潘叔
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

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
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
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
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
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
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
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
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
得其英華北學深蘊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
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越已下傳授

儒林傳二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
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
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來諸已
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
軒咸稽古之力也然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
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
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
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

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
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
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
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
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
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
博洞究幽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
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
該覽雖探賸索隱不逮於焯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
並時不我與餒兼蕭察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天之所興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
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緒徒離騷其文尚何
救也

文苑傳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選聽三古彌綸百代若
乃墳素所紀靡得而云與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
制禮作樂騰騰實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
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監二代以正其源闕里
之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用能窮神知化稱

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之異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別雖雅誥興義或末盡善考其遺跡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說故逐之臣奎窮後門之士道轍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往往而有矣漢自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微舍商者成市而班傳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

史記論衡卷之三

十三

篆金行勃興無替前列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擬棟幹於鄧林潛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兩英於斯爲盛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徵往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宗該封并朱彤梁譚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卒於戰陣章奏行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

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最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不氣韻高遠豔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賈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

史記論衡卷之三

十三

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表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華其風及明皇御曆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郡表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勃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壽彫琢瓊瑤刻削杞梓並爲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並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典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東各一時也有齊自霸業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

八紘以掩之鄴都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烈並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印崔瞻陸元規並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詔勅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並爲中

北史書卷之三

十四

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勅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懿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錄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顗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

侍張彤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陸又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濟中散大夫劉仲威袁爽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陸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儼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勅放懿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前南兗州長史羊蕭通直散騎侍郎馬

北史書卷之三

十五

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後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寒前西兗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戶郎元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顥復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中從事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

酒陽辟強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空中兵參軍
周子深開府行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寒並人
館待詔又勅僕射殷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
錄人亦有不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
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
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
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
三四不逮之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
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
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

北史卷之三

十六

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
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
宮雲撤梁荆之風扇於關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
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夫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
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
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
永明天監之際太保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
盛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
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
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

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援彼清音簡
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
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
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
浸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
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斷
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
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
側豎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
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

北史卷之三

十七

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
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
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陲咸
鼎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
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
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
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
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基河東柳
誓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
龍光並驅雲路矣魏書序表躍裴敬憲盧觀封肅

刑臧裴伯茂邢昕溫子昇爲文苑傳今唯取子昂其餘並各附其家傳齊書叙祖鴻勳李廣樊遜劉歆荀士遜顏之推爲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顏之儀既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德王頴諸葛頴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爲文學傳今檢崔德王頴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詵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苑傳云

大業論卷之三

十九

文苑傳二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顏之推虞世基柳詵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綽王胄等並極南土譽望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天網俱頻並編細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外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九百士子可不務乎

孝行傳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

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爲德至矣其爲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未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足夫天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鎔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責衣錦也且生垂世養之方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溫牀扇席灌樹負土苟或加人咸爲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慈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

大業論卷之三

十九

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矣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為易矣長孫慮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於天性勤其四體並竭股肱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而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跡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緣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案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閭元明吳悉達王績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為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為

北史書卷之三

孝

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慈薛濬王頴田翼楊慶郭世俊紐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為孝義傳今趙瑛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其餘並從此編緝以備孝行傳云

孝行傳二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冥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

出菲簪之下非獎勸所得並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貴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親過而知仁矣

節義傳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下為大方身則輕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所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祭比干竭節於商辛申翦斷臂於齊莊弘演

北史書卷之三

二

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樂布晉之向雄嵇紹並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墜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廼歲寒見松柏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懷懷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其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平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黃

劉涓侯朱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
與邵洪皆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凡張安祖王
間以為節義傳今又檢得郭琰皆龍起乙速孤佛
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之又案齊書不
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陁
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為誠
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
並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備亦
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節義傳二

六史論贊卷之三

王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
夷唯義有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
物故其感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
柏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也

循吏傳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
防其欲雖為政以德理定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
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空
官也徵奪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
殘之吏皆歎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

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
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承又統以方牧仍世
相循所以寬猛為用庶人調俗但廉平常述聲有
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
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
為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
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
民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
亮杜纂裴他竇瑒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
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
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
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
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
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
緝以備循吏篇云

循吏傳二

論曰為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
者也然存夫簡又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
則有息肩之惠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張
膺等皆有寬仁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

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毋豈徒然哉

酷吏傳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

正史論秦之

二十四

道漢鞏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漏吞舟故大姦巨猾犯義悖禮郅都霍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偏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稱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惴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苦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郅都霍成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

高遵張敕提羊祉崔暹鄴道元谷楷齊有邱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檢高遵羊祉鄴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庫狄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云

酷吏傳二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孽多行殘

正史論秦之

王五

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蜀徇長惡不悅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患俱殞異術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隱逸傳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喬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稱遯世無悶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

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結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纖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東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

不仕論卷之三

主六

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也自叔世澆淳淳風殆盡錙斤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案魏書列傳馬亮李謐鄭脩爲逸士傳隋書列傳李士謙崔暉郭子贍徐則張文誦爲隱逸傳今以李謐士謙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逸傳六

隱逸傳二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繳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非夸忘懷纓冕耻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然文誦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沈冥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可謂抱樸之士矣崔暉感於屈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堂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不仕論卷之三

二十七

藝術傳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祲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其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執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程平司馬季王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

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引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惑感人心遂令時俗伏詭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冀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則叙昇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潛李脩徐謩王顯崔或將少遊以為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王解法選魏寧蔡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為方伎傳在周則有景儒將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諸該強練以為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胃玄許智藏萬寶常為藝術傳今檢江式崔或景儒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

大史記卷之三

卷之三

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藝術傳二

論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不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昇崇張深殷紹王早

大史記卷之三

卷之三

耿玄劉靈助李順興檀特師由吾道榮顏惡頭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王解法選魏寧蔡母懷文張子信陸法和將昇強練庾季才盧大翼耿詢來和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張胃玄等皆魏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其間有不涉用於龜策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興檀特之徒法和強練之輩將別稟數術詎可以智識知及江陵失守前巧盡棄還吳無路入周不可因歸事齊厚蒙榮遇雖竊之以叨濫而守之以清虛生靈所資

嗜欲咸遺斯亦得道家之致矣信都芳所明解者
乃是經國之用乎周澹李脩徐譽兄孫之才王
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智藏方藥特妙各一時
之美也而僧垣詠候精審名冠一代其所全濟固
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
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許氏之
連針石百載可稱寶常聲律之奇足以追蹤牙曠
各一時之妙也蔣何以剗刪見知沒其學思藝成
爲下其近是乎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顯史元華
以相術稱並所闕也

列女傳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
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
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
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
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
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
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
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沒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
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潘僻之俗雖衣

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登
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
道哉永言載思寔庶姬之耻也魏隋二書並有列
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溫妻趙氏
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云

列女傳二

論曰婦人主織紉中饋之事其德以柔順爲先斯
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
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高考之圖史亦何代而無
之哉魏隋所叙列女凡三十四人自王公妃主下
至庶人女妻蓋有質邁寒松心踰匪石或忠壯誠
懇或文采可稱雖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綿之於後
比其美節亦何以尚茲故知蘭王芳貞蓋乃稟其
性矣

恩倖傳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朋賂之利射咳唾之私
乃苟進之常道也况乃親由愛狎恩生趨走便僻
俯仰當寵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
張讓所以窮二京焉魏世王儉幸於太和之初鄭
儼譴於孝昌之季宗愛之弑帝害王劉騰之廢后

實自古忘之大則傾國亡身小則傷賢害政率由斯也所宜誡焉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觀夫魏氏以降亦後來之爲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庾亮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高含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並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爲領軍恒姓好內多早下縱當且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依式早參庾亮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幼業平立正將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明月說後主親自曉告軍士果散即斬伏連及王子宜並文解華殿西街自餘皆辯頭反結髮趙彥深於涼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悼不能言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通直散騎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侯爵鉞石丞相太宰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

太子少詹事

王

文定士開稟性庸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詭媚自資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啓牒即成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會其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丁鄒嚴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殷鑒矣爲國家者可無鑒之哉

僭偽附庸傳

晉自永嘉之亂寓縣瓜分胡羯憑陵積有年代各言齊運咸居大寶竟而自相吞滅終爲魏臣然魏自昭成已前王迹未顯至如劉石之徒時代不接舊書爲傳編之四夷有欺耳目無益細素且于時五馬浮江正朔未改陽秋記注具存紀錄雖朝政叢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動天文大存刊勒其時事相接已編之載記今斷自道武已來所吞併者序其行事紀其滅亡其餘不相關涉皆所不取至如晉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自鼎命相承運書命曰烏夷列之於傳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肅然雖云帝號附庸周室故從此編次爲僭偽附庸傳云尔

太子少詹事

王

儲偽附庸傳二

論曰自金行運否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
函夏鐵弗徒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遞爲割
據亦一時之傑然而卒至夷滅可謂魏之驅除梁
主任術好謀愛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
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內款終
能據有全楚中興賴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
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賢哉嗣子
繁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則
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
主乎琮大去其邦因而不反遂爲外戚不事自持
蓋亦守蒲之道也

四夷傳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
之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
曠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
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爲紀五岳作
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味谷嶠夷
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
蕃裔感其氣者則凶德行暴若夫九夷八狄種落

殷紂七戎六蠻充初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

至於貪而無厭俱而好亂強則旅拒弱則稽服其
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賸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強
盛肆志於遠略匈奴已却其國乃虛天馬既來其
人亦困是知鴈海龍堆天所以紀夷夏也炎方朔
漠地所以限內外也况乎時非秦漢志甚蕭劉逆
天道以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顛隳之舉固不
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往垂範
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
流沙土制之自此徂南裁猶完居交趾豈非道貫
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
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四夷傳二

論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風俗嗜好不同言
無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
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橫暴之風
雖遠遶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世時或來王暨
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
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
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

游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沒世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枯矢之貢而已乎自魏迄隋年移四代時方爭競未遑外略泊開皇之末方征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苞宇宙頻踐三韓之地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不載捷四海騷然遂以上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關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已若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也然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其豆莫婁地豆于烏洛侯歷齊周及隋朝貢遂絕其事故莫顯云

四夷傳三

論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華人錯居其流曰蠻曰獠曰俚曰僚曰仡居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自秦并三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爲郡縣泊乎境分南北割據各殊蠻獠之族

邇爲大就至於林邑赤土其臘婆利則地隔江嶺莫通中國及隋氏受命剋平九字煬帝慕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琉球兵加林邑咸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湮滅今可知者四國而已

四夷傳四

論曰氏羌吐谷渾等口殊俗別處邊陲考之前代屢經叛服窺覷首鼠蓋其本性夫無德則叛有道

則伏先王所述荒服也

四夷傳五

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賞或餌之以利綢段輒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自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効焉西域雖通於魏氏于時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爲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來得羈縻勿絕之道及隋煬帝規慕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

伊吾且木鎮而關右暨於流沙駭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獎哉古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成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時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苦哉思即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案西域開於往漢年世積久雖離併多端見聞殊說此所以前書後史踳駁不同豈其好異地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但可取其梗槩夫何是非其間哉

四夷傳六

論曰周之檢狃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故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鄰塞之際猶皆東胡之緒餘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為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

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窮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其狡狄強弱之由猾虜服叛之迹故備錄云

四夷傳七

論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秦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此其首豪相繼為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

侵抄為資條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恭嚴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疆弱服叛在其盛衰莫則效塞頽頽盛則率兵寇掠屈伸異能疆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護驕黠憑陵和親結約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別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曰與周

合從終亡齊國隋文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
 而秦郢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啓人
 顧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
 衆遂驅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
 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屬群盜並興於
 此浸以雄盛受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人於是
 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
 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
 聖哲應期掃除氛祲時變猶懷抵拒率其群
 醜屢陷淳鄒殘敗我衆代播蕩我太原肆掠於涇
 陽飲馬於渭汭太宗文皇帝奇謀內運神機密動
 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
 爲九州幽都窮髮之鄉隸於編戶寔帝皇所不及
 昔賢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
 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
 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史記論贊卷之三終

卷之一

本紀

高祖

煬帝

恭帝

禮儀志

音樂志

律曆志

天文志

五行志

食貨志

刑憲志

百官志

地理志

經籍志

卷之二

列傳

后妃

后妃二

李穆李敏梁肅

劉昉鄭譯柳表皇甫績盧賁

于義陰壽賈榮定源榮豆盧勣賀若誼

梁士彥宇文忻王誼元諧王世積盧慶則

元冑

高穎蘇威

李德林

河間王弘楊處綱楊子崇觀德王雄

滕穆王瓚道悼王靜衛昭王爽蔡王智積

高祖五子

趙嬰趙次楊尚希長孫平元暉韋師楊昇

蘇李雄張張

韋世康韋壽柳機柳述雄亮審之

楊素 牛弘

宇文慶李禮成元孝矩郭榮龐昇李安

長孫覽 韓擒賀若弼

達奚長孺史萬歲劉方

王長述李衍伊婁謙田仁恭元亨杜整李

微崔彭

杜彥高勛余朱敞獨孤楷仁伏慧張威侯

莫陳頴周挺和洪

盧愷令狐肥薛胃宇文敬張衡楊汪

盧思道李元標薛道衡

煬帝三子 崔仲方于仲文段文振

宇文述郭衍

王韶元巖劉行本梁毗柳彧趙綽裴肅

樊子蓋史祥元壽楊義臣衛玄劉權

李開通陳茂張定和張翥麥鐵杖沈光來

獲兒魚俱羅陳稜王辯

周羅睺周法尚李景泰黎三旅薛世雄王

仁恭權武吐萬緒董純趙才

李諤鮑宏裴政柳莊源師郎茂高構張虔

威榮毗陸知命房彥謙

虞世基裴蘊裴矩

宇文愷閻毗何稠 王劼袁充

楊玄感李士雄趙元淑斛斯政劉元振李

密裴仁基

誠節傳 誠節傳二 孝義傳

孝義傳二 循吏傳 循吏傳二

酷吏傳 酷吏傳二 儒林傳

儒林傳二 文學傳 文學傳二

隱逸傳 隱逸傳二 藝術傳

藝術傳二 外戚傳 外戚傳二

列女傳 列女傳二 東夷傳

南蠻 西域 西域二

北狄 宇文化及等傳

宇文化及等傳二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隋書論贊目錄終

唐魏徵撰

明項篤壽輯

本紀

高祖

史臣曰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
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
為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慨既而王謙
周三蜀之阻不踰林月尉迴舉全齊之衆一戰而
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
遷周鼎于時弊夷猾夏荆揚木一劬勞日異經營

所纂書卷之二

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驛騎北指則單于款
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
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同存比義論功不能
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慝於
是躬節儉平征賦舍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
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
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
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
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逾扇又雅
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皆同帝制

其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龍廢嫡託
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繼其母斧翦伐
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檟絕列天下已
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
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
忽諸未為不幸也

煬帝

本隋書卷之二

二

史臣曰煬帝矣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
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
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華慮天方肇亂遂登儲兩
踐峻極之崇基承不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
紘單于頽頽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
腐之粟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
欲狹庭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傲狠
明德內懷陰隙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
官以掩其過滄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
五刑劓誅骨肉屠勦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
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思頻出
朔方三駕遶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
不堪命乃急令恭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

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
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
遠之楊越姦宄乘機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
興往而不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
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相聚蓬蒿而不起大
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為羣攻城剽邑
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
遑舂子茫茫九土並為麋鹿之場慘慘黔黎俱充
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
足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蟬蛸之羽窮長夜
之樂土崩魚爛實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
右之人皆為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
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
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
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
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傳曰吉凶由人祗不妄作又
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
而有徵矣

恭帝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
土崩羣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離不歸既
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笙鍾變響
雖欲不遵堯舜之迹其庸可得乎

禮儀志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為天禮祭地之屬為地禮祭
宗廟之屬為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所以
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顯而洞幾深通百神而
節萬事殷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祇訓以勸生靈
尚辛無道稚童湮滅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吉禮
敬鬼神以凶禮采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
不戾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
儀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也成康由之而刑
厝不用自犬戎弑后遷周削弱禮失樂微風凋俗
敝仲尼預惜賔而歎曰丘有志焉禹湯文武成王
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於是緝禮典樂欲救時
弊君棄不顧道鬱不行故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廢
其禮昭公娶孟子而諱姓楊侯竊女色而傷人故
曰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矣羣飲而逸不知
其郵鄉飲酒之禮廢則羊鬪之獄繁矣魯侯逆五

廟之祀漢帝罷三年之制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盡矣諸侯下堂於天子五伯召君於河陽朝聘之禮廢則侵陵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并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唯採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至於退讓起於趨步忠孝成於動止華葉靡舉鴻纖並擅其制狗之棄路若章甫之遊越儒林道盡詩書爲煙漠高祖既平秦亂初誅項羽放賞元勲未遑朝制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劔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請起朝儀而許焉猶曰度吾能行者爲之微習

本朝書論卷之十

車

禮容皆知順軌若祖述文武憲章洙泗則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武帝興典制而愛方術至於鬼神之祭流宕不歸世祖中興明皇纂位祀明堂襲冠冕冕登靈臺望雲物得其時制百姓悅之而朝廷憲章其來已舊或得之於升平之運或失之於凶荒之年而世載遐邇風流訛舛必有人而將後禮意放周所以異軌秦漢於焉改轍至於神風俗廣樹隄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譬山祇日嵩岱海若之有滄溟飾以消塵不貽伊敗而高堂生於所傳士禮亦謂之儀弘暢人情粉飾行事洎西京以降

用相裁准咸稱當世之美自有周旋之節黃初之詳定朝儀太始之削除乖謬則宋書言之備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璣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鑒帝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參詳陳武克平建業多雅梁舊仍詔尚書左丞江德藻員外散騎常侍沈休復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或因行事隨時取捨後齊則左僕射陽休之度支尚書元脩伯鴻臚卿王晷國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儀禮者也平章國典以爲時用高祖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云

本朝書論卷之十

本

音樂志

夫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角徵諸名之爲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誅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也恣其流涵往而不歸是以五帝作樂三王制禮舉人倫削平淫放其用

之也動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諸邦國樹風成化象
德昭功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則
宮商乖範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疎
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外敬內和合情飾貌猶陰
陽以成化若日月以爲明也記曰大夫無故不撤
懸士無故不撤琴瑟聖人造樂導迎和氣惡情屏
退善心興起伊耆有箴籥之音伏犧有網罟之誅
葛天八閔神農五弦事與功偕其來已尚黃帝樂
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堯曰大章
帝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殷湯曰護武王曰武周公

不周書樂考卷之十一

七

曰勺教之以風賦弘之以孝友大禮與天地同節
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意風賦樂情膏潤傳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升平刑厝而不用也
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
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
楚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
祭頗雜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
大予祭郊廟上陵之所用焉則易所謂先王作樂
崇德廣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辟
雍騶虞之所用焉則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

樂者也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
則所謂以坎鼓我蹲踞儼我者也其四曰短簫
鼓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
揚德風敵勵兵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
者也又採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十月吉辰始用蒸
祭重車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即杜夔能曉樂事
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得夔使其刊定
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和因
循未嘉之冠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羅鍾
磬符堅北敗孝武獲登歌音氏不綱魏圖將霸道

不周書樂考卷之十一

八

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縣或收其古樂
于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廢孝文頗爲詩歌以勗在
位謠俗流傳布而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
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
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
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愛韶凡
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遺裁成一代周太祖
發跡關隴躬安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
依一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雅
人之唱登歌之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

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及顏何舉請頗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若夫二南斯理八風揚節順序旁通妖淫屏棄宮徵流唱翱翔率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無悔非大樂之懿其孰能與於此者哉是以舜詠南風而虞帝昌紉歌北鄙而殷王城大樂不紊則王政在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千志

律曆志

本隋書卷之九

九

自夫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司牧以君臨懸政教而成務莫不擬乾坤之大象秉中和以建極揆影響之幽蹟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範圍百度以成萬品昔者淳古華胥創觀人籟之源女媧笙簧仍昭鳳律之首後聖廣業稽古彌崇伶倫含少乃擅比竹之工虞舜昭華方傳刻王之美是以音播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皆候金常而刻管憑璣璣以運鈞統三極之元紀七衡之響可以作樂崇德薦為上帝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考

得失徵成敗者也粵在夏商無聞改作其於周禮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景王鐘鍾間律於伶州鳩對曰夫律者所以立鈞出度鈞有五則備備矩準繩威備故詩曰尹氏太師執國之鈞天子是禪仰衆不迷是也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軌則一稟於六律為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聖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律呂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

隋書卷之九

十

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班固因志之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司馬統統採而續之爰歷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始獲杜襲使定音律襲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量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肅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綴而多所淪胥終于恭安竟不能備采錢樂之衍方六十律更增為三百六十梁傳

上沈重述其名數後魏周齊時有論者今依班志
編錄五代聲律度量以志于篇云

天文志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
國體衆星而効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
化之道合陰陽之妙爰在庖犧仰觀俯察謂以天
之七曜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麗十二位也
在天成象示見吉凶五緯入房啓姬王之肇跡長
星亭斗鑒宋人之首亂天意人事同乎影響自夷
王下堂而見諸侯報王登臺而避責記曰天子微

不勝其論繁卷之一

十一

諸侯僭於是師兵吞滅僵什原野秦氏以戰國之
餘怙茲凶暴小星交關長彗橫天漢高祖驅僭英
雄舉除災害五精從歲七重暈畢含恆曾細道不
虛行自西京創制多歷年載世祖中興當奎馭物
金行水德祗奉靈命玄兆著明天人不遠昔者榮
河獻錄溫洛呈圖六文摘範三光宛備則星官之
書自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
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
之史佚宋之子韋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有石氏
齊有甘公皆能言天文察微變者也漢之傳天數

者則有唐都李善之淪光武時則有蘇伯況即雅
光並能參伍天文發揚善道補益當時監垂來世
而河洛圖緯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盡列後漢
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摠序經星謂之靈憲其
大略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紫宮爲帝皇
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
中央謂之北斗動係於占定司王命四布於方爲
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
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
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

不勝其論繁卷之一

十一

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
之圖遇亂堙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時吳太
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
錄并注占養摠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
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摠
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
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十畧殊
三家而合陳卓之數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圖項
開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參校周齊宋
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彼疎密

依準三家星位以爲蓋圖旁攝始分甄表常度并具赤黃二道內外兩周懸象者明經離攸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空谷爲正範以墳爲太史令增傳考經書勒於教習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楊帝又遣宮人四十人統太史局別詔袁充教以星氣業成者進內以參占驗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太史令鼎崇所造者以鐵爲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衆地形二衆赤道其餘衆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周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初成以

隋書卷之十一

十一

置諸觀臺之上大唐因而用焉馬遷天官書及班氏所載妖星彗珥雲氣虹蜺之目其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無紀錄春秋傳曰公視朔遂登觀臺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神道司存安可誣也今略舉其形名占驗次之經星之末云

五行志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昔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爲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廢興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星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詭之占

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人遷善均乎影響殊致同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顧盼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行違則天地見異況於日月星辰乎況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市里陳則瘠山之鳥呼曰柰何周則陽武之魚棄空而闔隋則鵲巢黼帳火炎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眚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網稽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

隋書卷之十一

十四

王事神而秦兵論進長弘尚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鸛飛于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黔隧崇山同車共軛必有神道裁成倚伏一則以爲殃疊一則以爲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厥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

食貨志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終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然猶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

天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助戰士之功故天災服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項至于光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為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歛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為丘賦先王之制廢有子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

隋書卷之十一

十一

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脉以頭會之歛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廩弥成世宗得之用成雄俊開邊擊胡蕭然成賊宮宇捫於天漢巡遊跨於海表早歲除道凶年常休戶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禍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飢筭至紅車光武中興聿遵前事成賦單薄足稱經遠靈帝開鴻都之勝通貢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為導行天下賄成人受其蔽自魏晉二十帝宋齊十有五

主雖用度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閑政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以養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在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帝嗣守鴻基國家富雅愛宏翫肆情方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雖踰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頽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為林藪包芒山以為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驅武馬指期

隋書卷之十一

十一

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既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輓秣水陸交至疆場之所傾敗勞散之所殂殞雖復大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公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飢餒婦工訪績不足以贍資業九區之內驚和歲動從行官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盡其太半遐方珍膳必登庖厨翔禽毛羽用為玩飾買以供官十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叩扉而達

賸猛犬迎吠而終夕自操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偽交侵盜賊充斥官覲鞠為茂草卿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癘疫炎旱傷稼代王開求豐之粟以振飢人去倉數百里老幼雲集更在倉殘官無攸次咸資鏹貨動移旬月頓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焉遷為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為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為盜刑罰不能止故為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刑灋志

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窮亂誅暴禁人為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漸縫五氣取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惠愛導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為情性禮義以為綱紀養化以為本明刑以為助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道殺之而不勝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

附書禮卷之十一

十一

附書禮卷之十一

十一

以刑則人有遷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罰至於時逢交泰政稱忠厚美化與車軌攸同至仁與嘉祥間出歲布平典年重簡憲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矚乎如大路行之者不惑刑者甲兵焉鈇鉞焉刀鋸鑕鑿鞭朴其苑陳乎原野而肆諸市朝其所由來亦已久矣若夫龍官之歲鳳紀之前結繩而不遠不令而人畏五帝畫象殊其衣服三王肉刑刻其膚體若重華之宵災肆赦文命之刑罰三千而邠君卹刑尚奉唐堯之德高密泣罪猶懷虞舜之心殷因以降去德滋遠若紂能遵成湯不造炮烙設刑兼禮守位依仁則西伯敏轡化為田叟周王立三刺以不濫弘三宥以開物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刑厝不用薰風潛暢頌聲遐舉越裳重譯萬里來歸若乃魯接燕齊荆鄰鄢晉時之所尚齊平辯舌國之所恃不在威刑是以纓鼓夷蒐宣尼致請既鑄刑辟叔向貽書夫勃澥之浸沾濡千里列國之政豈周之膏潤者歟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區夏于時投戈棄甲仰恩祈惠乃落嚴霜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悉於刑章網凝科官肌膚於後玄鉞肆於朝市

始服職於此衛將間有一劍之哀茅焦請列星之數漢高祖初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孝文躬親玄默遂疎天網孝宣樞機周密法理詳備選于定國爲廷尉黃霸以爲廷平每以季秋之後諸所請讞帝常幸宣室齋居決事明察平恕號爲寬簡光武中興不移其舊是以二漢羣后罕聞殘酷魏武造勞歛之科明皇施減死之令中原凋敝吳蜀三分哀矜折獄亦所未暇晉氏平吳九州寧一乃命賈充大明刑憲內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協萬邦寔曰輕平稱爲簡易是以宋齊方駕輒其餘軌若乃刑

隋書卷之十九

十九

隨喜怒道朕正直布憲擬於秋荼設網踰於朝脛恣興夷罰取快情靈若隋高祖之揮刃無辜齊文宣之輕刀轡割此謂匹夫私讎非閔國典孔子曰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心之所詰則善惡之本原也彪約所製無刑法篇臧蕭之書又多漏畧是以撮其遺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百官志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既陳貴賤位矣是以聖人法乾坤以作則因卑高以垂教設官分職錫珪胙土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外內則公卿大

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咸所以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允釐庶績式叙彝倫其由來尚矣然古今異制文質殊途或以龍表官或以雲紀職放勛即分命四子重華乃爰置九官夏倍於虞殷倍於夏周監二代沿革不同其道既文置官彌廣逮于戰國戎馬交馳雖時有變革然猶承周制秦始皇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創立朝儀中不師古始罷封侯之制立郡縣之官太尉掌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自餘衆職各有司存漢高祖除暴寧亂輕刑約法而職官之制因於嬴氏其間

隋書卷之十九

十九

同異抑亦可知光武中興事遵前緒唯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泊于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魏晉繼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齊亦無改作梁武受終多循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各配四時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陳氏繼梁不失舊物高齊創業亦遵後魏省位號與江左稍殊所有節文備詳於志有周創據關右日不暇給泊乎克清江漢爰議憲章酌鄭鑄之遺文置六官以綜務詳其典制有可稱焉高祖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唯以中書爲內史侍中爲

納言自餘庶僚頗有損益煬帝嗣位意存積古建
官分職率由舊章大業三年始行新令于時三川
定鼎萬國朝宗衣冠文物足為壯觀既而以人從
欲待下若讎號令日改官名月易尋而南征不復
朝廷播遷圖籍注記多泛散逸今之存錄者不能
詳備焉

地理志

自古聖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國經野以為人極上
應躔次下裂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祉是以放勛
御歷脩職貢者九州文命會同執玉帛者萬國治

卷之十一

十一

予殷遷夏鼎周黜殷命雖質文之用不同損益之
途或革而封建之制率由舊章於是分土惟三列
爵惟五千里以制畿甸九服以別要荒十國為連
連有帥倍連為卒卒有正皆所以式固鴻基蕃屏
王室興邦致化康俗庇人者歟周德既衰諸侯力
政干戈日用戎馬生郊疆陵弱數暴秦滅於楚
鄭滅於韓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其餘弒君亡國不
得守其社稷者不可勝數逮于七雄競逐二帝爭
疆疆場之事一彼一此秦始皇據百二之巖險奮
六世之餘烈力爭天下蠶食諸侯在位二十餘年

卷之十一

十一

遂乃削平萬內懲周氏之微弱恃狙詐以為疆度
棄經典罷侯置守子弟無立錐之地功臣無尺土
之賞身沒而區宇幅裂及子而社稷淪胥漢高祖
挺神武之宏圖掃清禍亂矯秦皇之失策封建王
侯並跨州連邑有踰古典而郡縣之制無改於秦
逮于孝武務勤遠略南兼百越東定三韓通印竿
之險塗斷匈奴之右臂雖聲教遠洎而人亦勞止
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既其滋多郡縣亦有增
置至于平常郡國一百有三戶一千二十三萬光
武中興承王莽之餘弊兵戈不戢飢疫荐臻率土
遺黎十纔一二乃併省郡縣四百餘所明章之後
漸至滋繁郡縣之數有加曩日逮炎靈數盡三國
爭疆兵革屢興戶口減半有晉太康之後文軌方
同大抵編戶二百六十餘萬尋而五胡逆亂二帝
播遷東晉泊于宋齊僻陋江左符姚之與劉石竊
據中原事跡糾紛難可具紀梁武帝除暴寧亂奄
有舊吳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
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頻事經略開拓闔越克復
淮浦平俚洞破梓柯又以舊州遐闊多有析置大
同年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既而侯景構禍

臺城淪陷墳籍散逸注記無遺郡縣戶口不能詳究逮于陳氏土宇彌蹙西亡蜀漢比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揚之域州有四十二郡唯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後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僻小天保之末終加併省洎乎國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戶三百三萬周氏初有關中百度草創遂乃訓兵教戰務穀勸農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卒能以寡擊衆戡定疆鄰及于東夏削平多有省廢大象二年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高祖受終惟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泊于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吏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爲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洫沙磧鹹鹵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

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也

經籍志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爲人也溫恭敦厚詩教也詘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贊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仁義之藹藹誠道德之靈寶也其爲用大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跡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勸斯在考之前載則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紀言書事
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灋
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
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
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
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
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盾弑靈
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
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
誰咎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

不備書史卷之一

廿五

之其第嗣書死者二人其第又書乃舍之南史聞
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
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
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撫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
不虛美不隱惡故得有所徵勸遺文可觀則左傳
編周志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暨天周室道衰紀
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賾索舊章孔丘
以大聖之才當傾頽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
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脩春秋而正雅頌壞

禮崩樂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
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
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道道亡矣陵夷踳駁
以至于秦秦政奮討狼之心刻先代之迹焚詩書
坑儒士以刀筆吏爲師制扶耆之令學者逃難竄
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誅除秦項未及
下車先命叔孫通草擬範之儀救擊柱之弊其後
張蒼治律曆陸賈撰新語曹參薦蓋公言黃老惠
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
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遂使書分

不備書史卷之二

廿六

爲二詩分爲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
傳其餘互有踳駁不可勝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
勞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
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
常太史博士之職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司馬
談父子世居太史探承前代斷自軒皇逮于孝武
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
於孝成秘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諸賦步
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

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叙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摭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裘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緣帛軍人皆取爲帷裳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任祕書中外三閣親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摭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其家術數三曰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譜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案書用縹素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

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遺佚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摭其遺篇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書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請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爲典則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永明中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摭集釋典大凡二萬二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暉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

有度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
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
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
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
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
剖析詳義淺簿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
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庾景收文德之書及
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
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
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
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
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
史未能全且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
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
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
外逼強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
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
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公
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
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問出及平陳已後

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大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
粗惡於是博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
京兆韋肅南陽杜預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爲正
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
萬餘卷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爲五十副本分爲
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
東都觀文殿東西廡各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
屋藏景丁文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
東曰妙楷堂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
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
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
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
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爲所漸濡時有殘缺
今者見存分爲四部合條爲一萬四千四百六十
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取文
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
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逮覽馬史班書近觀
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
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
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乎

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天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故列之於此志云

隋書論贊卷之一終

一

隋書論贊卷之二

唐魏徵撰

明項

列傳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去
存焉陰陽和則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
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興亡是繫
不亦重乎是以先王慎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之
繼體靡克事脩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
敗攸屬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姒歸而
姬宗盛妹姪致夏殷之變襄趙結周漢之禍爰歷
晉宋寔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進恣行淫僻
莫顧禮儀為梟為鴟敗不旋踵後之仇讐寢極正
位居中罕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雕鳩之德
千載寂寥北鸛之辰殊邦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
於寤寐鏗鏘環珮鮮克嗣於徽音永念前修歎深
彤管覽載藉於既往考行事於當時存亡得失之
機蓋亦多矣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然妃
后之制夏殷以前略矣周公定禮內職始備列焉
秦漢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

率以降歷魏晉周歷晉益損參差不一周宣嗣位
不率典章衣襟程程中官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
無定數高祖思華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正位傍
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宮之
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頁掌教四德視正三
品世婦九頁掌賓令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
頁掌女工絲采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
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曰尚宮掌導
引皇后及閤閣原應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
察宣奏典琮二人掌珍璽器玩二曰尚義掌禮儀

本司書卷卷之五

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樂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
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
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
掌進膳先嘗管司鑒二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
掌鑄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帟帳牀褥管司筵三人
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
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
財帛出入六尚各三頁視從九品六司視勲品六
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
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虛嬖妾之位不設三妃防

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頁加又抑擅服章降其
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頁增嬪至九頁世
婦二十七頁御女八十一頁貴人等關掌官闈之
務六尚已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
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醺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
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為三夫人品
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修儀脩容脩華充儀充容
充華是為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頁品正第
三美人才人一十五頁品正第四是為世婦實林
二十四頁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頁品正第六采

本司書卷卷之六

女三十七頁品正第七是為女御總一百二十以
敘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頁數
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
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啓司簿
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計司關掌門閤管鑰
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
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替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
尚服局管司璽掌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
湯沐巾櫛歌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
司膳掌膳司醢掌酒醢醢醢司藥掌鑒巫藥劑

司膳掌燠飪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典掌輿輦織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鑿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負各二人唯司樂司膳負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軍局閑劇多者十人已下無定負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后妃二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優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鴈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嬪傾覆宗社惜哉書曰北鸛之最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李穆李敏梁睿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

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魏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轅凡數十人見是當時禍難遘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刘昉鄭譯柳表皇甫績盧賁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啓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倫安懷祿臣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盟梅之寄自有攸歸言治普次內懷缺望耻居吳耿之末羞

與穆瀛馬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

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高怨典其後宜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表皇甫績盧賁因人成事傷規不二大運光啓莫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曩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于義陰壽竇榮之源雄豆盧勣賀若弼

史臣曰于義陰壽竇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豈邑舊遊運屬時來俱宣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祿

位貽厥子孫析薪克荷崇基弗墜盛矣豆臠幾遇
屯剝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遺天之所廢捨命不
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

梁士彥字文忻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

曹

史臣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
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威憤怨而
植戮况乃無古人之殊樹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
士彥字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
勇畧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報者倦矣施者

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
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曹或突關艱厄或綱繆
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
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
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叙父無庸斯蓋草創帝
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
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
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
哉

高頴蘇威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
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隆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
夏克平南國底定泰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
禹迹思布克心舟楫是寄臨機斯在兆庶賴以康
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
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遽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
而受戮若使遂無猜覺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
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邛公周道云季
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綱紀任遇窮極榮
寵又處機衡多所損益聲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

李德林

尚清儉非弘曠好同惡異有珥直道不存易簡
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
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
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
抑亦此之由也雖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
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李德林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
閭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經綸間發文
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躋合自致青雲不慮莫已

知豈徒言也

河間王弘楊處綱楊子崇觀德王雄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教心未附利達同姓維城宗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改葬地非寵通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葉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位台褒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滕穆王瑋道悼王靜衛昭王爽蔡王智積

不肖書卷之二

八

輒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閭房之隙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契愈甚是以滕穆暴斃人皆謂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縣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睦隸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戰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高祖五子

不肖書卷之二

九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關夷險撫軍監國九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磨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後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厲大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舉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既絕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趙嬰趙芬楊尚希長孫平元暉韋師楊昇蘇孝慈李雄張嬰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知入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昇宗室之英舉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嬰內外所履咸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章世康章壽柳機柳述雄亮寒之

史臣曰章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入處和闡或出撫方岳朱輪接軫旌旆成

隋書卷之二十一

十一

陰在周野隋勳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開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人終致傾敗旦屢有惠政肅無存誠謙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衆之神情開爽頗嘉跡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與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楊素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倜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

靜亂功臣莫若其右賢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始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廢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竿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牛弘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深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

隋書卷之二十一

十一

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闈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激之不清混之不清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宇文慶季礼成元孝矩郭榮麗是李安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舊職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驍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鼎幼卷宮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

能不及於此乎安忍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侃言

長孫覽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晉山河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覽獨擅雄辨熾早稱爽俊俱司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不墜晨軀齊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

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韓擒賀若弼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兩夏賀若弼陳旣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雷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儼儼英略賀若

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裨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爲當時所推起起干城難兄難弟矣

達奚長孺史萬歲劉方

史臣曰長孺等結髮從戎俱有駉雄之畧統師旅各擅禦侮之功長孺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清海北臨玄

塞胡夷懾懾烽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懷智勇

十一

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劫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絕域論功絕氣犯伍貴臣偏聽生殺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治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瓜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充國之聲勳西羌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王長述李衍伊婁譙田仁恭元亨杜整李徹崔彭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聲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巡警嚴廊毅然難犯禦侮之寄有足稱乎

杜彥高勸余未敢獨孤楷乞伏慧張威侯莫陳頴周瑤和洪

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高勸死亡之際志氣慄然疾彼姦邪致茲餘慶余未敢幼有權奇終能止足崇基墜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瑤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

隋書卷之二十一

乞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稱焉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並結髮登朝出入三代終享祿位不天性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為矯飾之所致也

盧愷令狐熙薛胄宇文弼張衡楊汪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執憲平名字文弼聲望攸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篲惜哉夫忠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記足知愷而又不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為權首

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召亂源實為權首動不以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憲思道李孝貞薛道衡

史臣曰二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從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摧廬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掩紫思道宦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煬帝三子

隋書卷之二十一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隆年不末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煬帝疎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親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崔仲方于仲文段文振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策伐陳之策信為深遠矣聲績克舉公立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畧自許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襄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畧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進讒言頻稱諒直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宇文述郭衍

史臣曰審察匪躬爲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膏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然苟容偷安高位其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恥也

王韶元嚴劉行本梁毗柳或趙綽裴肅

史臣曰猛獸之虞山林黎藿爲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爲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

李唐書卷之三

七

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嚴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譽謬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懷焉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困圍無冤柳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廢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闕纂之風焉

樊子蓋史祥元壽楊義臣衛玄劉權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効群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大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覲覲雖謝勤王之謀足爲守節之士矣

李唐書卷之三

七

李固通陳茂張定和張倫麥鐵杖沈光來獲
兇魚俱羅陳校王辯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於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固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固於食賊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汗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過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咎王辯殞身勅敵志實勤王陳校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

動固已深乎孟子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
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周羅喉周法尚李景慕容三載薛世雄王仁
恭權武吐萬緒董純超才

史臣曰羅喉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載並以驍武
之姿當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
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悛敗亡鮮克有
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
請息兵見其純遭譖毀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
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
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不
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李諤鮑宏裴政柳莊源師即茂高構張虔威
榮毗陸知命房彥謙

史臣曰大夏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
之畧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於棟梁莫可棄也李
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
事留於嘉閣察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肯願
廟之懷補亦北辰之衆星也

虞世基裴蘊裴矩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
羈旅特蒙任遇恭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
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繫官責獄黜貨無厭
顛隕厥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
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
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
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
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
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王門關右驛然
頗亦矩之由也

宇文愷閻毗何稠

史臣曰宇文愷學兼該思理通瞻規矩之妙參
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
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靡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
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舊傳定明堂圖雖
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
前王之采章成二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
可傳於後焉

王劭袁克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寔極

星書情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雅好者述之
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
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選固徒
煩翰墨不足觀採表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晤見稱
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華干進務入
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星占謬增數景厚
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爲河
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
家聲良可歎息

楊玄感太子雄趙元叔斛斯政劉元進李密

裴仁基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
地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
周邦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
平南國摧東夏終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
鼎于時匈奴驕倨勾吳不朝既爭長於黃池亦飲
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膂於俊
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群策畢舉服猾夏之
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爲池厚
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不基

阻伊洛而固峭函跨兩都而終萬國矜層數之在
已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
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辭耻轍迹之未遠忘德義
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旄
西出玉門東踰碣石壅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
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秦蔡南
討流求親終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
萬物顧指無遠又躬爲長君功高曩列寵不假於
外戚權不逮於群下足以輔轡軒唐奄吞周漢子
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疎
猛士內忌忠良耻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
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懷受顯誅竭
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鴆
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
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群盜多出廝役之中無
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
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
救死懼滿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
勢但人自爲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
星離羣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

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
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窺身於江湖襲
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轂下覺起舟中思早告而
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
上子孫勦絕宗廟爲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
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算甲兵之多
火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
之方蒿岱曹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
諸人謀則勾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
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

隋書卷之二十一

十一

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
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
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
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乘
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
群臣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
防危弗圖圍解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
災群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
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
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

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
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
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
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
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
旋踵兄弟就誅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
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創鴻溝
暮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四方威
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旌名
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擊大抑

隋書卷之二十一

十一

陳項之季孟歟

誠節傳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
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
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
卨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愛逮漢之紀信
樂布晉之向雄嵇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
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
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

外負委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
南義等當援援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
不拔可謂歲寒貞柏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懷懷如
生豈獨聞彼伯夷懷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
庶幾故採所聞為誠節傳

誠節傳二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為重矣此
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
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
故處不失節所以為難矣楊立玄感李密及形已

大隋書論贊卷之十一

忠

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明臨危不顧視死
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孤盛元文都盛楚亮君
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與計就死臨誅

孝義傳

字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
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

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
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
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
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
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
中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微烈於當
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
所重田翼即方貴等開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
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收
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

大隋書論贊卷之十一

孝

孝義傳二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籍王公大人近古敦
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暗或家傳纓冕
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厥性雖乖先王
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
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召義感興王
亦足稱也紐回劉雋之倫霍林華秋之輩或茂草

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臺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循吏傳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睎映千祀聲芳不絕夫何為哉用此

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廿六

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國除凶靜亂日旰忘食思過而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彊於剝削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敘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浸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為之吏之清

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為况於上責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彥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遠愛浹而不忘兒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繫循吏之篇爾

循吏傳二

史臣曰古語云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表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

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廿七

下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遇惡揚善公義之撫疾疢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既往之一肯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酷吏傳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日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

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
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然則今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
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
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闊遂漏吞舟大姦
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
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
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至於威行郡國力折公
侯秉傳賊人探凡所吏者所在茂聞焉無義時之
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聞遭遇時

本朝書論卷之十一

廿一

來叨竊非據肆其福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懼
其毒凡厥所莅莫不慄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
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
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管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為什
狼之不若也無禁姦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
君子惡之故編為酷吏傳也

酷吏傳二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
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
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未開道德實懷

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狗彘長
惡不俊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患顛隕凡
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
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喪
乎

儒林傳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為父子正君臣尚忠
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
之耳目百王指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
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漢其流者無祿而富懷

本朝書論卷之十一

廿一

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
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彊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
處環堵以翳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
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
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始弘明夫太
和之後盛修文教指紳碩學濟濟盈庭雖掖巨儒
往往傑出其雅誥與義未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
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
昔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
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

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
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
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
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
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襲之彌講
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
筆縱有學優入宰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申科
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外必委弃
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
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食
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
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
知俗易風侈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
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
無所取正高祖膺期恭歷平一寰宇頓天綱以掩
之資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
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
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聳懸河之辯侍
中竭重席之與考正亡迥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
然冰釋於是超擢奇簡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

皆啓黉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
里誦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
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
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歷仁壽間遂廢天下
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
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
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
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
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
所樂諸經義疏播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
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
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
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
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
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擢冠之心相與陷於
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
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
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儒林傳二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

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
唯學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
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
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
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籍甚當年彥之敦經悅
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儔爽
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許以爲直失儒
者之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
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
劉炫學貫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

隋書劉焯傳

探賸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亞
生知時不我與或纔登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惜
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
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文學傳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
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
爲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
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

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金窮後門之士道輟
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
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
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牀歷變前哲論之詳矣
暨宋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
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齊
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
圖思極人文縵絳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
香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

隋書沈約傳

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音聲馳景慕然彼此
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
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
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商
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撮彼清音簡茲累句
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
自大同之後雅道淪欽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
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
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聰
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

狂簡斐然成俗流石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
機每念斷彫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
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
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興越公
昔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
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矜濯而詞無浮蕩故當時
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
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
青蓋入洛四輿咸舉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
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

卷之二

主

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
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
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潛會稽虞世基河
東柳昂高陽許善心等或薦揚河朔或獨步漢南
但勢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叙之其潘徽
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
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埋沒今總之於此為文學傳
云

文學傳二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

名節自立信矣王曹虞綽之輩崔儼孝逸之倫或
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高位下心齊
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富世脫略公卿是
知跡馳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祢衡
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元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
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岷山之片玉夫有隋總一寰
宇得人為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
預焉華萼相耀亦為難兄弟矣

隱逸傳

卷之二

主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
之士故易稱遜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
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
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漢盧光其始箕
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千漢日魏晉以
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
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遠
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
粒而纖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於情宇宙之外自
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

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轅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故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隱逸傳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敏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

南齊書卷之十

志

忘懷總見畢志丘園隱不遠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等不喜人朝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沉宜不可親諫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夫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濟文籍之美足矣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藝術傳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禍福者也歷歷所以知妖和養性命者也音

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

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

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

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禘

龜梓慎子韋昭音律者則師曠師曠伯牙杜夔叙

上箴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

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召語鑒則文擊扁鵲季

咸華陀其巧思則秦仲常張平子馬德衡凡此

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賈幽微思伴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遠遁以潛跡或隱身以利

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誦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

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

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惑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詭

藝術傳二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

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傳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常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雖洛下高堂許負宋建不能尚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歌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實當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古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外戚傳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帷顛覆之患何哉皆由平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蒲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者艱難功宜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已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閭察當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肅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

隋書卷之二十一

三

前主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覆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獲車輒叙其事為外戚傳云

外戚傳二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開傾敗爰及漢晉顧復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弊亦速若使獨孤權倖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損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

隋書卷之二十一

三

寵之所致乎

列女傳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在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曰公杞植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主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含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修名彰

於既往微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影惜之書不濡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者與麋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觀夫今之靜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王折蘭推足以無絕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列女傳二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者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貨適寒松南陽王心踰匪石洗媼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興其志列蘭王謝其貞方東城華陽之妃裴倫元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顯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誄其美之白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東夷傳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

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絲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象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徒梯矢之貢而已乎白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並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因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為人莫若已不能懷以文德遽勦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聞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南蠻

史臣曰世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昔稱蠻夷

猾夏詩曰蠢爾蠻荆種類繁代爲紛梗自秦并
二楚漢平百越地窮川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
爲郡縣暨平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汗隆服叛
不一尚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繁業威加八荒其
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
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在荒外之功無救域中
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內憂誠哉斯言也

西域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
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
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
里皆來朝貢後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
或通漢朝以爲勞敝中國其官時廢時置暨魏晉
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煬帝時遣侍御史常師
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鄯得碼磧
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僊女師子皮火鼠毛
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
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
唱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
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

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錄者二十
國焉

西域二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以宏放之主皆起
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
以重賞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
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
之所好下必有其者也煬帝規慕宏侈掩吞秦漢
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衆親出玉門
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既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
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
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烏卵往來轉輸
將何以堪其敝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
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
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成五嶺漢
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
亦狼狽於清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
若深思即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
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
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戎

比狄

史臣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遠乎兩漢則匈奴焉當金典午則烏九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為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侵鈔為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中

次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讓騎點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迭雄朔野東極東胡南境西盡烏孫之地營其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徙厥徒北熾有其表乃將歸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遠頭可汗遂通降代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孽部衆遂強卒於仁壽不侵不叛豈平始畢未

宇文化及非傳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中

臣禮賜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屬羣盜並興於此竄以維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民於是分置官司摠統中國子女王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轡自古蕃夷驕倖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曆廢帝期掃除氛使暗於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群醜屢襲平鄴蹙毀我雲代枉溺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聖上音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潛游龍庭之地黃為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戶實帝皇所不及也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為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者矣至於委質策名代卿世祿出受心膺之寄入
衆帷幄之謀身處機衡肆趙高之姦究世荷權寵
行王莽之禁逆主靈之所讎疾夫系不食其餘雖
幸生汗宮彰必誅之豐斷棺焚骨明篡殺之咎可
以懲夫既往未足深誠將來昔孔子修春秋而亂
臣賊子知懼抑使之求名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
故正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
意焉

宇文化等傳二

史臣曰化及庸懷下才召恩累葉王充斗筭小器

宇文化等傳卷之一

宇文

連逢時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既屬萌利之期不
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辟不逞職
爲亂階按本塞源裂冠飛冕或躬爲戎首或親行
鳩毒強深指鹿市切食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
憤故梟獍凶魁相尋並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
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爲人臣者可不
廢歎哉可不廢鑒哉

隋書卷之二終

唐書論贊目錄

卷之一

本紀

高祖

太宗

高宗

天后

睿宗玄宗

肅宗

德宗順宗憲宗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懿宗僖宗

昭宗哀帝

卷之二

志

禮樂志

儀衛志

天文志

五行志

地理志

選舉志

百官志

兵志

食貨志

刑法志

藝文志

卷之三

表

宰相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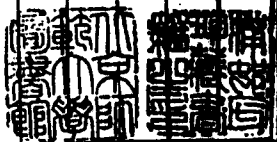
方鎮表

宗室世系表

宰相世系表總論

卷之四

列傳



后妃

后妃列傳論

宗室

三宗諸子 十一宗諸子

諸公主

李密

王世充竇建德

劉文靜裴寂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秦瓊唐儉改志

雲

劉弘基殷開山劉政會許紹程知節柴紹

任瓌丘和

李靖李勣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盛彥師盧祖尚劉世

讓李君獎

高儉

高儉寶威

房玄齡杜如晦

魏徵

馬周

薛收

劉洎

封倫裴矩字文士及

蕭俛

蕭瑀

姚思兼

岑文本虞世南李百藥褚亮姚思兼令狐

德芬

蘇世長韋雲起孫伏伽張玄素

于志寧高馮張行成

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上官儀

傅奕呂才陳子昂王無競

劉仁軌裴行儉婁師德

諸夷番將

郭孝恪王方翼程務王孝傑唐璿張仁愿

王俊

狄仁傑郝處俊朱敬則

裴炎劉禕之魏玄同李昭德吉頊

韋見素

張廷珪韋湊韓思復辛替不李裴濟李

中敬李甘

徐有功

卷之五

列傳

白居易

五王

劉幽求鍾紹京崔日用王珣王毛仲

魏元忠韋安石郭震

李嶠蕭至忠盧茂用韋巨源趙彥昭和逢

亮

姚崇宋璟蘇環張說魏知古張九齡

張嘉貞源乾曜

崔隱甫

宗室宰相

劉知幾吳兢韋述蔣乂柳芳沈既濟傅師

王忠嗣

宇文融華望楊慎矜王鉞楊國忠

哥舒翰高儼之封常清

李光弼 郭子儀 房琯

李泌 崔圓苗晉卿裴冕裴遵慶

崔植崔倭

楊綰崔佑甫柳渾韋處厚路隋

元載 關王縉賈參 李栖筠李鄘

劉晏第五琦班寵王紹李異

關播董晉

張鑑武元衡李絳姜公輔宋申錫

段秀實顏真卿 李愬

李晟 馬燧渾瑊 陸贄

常臯張建封嚴震韓弘

段平仲 孔巢父穆寧崔邠柳公綽

歸崇敬 鄭珣瑜高郢

崔羣

賈耽杜佑杜牧杜棕令狐楚令狐綯

原缺

唐書論贊卷之一

竹部

宋歐陽修撰 明項篤壽輯

本記

高祖

贊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為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無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季長叛亡之徒及

唐書論贊卷之一

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衰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為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狀隋亂而蒙德澤繼

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承其天命歟

太宗

贊曰其美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時有闕略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

唐書卷之二

二

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述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高宗

贊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然東周雖

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為惡豈一聚如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天后

贊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弑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

唐書卷之二

三

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其國政遂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也唐之舊史因之列武氏于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武后之惡不及於大戮所謂幸免者也至中宗帝氏則禍不旋踵矣然其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

蹈之所謂下愚之不移者歟

肅宗玄宗

贊曰肅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已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貶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肅宗

贊曰天寶之亂大盜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時肅宗以皇太子治兵討賊真得其職矣然以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紀綱未壞孰與天寶之際而僖宗在蜀諸侯之兵糾合戮力遂破黃巢而復京師由是言之肅宗雖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賊矣蓋自高祖以來三遜于位以授其子而獨肅宗上畏大戒發於誠心若高祖玄宗豈其志哉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德宗順宗憲宗

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疆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肅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為買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疆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疆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為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為患者也昔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然享國日淺不幸疾病莫克有為亦可以悲夫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贊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也憲宗之弑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穆敬昏庸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

下未至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為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桎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寬憤飲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傅說為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奮然

不唐書卷之

七

懿宗僖宗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者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僖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益

起其亂遂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昭宗哀帝

贊曰自古亡國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也其禍亂之來有漸積及其大勢已去適丁斯時故雖有智勇有不能為者矣可謂真不幸也昭宗是已昭宗為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自唐之亡也其遺毒餘酷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壞極亂而後止跡其禍亂其漸積豈一朝一夕哉

不唐書卷之

七

唐書論贊卷之二

宋歐陽修撰 明項篤壽輯

志

禮樂志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疇吉凶

不唐書論贊卷之二

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

不唐書論贊卷之二

十

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晚然論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爲古禮六十一篇實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國師太子省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

幸多希旨傳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遂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縉爲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崑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

唐書卷之二十一

三

銳及大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曆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脩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公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脩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

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儀衛志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徐而不譁其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爲慎重也故慎重則尊嚴尊嚴則肅恭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

取焉

唐書卷之二十一

天文志

昔者堯命羲和出納日月考星中以正四時至舜則曰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而已雖二典質略存其大法亦由古者天人之際推候占測爲術猶簡至於後世其法漸密者必積衆人之智然後能極其精微哉蓋自三代以來詳矣詩人所記婚禮土功必候天星而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逆順至於周禮測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察候皆可推考而獨無所謂璿璣王衡者豈其

不用於三代耶抑其法制遂亡而不可復得耶不然二物者莫知其為何器也至漢以後表測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略依古而又作儀以候天地而渾天周髀宣夜之說至於星經曆法皆出於數術之學唐與太史李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

五行志

卷之三

五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爲物最大且多者有五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上興而爲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爲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爲英華美實氣臭

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爲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爲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爲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爲氛霧虹蜺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凡物有反常而爲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爲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爲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

昔者箕子爲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爲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梓膏桐病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畧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

地理志

全書卷之二

自秦變古王制亡始郡縣天下下更漢晉分裂爲南北至隋滅陳天下始合爲一乃改州爲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隸刺史相統治爲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其地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

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劔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二縣六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重不便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按察如

全書卷之二

漢刺史之職天寶盜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乾符以後天下大亂至于唐亡然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開元二十八年戶部帳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應受田一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考隋唐地理之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

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吏主馬凡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三十人以皇總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爲之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

大學書卷之二

十

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筭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

一歲周髀五經筭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試前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爲第不及者有罰歲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大義十條通八爲上六爲中五爲下併三下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遠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既罷

大學書卷之二

十一

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準蔭配色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踰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爲保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叙長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闕于考功貢外卽試之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上上上中上中上凡四等爲及第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若時務策三道亦爲四等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

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
試官能通者依正貢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
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通七以上
策通二以上爲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及前資官
視學究一經凡史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
通七策通二以上爲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視五經
三傳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三史皆通者
獎擢之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
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子出身凡進士試時
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

唐書卷之二十一

七

過四以上爲乙第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全通
爲甲第通八爲乙第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說文
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爲第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
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二條
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各一
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試綴術
緝古錄大義爲問答者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無注
者合數造術不失義理然後爲通綴術七條輯古
三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落經
者雖通六不第凡弘文崇文生試一大經一小經

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
策五道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務策通
三皆帖孝經論語共十條通六爲第九凡貢舉非
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其教人取
士者於今者大略如此

百官志

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
隋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
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辯貴賤叙勞能則有品
有爵有勲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

唐書卷之二十一

七

治百事其爲法則精而密其施於事則簡而易行
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而位有常負也方唐之盛
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爲
萬世法而常至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慎
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
其職業而卒不能復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
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然是時已
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
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
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莫能徧舉

自中世已後盜起兵興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
濫矣故采其綱目條理可爲後法及事雖非正後
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者著于篇宰相之職佐元
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來位號不
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
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
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
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其
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
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

不唐書卷之二十一

古

政魏徵以祕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
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
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
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其後李勣
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
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作
官居職者猶假他名如故自高宗已後爲宰相者
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
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
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

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
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初三省長官議事于門下
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
事堂於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爲相又改政事堂號
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
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
焉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
常以領他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故時
方用兵則爲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爲大學士時急

不唐書卷之二十二

主

財則爲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爲延資庫使至於
國史太清宮之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
其詳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
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
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
卜筮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
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
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
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
掌四方表疏批荅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

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貲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晏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於此云

兵志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履變其制

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驍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疆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

食貨志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入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令時以取能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

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其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紂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按乎周萊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倖聲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訖然獨零磨滅亦不可勝數

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作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千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糅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道實監運東都浮舟汴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員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爲脩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命李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頌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九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而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宰相奏以千

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
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
是四庫之書後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
蓋微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歛書本軍寓
教坊於秘閣有詔還其書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
諸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

唐書論贊卷之二終

唐書論贊卷之三

表

宋歐陽修撰 明項雋齋輯

宰相表

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爲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參
議而稱號不一出於臨時最後乃有同品平章之
名然其爲職則一也作宰相表

方鎮表

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
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於將之事也使

唐書論贊卷之三

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及其晚也土地之廣人民
之衆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之何慮於其始
也深而易於其後也忽如此之異哉豈其弊有漸
馴而致之勢有不得已而然哉方鎮之患始也各
專其地以自世既則迫於利害之謀故其喜則連
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則起而弱王
室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雖常倚鎮兵而其亡
也亦終以此可不戒哉作方鎮表

宗室世系表

昔者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居五十三焉後

世不以爲私也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雖其弊也
以侵凌王室有未大之患然亦崇獎扶持猶四百
餘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然
也至漢鑒秦務廣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絕若罪
除輒復續以存其祭祀與爲長久之計故自三代
以來獨漢爲長世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衍可
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
人賢愚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於民
間甚可歎也然其疏戚遠近源流所來可以考見
作宗室世系表

唐書宗室表

一

宰相世系表總論

唐爲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
族相高其子賢孫不頌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
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嗚呼其
亦盛矣然其所以盛衰者雖由功德薄厚亦在其
子孫作宰相世系表

唐書宗室表之三終

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
命曆祚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禍坐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
以爲繆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
縣襟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
劉秩曰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爲設爵無土署官不
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
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
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
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

唐書宗室表

三

佑之言曰夫爲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
主祚常促爲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
祚常末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
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爲之建國之
制初若磐石然敝則時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爲
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世崩俱潰然
而戡定者易爲功故其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
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爲也後世諸儒因泥古疆爲
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
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

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國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燔秦刑制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絕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爲矯而鞏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狗之爲安故仍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亦不可一舉貲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爲之勿及於故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論也

三宗諸子

贊曰中宗失道身爲母所廢妻所弑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始天縱其德而絕之何耶彼固自絕于天云爾廢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

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窮盛歟

十一宗諸子

贊曰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出閭雖以國王之寶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爲王室軒輊運極不還與唐俱殫然則曆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

諸公主

贊曰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官猶外而不詳又傳昭之亂典策埃滅故諸帝公主降日薨年粗得其葬亡者闕而不書

李密

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爲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王世充竇建德

贊曰煬帝失德天醜其爲生人竊幸羣盜乘之如蠅毛而奮其鬪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竇

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磨牙播毒以相噬
整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謂盜
亦有道者本夫孽氣腥焰所以亡隋觸唐明德折
北不支禍極凶殛乃就殲夷宜哉

劉文靜裴寂

贊曰應龍之翔雲霧滄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
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
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
之功云文靜數解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事
昵顯外者易乘運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望誅寂

不學書卷之四

七

後坐談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矣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秦瓊唐儉改志雲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
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
之桑陰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
願不諒哉投機之會間不容穉公謹所以抵龜而
決也

劉弘基殷開山劉政會許紹程知節柴紹任

瓌立和

贊曰帝王之將興其威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者
故士有一繫皆填然躍而附之若棟樑梁柱以成
大室又負樞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體邪
然皆能禮法自完賢矣哉

李靖李勣

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摧皆罪亡之餘遂能依
乘風雲勦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
期運非也若靖闇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
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勣之節見千黎陽故太宗
勤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

不學書卷之四

七

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
勣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
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
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
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
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
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干忠智而已俗人傳著
怪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

李君羨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往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讒譏濫君美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高儉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闕顯者至賈昏求財汨喪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

高儉實威

屢抑不為棄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胄訖無考按冠冕早隸混焉一區可太息哉

高儉實威

贊曰高實雖綠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則跡名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此運埋光鏹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宅哉寶宗自魏訖唐文冑扶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房玄齡杜如晦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秦益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斯輔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什值僊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多矣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遂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謀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禦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而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謀謀果有大過入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猶提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尸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魏徵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指諸謫遞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峴峴者難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補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

代遺直諫哉善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節所載是以似之者歟

馬周

贊曰周之遇太宗傾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曷以及茲其自視與衆嚴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周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迷焉惜乎

薛收

薛收

十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爲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嫻然列置上衮薛收雖蚤天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劉洎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師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爲媚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念洎之忠不

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爲戒可不慎歟

封倫裴矩宇文士及

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僞行匿情死乃暴聞免西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不惑於佞難哉

蕭瑀

贊曰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俾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鐵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一日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復爲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察與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蕭瑀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寧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姚思廉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

舉京師韓若震思廉以諸生侍屏主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故且太宗之尊表云

岑文本虞世南李百藥褚亮姚思廉令狐德芬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邃雅德芬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渙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大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刑而爲之戒方天下初定德芬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蘇世長韋雲起孫伏伽張玄素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敷內讜言而世長等仇然獻忠時主方褻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爲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之辭不能傳太子諒矣

于志寧高馬張行成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七首堪冒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宋濟上官儀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牽嬖倖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捷陽之明卒使牝味鳴展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問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王王緒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嘗乎

傅奕呂才陳子昂王無兢

贊曰子昂說武后與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闈以脂澤汗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雷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劉仁軌裴行儉婁師德

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
懼懼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
名始終者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
邪

諸夷酋將

贊曰夷狄性惇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驚挺不可遷
蓋巧不足而諒常有餘觀大柰等事君皆一其志
無有顧望用能功績光明為天子倚信至渾瑊跌
跌光頰輩烈垂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瑊光頰自
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

金華書卷之四

古

郭孝恪王方翼程務王孝傑唐璿張仁愿王

俊

贊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
為之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闡獵取其
國田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才歟夫宰相代天秩物
燮化人神恠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
非疆所不能邪据功名之地則綽綽矣

狄仁傑郝處俊朱敬則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切制天下而擡神
器仁傑蒙眊胥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李復唐

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
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方
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
反陽至姦人銜怨仇將以逞蓋所謂誼形於主耶
敬則一諫而羅織之獄寔時而後言者歟

裴炎劉祿之魏玄同李昭德吉頊

贊曰非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
后之盜朝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頊
進不以道君子恥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興唐其
助有端則賢炎遠矣祿之玄同滿言及誅不失所

金華書卷之四

古

以事君者云

韋見素

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溫以激其
亂陰儲蜀貲待天子之出則已阻韋見素流涕爭
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祿山反
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仍
相之卒為後帝所溥然猶完其要領李夫謂見素
為前知果非也

張廷珪韋奉韓思復辛替古李

敏李甘

裴濟李中

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邀主賈宜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若廷珪數子優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賈宜自榮者也至勃爭晏朝濟諫方士甘斥鄭注不可作宰相排寵救危不得不爾賢哉

徐有功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循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信夫

唐書卷之四

夫

以論徐公之四終

唐書論贊卷之五

宋歐陽修撰

明項

列傳

白居易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其自叙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尤為稷律又識世人所愛惟稷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于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嫖語入人肌膚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異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積中道微險得宰相名望淮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五王

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王不盡誅諸武使

天子將以爲威何其淺耶彘牙一啓爲監后賢見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帝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劉幽求鍾紹京崔日用王琚王毛仲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皆足濟危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默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乎哉姚崇勸不用功臣且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唐書卷之五

魏死忠帝安石郭震

贊曰魏某皆感榮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機會不一引手搆姦邪之謀誠可鄙哉至變后主以承譖賊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李嶠肅至忠盧茂用韋巨源趙彥昭和逢亮

贊曰異哉玄宗之器肅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好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姻艷后挾寵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羅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

可則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淹士蓋可恨嗟嗚呼力士誠腐庸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既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精索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干不明身播岷岷信自取之歟

姚崇宋璟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頗不偉哉而蕭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倚重聽納故唐

唐書卷之五

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

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人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蘇環張說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懷德又圖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爲姦人排擠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

或至子以利遞敗其家若瓊頭而世稱賢宰相盛矣

魏知古張九齡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半而浸澹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屬精求治元老魁應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艱切較力雖多謀所效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亂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如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張嘉貞源乾曜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曷自窮於俗延賞窮於懷弘靖窮於權情哉

崔隱甫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

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論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宗室宰相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素親侮賢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嚮國長久嗚呼盛歟

劉知幾吳兢韋述蔣乂柳芳沈既濟傅師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望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世東掇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爲永懷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醜不綱凌則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闕然不息卒定無完篇乃知爲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王忠嗣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
當所亡高馬直以空虜各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
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
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吁哉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鉞楊國忠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
海內完治假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
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
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
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

金史卷之五

六

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黷豔妃所費愈不貲
計於是肅聖楊慎矜王鉞楊國忠各以稟刻進刺
下益上歲進羨絹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
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事無煩
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獲事而堅
等所欲既充選用權媚以相屠脅四族皆為天
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數
子乃欲擾而竭之歟然基亡則向所謂利者不
反哉鉞國忠後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
云

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

贊曰祿山亂百關騷虜乘天下忘戰主德意勤故
提戈內諫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
鋒一戰不勝即奪爵土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
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僊芝棄陝守關
遏賊西勢以喪地被誅玄宗雖為左右蒙眷然荒
奪其明亦甚矣李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鳴
呼非天誅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邪彼二
將奚誅焉

李光弼

金史卷之五

七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鷲有守遭祿山變振
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
殺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
事繼母至孝好讀經因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
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帝侍內構遂陷嫌隙謀
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
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
不受約束率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
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
之不幸歟

郭子儀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
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
若贅旆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太難略平遭譏
悲說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
圍涇陽單騎見虜墜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
未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偏
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
桓譚文比之為禍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
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
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
云

房琯

贊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
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誼自奮
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遠所長遂
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
實不副則咎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
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
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李泌

贊曰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
其自全近智罕而進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
拔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
此時泌於獻納為不少又佐代宗收西京獨不見
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
獲用蓋以惟自置而為之助也繁為家傳言泌本
右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
數與靈輿接言果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
有為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撮其近實者著于
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崔圓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
之銳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藏否堯明
疆實利不知大體諱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
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
後為治也遵虞夏莊中人之賢與

崔植

贊曰植輔政當有為之時無經國才屢危防淺機
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檻縲縱虎狼焉一日而亡

地數千里為天下笑倭吝財資賊又皆幸不誅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勃繆其謀惜哉

楊紹崔佑甫柳渾韋處厚路隋

贊曰紹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已隱渾策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三秦王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情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元載楊炎王縉竇參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位輔

喬彞

十

相若其窮闢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七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著諸心谿壑之欲發乎無狀炎牽連載勢與醜裔東國維綱返為載復離釋言於君幸與妻于併誅暴先骨殛命于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為患故鄴舒以倭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縉曰福業報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開折足其刑剗諒哉

李栖筠李廌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驢四支故君

有忠臣謂之骨骸若栖筠廌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廌得相不願拜非剛嚙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縶正有愧於父云

劉晏第五琦斑寵王紹李巽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能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擊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饋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筵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喬彞

十

關播重曹

贊曰關播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案相不知人果可敗國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晉儒弛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哉

張鑑武元衡李絳姜公輔宋申錫

贊曰鑑元衡果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為賊姦所乘不歿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詎寧以一不幸遽使慊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爵松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納諂焉申

錫謀小任大輿沛從之惜乎

段秀實類真卿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嗟嗟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已得其正而後慷慨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李愬

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爲多

李晟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威

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制河南李希烈訑鄭汲晟無稍貲輸糧提旅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祐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馬燧渾瑊

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于衆無不感繫用命闕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燧親與結資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恭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固出放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陸贄

贊曰德宗之不亡賴贄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

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白
罷翰林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贊漏
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而不進邪諂得君則正士
危何可皆耶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
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
不競惜哉

韋臯張建封嚴震韓弘

贊曰臯建封弘本諸生雲興田畝閒未有以異人
反投隙龍驤皆爲國梁楹光杏一時使不遭遇與
庸夫汨汨並齒而腐可也臯弘雖陰慝卒能以誠

唐書卷之五

古

言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段平仲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
通於上君不降而建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
返是而天下之務繁焉幾矣德宗察察欲折伏臣
下自爲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惶失對
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爲上
也故聖王屈已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孔巢父穆寧崔邠柳公綽

贊曰巢父恃正義觸羣不肖謀不以權遂喪其身

率皆所謂邦之司直者後世率蕃衍公綽仁而
勇於陵方重總沈懿皆有大臣風才堪宰相而用
不至果時有不幸和穆崔邠代爲孝友聞家君子
之澤遠哉

歸崇敬

贊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
者事以門人爲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
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則德固自有次第崇
敬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
無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天子稱

唐書卷之五

古

顏回爲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
後世坐祀十八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
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特牽
於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如崇
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
之語柳宗元之於其書必有辨其妄者

鄭珣瑜高郢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姪尹外倚姦回以攘天權然
是時太子已長朝無嫌衅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
然引東宮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苟

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念臥第與郅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

崔皋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曰惕于中猶以爲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苟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

金華集卷之五

六

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爲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誚桓侯也

賈耽杜佑杜牧杜悰令狐楚令狐綯

贊曰耽佑楚皆惇儒大才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礪中而王表歟綯世當國亦無足議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裴延齡韋渠牟皇甫湜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爲忠德宗倚

延齡渠牟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固沉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鏐以聚斂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弊勞一功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然

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異宗元等極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憤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名卿才大夫惜哉

金華集卷之五

七

杜黃裳裴垍李藩韋貫之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緯經國體撥亂奮王葛懷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和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金黃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堯然則不可掩已

劉昌

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內顧者暫留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擇下斬

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
家社稷貴文吏臣謂不然且勤兵乘城與賊抗所
賴惟爾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
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為
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
于世寧牧未之思邪

李光顏

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為奇功殊未
知光顏於平蔡為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
抗光顏憑空蹀以居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

本傳卷之五

六

然則無光顏之勝愬烏能奮哉

葉度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
反用事者沮駁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
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
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其知言哉穆宗不君恤人腐夫乘輿鑄詆而度遂
無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
脫節頗流浮為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度何訛云

牛僧孺李宗閔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
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
憎是時雖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險
和稹浮踪嗣後辭給固無足言李王等皆不底於
戮治世之罪人歟

管寧劉惔楚柏者

贊曰詩人斥諸人最甚投之豺虎有比不置也如
管栖楚輩則然肆許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纒
纒者可聽卒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

本傳卷之五

七

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者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
哉

韓愈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細文敝質窮蠅蠅
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
醺涵浚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
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剋
以樸剗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
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
言橫轡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

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
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始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
道君子矣自晉汜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諸
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嘖然引聖寧四海
之惑雖蒙訕咲踰而彼奮始若未之信率大顯於
時并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
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沉
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
北斗云

劉黃

唐書劉黃傳

主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
緩而不切也黃與諸儒偕進獨議切官官然亦太
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何邪其後宋申
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疆可不戒
哉意黃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為帝謀天下所以
安危者庶其紓患邪

李訓鄭注王涯賈鍊舒元興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昏舒
元興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
下有常勢比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

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
關游散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
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
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
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傳曰國將
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
為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為閹謁所乘
天果狀唐德哉

李德裕

唐書李德裕傳

主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至不
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實邪正再被逐終
累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
陵聽弗明者賢不肖而進退必務勝而後人人引
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顏相
與于前而以衆寡為勝負夫欲國不亡得乎身為
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仇使比周勢成根株
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
功列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夫

李蔚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稿人

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縣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實爲一條據之不疑培嗜欲乘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降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異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欲驗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意疑譚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謫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啓累架騰直出其衣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

李益

李益

相夸飾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綠葉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異襪冠戎大作孟蘭會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蔽帝怒寬愈瀕死憲亦帝復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愈越後蹈前車而覆之則哀無知之場焉此百解之精以死自誓無有領籍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舉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狗嗚呼連殄祚殫天告之失懿不三月而

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李益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爲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爲邪

鄭紫朱杜韓偓

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

李益

李益

佞倖庸奴乃欲郭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紫朴輩不次而用捍豚膈拒龜牙趣亡而已一韓偓不能容況賢者乎

唐鑑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威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爲之鳴鑼宣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骨也

鄭收王鐸張濬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祿其德久矣繼人柄朝靡謀不乖如收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爲天

下唱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為孽孽亂官所乘
功業無所成就潯以亂止亂停繆厥心悲矣

趙匡疑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為中國之害
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虜
存平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
依趙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身為朱溫所剪覆
過於夷狄荆舒之為害也甚矣

王重榮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賊
者能之善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
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
有為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賊朱玫
仆偽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
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不殺失全忠而為全忠
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無所訾責云

楊行密

贊曰行密與殷微及得志仁恕善御眾治身節儉
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
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為四方倡以興王室孰視

朱溫劫天子而東謀窺意沮償死牖下可為長大
息矣

高仁厚田頌朱延壽

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頌
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
也棄所附而覬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為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如仁厚田宋村
不足為吳蜀之老可與事天子哉

唐書論贊卷之五終

不書卷之五

主

列傳

忠義傳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為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顏高岳不吾壓也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而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慙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

不虞世論贊卷之六

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姦徒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終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絕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為彼者而為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雖然非烈丈夫曷克為之彼委靡輒然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故次叙復侯端以來凡三十三人于左方

忠義傳一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城據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

牽掣首尾底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萬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界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蓋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忠義傳二

贊曰節誼為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觀臯濟不汗賊據忠自完而亂臣為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朝復支不有君子果能國乎德秀以德城以饒峭圖知命其志瀟灑與秋霜爭嚴真丈夫哉

孝友傳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間巷刺草之民皆得書一史官萬千士世實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維華州王履鄭縣辛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迪柳仁忠能君德劉崇甘元爽韓子尚韓約下州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呂昂鵬脈張元亮靈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博陵崔

定仁冀州縣遺備具州馬衡滄州鄭士才清池孫
定信劉賢渤海鳳舉瀛州朱寶積樂陵蘇伏念
鄧章徵鷄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
達多張立感張藝朗暨孫師才張義節沙河趙君
惠南樂谷感德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歷亭王師
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湯陰后斥奴鼓城彭思義
陳岷田提岳太原盧道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
縣衛玄表南岳張利見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
志隆楊王操邵玄同張衡曹存勳李文衷董文海
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廣卿董敬直河東張金城
呂神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燾張師
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政伊闕任仲濟源榮
璧汴州張士巖陳胥家師諒董允恭尉氏楊思貞
中牟潘良瓊暨子季通陽武時惠珣封丘楊嵩珪
許田李順道祚城蔡洪石善雄暨孫彥威朗山胡
君才徐州皇甫恒彭城尹務榮荊州劉寶長壽史
博益州焦懷肅郭景華鄭縣曹少微涪城趙煙資
陽趙光寓黃昇梓潼馮冬王泰舉王興嗣依政樊
濟巴西韋上宗文博榮暨子南鄭李貞古巢縣
張進昭萬載廖洪南陵蘇仲方鄱陽張講樂平謝

惟勤沈普善嵒上饒鮑嘉福虞錄其句容張常清
弋陽張球李營暨子凝孫楚貴溪黃舟建昌熊士
瞻臨江表鳴鶴縣謝俊餘杭何公弁章成饒方宗
建德何起門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李潛
許伯會戴恭俞僅信安徐知新徐惠譚東陽應先
唐君祐睦州許利川建陽劉常邵武黃巨張巨鑑
吳海泉山黃嘉猷永泰王興皆事親居喪著至行
者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郭豐陽張仁興標陽董恩
龍湖城閻晏高平雍仙高湖城關鄭正平周思藝
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德方馬玄操李君則太平
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朱洗之單父
劉九江無棣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宣董永
安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見涉張奇異鄭
縣王元緒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桐廬
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李植繁昌王丕
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
問後賦稅有授以官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
謂人肉治癰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而
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晉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
林飛騎吟榮祿鄭縣吳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

光北解縣南鍛河東李忠孝韓放鄢陵任客奴終
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河東將陳漢
渠陽馬子城固雍孫八虞卿張抱玉骨英秀補次
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皓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
昌朱恂歙縣黃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或
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也
曰父母疾亨樂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
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爲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
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
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

不孝者之末

五

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後方
鎮凌法奪地千里事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命
所不及載小說者名字不參見它書不可錄若李
知本張志寬之屬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
輯而序之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鯉
銜魚至則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
亡廬墓有虎狼依之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
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
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張進昭母
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張

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
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
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練帛而去四人名頗
著詳見千篇

隱逸傳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
自放草野而各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
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
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
常有所慕企惘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稿

不孝者之末

六

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丘園
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嘗
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責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
逸民天下之人歸焉唐與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
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樂者也雖然各保其
素非託默于語足虛聲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
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高少
爲仕途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哀可喜慕者類于
篇

循吏傳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時曰棫櫟能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唐興承隋亂雕刻後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内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

唐書卷之六
七

民去歎愁就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口對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革苛僥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受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垂祀三百

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勛閥著者各見本篇不列於茲

儒學傳

高祖始受命組纈夷荒天下略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貢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為之太學百四十貢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貢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貢中下以十為差上縣學置生四十貢中下亦以十為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秘書外省別為小學太宗身素鞭風纏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曰吳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貢并置書美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貢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

唐書卷之六
八

管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
方秀才挾策負素全集京師文治熾然勃興於是
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
學鼓篋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修袂曳方屨闔閭
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隲正五經繆缺
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粹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
因詔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
沈文阿周弘正張議隋何妥劉炫等千孫並加引
擢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
勝品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

唐書卷之六

九

融庾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
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裒大之自今並配享
孔子廟廷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
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變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
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
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罷玄宗詔羣臣及府郡舉
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
不敢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燬傳彙羣
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祿山之禍西
京所藏一爲炎埃官膳私褚喪脫幾盡章甫之徒

劫爲縵胡於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
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
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文
宗定五經鑄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
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於易也
嘗論之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
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
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
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
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

唐書卷之六

十

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
學篇

啖助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
不斷如系至漢興劉向劉歆書今則儒者肆然講授經
典爰與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
公羊高穀梁赤皆出于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
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
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
訛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

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者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詭前人拾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陳京

贊曰德宗敞政稅間架借商錢官市爲最甚順宗爲太子欲極陳之懲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冒顏而關說難哉其贊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聞暴歎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甫鐸諫者不聽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文藝傳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公江左餘風絳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開美才輩出擣齧道真油沐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軌漢周唐之

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推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謫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然管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先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闢釋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闕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斑斑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杜甫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實反好麗者壯遊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象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歎餘殘膏賸

馥沾焉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方技傳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諫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於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列女傳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書所載后妃夫人人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竊窈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外戚傳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肅諸族老嬰頭血一日同汗鉄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救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唯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關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乃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內寵者自見別傳云

宦者傳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調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扈門關三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燈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爲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果食而已

武后時稍增其入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自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者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貴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千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脩功德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肅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上兵也德宗懲艾此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標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籍又日夕侍天子御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廟憲敬以弑殞文以憂偵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悞參會黨類滅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黨黨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賊不剛柔情易遷繫則無

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梟狐不神天與之昏末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宦人之大者粹之篇

馬存亮

贊曰楚郎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而軍寵遇有厚簿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宦者傳後

贊曰宋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甘心焉而朱溫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攘奸人則大臣專王室卑矣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蹈一轍非天所廢而人謀洄刺乃然邪一

酷吏傳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羊然爲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錢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儒庸盜攘天權畏下異已欲制羣臣搆蕭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

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
被奪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搗后
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紉纓若狗豚然至叛
衛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疆之臣朝不
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韓闥而天命已遷猶愿
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
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爲常推刻之吏以峻責
痛詆爲功鑿空投隙相尋以殘泥耳籠首枷桷兼
暴拉脅籤爪縣髮重目號曰獄持書禁食夜禁寐
敲撲撼搖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除死何求不
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
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朝脅息謂陛下朝與
爲密夕與爲讎一罹攝逮便與妻子決且周用仁
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無獄乃稍息而酷吏
寢寢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叢奸臣作
威渠儉宿狡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
摯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爲酷觀俊臣輩
休利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鄧都之土直云

唐書論贊卷之六終

唐書論贊卷之七

宋宋祁撰 明項篤壽

列傳

藩鎮傳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卒安祿
分河北地付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
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列賦于廷效戰國
憚相保以上地傳子孫青百姓加錯其頸利怵逆
汗求使其人自視由光然一死一賊生訖唐
亡百餘年卒不爲王土當其盛時亦附齊連內裂
河南地爲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
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朕今
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鉞鉞鈍舍忍混貸照青逆孽
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葉周恩以爲宿謀
方且鬼斧抑揚自以爲廣大驚冒莫已若也嗚呼
其不知乎其俟塞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
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爲寇
伺吾人顛頽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
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安恬
逸以爲後世子孫肯脅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僞

疆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衛策高位美爵充飽其
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羆虎狼而不拂其心則
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
剪吾民然後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
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閱視大言自
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
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凡杖扶之逆息虜
胤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
土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
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

李書卷之七

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頓軒輊欲相效者往往
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
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
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
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
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
相連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
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
術永戒之哉魏傳五世至田弘弘正入朝十年後
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

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
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
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
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
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
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
然迹其由來事有因籍地之輕重視人謀滅否歟
今取擅興若世嗣者爲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
等恭忠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魏傳

李書卷之七

三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倩而釋魏建中
之際三將軍持銳鏖血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
難作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弘正去汙入朝數年
復亂唐終不得魏與夫豎刀亂齊孰爲輕重

鎮冀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昵及此僭天
子滔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軋兵
相仇折幽薊之銳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
用林之功賞不及身德宗爲不明哉

盧龍

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
尊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
遺種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爲間也

宣武彰義澤路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
不能知唐中衰姦雄圍脫而奮舉魏趙燕之地弄
爲盜區羣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
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順以奪厥明寧蕭後植
等謂耶

突厥

唐書卷之七

夷狄爲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
興蠻夷更盛某嘗與中國元衡者有四突厥吐蕃
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
斑然可睹也劉昫以爲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
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一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
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
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爲寇不能也
爲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
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
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

城限中外益理城壑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
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後三十萬人不
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
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
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殺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
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
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
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廢耗華夏連兵
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
斥候精明匈奴收述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
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
庭良人降於沙漠大三千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
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
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
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蒸母報子從其
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姚冶
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
晉羗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茵千口之長賜
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殲
駢邀利者相錯於路未搏之利絲泉所生散於數

唐書卷之七

五

萬里之外胡夷歲騷華夏日蹙方其疆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疆則內攻中國爲羗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貨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據伏而亡國也秦亡非據伏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旣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

卷之七

六

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無越之色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然足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疆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佑謂秦以區區

關中滅六疆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大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卒未寧三紀未置制置異術古今殊時平周制步百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半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疆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朱紫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佗技又秦漢鄠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而渠漑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腴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疆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侯掠未嘗憂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見錯諸備障塞故北邊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鄠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繇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達甚誠能使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特大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利弱天下

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惠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罄此不責備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美金繒溢矣千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

金鑑卷之七

八

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為假月一日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倨驕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圍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操倍尋之戰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奮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征我至常皇鑒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

入貢擇子弟習書算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雋以北八百里民畜為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皆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為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決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州度要塞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獵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迴鶻以盛衰先後為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錄云云

金鑑卷之七

九

突厥二

其曰隋季世厯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疆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甚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為疆大古無言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

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並以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搤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貴而除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震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浸衰當始興雖運之盛衰屬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吐蕃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

金史卷之七

十一

其廷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賊華人謀夫嫉帥團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太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奪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為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回鶻

贊曰夷狄資俾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

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子嘗殺近臣宋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京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烏勝其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嫌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為患也博而慘療餒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沙陀

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喋血助征討

金史卷之七

十一

常為邊兵雄至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悍固少它腸自負材果欲經營天下而不克也兵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故僭號帝劫遷縮頸羞汗偷景待價不亦鄙乎賴其子傑銳抑而後振是時提兵託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為唐繼耻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能如齊桓晉文唐邇亡乎哉

契丹

贊曰唐之德大夫際天所履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

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乃能國一為不賓
禍內移天寶之後區夏疲破王官之威比不踰河
西止秦郊凌夷百年逮於亡顧不痛哉故曰治已
治人惟聖人能之

東夷傳張保臯

贊曰杜牧稱安思順為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臨
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經飲食常睚
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
決旬日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

唐書卷之七

十一

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
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及別執
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
心不叛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
保臯與汾陽之野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
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人之常
情也臨淮請死於汾陽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
事出於已年且寒飢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充
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植於保臯汾陽為優此乃
聖賢之成敗之際也世稱周邵為百代之師周

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邵公之賢少
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邵公且不
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邵公尚爾況其
下哉嗟乎不以怨毒相基而先國家之憂晉有祈
奚唐有汾陽保臯孰謂夷無人哉

西域

贊曰西方之戎古未嘗通中國至漢始載焉孫諸
國後以名字見者寔多唐興以次脩貢蓋百餘皆
萬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國有報贈冊帛程糧
傳驛之費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蕃暨

唐書卷之七

十一

昆比至突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絕域
視地遠近而給費開元盛時絕域商胡以供四
鎮出北道者納賦輸臺地廣則費倍此盛王之鑒
也

南蠻

贊曰唐之治不能過而漢而地廣於三代勞民費
財禍所繇生晉獻公殺嫡賊二公子疑為閹君明
皇一日殺三庶人昏蔽甚矣嗚呼父子不相信而
遠治隔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寃之懿宗任相
不明藩鎮屢畔南詔內侮屯戍思亂亂勦乘之倡

戈橫行雖凶渠殲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
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於無
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而禍
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南蠻二

贊曰唐北禽頡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
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頻
海諸蠻無曠土堅城可以居半故中國兵未嘗至
及唐稍弱西原黃洞繼爲邊害垂白餘年及其亡
也以南詔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夷狄先

諸夏也

姦臣傳

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
肅凶兆奪辰辰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
崔柳倒持李宗復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叛臣僕因懷恩李懷光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闔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
掃蕩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
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毋援刀逐賊烈
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爲讒人所沮

忿矣不自選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
亂四國者也

叛臣李錡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
泚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
亦往往宣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
之事天下無平賦取猶不息劍南江西有日月之
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
賦外美餘又示託中旨以盜庫物然厥纔十二二
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惓然忘生貞

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口含

詔命取溫繖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
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屋閉者惟粗雜苦窳而
已又有驅驅入禁中罄所車並賣者不平因共歐
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端端常畏捕取而德宗
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善貞因錡并論其事卒
不知錡顯鹽鐵之利以養兵而叛曾不及庸有司
之吝遂甚

逆臣

贊曰祿山思明興夷奴賊俘假天子恩幸遂亂大

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
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賊
暴興而亟滅張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遂棄桓文禍
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
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
文帝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為八柱
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
十年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
必為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
稱誦之如祿山思明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是以

著其論

唐書論贊卷之七

七

逆臣傳黃巢

贊曰廣明元年樂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
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歟後巢死秦宗權
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溫等攘神器有之大氏皆巢
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逆臣傳末

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
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儒在位厚賦深刑
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

兵未嘗少解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
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
後復安治少而亂多者古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
治可以忽哉

唐書論贊卷之七終

唐書論贊卷之七

七

五代史論贊目錄

卷之一

梁本紀

太祖

莊宗

明宗

愍帝

晉本紀

出帝

漢本紀

高祖

周本紀

世宗

列傳

卷之二

家人傳

梁家人傳

唐家人傳

漢家人傳

周家人傳

梁唐晉漢周臣列傳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唐臣元行欽傳

唐臣劉延朗傳

梁家人傳

唐家人傳

漢家人傳

周家人傳

梁臣龐師古傳

唐臣烏震傳

唐臣張憲傳

卷之三

列傳

一行傳

義兒傳

宦者傳二

卷之四

雜傳

溫韜傳

郭延魯傳

王進傳

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

馮道傳

劉岳傳

卷之五

司天職方考

職方考

楊行密世家

吳越世家

晉臣桑維翰景延廣傳

死節傳

死事傳

梁王彥章裴約劉仁贍傳

唐六臣傳

唐六臣傳二

伶官傳

宦者傳三

王建立傳

皇甫遇傳

張筠傳

范延光

附王彥瑒

司天考

十國世家

前蜀王建世家

十國世家年譜

十國世家年譜二
四夷附錄 四夷附錄二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五代史論贊目錄終

本表論贊目錄

三

五代史論贊卷之一

池部

宋歐陽修撰 明項雋齋輯

梁本紀

太祖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
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
之旨以爲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
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
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
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剌逐其君伋而自
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
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
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
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焉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
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實爲君夫書
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實名傳其實而使後世信
之則曰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
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
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
紂不待貶其主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

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
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
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
予不僞梁之旨也

唐本記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
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
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其自序
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
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

五代史補卷之二

二

祖拔野古爲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爲沙陀都督
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於傳記其說皆非
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
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
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二州以同羅爲
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
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
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
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
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

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
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於牢山爲
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六年當憲宗
時有朱邪蓋忠及千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
以朱邪爲姓美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
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
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
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
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

明宗

五代史補卷之二

三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
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
五代邪予聞長老爲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
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
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
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官人伶官廢內藏庫
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
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
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官中無得掃
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

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賊輒寘之死曰此民之靈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園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狗而毀譽亂真之敝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愍帝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

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赤族其隙自茲及愍帝之亡也定於徽陵其土一壠路人見者皆為之悲使明宗為有知其有媿於重誨矣哀哉

晉本紀

出帝

嗚呼子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

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子而不得為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慶昇於馮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出帝為高祖子則得立為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為真高祖子也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為欺也故子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漢本紀

高祖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各年以建元而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

不義史記卷之十一

本

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年末帝已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爲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而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末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

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周本紀

世宗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存又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平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塞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

不義史記卷之十一

七

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

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
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
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
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
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并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
家猶譏其輕杜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
知其料疆弱較彼我而乘逆律之殆得不可失之
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
也

五代史論贊卷之二終

五代史論贊卷之二

八

五代史論贊卷之二

宋歐陽修撰 明項雋壽輯

列傳

家人傳總論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
流於天下天下豪傑四向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
前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
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媒
至於洞宵流腸剖若全家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
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
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
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未始不起於微易坤之初
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
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詳所謂不可道者也
至於唐晉以後親疎通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家人傳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
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踰年
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
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

飲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
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
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
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唐家人傳

嗚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
孝者不圖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
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
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
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

大義東晉書卷之三

上

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
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
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舍兵而歸吾君
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
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舍兵而歸吾君乎君
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
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
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
已矣從環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唐家人傳二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
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子子之
道垂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
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三姓
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
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
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
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
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
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
所以戒也

大義東晉書卷之三

三

晉家人傳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
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
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荀倫竊取
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
知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
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
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
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便是子

也能忍而直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

卷之三

四

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基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伐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超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

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漢家人傳

嗚呼子既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寧庭美楊溫之所爲贊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以伺閭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爲贊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後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居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周家人傳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瞍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

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
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
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
夫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
我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
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
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
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
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
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瞍守禮至
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
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周家人傳二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
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於魏
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
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
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
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
已也故畧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梁唐晉漢周臣列傳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
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予得死節之士三人
焉其仕不及於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
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
傳夫入於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
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梁臣龍師古傳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僥於天下而吳人
號爲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拒敗以死其後太
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
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
而三敗以至疆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
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彊者顧吳豈
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止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
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
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
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

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於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唐臣元行欽傳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生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友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且誠節何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唐臣烏震傳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其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

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唐臣劉延朗傳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

云

唐臣張憲傳

嗚呼子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子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求王存勳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傾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勳俱死及存勳被殺又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

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子亦以爲不然子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也

晉臣桑維翰景延廣傳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遠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興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周臣傳

嗚呼作器者無良才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其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

矣不過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擯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樂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過者可勝歎哉

死節傳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梁王彥章裴約劉仁贍傳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

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
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
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
可勝嘆哉可勝歎哉

死事傳

嗚呼其哉自開平訖於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
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
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
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
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
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
得爲榮者可勝歎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
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
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
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
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
古哉其有古哉作死事傳

五代史論贊卷之三

宋歐陽修撰

明項雋

列傳

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
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
其祿而立其朝允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
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惟當時可道
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
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

人

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
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
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
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
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
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
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
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
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
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

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賢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言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唐六臣傳

其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

不表史記卷之三

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驍吏張矩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嘗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慧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工部吏部尚書陸象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於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

月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於金祥殿梁王欒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寶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軀其肯以國與入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士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猶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唐六臣傳二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其平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刻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寶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

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

不義之舉卷之三

甲

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夫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

爲人主者優優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宋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

義兒傳

不義之舉卷之三

五

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于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比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獻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上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

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

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
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
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
歸梁此二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
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
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
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
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
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
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
歸至於晉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哀也豈得之難
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
曰滿招損謙得益虞舜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
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
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
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
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宦者傳

嗚呼自古官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
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

以不戒作宦者傳

宦者傳二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于喪亂傳記小說
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難以訛繆至於
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
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
于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
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于女禍女色而已宦
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

不戒史論卷之三

七

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
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福禍而把持
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
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
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
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
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于帷闥則嚮之所謂
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
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
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

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于內而疎忠臣碩士于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擇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宦者傳三

五代史論贊卷之三

八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伏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然其爲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于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論贊卷之三終

五代史論贊卷之四

宋歐陽修撰 明項篤壽輯

雜傳

溫韜傳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朱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墓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官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千京師其一千澶州又葬其幼甲各二其一千河中其一千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趙雙傳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爲至論也大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

惡而受禍焉得惟君子之惟非禍者未必不爲
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
始肇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
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
肇之求福于梁蓋老氏之所謂禍也非君子之所
求也可不戒哉

王建立傳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
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
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

八表文獻卷之四

二

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
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
子易置之如更成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
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爲如此
者何哉蓋其時爲常事故特發于喜怒順指之間
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
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惟者豈
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
于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
其漸也可不戒哉

郭延魯傳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
困剝歛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
于晉而不可勝紀矣其奉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
計至于來朝奉使買物贖罪莫不出于進獻而功
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
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
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
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張筠傳

八表文獻卷之四

三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于魏
王繼岌竟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
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
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錢無所利害錢何
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
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又
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
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
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皇甫遇傳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爲死事五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平其不戮于斧鉞爲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反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于坐中雖不幸不克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僞有聽命相與士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責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責豈不

又難哉

本義金鑑卷之四

四一

王進傳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其或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大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乘旄節何其其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

就其極也遂至於此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古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范延光 附王彥珣

嗚呼其哉人性之慎于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

本義金鑑卷之四

五一

趨之至于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罔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其不孝然彥珣孽子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恠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此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

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彦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忤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一而足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仁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于爭已戮之尸齧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捨裂踏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而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馮道傳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

六

七

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述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天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惟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于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閒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七

七

劉岳傳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于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善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嘆哉

五代史論贊卷之四終

五代史論贊卷之四

八

五代史論贊卷之五

宋歐陽修撰 明項篤壽輯

司天職方考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子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天絕天於人

五代史論贊卷之五

一

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慨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有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

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瀦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

大義史卷之五

二

臧方考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鑄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弊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宋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管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後入于蜀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

大義史卷之五

三

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曼世宗取秦鳳階
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
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國之此中國之大
略也其餘外裔者疆域相并不常其得失至于周
宋間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
南唐自劔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
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
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
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
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
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
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
之如譜

職方考二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下錄于地理之書以謂方鎮
兵戎之事非職方所宜故也然因後世因習以軍
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
州府之重地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于
五代若五代所置而是于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
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寄置而復廢嘗

改割而後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
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
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十國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黠黠盜賊覓義魏
吳暨南唐姦家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
強富者先亡閩陞荆楚楚開蠻服剽削弗堪吳越
其尤率性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
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
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楊行密世家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
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儒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
墓及僞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
僞以此爲惡吾是復爲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
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
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
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
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爲
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淫已下

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弑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

前蜀王建世家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杜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

六藝集卷之五

太

今儼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樂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識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

騶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敷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識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恠之言鳳常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于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載氏禮以其在宮召爲王者難致之瑞載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實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前度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騶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吳越世家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

六藝集卷之五

七

幸中至於英豪章竊亦多自託于妖祥豈其欺惑
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積漸之勤
而黠慧盜取倂起于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
錢氏之終始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虛
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
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
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
中者歟

十國世家年譜

太僕寺卿李善

入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
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遠名年以
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
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已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
號然予聞于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
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闕楚南
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
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
卯刊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鐫之末世
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
代常外尊中國豈其張軌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

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並列之
作十國世家年譜

十國世家年譜二

太僕寺卿李善

九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
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
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
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其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
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
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
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
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
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
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
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
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
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或謂
劉晏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贊不得而後自立然則
晏之志不以亡漢爲讐而以失子爲讐也曰漢嘗
詔立贊爲嗣則贊爲漢之國君不獨爲晏子也是
之大義宜不爲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

予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曼之世猶稱乾祐至成鈞立然後改元則曼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四夷附錄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故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此衰盛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

慎哉作四夷附錄

四夷附錄二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犇弱予讀周月曆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入輕萬里之重於作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向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怠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

原缺

宋史論贊目錄

卷之一

本紀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瀛國公

卷之二

志

天文志 五行志 地理志

河渠志 禮志 樂志

儀衛志 輿服 選舉志

職官一 食貨志 兵志

刑法 藝文志

卷之三

表

宰相表 宗室世系表

卷之四

列傳

后妃傳

宗室傳

狀元王溥魏仁浦

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韓重贇張令鐸羅

彥環王彥昇

韓令坤慕容延劉符彥卿

王景王晏郭從義李洪信武行德楊承信

侯章

折德振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孫行友

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趙贊李繼勳

宋史論贊目錄

二

藥元福趙晁

郭崇楊廷璋朱倓向拱王彥超張永德王

全斌康延澤

趙普

吳廷祚李崇矩王仁瞻楚昭輔李處耘

曹彬潘美

張美郭守文尹從珂劉廷懷袁繼忠崔彥

進張廷翰皇甫繼明張瓊

曹翰楊信堯進李漢瓊劉遇李懷忠米信

田重進劉廷翰崔翰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萬超白重贊王仁鎬
陳思讓焦繼勳劉重進表彥祈廷訓張鐸

李萬全

李穀咎居潤寶貝固李濤王易簡趙上交

張錫張鑄邊歸讓劉溫叟劉濤邊光範劉

載程羽

張昭寶儀呂餘慶劉熙古石熙載李穆

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宋琪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錢若水蘇易簡郭贊李至育仲甫王沔溫

宋史論贊目錄

三

仲舒王化基

張宏趙昌言陳恕劉昌言張洎李惟清

朱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鎔周瑩王繼英王

顯

陶穀扈蒙王著王祐楊昭儉魚崇諒張澹

高錫

顏衍劇可久趙逢蘇曉高防馮瓚邊珣王

明許仲宣楊克讓段思恭侯陟李符魏丕

董樞

馬令琮杜漢徽張廷翰吳虔裕蔡審廷周

廣張勳石職張藏英陸萬友解暉李賴王
晉卿郭廷謂趙延進輔超

楊業荆罕儒曹光實張暉司超

李進卿楊美何繼筠李漢超郭進李謙溥

姚內斌董遵誨賀惟忠馬仁瑀

卷之五

列傳

王贊張保續趙毗唐懷忠王繼勳丁德裕

張延通梁迥史珪田欽祚侯贊王文寶翟

守素王侁劉審瓊

余文寶目錄

劉福安守忠孔守正譚延美元達常思德

尹繼倫薛超初審田仁明劉謙

劉保勳滕中正劉蟠孔承恭宋瑄宋廓樊

知古臧丙徐休復張觀陳從信張平王繼

升尹憲王賓安忠

張鑑姚坦索相朱太初盧之翰鄭文寶王

子與劉綜下袞許驥裴莊牛冕樂崇古良

逢王韓國華何蒙慎知禮

馬全義雷德驥王超

王繼忠傅潛戴興王漢忠王能張疑魏能

陳興許均張進李重責呼延贊劉用耿全

斌周仁美

田紹斌王榮楊瓊錢守俊徐興王杲李重

誨白守素張思鈞李琪王延範

呂端畢士安寇準李沆王旦向敏中

王欽若丁謂夏竦陳堯佐宋庠

陳執忠劉沆馮拯賈昌朝梁適

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趙安仁陳彭

任中正周起程琳姜遵范雍趙槿任布高

余文寶目錄

若訥孫沔

高瓊范廷召葛霸

曹利用張耆楊崇勳夏守恩狄青郭達

李諮程戡夏侯峒盛度丁度張觀鄭戡明

縉王堯臣孫抃田况

田錫王禹偁張詠

掌禹錫蘇紳王洙胥偁柳植聶冠卿馮元

趙師民張錫張拯楊安國

尹洙孫甫謝絳葉清臣楊察

韓丕師頌張茂直梁頤楊徽之呂文仲王

著呂祐之潘慎修杜鎬查道

孔道輔鞠詠劉隨曹修古郭勸段少連

彭乘稽穎梅肇司馬池李及燕肅蔣堂劉

變馬亮陳希亮

狄裴即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

李垂張洞李仕衡李溥胡訓薛顏許元鍾

離璿孫冲崔嶧田瑜施昌言

楊偕王公杜杞楊畋周湛徐的姚仲孫陳

太素李虛已張已俞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邊肅梅詢馬元方薛田冠瑛楊日嚴李行

李史

大

簡章頰陳琰李宥張秉張擇行鄭向郭慎

趙質高觀袁抗徐起張育齊郭鄭驤

王臻魚周詢賈黯李京呂景初吳及范師

道李絢何中立沈邈

張昱之魏瑾滕宗諒李防趙相唐肅張述

黃震胡順之陳貫范祥田京

周渭梁昇范正辭劉師道王濟方偕曹穎

叔劉元瑜楊告趙及劉湜王彬仲間

楊億晃迥劉筠薛映

謝必孫何朱台符威綸張去華樂黃目柴

成務

喬惟岳張雍董儼魏廷式盧琰宋搏凌策

楊覃陳世卿李若拙陳知微

上官正盧斌周審王裴濟李繼宣張旦張

熒張告

王延德常延信程德玄王延德魏震張質

楊允恭秦義謝德權閻日新靳懷德

李迥王曾張知白杜衍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呂夷簡張士遜

韓琦曾公亮陳升之吳克王珪

李史

七

富弼文彥博

范仲淹絕仁

韓億韓絳韓維韓績

包拯吳奎趙抃唐介

邵亢馮京錢惟演

張方平王拱辰張昇趙鼎胡宿

歐陽修劉敞曾鞏

蔡襄呂溱王素余靖彭思永張存

鄭獬陳襄錢公輔孫洙曹稹呂誨劉述劉

琦錢顗鄭俠

何剡吳中復陳薦王繼孫思恭周二道陽齊

張勳繪劉庠朱京

薛昭敏高化周美蘭守恭王元劉謙趙振

張忠范恪馬懷德安俊向寶

石晉張攸許懷德李允則張元劉文質趙

鑑

劉平任福

景泰王信將偕張忠郭恩張岳張君平史

方盧鑑李渭王果郭詒田敏付其曙康德

興張昭述

王安王王安禮王安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李清臣安燾張揄蒲宗孟黃履泰璵王韶

薛向章案

常秩鄧綰李定舒重葵周輔徐鐸王廣淵

王陶王子韶何正臣陳繹

任顯李參郭申錫傅永張景憲賈卞張瓌

孫瑜許遵盧士宗錢象先韓琦杜純杜常

謝麟王宗望王古甫

孫長卿周沆李中師羅拯馬仲甫王居卿

孫構張詵

沈遘沈括李大臨呂夏卿溫無擇

程師子張問陳舜俞苗時中韓贊楚建中

張頤盧章

滕元發李師中陸說趙尚孫路游師雄穆

衍

楊佐李允沈立張揆張燾俞允劉瑾閻詢

葛宮

張田榮譚李載姚煥朱景李琮朱壽隆盧

士宏單煦楊仲元余良肱潘夙

徐禧高永能沈起劉葵

熊本蕭注陶弼林廣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种世衡 司馬光呂公著

范鎮 蘇軾 蘇轍

呂大防劉摯蘇頌

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

梁燾王巖叟鄭雍孫永

元絳許將鄧潤甫林希蔣之奇陸佃吳居

厚溫益

孫覺李常孔文仲周鮮于侁顧臨李之純

王觀馬默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呂陶張廷堅龔夫
孫諤陳軒江公望陳祐常安民

孫馨吳時李昭玘吳師禮王漢之黃庶朱
服張舜民盛陶章衡顏復孫升韓川龔鼎
臣鄭穆席旦喬執中

傳楫沈疇徐勣張汝明黃葆光石公弼毛
注洪彥升鍾傳陶節夫毛漸王祖道張莊
趙適

和質賈逵竇舜卿劉昌祚盧政燕達姚兕
楊燧劉舜卿朱守約

余史書卷

十

苗授王君萬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
能王光祖李浩和斌劉仲武曲珍劉閭郭
成賈島張整張蘊王恩楊應詢趙隆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
康國朱諤劉達林據管師仁侯蒙

唐恪李邦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王襄
趙野曹輔耿南仲

何鼎孫傳陳過廷張叔夜聶昌張閔張近
鄭僅宇文昌齡許幾程之邵龔原崔公度

蒲自

沈銖路昌衡謝文璫陸蘊黃寔姚祐樓岸
沈積中李伯宗汪泮何常葉祖洽時彥在
端友俞巢蔡疑

賈易董敦逸上官均來之邵葉濟楊畏崔
台符楊汲呂克問李南公董必震策郭知
章

劉拯錢適許敦仁吳執中吳材劉曷朱喬
年強淵明蔡居厚劉嗣明蔣靜賈偉節崔
鷗張根任諒周常

何灌李熙靖王雲譚世勣梅執禮程振劉

余史書卷

十一

延慶

李綱 宗澤趙鼎 張浚

朱勝非呂頤浩范宗尹范致虛呂好問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慙張所陳禾蔣猷

韓世忠 岳飛

劉錡吳玠吳玠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楊再興牛皐胡綱

張浚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王友直李寶成閔思密劉子羽呂祉胡世

將鄭剛中

白時中徐處仁馮濟王倫字文虎中湯思退

朱倬王綸尹穡王之望徐俯沈與求翟汝

文王庶辛炳

朱弁鄭望之張邵洪皓

張九成胡銓廖剛李迨趙開

鄧肅李昉滕康張守富直柔馮康國

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狂潘良貴呂

本中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向子諲陳規李陵盧知原陳楠李璆李朴

王庠王衣

衛膚敏劉珪胡舜陟沈晦劉一止胡交修

恭崇禮

章誼韓肖胄陳公輔張翥胡松年曹勛李

植韓公裔

何鑄王次翁范同楊愿樓炤勾龍如淵薛

弼羅汝楫蕭振

范如圭吳表臣王居正晏敦復黃龜年程

頤洪擬趙達

張翥黃中孫道夫曾幾勾濤李彌遜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膺

陳康伯梁克家汪澈葉義問將希業顯業

衡

葛必錢端禮魏杞周葵施師點蕭燧龔茂

良

劉珙王蘭黃祖舜王大寶金安節王剛中

李彥穎范成大

黃洽汪應辰王十朋吳芾陳良翰杜莘

周執羔王希呂陳良祐李浩陳素胡沂唐

文若李燾

上

尤袤謝諤顏師魯朱樞李榕劉儀鳳張孝

祥

李繼王自中家愿張綱張大經蔡洸莫蒙

周淙劉章沈作賓

周必大翟正胡晉臣

趙汝愚

彭龜年黃裳羅點黃度林太中陳騷黃輔

詹體仁

胡然何澹林栗高文虎陳自強鄭丙京鎰

謝深甫許及之梁汝嘉

史浩王淮趙確權邦彥程松陳謙張
徐誼吳獵項安世薛叔似劉甲楊輔劉光

祖

余端禮李璧丘密倪思宇文紹節李紫

鄭穀仇念高登裴寅晁宋汝爲

王信汪大猷袁燮吳柔勝將仲鴻李祥王

介宋德之楊大全

辛棄疾何異劉宰劉燦柴中行李孟傳

陳敏張詔畢再遇安丙楊巨源李好義

趙方賈汝彪再興孟宗政張威

李孟

王若海張運柳約李舜臣孫逢吉章穎南

飛卿劉穎徐邦憲

李宗勉袁甫劉黼王居安

崔與之洪咨夔許奕陳君仁劉漢弼

杜範楊簡張處呂午

吳昌裔汪綱陳宓王震

高定子高斯得張忠恕唐麟

婁機沈煥會彥約范應鈴徐經孫

湯璠蔣重珍牟子才朱觀孫歐陽守道

孟珙林杲王登楊揆張惟孝陳咸

卷之六

列傳

樓鑰李大性任希夷徐應龍莊夏王阮王
質陸將方信孺王柟

趙汝談趙汝鑑趙希館趙彥呐趙善湘趙

與權之必愿

史彌遠鄭清之史嵩之童槐葉夢鼎馬廷

鸞

傅伯成葛洪曾三復黃晦若朱韶危稹程

公許羅必元王遂

余象

吳淵余玠汪立信向士璧胡穎冷應徵曹

叔逵王萬馬光祖

喬行簡范鍾將似趙葵謝方叔

吳潛程元鳳江萬里王掄章鑑陳宜中

文天祥

宣贊薛極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鳴復

鄭應龍余天錫許應龍林略徐榮叟別之

傑劉伯正全淵李性傳陳韓

王伯大鄭采應餘徐清叟李曾伯王奎蔡

抗張礪馬天驥朱熹饒虎臣戴慶河皮龍

樂沈炎

楊棟姚希得包焮常挺陳宗禮帝林家鉉

翁李應之

林勳劉才邵許忻應孟明曾三聘徐僑度

正程玘牛大年陳仲微梁成大李知孝

吳泳徐範李韶王通史彌澤陳埴趙與憲

李大同黃營揚大異

陸持之徐鹿卿趙逢龍趙汝騰孫夢觀洪

天錫黃師雍徐元杰孫子秀李伯玉

劉應龍潘勃洪芹趙景緯馮去非徐霖徐

余嘉謨

末

宗仁危昭德陳埴楊文仲謝枋得

卷之七

列傳

循吏傳

道學傳

文苑傳

忠義傳

孝義傳

隱逸傳

烈女

方技傳

外戚傳

宦者傳

佞幸傳

姦臣傳

叛臣傳

世家傳

周三臣

外國

蠻夷

宋史論贊目錄終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宋史論贊卷之一

卷部

元脫脫等脩 明項篤壽輯

本記

太祖

贊曰昔者堯舜以禪代湯武以征代皆南面而有

天下四聖人者往世道升降否泰推移當斯民塗

炭之秋皇天眷求民主亦惟責其濟斯世而已使

其必得四聖人之才而後以行其事鼎之則生民

平治之期殆無日也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

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

宋史論贊卷之一

十

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

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

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

令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與學慎罰薄斂與世休

息迄於不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

之間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

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

於漢唐蓋無讓焉烏虜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

亦可謂遠也已矣

太宗

贊曰帝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徧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爲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之獻悟畋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閔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於欲自焚以荅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荐登之效是以書齊者章之史願率子弟治道請

宋史論贊卷之一

二

登禪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帝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炳煥史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敗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

真宗

贊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沆奏天書屢降導迎真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悼也他日脩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焉焉宋自太祖

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撫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教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歟然不思脩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

宋史論贊卷之一

三

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或密禱禁廷或跪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死帝曰吾奉先帝死固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帷帶余稠多用綸繩宮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宜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獻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嘗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燭情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

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
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
愧焉

英宗

贊曰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信哉英宗以
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
踐帝位豈非天命乎及其臨政臣下有奏必問朝
廷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
以疾疾不克大有所為然使百世之下欽仰高風
詠歎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泰窺覩
神靈矯揉奪嫡遂啓禍原誠何心哉誠何心哉

神宗

贊曰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
暑不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論
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即位也
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
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
為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
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耻
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

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洶洶騷動慟哭流
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
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
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哲宗

贊曰哲宗以冲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
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賢良閣言路天下人心翕
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糾
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
報復善良馴致當難禍與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
矣吁可惜哉

徽宗

贊曰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
之前徽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
符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爲納之失信於
金必啓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
覺金雖強何繫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
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
之由非若哲宗之愚孫昭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
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

諛於是蔡元以環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爲誕設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况宜政之爲宋承熙豐紹聖極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爲戒

欽宗

宋高宗卷之一

六

贊曰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阼聲技音樂一無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殛之故金人聞帝內禪將有卷甲北旆之意矣惜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惴惴然講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蕪弗帝至於是蓋亦異儒而不知義者歟享國日淺而受禍至深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真可悼也夫

高宗

其曰昔夏后氏傳五世而后羿終少康復立而祀

夏周傳九世而厲王死于彘宣王復立而繼周漢傳十有一世而新莽竊位光武復立而興漢晉傳四世有懷愍之既元帝正位於建鄴唐傳六世有安史之難肅宗即位於靈武宋傳九世而徽欽陷于金高宗續圖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稱爲中興而有異同焉夏經并浞周歷共和漢間新室更始晉唐宋則歲月相續者也蕭王琅邪皆出疏屬少康宣王肅宗高宗則父子相承者也至於克復舊物則晉元與宋高宗視四君者有餘賈焉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宇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况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於數君者乎君子於此蓋亦有憫高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率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群盜之亂權宜立國確虛藉哉其始惑於江黃其終制於姦情恬噫猥臨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又子克定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爲之扼腕功高而方倫安忍耻臣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謂悲夫

宋高宗卷之一

七

孝宗

贊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為難矣哉即位之初銳志恢復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國平治無警奇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入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忘帝之將有為也夫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其無愧焉

光宗

贊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逮其即位總權綱屏嬖幸漸賦緩刑見於紹熙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宮闈如悍內不能制憂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宗日怠而乾淳之業衰焉

寧宗

贊曰宋世內禪者四寧宗之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失禮節焉斯可謂善處矣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守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中更僞冒用事內蓄群姦至指正人為邪正學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僞冒之首行成于金國體虧矣既而彌遠擅權幸為老范獨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乘機伺間亦得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雖然宋都至于仁宗四傳而享國百年邵雍稱為前代所無南渡至寧宗亦四傳而享國九十有八年是亦豈偶然哉惜乎神器授受之際寧理之視仁英其跡雖同其情相去遠矣

理宗

贊曰理宗享國久長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勉崔與之吳潜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始終治效之不及慶曆嘉祐宜也蔡州之役幸依大朝以定夾攻之策及函守緒遺骨倖宰臣天綱歸獻廟社亦可以刷會稽之耻復齊襄之讐

矣顧乃貪地棄盟入洛之師事纍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然既多急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雖然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不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執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巨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度宗

宋史論贊卷之二

贊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實似道執國命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寔甚考其當時事勢非有雄才廣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曆數有歸宋祚事訖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瀛國公

贊曰宋之亡徵已非一日曆數有歸真主御世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爲海上之謀可謂不知天命也已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宋史論贊卷之一終

宋史論贊卷之二

元脫脫等脩

明項儒

志

天文志

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於人君有告戒示之以象而已故自上古以來天文有世掌之官唐虞羲和夏昆吾商巫咸周史佚甘德石申之流居是官者專察天象之常變而述天心告戒之意進言於其君以致父脩之微焉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是也然考堯典中星不過正人時以興民事夏仲康之世胤征之篇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然後日食之變昉見於書觀其數羲和以淑擾天紀昏迷天象之罪而討之則知先王克謹天戒所以責成於司天之官者豈輕任哉箕子洪範論休咎之徵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禮記言體信達順之效則以天降膏露先之至於周詩屢言天變所謂昊天疾威敷于下土又所謂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正月繁霜我心憂傷以及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燁燁震電不寧不令孔

子刪詩而存之以示戒也他日約魯史而作春秋則日食星變屢書而不爲煩聖人以天道戒謹後世之旨昭然可觀矣於是司馬遷史記而下歷代皆忘天文第以義和既遠官乏世掌賴世以有事門之學焉然其說三家曰周髀曰宣夜曰渾天宣夜先絕周髀多差渾天之學遭秦而滅洛下閎耿壽昌晚出始物色得之故自魏晉以至隋唐精天文之學者聲燦今世豈非難得其人歟宋之初興近臣如楚昭輔文臣如管儀號知天文太宗之世召天下伎術有能明天文者試隸司天臺匿不以

宋史書志卷之十一

十一

聞者罪論死既而張思訓韓顯符輩以推步進其後學士大夫如沈括之議蘇頌之作亦皆底於幻耿靖康之變測驗之器盡歸金人高宗南渡至紹興十三年始因秘書丞嚴抑之請命太史局重創渾儀自是厥後窺測占候蓋不廢焉爾寧宗慶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於晝草澤上書言食于夜及驗視如草澤言乃更造統天曆命秘書正字馮楙參定以是推之民間天文之學益有精於太史者則太宗召試之法亦豈徒哉今東都舊史所書天文禎祥日月薄蝕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虹

霓精稜雲氣等事其言時日災祥之應分野休咎之別視南渡後史有詳略焉蓋東都之日海內爲一人君遇變脩德無或他諉南渡土宇分裂太史所上必謹星野之書且君臣恐懼脩省之餘故於天文休咎之應有不容不縷述而申言之者是亦時勢使然未可以言星翁日官之術有精粗敬怠之不同也今合累朝史臣所錄爲一志而取歐陽脩新唐書五代史記爲法凡徵驗之說有涉於傳會咸削而不書歸於傳信而已矣

五行志

宋史書志卷之十一

十一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爲形形生神知而五行動五行動而萬事出萬事出而休咎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莫不於五行見之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人之一身動作威儀猶見休咎人君以天地萬物爲體禎祥妖孽之致豈無所本乎故由漢以來作史者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自宋儒周惇頤太極圖說行世儒者之言五行

原於理而究於誠其於洪範五行五事之學雖非所取然班固范曄志五行已推本之及歐陽脩唐志亦采其說且於庶徵惟述災眚而休祥闕焉亦豈無所見歟舊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麥甘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絕於書意者諸福畢至在治世爲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祥瑞文飾一時而丁謂蔡京之姦相與傳會而爲欺其應果安在哉高宗渡南心知其非故宋史自建炎而後郡縣絕無以祥瑞聞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徵前史所罕見皆屢書而無隱於是六主百五十年競競自保足

宋史論贊卷之二 四

以圖存易震之彖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大於恐懼脩省者乎昔禹致群臣於會稽黃龍負舟而執王帛者萬國孔甲好鬼神二龍降自天而諸侯相繼畔夏桑穀共生于朝雉升鼎耳而雉而大戊武丁復脩成湯之政穆王得白狼白鹿而文武之業衰焉徐偃得朱弓矢宋澤有雀生鷁二國以霸亦以之亡大槩徵之休咎猶卦之吉凶占者有德以勝之則凶可爲吉無德以當之則吉乃爲凶故德足勝妖則妖不足慮匪德致瑞則物之反常者皆是爲妖妖不自作人實興之哉

今因先後史氏所紀休咎之徵彙而輯之作五行志

地理志

唐室既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寓縣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建隆四年取荆南得州府三縣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二千三百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乾德三年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九開寶

宋史論贊卷之二 五

四年平廣南得州六十縣二百一十四戶一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八年平江南得州二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計其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十六戶三百九萬五百四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範獻地得州二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錢俶入朝得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四年平太原得州十軍一縣四十戶三萬五千二百一十五年李繼捧來朝得州四縣八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氏者唯燕雲十六

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豐又析爲二十三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曰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曰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梓利夔日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盡巴夔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爲各四年仍舊爲廣南西路當是時天下有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理雖廣而戶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及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大抵宋有天下三百餘年繇建隆初訖治平末一百四十年州郡沿革無大損損熙寧始務關土而神譔先取綏州韓降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治謝景溫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遠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浮圖安疆等岩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時

王安石議蓋曰吾將取之寧姑與之也迨元祐更張葭蘆等四砦給賜夏人而分畫久不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計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訖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三城九砦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川寧塞龍支等城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紆民力崇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爲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傅邢恕胡宗回曾老序之徒又相與鑿空駕虛馳騁於元符封域之表訖於重和既立靖夏制戎制羌三城雖夏人浸衰而民力亦弊西事甫定北虜旋起蓋自崇寧以來益梓夔黔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効斥大土宇靡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關城砦堡紛然莫可勝紀厥後建燕山雲外兩路粗閱三歲禍變旋作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攷高宗蒼黃渡江駐蹕吳會中原陝右盡入于金東畫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爲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而蜀福建廣東廣西十五路而已有戶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建國江左又百五十年迨德祐丙子遂併歸于我

皇元版圖而天下始復合爲一焉今據元豐所定
汴京畿爲二十四路首之以京師重帝都也終之
以燕雲以其既得而旋失故附見于後而凡四京
之城關官室及南渡行在之所其可考者冠平篇
首爲地理志云

河渠志

黃河自昔爲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
則博望之說猶爲未也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我世
祖皇帝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
西蕃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

卷之二

九

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
名流出後瀦曰哈刺海東出口曰赤賓河合忽蘭也
里木二河東北流爲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
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關即曰關提者合納
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
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
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
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
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
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

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礮以防閑之旁激
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
被其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
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
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
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若江
若淮若洛汴衛漳暨江淮以南諸水皆有舟楫漑
灌之利者歷叙其事而分紀之爲河渠志

禮志

五代之衰亂甚矣其禮文儀注往往多草創不能

卷之二

九

備一代之典宋太祖興兵間受周禪收攬權綱一
以法度振起故弊即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聶崇
義上重集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
詳定之開寶中四方漸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
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
多遜左司員外郎知制誥魯蒙太子詹事楊昭儉
左補闕賈黃中司勳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
樞密直學士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
定通禮義纂一百卷太宗尚儒雅勤於治政脩明
典章大抵曠廢舉矣真宗承重熙之後契丹旣通

好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天書聖祖崇奉
迭興專置詳定所命執政翰林禮官參領之尋改
爲禮儀院仍歲增脩纖微委曲緣情稱宜蓋一時
彌文之制也自通禮之後其制度儀注傳於有司
者殆數百篇先是天禧中陳寬編次禮院所承新
舊詔敕不就天聖初王皞始類成書盡乾興爲禮
閣新編大率史文無著述體而本末完具有司便
之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止於慶
曆三年皇祐中文彥博又撰大享明堂記二十卷
至嘉祐中歐陽脩纂集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
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爲一百卷賜名太常因
革禮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熙寧十年禮院取慶
曆以後奉祀制度別定祀儀其一留中其二付有
司知諫院黃履言郊祀禮樂未合古制請命有司
考正群祀詔履與禮官講求以聞元豐元年始命
太常寺置局以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爲詳定官太
常博士楊完等爲檢討官襄等言國朝大率皆循
唐故至於壇壝神位法駕輿蓋仗衛儀物亦兼用
歷代之制其間情文訛舛多及於古蓋有規摹苟
因仍既久而重於改作者有出於一時之儀而

宋史禮志卷之十一

十一

不足以爲法者請先條奏候訓敕以爲禮式未幾
又命龍圖直學士宋敏求同御史臺閣門禮院詳
定朝會儀注總四十六卷曰閣門儀曰朝會禮文
曰儀注曰徽號寶冊儀祭祀總百九十一卷曰祀
儀曰南郊式曰大禮式曰郊廟奉祀禮文曰明堂
祫享令式曰天興殿儀曰四孟朝獻儀曰景靈宮
供奉敕令格式曰儀禮敕令格式祈禳總四十卷
曰祀賽式曰齋醮式曰金鑄儀蕃國總七十一卷
曰大遼令式曰高麗入貢儀曰女真排辦儀曰諸
蕃進貢令式喪葬總百六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
外臣葬敕令格式曰孝贈式其損益之制視前多
矣紹聖而後累詔續編起治平訖政和凡五十一
年爲書三百卷今皆不傳而大觀初置議禮局於
尚書省命詳議檢討官具禮制本末議定請旨三
年書成爲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
頒焉議禮局請分秩五禮詔依開寶通禮之序政
和元年續脩成四百七十七卷且命倣是脩定儀
注三年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
許士庶就問新儀而詔開封尹王革編類通行者
刊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其不奉行者論罪宣和

宋史禮志卷之十二

十二

初有言其煩擾者遂罷之初議禮局之置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其後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裡祀之器多更其舊既有詔討論冠服遂廢鞞用履其他無所改議而禮制局亦罷大抵累朝典禮講議最詳祀禮脩於元豐而成於元祐至崇寧復有所增損其存於有司者惟元豐郊廟禮文及政和五禮新儀而已乃若國丘之罷合祭天地明堂專以英宗配帝悉罷從祀羣臣大蜡分四郊壽星改祀老人禧祖已祫而後遂為始祖即景靈宮建諸神御殿以四孟薦享

宋史禮志卷之二

十一

虛禘祭去牙繫食卻尊號罷入閣儀并常朝及正衙橫行此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也元祐冊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創景靈西宮崇寧親視方澤作明堂立九廟鑄九鼎視焚臠大觀受八寶大祀皆前期十日而戒凡此蓋治平以前所未嘗行者欽宗即位嘗詔春秋釋奠改從元豐儀罷新儀不用而未暇也靖康之厄蕩析無餘南渡中興銳意脩復高宗嘗謂輔臣曰晉武平吳之後上下不知有禮旋致禍亂周禮不秉其何能國孝宗繼志典章文物有可稱述治平日久經學大明諸儒如王普

董公等多以禮名家當時嘗續編太常因革禮矣淳熙復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講明諱備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為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為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沒理宗四十年間屢有意乎禮文之事雖曰崇尚理學所謂禮云禮云王帛云乎哉蓋可三歎咸淳以降無足言者今因前史之舊爰其繁亂彙為五禮以備一代之制使後之觀者有足徵焉

樂志

宋史禮志卷之二

十一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為磬範中金為鐘圖三辰五靈為器之飾故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

乃試考擊鐘聲弁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稱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脩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律造樂哲宗嗣位以樂來上按試於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元祐中

宋史論贊卷之二

十

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出於鎮之家一學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夫韶濩之音下逮戰國歷千數百年猶能使入感嘆作興當是時桑間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樂猶存豈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繼承亦代有其人歟由是論之鄭衛風雅不異器也知此道也則雖百世不易可也禮樂道喪久矣

故宋之樂屢變而卒無一定不易之論考諸家之說累黍既各執異論而身爲度之說尤爲荒唐方古制作欲垂萬世難哉觀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直曰樂聲高下於歌聲則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諧之說智者有所未諭直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而齊八器則愚者可諭矣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自不奪倫移宮換羽特餘事耳去滋憑靡曼而歸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足過也南渡之後大抵皆用先朝之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出乃相

宋史論贊卷之二

十五

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者爲成書理明義析具有條制粲然使人知禮樂之難行也惜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今集累朝制作損益因革議論是非悉著于編俾來者有考焉爲樂志

儀衛志

慕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儔物而動文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遠危疑也書載弁戈冕劉虎賁車路周官旅賁王出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之制固已粲然降

及秦漢始有周廬陞戟鹵簿金根大駕法駕千乘萬騎之盛歷代因之雖或損益然不過為尊大而已宋初因唐五代之舊講究脩葺尤為詳備其殿庭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冊授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藉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親征省方還京用之南渡之後務為簡省

宋史禮志卷之十一

六

此其大較也若夫臨時增損用置不同則有國史會要禮書具在今取所載撮其凡為儀衛志

輿服志

昔者聖人作輿軫之方以象地蓋之圓以象天易傳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夫輿服之制取法天地則聖人創物之智別尊卑定上下有大於斯二者乎舜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周官之屬有巾車典路司常有司服司裘內司服等職以是知

制科其次則三學選補銓法雖多而莫重于舉削改官磨勘轉秩考課雖密而莫重于官給曆紙驗考批書其他教官武舉童子等試以及遺逸奏薦貴戚公卿任子親屬與遠州流外諸選委曲瑣細咸有品式其間變更不常沿革迭見而三百餘年元臣碩輔鴻博之儒清彊之吏皆自此出得人為最盛焉今輯舊史所錄畧為六門一曰科目二曰學校試三曰銓法四曰補廕五曰保任六曰考課煩簡適中舉括歸類作選舉志

職官一

宋史禮志卷之十一

六

昔武王克商史臣紀其成功有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後世曰爵曰官曰職分而任之其原蓋始乎此然周初之制已不可考周公作六典自天官冢宰而下小大高下各帥其屬以任其事未聞建官而不任以事位事而不命以官者至於列爵分土此封建諸侯之制也亦未聞以爵以土如後世虛稱以備恩數者也秦漢及魏晉南北朝官制沿革不常不可殫舉後周復周禮六典官稱而參用秦漢隋文帝廢周禮之制惟用近代之法唐承隋制至天授中始有試官之格又

有負外之置尋爲檢校試攝判知之名其初立法之意未嘗不善蓋欲以名器事功甄別能否又使不肖者絕年勞序遷之覬覦而世戚勳舊之家寵之以祿而不責以猷爲其居位任事者不限資格使得自竭其所長以爲治效且黜陟進退之際權歸於上而有司若不得預殊不知名實混雜品秩留亂之弊亦起於是矣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尚書門下並列于外又別置中書禁中是爲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天下財賦內度諸司中外筦庫悉隸三司

宋史卷之二十一

中書省但掌冊文覆奏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會板位流外考較諸司附奏挾名而已臺省寺監官無定負無專職悉皆出入分沲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勅不治本司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即給事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常關舍人門下罕除常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僕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叙位

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爲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故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槩不爲監虛名不足以砥礪天下若此外官則懲五代藩鎮專恣頗用文臣知州復設通判以貳之階官未行之先州縣守領多帶中朝職事官外補階官既行之後或帶或否視是爲優劣大凡一品以下謂之文武官未嘗參者謂之京官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諸司而下謂之內職殿前都校以下謂之軍職外官則有親民釐務二等而監軍巡警亦比親民此其槩也故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咸平中楊億首言文昌會府有名無實宜復其舊既而言者相繼乞復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吳育亦言尚書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廢爲閑所當漸復之然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以基本賜群臣乃置局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瑄等詳定八月下詔釐新官制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九

宋史卷之二十一

月詳定所上寄祿格會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即用
新置而省臺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五年省臺寺
監法成六年尚書新省成帝親臨幸召六曹長貳
以下詢以職事因誠勅焉初新階尚少而轉行者
易以及元祐初於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右
既又以流品無別乃詔寄祿官悉分左右詞人爲
左餘人爲右紹聖中罷之崇寧初以議者有請自
承直至將仕郎凡換選人七階大觀初又增宣奉
至奉直大夫四階政和末自從政至迪功郎又改
選人三階於是文階始備而武階亦詔易以新名

宋史論卷之二

三

正使爲大夫副使爲郎而橫班十二階使副亦然
故有郎居大夫之上者繼以新名未具增置宣正
履正大夫郎凡十階通爲橫班而文武官制益加
詳矣大抵自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二府不分
班奏事樞密加置簽書戶部則不令右曹專典常
平而總於其長起居郎舍人則通記起居而不分
言動館職則增置校勘黃本凡此皆與元豐稍異
也其後蔡京當國率意自用然動以繼志爲言首
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又
內侍省職悉倣機延之號已而脩六尚局建三衛

郎又更兩省之長爲左輔右弼易端揆之稱爲太
宰少宰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
升擁使華貴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
壞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紛更乃請
設局以脩官制格目爲正名亦何補矣建炎中興
參酌潤色因呂頤浩之請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兩省侍郎改爲參知政事三省之政合
乎一乾道八年又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刪去
三省長官虛稱道揆之名遂定然維時多艱政尚
權宜御營置使國用置使脩政局置提舉軍馬置

宋史論卷之三

三

都督並以宰相兼之總制司理財同都督督視理
兵並以執政兼之因事初名殊非經久惟樞密本
兵與中書對掌機務號東西二府命宰相兼知院
事建炎四年實用慶曆典故其後兵興則兼樞密
使兵罷則免至開禧初始以宰相兼樞密爲永制
當多事時諸部或長貳不並置或併郎曹使相兼
之惟吏部戶部不省不併兵休稍稍增置其後詔
非曾任監司守臣不除郎官著爲令又增館閣員
廣環衛官然紹興務行元祐故事以左右二字分
別流品其後以人言省去寧清濁相涵無絕人遷

善之路橫班以郎居大夫之上既釐而正之矣而介冑之士與縉紳同稱軍名號未正毋示人以好武之機陳傳良欲定史官遷次之序衆論難之而未及行洪邁欲改三衛軍官稱謂當時嘉之卒未暇講考古之制量今之宜蓋自元祐以逮政和已未嘗拘乎元豐之舊中興若稽成憲二者並行而不悖故凡大而分政任事之臣微而筦庫監局之官沿襲不革者皆先後所同便也或始創而終罷或欲革而猶因則有各當其可者焉類而書之先後互見作職官志以至廩給僚從雖微必錄並從舊述云

宋史論贊卷之三

十五

食貨志

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爲之陳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即曰農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貨爲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焉是故食貨而下五卿之職備舉於是矣宗伯掌邦禮祀必有食貨而後儀物備賓必有食貨而後委積豐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貨而後可其於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貨而後可與於禮義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貨而後可遂

於刑罰司馬掌邦政兵必有食貨而後可用於征戍其曰農用八政農食貨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貨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範八政之意歟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興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梁桑柘務盡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群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隨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不至括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稅政復作徽宗既立蔡京爲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斂以濟多慾自速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爲基向使究其所爲勉而進於王道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爲不長其租稅征權規撫節目煩簡疏密無

宋史論贊卷之三

十五

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則牽於繁文外則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但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瘡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訾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非是實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又謂漢文景之殷富得

宋史論贊卷之二

王六

諸黃老之清靜為黃老之學者大忌於紛更宋法果能然平時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財其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無他技也宋舊史志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則徒重篇帙約之則不見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為鑒者焉篇次離為上下其一曰農田二曰方田三曰賦稅四曰布帛五曰和糴六曰漕運七曰屯田八曰常平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分動關民生國以民為本故列之於上篇

焉其一曰會計二曰銅鐵錢三曰會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七曰坑冶八曰幣九曰商稅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輸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損或益有係國體國不以利為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為十有四卷云云

兵志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為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

宋史論贊卷之三

王七

為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旌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今因舊史纂脩兵志特置千廩寧保甲之前而附之鄉兵焉其軍政則有召募揀選廩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八者之目條分而著之以見歷朝因革損益之不同而世道之盛衰亦具是矣嗟乎三代遠矣秦漢而下得寓兵於農之遺意者惟唐府衛為近之府衛變而召募因循姑息至於藩鎮盛而唐以亡更歷五代亂亡相踵未有不由於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

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橫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
禁暴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間凡其制為什長之法
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誠然而不可
犯者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
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弛仁宗之世西兵招
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憂世之士屢以為言
竟莫之改神宗奮然更制於是聽比其民以為保
甲部分諸路以隸將兵雖不能盡拯其弊而亦足
以作一時之氣時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元祐紹聖
遵守成憲迨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之精銳故

宋史論贊卷之三

五

無益於靖康之變時其所任者童貫也建炎南渡
收潰卒招群盜以開元帥府其初兵不滿萬用張
韓劉岳為將而軍聲以振及秦檜主和義士氣遂
沮孝宗有志興復而未能光寧以後募兵雖衆土
卒日蹙况上無馭將之術而將有中制之嫌然沿
邊諸將尚能戮力効忠相與維持至百五十年而
後亡雖其祖宗深仁厚澤有以固結人心而制兵
之有道綜理之周密於此亦可見矣

刑法

大天有五氣以育萬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殺亦甚

整矣而始終之序相成之道也先王有刑罰以糾
其民則必溫慈惠和以行之蓋裁之以義推之以
仁則震懾殺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
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刑以弼教
使之畏威遠罪導之以善爾唐虞之治固不能廢
刑也惟禮以防之有弗及則刑以輔之而已王道
陵遲禮制隳廢始專任法以罔其民於是作為刑
書欲民無犯而亂獄滋豐由其本末無序不足相
成故也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
繩姦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

宋史論贊卷之三

五

為本海內悉平文教寢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今其
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
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
下之民咸樂其生重於犯法而致治之盛幾乎三
代之懿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儉邪並進刑政
紊矣國既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
刑之寬猛繁乎其入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為心雖
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今撫其實作
刑法志

藝文志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
代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其故何哉
蓋世道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爲
也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趨而愈
下矣故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
忽焉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汚隆
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倣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
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爲先務學士搢紳
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于口豈不彬彬乎進

宋史論書卷之三

三

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爲文勝之弊遂歸咎
焉此以功利爲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歷代之書
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
卷而唐之藏書開元最盛爲卷八萬有奇其間唐
人所自爲書幾三萬卷則舊書之傳者至是蓋亦
鮮矣陵遲逮于五季干戈相尋海寓鼎沸斯民不
復見詩書禮樂之化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
者無筆札之勞獲覩古人全書然亂離以來編帙
散佚幸而存者百無二三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
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

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
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
書庫目曰秘閣閣成親臨幸觀書賜從臣及直館
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群書直宗時命三館
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平
樓而王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又以秘閣
地隘分內藏西庫以廣之其右文之意亦云至矣
已而王官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
遷于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遷官
詳覆校勘常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歸于太

宋史論書卷之三

三

清樓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
四庫書做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
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官制遂廢館職以崇文院爲
祕書省祕閣經籍圖書以祕書郎主之編緝校定
正其脫誤則主于校書郎徽宗時更崇文總目之
號爲祕書總目詔冊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祕未見
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逸遺
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
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祕閣自熙寧以來搜
訪補輯至是爲盛矣嘗歷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

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
 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
 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
 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錄則兩朝不復登載而
 錄其所未有者四朝於兩朝亦然撮其當時之目
 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
 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
 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祕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
 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
 館閣編輯日益以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
 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
 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自是而
 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
 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為務大而朝廷微而
 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余而數
 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鈇裂大道疣贅聖
 謨幽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
 雅鄭各起壁之萬派歸海四瀆可分繁星麗天五
 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宋舊史自太祖至
 寧宗為書凡四志藝文者前後部帙有亡增損互

宋史論贊卷之二

三

有異同今刪其重複合為一志蓋以寧宗以後史
 之所未錄者倣前史分經史子集四類而條例之
 大凡為書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
 十二卷云

宋史論贊卷之二終

宋史論贊卷之二

三

宋史論贊卷之三

元脫脫等修 明項篤壽輯

表

宰輔表

古之史法主於編年至司馬遷作史記始易以新意然國家世祚人事歲月散於紀傳世家先後始終遷難考見此表之不可無而編年不容於盡變也厥後班固漢史乃曰百官公卿表先叙官名職秩印綬等然後書年以表其姓名歐陽脩唐史又專以宰相名篇意必有所在矣宋自太祖至欽宗

宋史論贊卷之三

備史雖以三朝兩朝四朝各自爲編而年表未有成書神宗時常命陳繹檢閱二府除罷官職事因爲拜罷錄元豐間司馬光嘗叙宋興以來百官公卿沿革除拜作年表上之史館自時而後曾鞏譚世勳蔡幼學李燾諸人皆嘗續爲之然表文簡嚴世罕知好故多淪落無傳今纂脩宋史故采紀傳以爲是表其間所書宰輔官職黜間有不同者官制沿革有時而異也然中書位次既止於參知政事而樞府職序自同知副使而下雖簽書同簽書亦與焉者皆執政也故不得而略焉夫大臣之用舍

關於世道之隆污千載而下將使覽者即表之年觀紀及傳之事此登載之不容於不謹也蒙之所書雖無褒貶是非於其間然歲月昭於上姓名著於下則不惟其人之賢佞邪正可指而識而當時任用之專否政治之得失皆可得而見矣後之覽者其必有所勸也夫其亦有所戒也夫

宗室世系表

宋史論贊卷之三

昔者帝王之有天下莫不衆建同姓以樹蕃屏其不得以有國者則亦授之土田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故繼別之宗百世不遷豈惟賴其崇獎維持以成不拔之基哉蓋親親之仁爲國大經理固然也周官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於是叙昭穆而禮法之隆殺行焉此世系之所以不可不講也後世封建廢而宗法壞帝王之裔至或雜於民伍倫爲皂隸甚可歎也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可謂蕃衍盛大矣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別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錄有圖有譜以叙其系而第其服屬之遠近列其男女婚姻及官爵叙遷而著其功罪生死歲月雖封國之制不可以復古而宗法之嚴恩禮之厚亦可槩見然靖康之變往往

淪徙死亡於兵難南渡所有十無二三而國之枝葉日以悴矣今因載籍之舊著其原委作宗室世系表

宋史論贊卷之三終

宋史論贊卷之三

宋史論贊卷之四

元脫脫等脩 明項篤壽輯

列傳

后妃傳

周人尊祖之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蓋推本后稷之所自出以爲王跡之所由基也宋之興雖由先世積累然至宣祖功業始大昭憲杜后實生太祖太宗內助之賢母範之正蓋有以開宋世之基業者焉觀其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至於豫定太宗神器之傳爲宗社慮益遠矣厥後慈聖光獻哲后擁佑兩朝宣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佑之治南渡而后若高宗之以母道事隆祐孝宗奉明慈怡愉之樂皆足以爲百王法程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無唐武韋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昭憲垂裕之功至是茂矣舊史稱昭憲性嚴毅有禮法易之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其是之謂歟作后妃傳

宗室傳

昔周之初興大封建宗室及其東遷晉鄭有同獎之功然其衰也韓弱而枝強後世於是有矯其失

者而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祿祿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王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至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然國祚既長世代浸遠恒產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靖康之亂諸王駢首以斃於金人之虐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寧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一定卒無動搖磐石之固亦可知矣且宋於宗室稍有過差君臣之間不吝於改尤不憚於言

宋宗室之四

二

治陵武功真宗即位尋議追復改葬封其子孫濮邸尊稱言者惟務格非不少避忌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疏不息必褒卹而後止是蓋歷代之所難得者歟表而出之作宗室傳

狀范質王溥魏仁浦

贊曰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將定之時也范質王溥魏仁浦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宋祖受命遂爲佐命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測歟質以儒者曉暢軍事及其爲相廉慎守法溥刀筆家子而好學終始不倦仁溥嘗爲小史而與

溥皆以寬厚長者著稱豈非絕人之資乎質臨終戒其後勿請謚立碑自悔深矣太宗評質惜其欠世宗一死嗚呼春秋之法責備賢者質可得免乎

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韓重寶張令鐸羅彥環王彥昇

論曰石守信而下皆顯德舊臣太祖開懷信任獲其忠力一日以黃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貴以遺其子孫漢光武之於功臣豈過是哉然守信之貨殖鉅萬懷德之馳逐敗虜豈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至於審琦之政成下蔡重寶之功宣廣

宋宗室之四

三

陵卓乎可稱令鐸身四十餘戰未嘗妄殺可謂勇者之仁矣彥環於革命之日首挺劍以語范質於宋則未必功在衆先於周則其過不在人后矣王彥昇殺韓通太祖雖不加罪而終身不授節鉞是足垂訓後人矣保吉承衍咸以帝嚳致位藩鎮其被驅策著戎功則保吉爲優况推功李繼隆尤爲不伐而有讓然械役名士縱意禽荒累德多矣

韓令坤慕容延釗符彥卿

論曰五季之亂內則權臣擅命外則藩鎮握兵宋興內外廓清若天去其疾或納節以備宿衛或請

老以奉朝請雖太祖善御諸臣知機要亦否極而泰之象也彥卿一門二后累朝襲寵有謀善戰聲振殊俗與時進退其名將之賢者歟令坤延劍素與太祖親善平荆湘則南服底定鎮常山則北邊載寧未嘗恃舊與功以啓嫌隙創業君臣有過人者類如是夫

王景王晏郭從義李洪信武行德楊承信侯章

論曰王景董微時或至爲盜負薪遭五代之亂奮身戎功重據邊要宋興稽顙北嚮太祖待以誠信

宋史卷之四

四

宜無不自安者景趨利政圖乃至滅族王景郭從義遷怒肆忿誣人以死侯章在藩邸有剝下之名李洪義徂於肺腑之戚而無外禦之志咎孰甚焉斯皆亂世之習有不能盡去之者武行德守洛邑辯究欺罔民用畏服顧不優於諸人耶

折德宸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孫行友

論曰五代之季邊圉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興雖不勤遠略而向之陸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節雖奔走僵仆而不避豈人心之有異哉良由威德之並用控御之有道也折氏據有谷府與

李彝興之居夏州初無以異太祖嘉其嚮化許以世襲雖不無世卿之嫌自從阮而下繼生名將世篤忠貞足爲西北之捍可謂無負於宋者矣承美繼周分泣種落亦能世其職者也繼業雖出戡叛之族而有循良之風方諫行友介遼晉間持兩端以取將相終以首鼠獲咎其諸異端之害歟全照職親禁衛素稱嚴果而昧於弭兵之利君子所不予也

侯益張從恩庖彥珂薛懷讓趙贊李繼勳葉

元福趙晃

宋史卷之四

五

論曰侯益在晉漢時數爲反覆觀其受命契丹私交僞蜀赤岡之戰復夜謁周祖宗屬長幼遭景崇鯨鯢殆無噍類推其心迹豈懷貳之罰歟薛懷讓趙晃爲將皆忍於殺降晃子延溥能救後至之誅雖父子之親仁暴相戾有若是者餘皆逢時奮武致身榮顯庖彥珂請擊河中卒用其策愚者之一慮云

郭崇楊廷璋宋偓向拱王彥超張永德王全

斌康延澤

論曰郭崇感激昔遇發於垂涕太祖察其忠厚亟

焚恩晦之奏雖魏文不驪於楊彪宋武無猜於徐廣何以加之廷璋開懷以待罕孺宋偃抗章以察重進向拱獻謀以平上黨乘時建功各奮所長有足尚者王彥超起自戎昭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自悔多殺番戍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張永德前朝勲伐夙識太祖潛懷尊奉雖有橋公祖之知而非人臣之二心者矣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欵至諸將之功何可泯也王全斌贖貨殺降尋啓禍變太祖罪之而從入議之貸斯得馭功臣之道延澤能相地險謀屯備繼濤彥暉先登重傷殞沒無避咸可稱焉

宋史論贊卷之四

大

趙普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實為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勳舊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罰而薄歛三

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為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嘗論耳昔傳說告商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末世匪說攸聞普為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著龜聖模宋之為治氣象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焉豈期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吳廷祚李崇矩王仁瞻楚昭輔李處耘

宋史論贊卷之四

七

論曰夫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感慨發憤效忠駁奔居備要任出握重兵如是而今名克終斯固可儒也吳廷祚策李筠之破如自觀其事誠有將略李崇矩東純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怒然交鄭伸不知其傾險坐謫炎海固無先見之明矣其子繼昌忘父仇以恤伸母之貧雖非中道亦人所難王仁瞻征蜀殺降附之卒肆貪穢之行齟齬而斃自貽伊戚尚何尤乎楚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遣之入安母后亦必可託以事者及為三司善於心計人不可干以私然終以訐直取寡

信之名何歟處耘於創業之始功參締構克荆山靖衡湘勢如拉枯而志昧在和勲業弗究良可惜也幸聯戚覽之貴秉施繼世抑造物之報嗇此而豐彼歟

曹彬潘美

論曰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歲之望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者益可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得位之初遂受征伐之託劉鋹遣使乞降觀美所喻辭義

宋史曹彬潘美傳

嚴正得奉辭伐罪之體則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謚武惠皆與配饗兩家子孫皆能樹立享富貴而光獻童懷皆稱賢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為宋良將第一豈無意哉若李濟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遂歷清顯謂為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張美郭守文尹崇珂劉廷懷袁繼忠崔彥進
張廷翰皇甫繼明張瓌

論曰崔彥進與王全斌征蜀顯貨殺降以致蜀亂

惟劉廷讓一軍秋毫無犯紀律嚴否於斯別矣尹崇珂片片謹厚臨淄攻守之績嶺嶠廓清之勞至於瘁事皇甫繼明力疾以護軍行純誠勇節皆是嘉尚張廷翰西征未親奇效張美雖稱幹敏而初有自愧之行郭守文教詩閱禮輕財好施慎保封疆士卒樂用終以勲舊家眷聯姻戚里宋初諸將要終而論滅否異趣何昭昭若是哉

曹翰楊信党進李漢瓊劉過李懷忠米信田
重進劉廷翰崔翰

宋史曹翰等傳

論曰自曹翰而下曾任將帥居節鎮者凡十人其初率由拳勇起家戎行雖不事問學而皆精白一心以立事功始終匹休而無韓彭之禍者由制御保全之有道也楊信以篤實重進以忠朴劉過以淳謹廷翰以武勇稱故皆終始委遇而不替漢瓊雖不羈使酒米信所為雖多暴橫党進恂恂類懷效詐懷忠論遷似昧大體然以征大原平江南戰徐河觀之皆不害其為驍果也至於好謀善戰輕財好施所至立功則未有優於曹翰崔翰者也然不可與古之良將同日而語者崔之論奏平燕未免出於率爾而曹之殺降屠江州則又過於忍

者也君子謂功莫優於二子而過亦莫先於二子信矣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萬超白重贊王仁鎬陳思讓焦繼勳劉重進表彥祈廷訓張鐸李萬

全

論曰太祖事漢周同時將校多聯事兵間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亞宋國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氣俛首敗事且為盡力焉楊雄有言御之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此太祖之英武而為創業之君也歟李穀答居洞賓貞固李海王易簡趙上交張

宋史李穀傳

錫張鑄邊歸譚劉溫叟劉濤邊光範劉載程

羽

論曰五季為國不四三傳輒易姓其臣子視事君稍備者為主易則他役習以為常故唐方賊即北面子晉漢甫稱禪已相率下拜于周矣君子傷之此雜臣傳所錄立也李穀邊歸譚實貞固李海章或在廟堂或侍帷幄世主之所寵任社稷之所倚賴而更事異姓不能以名節生死倫義廢矣且穀以策策自名乃不能料藝祖有容人之量及受李筠餽遺懼其見殺遂以憂死又何繆耶嗚呼魏范

黎齊顏見遠宜見褒於前史也

張昭實儀昌餘慶劉熙古石熙載李穆

論曰張昭居五季之末專以典章撰述為事博洽文史旁通治亂君違必諫時君雖尚之而不能從宋興敦獎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實氏第第以儒學進並馳時望儀之剛方清介有應務之材將試大用而遽淪云儼優游文藝修起禮樂太宗尹京儼實元僚冲淡回翔晚著忠謹若其門族宦業之盛世或以為陰德之報其亦義方之効也餘慶當太祖居潛歷幃府名亞趙普李處耘及二人登用一不介意其後相繼為衆所傾乃能為之辯釋庶古居大任自履如寒素庶載立朝言無顧避喜薦善人穆以文學孝行見稱於時數賢雖當創業之始而進退之際藹然承平多士之風焉宜宋治之日進於盛也

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宋琪

論曰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槩可見矣初朗州亡卒嘯聚為盜監軍事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禽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

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朝
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
稔豈復有水旱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廬多
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必通夕閱覽以是荅問
多中宋琪始爲程羽賈琰所抑繼爲多遜所忌其
後自負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觀
則守道蒙福者非幸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
宋惟善持論有氣節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
所遇不同焉爾嗚呼自昔懷材抱藝而抑鬱下僚
以終其身者多矣豈特宋惟爲然哉

宋書卷之四

十一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論曰詩云允也天子降爲卿士實爲阿衡實左右
商王言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
也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
繼擢蒙正齊賢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
四臣者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
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爲多遜所毀而
不校蒙正爲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爲同列所累
而不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
難也而况四臣者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

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錢若水蘇易簡郭贊李至辛仲甫王沔溫仲
舒王化基

論曰自昔參大政贊機務非明敏特達之士不能
勝其任若又飭以文雅濟以治具則盡善矣若水
機鑒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
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謀之
議頗傷苛刻仲甫以吏事爲時用未免苟容之誚
取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
易簡不能周恤光途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贊
辨曹彬之誣化基伸禹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
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於二子歟蒙正繼踐
台佐得風憲體舉元任職邊郡有特重稱矧詔之
父子又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
也

宋書卷之四

十一

張宏趙昌言陳恕劉昌言張洎李惟清

論曰張宏爲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備位趙昌言
爲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
默者居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
取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然趙

好獎拔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爲也昌言尚氣敢言怨爲宋人能吏之首庶足稱矣劉昌言感趙普之遇身後經理其家然委親鄉里十年而不迎侍厚薄失措又何取乎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旣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辯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譏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爲反覆小人也李惟清居臺端恨失政柄恣情擊擣舊吏稱爲俗吏又奚責焉

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鏐周瑩王繼英王顯

宋史論贊卷之四

十四

論曰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者凡七人若守一之質直趙鏐之勤謹服勞雖久而益脩乃職則其被眷遇也宜矣張遜優於理財而未免於媚嫉周瑩練習軍旅而頗傷於酷濫禹錫素稱勤敏而不能不涉於朋比王顯雖謹介自將而昧於學識故莫逃於覬覦之譏若以勤謹被信任者德冠樞宥而善終如始者其惟繼英乎易曰君子有終吉此之謂也

陶穀危家王著王祐楊昭儉魚崇諒張澹高錫

論曰自唐以來翰林直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訓辭頌宣功德箴諫闕失不專爲文墨之職也宋興亦采詞藻以備斯選若穀之才雋者之敏達濬之治述錫之策慮冕之敦質咸有可觀然諫成禪代之詔見薄時君終身不復大用及夫險詖忌前酣營少檢附勢希榮構譏謀已皆無取焉蒙博洽長厚繼實儀裁定儀制惜乎南郊之議請去太祖以宣祖配天爲識者所非昭儉抗論跋扈志除驕將而多言歷詆自取惡名抑奸計爲直者與崇諒奉親篤至反罹間毀終身歸養而不復起後蒙旌賞之典則爲善者聳動矣祐以百口明符彥卿無他志且言以猜忌殺無辜者享國不長因以杜大宗之他疑又却盧多遜之傾趙普以致被黜仁者有後宜乎子旦爲宋元臣焉

宋史論贊卷之四

十五

顏衍劇可久趙途蘇曉高防馮瓚邊珣王明許仲宣楊克讓段思恭侯陟李符魏丕董樞論曰顏衍振舉風憲不避彊禦劇可久居廷尉之任以平允聞趙途果斷之士而獨尚嚴酷處之要密之職則非所宜蘇曉銳意深刻樂致人罪後嗣衰謝厥報不誣高防陳逆順以聳臣節體明慎而

究疑獄治迹清操沒而彌章若其自誣以抹人之死古人何加焉馮璘省關市之苛賦設方略以擊賊功若可稱而巧宦任數竟致傾敗理固然矣邊珣王明許仲宣楊克讓當官效用以清幹稱然仲宣寬簡持重造次不撓蓋人之難能者王明累參戎事預立戰功至若開諭元福止其暴誅此赴蹈之仁也段思恭邊亂兵擊群寇便宜從事以著奇績斯亦可矣然不能動遵規矩速訟左降者再焉侯陟吏才適用患在伎刻李符傳通時務乃事深文以致投荒自弊遂為口實魏丕久典工効以濟戒用至於平反冤盜之獄採楊承信之誣善尤可稱董樞論平吳伐蜀及取廣南咸克舉之且多戰功而以貪墨取敗惜哉

馬令琮杜漢微張廷翰吳虔裕蔡審廷周廣張勳石曠張蔚英陸萬友解暉李韜王晉卿郭廷謂趙延進輔超

論曰太祖有天下凡五代之臣無不以恩信結之既以安其反側亦藉其威力以鎮撫四方故一時諸將吳虔裕蔡審廷之徒數從征討咸有勞績焉若馬令琮守河內儲兵食以迎王師解暉擊湖南

冒鋒鏑以禽敵將此忠蓋曉果尤可稱者漢微之疾危辭藥藏英之為親復離亦皆一節之美惟張勳嗜殺晉卿冒貨雖立威著勳所不取也

楊業荆罕儒曹光實張暉司超

論曰昔許子卒於師葬之加等春秋書之所以褒臣節而儆官守也業罕儒光實咸當捍城之寄臨戎力戰歿于敵境雖罕儒恃勇不戒光實甘賊遷之言失在輕敵然其忘軀徇節誠可嘉也業本太原驍將感太宗寵遇思有以報常勝之家千慮一失然其素得士心部卒不忍離去從之以歿則忠

宋史卷之四十七

我之風采可見矣嗣興延昭並克紹勲伐延昭父居邊閫總戎訓士威名方略聞于敵人於嗣為優暉於危時則有陷陣之功平日則獻忠之諫超類戰以清淮海其忠誠勇果率有可尚者焉

李進卿楊美何繼筠李漢超郭進李謙溥姚內斌董遵誨賀惟忠馬仁瑀

論曰宋初交廣劔南太原各稱大號荆湖江表止通貢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屯關西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領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勳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

進控西山武守琪戌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
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
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
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箠權之利悉
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
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毋來朝必召對命
坐厚為飲食錫賚以遺之由是邊臣富貴能養死
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擄擊多致
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
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
以馭群下之所致也若李進卿楊美亦專師西征
而美居北海以樂易結民心誠得為政之本延握
承矩守恩允正皆紹先業以勲名著承矩議屯田
贊和好其謀甚遠守恩以果敢死事宋之武功於
斯為盛焉

宋史論贊卷之五

列傳

元脫脫等脩

明項篤

王贊張保續趙玘盧懷忠王繼勳
延通梁廻史珪田欽祚侯贊王文寶
王侁劉審瓊

論曰王贊奮迹小校有奉公之節繩姦列郡不畏
強禦保續單車出使不辱君命懷忠識荆渚之將
冠繼勳知番禹之可取侯贊久治邊郡文寶數護
屯兵斯各一時之效也德裕梁廻欽祚王侁皆練
習戎旅頗著勳勞然卒疆戾而乏溫克以速於戾
斯乃名哲之所戒玘以剛儉蒙侮各珪以發擄肆
威福其不逞者歟守素不事躁競審瓊克享期頤
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此之謂也

劉福安守忠孔守正譚延美元達常思德尹
繼倫薛超郭密田仁朗劉謙

論曰宋初諸將率奮自草野出身戎行雖盜賊無
賴亦廁其間與屠狗販鮑者何以異哉及見於用
皆能卓卓自樹山御之得其道也劉福御下有方
略所至著績受祿雖厚而不為無安之謀可謂國

爾忘家者矣守忠練達遇事挺身謹慎弭卒救之
變於談笑之頃非善於行權者不能也仁朗沈毅
有謀累從征討綏州之役不惟無功而反坐逗撓
豈其計之不善哉特爲說邪所構爾自餘諸子皆
積戰功以取通侯若延美之開門示敵思德之翼
衛主帥繼倫之襲擊契丹薛超之累創赴戰元達
之請赦亡命郭密之訓撫士卒斯皆忠義仁勇有
足稱者罕瑄思讓若斌若謙雖乏奇功而亦克共
乃職能寡過者也守正素練戎旅累任遠要而矜
勞肆忿視於勞謙之君子能無愧乎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二

劉保勲滕中正劉蟠孔承恭宋璿袁廓樊知
古臧丙徐休復張觀陳從信張平王繼升尹
憲王賓安忠

論曰太宗居潛左右必求忠厚彊幹之士及即位
脩舊邸之功陳從信張平王繼升尹憲王賓安忠
六人者咸備任使又皆畀以兵食之重實而各振
舉其職焉有足稱者矣然平不脩舊怨庶幾進於
士大夫之度從信所進邪佞以術壟惑上心猶不免
於近侍之常能歟

張鑑姚坦索相宋太初盧之翰鄭文寶王子

與劉綜下袞許驥裴莊牛冕樂崇古袁逢吉
韓國華何蒙慎知禮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論曰八政之首食貨以國家之經費不可一日而
無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則存乎其人焉爾
張鑑將命而蜀處置得宜庶乎可與行權者也子
與裁損經制索湘議罷鬻茶許驥謹守儒行知禮
篤信經學國華不辱君命皆有足稱者焉太初自
謂達性命之蘊而卒流於釋老之歸文寶久任邊
郡而不免以生事蒙絀劉綜者勞朔易而短於經
術從吉勤於公務而疎於訓子固未得爲盡善也
自餘諸子之翰藹潔白之操下袞乏仁恕之道冕
之棄其城守坦之疎於輔導則君子所不予也

馬全義雷德驥王超

論曰全義德驥遇知太祖太宗起復翊戴真宗宜
致崇顯然革革無滯人者而各有子勒敦於國籍
若知節生將家喜諍書立朝爭事以剛正稱天下
其邦之司直歟有終起進士明幹知兵平蜀鉅賊
振聲鄰敵可謂肇敏戎公矣至於精神折衝名聞
四夷矯矯虎臣則德用其有焉

王繼忠傳潛戴與王漢忠王能張凝魏能陳

興許均張進李重貴呼延贊劉用耿全斌周

仁美

論曰繼忠臨陣赴敵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朔庭貴寵用事議者方之李陵而大節固已虧矣潛為三路帥握兵八萬餘大敵在前逗撓畏縮致康保裔以無援戰沒此而不誅宋於是乎失刑矣與均輩或由藩邸進或自行伍起一時際會出則書勳轅門入則拱危巖陛求其如古名將則未之見也

田紹斌王榮楊瑒錢守俊徐興王杲李重誨

宋史李重誨

白守素張思鈞李琪王延範

論曰紹斌從征討凡踰百戰未嘗以為憚屢被廢斥未嘗以為憚太祖有盜馬罪引見賜予屈法使過用能致其力也榮薄事親下詔督過瑒折州卒足以釋妖惑王杲辭賄于夏思鈞拔身自歸當斬而貸琪以鄙稱守俊興輩以勇得備給使守素久練邊計人頗畏伏重誨雖將略不足亦有可稱大抵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略其過而用其長皆足以集事至於一勝負兵家常勢顧其大節何如耳若榮也薄其所生大節虧矣屢以

罪無宜哉

呂端畢士安寇準

論曰呂端諫秦王居嘗表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既立猶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為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謀重賄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噐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為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寬南裔勦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李沆王旦向敏中

論曰宋至真宗之世號為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為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

遷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沈
嘗謂王旦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
神僊祠禱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
伎又告真宗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
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變更之言馴至蔡
擾世稱沉為聖相其言雖過誠有先知者乎王旦
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採
罪輒宥而不費辭澶淵之役請于真宗曰十日不
捷何以處之真宗答之曰立太子契丹踰歲給而
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一語定之偉哉宰相

宋史論蔡奎之五

六

王欽若丁謂夏竦

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為姦邪真宗時海
內又安文治洽和群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
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
如是耶竦陰謀猜阻鉤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
踵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賊賄干吏議其得免

者幸矣然而竦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陳堯佐宋庠

論曰咸平天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于時者
於陳堯佐宋庠見之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堯
佐相業雖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出典
方州入為侍從課布帛修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
庠明練故實文藻雖不逮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矣
君子以為陳之家法宋之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
也嗚呼賢哉

陳執忠劉沆馮拯賈昌朝梁燾

宋史論蔡奎之五

七

論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吏為宰相執中建儲一言
適契上意不然何超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
少文希世用事馮拯議論多迎主意昌朝明經術
而尚阿私梁燾曉法今而挾智術斯君子所不與
也若執忠不受私謁沆臨事強果拯從容一言免
謂於誅死此又足稱者焉

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

論曰章獻太后稱制時群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
薛奎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
沮劉氏七廟之議奎正母后袞冕為非禮齊從容

一言絕女后相踵稱制之患真所謂以道事君者
欺瞞奸斷獄為時良吏在位又多薦拔名臣若
請辭臣立家廟以復古禮皆知為政之本焉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趙安仁陳彭年

論曰楊礪遭惡龍飛致位崇顯自以夢協其兆而
忠言善政一無所述惟棄官待母不以科名自伐
蓋有取焉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至於李沆同
命雖去沆遠甚然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
王嗣宗治家能睦為政可稱所至立微澁祀亦人
之所難至於剛愎少文謀害王旦王魯與寇準相

宋史論事卷之五

八

件其餘不足觀也矣李昌齡累更劇任遂階大用
黨邪徇貨遂貽終身之玷良可醜也趙安仁言事
切中時弊及答契丹書不失祖宗規式又能以凶
惡之言折敵不使衿戰可謂才辨之臣矣其孫君
錫於元祐反正論格蔡確重傳復官之命庶幾無
忝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上表獻歲諱練儀制
若可嘉尚乃附王欽若丁謂溺志爵祿甘為小人
之歸豈不重可嘆也哉

任中正周起程琳姜遵范雍趙稹任布高若
訥孫沔

者雖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為時名將惟青與
遼兩人爾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
敗最後崑崙一舉頗著奇雋攷其識量亦過人遠
矣達料葛懷敏之敗如燭照龜下一時最為知兵
雖南征無功用違其長又何尤焉

李諮程戡夏侯嶠盛度丁度張觀鄭戡明鎬
王堯臣孫林田况

論曰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致位政府宜
矣李諮程戡曉暢吏事諮總憲法雖浮議動搖乍
行乍止卒無能易其說戡任邊寄守以安靜非必

宋史論事卷之五

十

智謀抑所遇之時耳嶠尚莊老以善著稱張觀丁
度孫林世推其德性淳易而盛度每為寮友猜憚
心迹固何如也戡明偉宏放亦一時之俊此臣議
論鑿鑿正誼而不謀利其最優乎鎬堅正寡合駁
軍嚴臨事果其安撫河東邊塞後來父老道其舉
動措置輒嗟嘆追思况有文武才略言事精暢然
欲懲兵騎廼阮隆卒弗忌陰禍惜哉

田錫王禹偁張詠

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寒謬
之節蔚為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戍之策

後果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爲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命以資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祿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獎與如此然皆骭骭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云

掌禹錫蘇紳王洙胥偃柳植聶冠卿馮元趙師民張錫張揆楊安國

論曰馮元質直博雅有古君子之風歐陽脩稱師民醇儒碩學在仁宗時並繇宿望先後執經勸講庶有所補益矣張錫清慎欽晦晚始見知揆及安國父子俱侍經幄考求其說亡過人者夫博習脩潔之士潛德隱行不聞于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豈非命哉

尹洙孫甫謝絳葉清臣楊察

論曰當仁宗在位時宋興且百年海內東靖上下安佚然法制日以玩弛微倖之弊多自西陲用兵關中困擾天子憫勞元元奮然欲因群材以更內外之治于時俊傑輩出尹洙峙嶠兵間亦頗論天下之事孫甫馳騁言路咸以文學方正知名終文詞議論尤爲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

矣最後清臣察繇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寒暑無所附麗爲一時名臣豈非出於上之所自擢故奮勵不撓以圖報稱哉

韓不師顏張茂直梁顥楊徽之呂文仲王著呂祐之潘慎修杜鎬查道

論曰典詰命者以詞章典雅爲先侍講讀者以道德洽聞爲貴自昔皆難其人至宋尤重其選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以觀書爲樂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備顧問真宗克紹先志兼置侍講學士且因內閣以設職名俾鴻碩之士更直迭宿相與從容

講論以不乏清介頑之和豫顥之明敏茂直之淳厚俾領詞職固無忝矣若文仲之器韻淹雅慎脩之醜藉該貫杜鎬之博聞強識查道之純孝篤義置諸左右啓沃尤多豈直講論文義而已哉若祐之不喜趨競徽之深疾幸進風采凝峻又其卓然者也徽之嘗謂仲舒冠准以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浸薄君子以爲名言云

孔道輔鞠詠劉隨曹偁古郭勸段少連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藪薈爲之不採當天聖明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后稱制而內外肅然紀

綱具舉朝政云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
路得人故也是時孔道輔劉詠隨曹修古迭為
諫官御史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
言雖被斥逐不更其守及帝既親政道輔勸少連
復任言責郭石之廢引議慷慨犯人主責大臣其
氣益壯遺風餘烈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
直其庶幾歟

彭乘嵇穎梅摯司馬池李及燕肅蔣堂劉夔
馬亮陳希亮

論曰乘雅恬退穎不阿貴戚有儒者之風摯淳靜
而不簪池質易而長厚肅議法平恕及堂夔清修

自守蓋侍從之選也希亮為政嚴而不殘其良吏
與馬亮鏡才智而寡廉稱士論以此惜之

狄裴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李
垂張洞李仕衡李溥胡訓薛顏許元鍾離瑾
孫冲崔嶧田瑜施昌言

論曰狄裴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並
以文辭尚第累侍從歷方州始為名臣終鮮大過
考其行事可見也李垂寧去華近不肯見宰相張
洞以直言正論為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

若李仕衡而下十人皆能任劇繁然或寡廉稱或
有醜行君子耻之

楊偕王公杜杞楊畋周湛徐的姚仲孫陳太
素李虛已張傳俞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論事著效號為能吏
太素李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虛已獻卿立朝
雖微卓犖大節及為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拒
釋憾之言大雅辭襲衣之遺卒使權奸愧歎抑又
可尚哉

遼肅梅詢馬元方薛田冠瑛楊日嚴李行簡
章頴陳琰李宥張乘張擇行鄭向郭稹趙賀

高覽袁抗徐起張宣齊卿鄭駁

論曰歷觀數子風跡雖不同其為政愛民謹已利
物有古道焉若古浚渰河親龍採金抗論互市起
賑窮戢暴驥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
中庸而齊卿兄弟棄親以徇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王臻魚周詢賈黯李京呂景初吳及范師道
李絢何中立沈遵

論曰慶曆以來任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
者臻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

之論關臣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
美才致位通顯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張昱之魏璠滕宗諒李防趙湘唐肅張述黃

震胡順之陳貫范祥田京

論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於國事
則噤喑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張述者
其亦忠且果矣黃震指李溥忤權臣胡順之繫強
宗爲衆人所不敢爲陳貫論兵事范祥畫邊計皆
一時雋士妖盜竊發京出孤力保城南置妻孥之
憂先登示賊其勇蓋可壯也

宋史論贊卷之五

五

周渭梁鼎范正辭劉師道王濟方偕曹穎叔

劉元瑜楊步趙及劉浞王彬仲簡

論曰士抱一藝者思奮勵以功名自效況其設施
見於政事者乎方偕曹穎叔楊步趙及王彬之流
皆文吏能推恩行利刻煩去蠹其治不下古人劉
元瑜劉浞輩亦不減此數人然而元瑜議詆余靖
浞文致尹洙公議所不與也仲簡小才所謂干簪
之器也何足道哉

楊億鼎趙劉筠薛映

論曰自唐末詞氣浸弊迄于五季甚矣先民有言

政厖土裂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振宋一海內文
治日起楊億首以辭章擅天下爲時所宗蓋其清
忠鯁亮之氣未卒大施悉發於言宜乎雄偉而浩
博也劉筠後出能與齊名氣象似爾至於文體之
今古時習使然違暇議是狀晁迥寬易與物無忤
父子先後典書命稱爲名臣薛映學藝吏術俱優
而挾忿以快人之私君子病之

謝泌孫何朱台符戚綸張去華樂黃目柴成
務

宋史論贊卷之五

五

論曰必述唐漢之治必持陳商周之鑒歷布腹心
奏議反覆論當世事盡言無隱何建五議論懷十
事皆切於輔治何勤接士類綸樂於薦士皆足以
儀表當世者也去華頗尚氣節而能作成後進黃
目屬辭淹緩而著述浩瀚成務寡清白之操而專
對不辱俱有足稱者焉

喬惟岳張雍道儼魏廷式盧琰宋搏凌策楊
覃陳世卿李若拙陳知微

論曰惟岳明習吏事才足以治劇而能曲全法掾
其仁恕藹然雍雖素稱剛吝而勤恪清幹觀其得
守亦可見矣儼務進遺實廷式儼忌刻自不容

於清議若珍搏經制漕運有方策之處事精詳治
述昭著單之律身廉潔兼勤吏事世卿之安遠若
拙之專對皆為時論所許繹以謹忍克世其家知
微敦實有材幹不辱其職亦可尚也至若王陟以
謹幹稱而取士以謗致汗惜哉

上官正廬斌周審王裴濟李繼宣張旦張煦
張佖

論曰自古盛德之世未嘗無邊圉之患要在得果
毅之臣以扞禦之昔人有言誰能去兵漢祖亦云
安得猛士蓋為此也李順叛蜀攻陷郡邑正扞禦

宋史論贊卷之五

十七

門斌守梓潼其績最多契丹入寇審王繼宣拔陷
將於重圍之中固其餘勇佖煦宣方西南勤幹威
惠亦皆可取濟旦以孤城扞強寇援絕戰死一代
死事之表表者其可泯諸

王延德常延信程德玄王延德魏震張質楊
允恭秦義謝德權閻日新靳懷德

論曰世乏全材則各錄其所長而用焉亦皆可以
集事功允恭有心計好言事是時摘山煮海方冊
之漕規制未備故因其建白而從之利甚博焉義
亦精心敏職士大夫許其醞藉德權清廉強愷慤

名好威然其斥謝必以大臣非可受辱識堂陛之
分長者之言哉延德而下進會進陟迭居事任其
指使治迹各有可取者焉

李迥王曾張知白杜衍

論曰李迥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
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
專制之患迥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
覷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各古人所謂社
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斬惜名器
裁抑僥倖凜然有大臣之槩焉宋之賢相莫盛於

宋史論贊卷之五

十八

真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皆得專美哉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呂夷簡張士遜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
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
力焉士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依違曹利用以
取譏方夷簡在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
其為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
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
舉咎莫大焉雖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
之盛則未之有也

韓琦曾公亮陳升之吳充王珪

論曰公亮靜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升之自爲官即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琦專任薦王安石以間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爲異同以避清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行何望其能正揀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喁喁思有所休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鞅以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勢何所重而陰忌正人以濟其忠失之謀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宋史論贊卷之五

十九

富弼文彥博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文之福推其有餘足比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之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以老儉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倍然哉

范仲淹純仁

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爲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揀蔡確一事所謂謀國其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宋史論贊卷之五

二十

韓億韓絳韓維韓絳

論曰王偁曰昔袁安未嘗以賊罪鞠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單平後昆韓億不悅擔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終適於同維適於正絳適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包拯吳奎趙抃唐介

論曰拯爲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而不尚

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
君子人也并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介敢
言聲動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難以
唐文皇猶弗終於魏徵觀四臣面諍鯁吭逆心或
不能堪而仁宗容之無弗誠盛德之主哉屹世孝
淑問難進義問強敏恕尚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

邵允馮京錢惟演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
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
科名焉邵允知太常裁損張貴妃卹典賴王授室

宋史卷之五

廿一

公主下嫁請用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郡必亦
習禮者也預修唐書而能力辭以爲史出衆手非
古人撰述之體豈非名言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
稱當時然急於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
世制科易明逸皆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亦以輕
儻明逸以傾險並爲時論所憾云

張方平王拱辰張昇趙鼎胡宿

論曰張昇清忠諒直趙鼎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
人之輿攷其並朝大節皆磊落爲良執政宗愈仍
居右轄而學術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邊將材其

守河湟之議蓋以趣種朴於死斲合上意以解其
責爾若胡氏之世大也殆脫萬人于水死而陰德
之所致興

歐陽修劉敞曾鞏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爲考功仁宗賜
夏竦謚上疏爭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
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爲袁盎所笑此
豈事君爲容悅者哉敞雖疎雋文埒於敞奉世克
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
而不煩簡輿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鞏

宋史卷之五

廿二

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
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蔡襄呂洙王素余靖彭思永張存

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
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
納二女子爲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爲不可用蓋仁
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
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更不敢欺靖用
兵鑿微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
頗厭煩劇再爲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

之在民者深矣哉若呂泰論陳執中則不欲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士能識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修之剛蔣之奇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憾之劉平之死衆莫敢言張存獨奏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鄭獬陳襄錢公輔孫洙豐稷呂誨劉述劉琦

錢顗鄭俠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顗窮厄至死皆亢然無悔身雖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

宋史論贊卷之五

三

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呂惠卿鄧綰之罪可勝誅哉

何劭吳中復陳薦王獵孫思恭周孟陽齊恢

楊繪劉庠朱京

論曰何劭吳中復皆良御史也劭出夏竦阻王守忠姦人庶幾少戢矣中復耻識面臺官其所守可見矣薦之論李定思恭之右歐陽脩繪請惜老成庠不附新法數子所見何其同也獵爲令而興孔子廟孟陽以教授而參決大計此其卓然者乎恢臨政簡約無可議者京持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

惜之

蔚昭敏高化周美關守恭孟元劉謙趙振張忠范恪馬懷德安俊向寶

論曰蔚昭敏高化周美蓋皆有功於遼鄙者化在蜀州取軍中積材以塞水患又能平反冤獄脫人於死蓋武人之知民事者美敗夏人焚族部城堡若未嘗擇便利而所向輒勝所得祿賜悉分與麾下士亦樂爲之用推古良將何以加此關守忠慕郭進爲人而慷慨自效起徒步至刺史其志亦豈小哉孟元劉謙馬懷德范恪皆經略西鄙數戰有

宋史論贊卷之五

高

功其初起自卒伍而能練習民事招輯散亡不獨一武夫而已趙振挽強命中精曉兵機塞門之敗振擁兵不救何獨暗於此邪子珣年少習書史閱武技用兵以來人以爲無如珣者龍竿一戰西人奔走不暇從容而拔劉滄於死英風義烈何可少哉葛懷敏以不用珣計而取敗珣亦力戰而沒惜哉安俊向寶無多戰功夏人皆識其名而畏之張忠區區較之諸人未可同日語也

石普張孜許懷德李允則張允劉文質趙鑑論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庸然揣摩時政終以

罪廢張汝雖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以懷不任事數遭貶斥其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軍且脫人於死仕雖樞密聲名俱重重矣渙以小官能抗疏母后輯暴弭姦則其餘事也澆水洛之戰從容退師澆之才略其最優者歟趙鉉有更能出米塞下以振契丹亦仁人之用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設法方略不動聲氣契丹至以長者稱之張亢起儒生曉韜略琉璃堡免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區區書生功名如此何其壯哉奎以治跡著稱其視亢益所謂難為兄難為弟者歟

劉平任福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眾寇邊王師大衄者三夫豈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不戰以死噫趙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士者哉

景泰王信蔣偕張忠郭思張岳張岳平史方

廬鑑李渭王果郭諮田敏侍其曙康德輿張

昭遠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略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解者曙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

之料敵王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辨茲其長也田敏屢有戰功而貪墨敗度卒容於時李渭治無遠略一失機會關中兵禍數年不解德與閉門以棄其民昭遠計權場所入焉知聖人懷柔之意哉

王安石王安禮王安國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議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當而已矣安禮為政有足稱者安國早卒故不見其用云

李清臣安燾張璪蒲宗孟黃履蔡珣王韶薛向章案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秉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平夏夏而蔡挺王韶章革起諸生委褒衣樹勳戎馬間世非無材顧上所趣尚磨厲奚如耳觀挺之治兵部之策敵案之制勝亦一時良將蔣向雖無三子勞而董漕邊餽不乏仰給持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善也若厚之降隴授賸征取湟鄯廓州功足繼韶而嗣昌造蒙北代通停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還道家所戒卒之案以左道殺縱以鑄錢陷此非其驗也與

常秩鄧綽李定舒亶蹇周輔徐鐸王廣淵王

陶王子韶何正臣陳繹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邸固已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為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烏足道哉王陶始為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譏切時政及為中丞則承望風旨攻琦如仇雖欲自取重位其忘姜愚布衣之義又不足責矣王子韶之陷祖無擇何正臣之論蘇軾皆小人之盜名陳繹希合用事固無足道然於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閨門不肅廉恥並喪雖明曉吏事何足取焉

任顯李參郭申錫傳求張景憲實下張瓌孫

宋史論事卷之五

瑜許導盧士宗錢象先韓琦杜純杜常謝麟

王宗望王吉甫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令故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舉能其官遵憲政及民而緩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士宗象先皆執經勸講其為刑官論法平恕宜哉琦吏事絕人民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絃議獄必傳經誼風義訪然常坐護危婦麟定徭僚宗望弭萬州之變皆靖至難之事於談笑間吉甫一於用法而廉介不回有足稱云

孫長卿周沆李中師羅拯馬仲甫王居卿孫

構張訢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辨稱雖均為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為國興利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說遂拓溫夷被進用雖有他善而不能追清議至於沆決河議緩遠民折卿使歷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沈遵沆括李大臨呂夏卿祖無擇

論曰沈遵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諸謀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

宋史論事卷之五

文

且故能然也李大臨官居纖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脩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絀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即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程師孟張問陳舜俞苗時中韓暨蔡建中張頡盧革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令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問守遠郡尚能懇懇為民有言舜俞

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弊徒類非畏威懷祿者能之師益活饑羸興水利適茲誅惡所歷可稱建使契丹正主席禮毅然不少屈時中止林廣縱兵追擊深達兵家之變贊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尤有直臣之風建中雅量卻敵辭嚴氣正尤為奇偉諱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其天性然革始終廉退秉不免於阿徇時好行鹽法以虐民父子之習相遠哉

滕元發李師中陸說趙鼎孫路游師雄穆衍論曰自熙寧至於紹聖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

宋史論贊卷之五

九

乍叛其地或予或奪廟堂之上論靡有定相為短長元發師中輩七人一時謀謨益可考也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盡足動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說竟弗之悟師中豫識安石於鄴令以為目肖王敦將亂天下蓋又先於呂誨矣說能鎮撫西夏又能靖交趾之難誠有禦邊之才其子師閔為時寵利無足取者趙鼎征於西陲之勝取敗南裔後獲魁名庶足自贖朝臣議棄河湟孫路以一言止之使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及取青唐下邈川可驗其能然右王愍而困王瞻非大將之器也游師雄

之禽鬼章後洮州以致諸國入貢校之諸將其功獨為雋偉行爲政得民心既去而亂兵不忍驚其母德之足以感人有是如夫

揚佐李允沈立張揆張蕙俞允劉瑾問詢葛宮

論曰佐立擅水衡之政為時所稱允居官論諫無所求褫先克承之揆之孝肅之智瑾之苛嚴詢之辭令皆著一時自致顯官前充制軍禁暴足為能臣而希時相之意倡請西征使其不死邊陲之禍其可既乎葛氏自宮以下簪纓相繼盛哉

宋史論贊卷之五

三

張田榮譚李載姚煥朱景李琮朱壽隆盧士宏單煦楊仲元余良肱潘夙

論曰士之官斯世有一善可稱致生民咸被其澤於無窮者故州郡之寄為尤重張田免禁兵毒於瘴癘士宏考主田出於實輸朱景父子譚載煦煥士宏壽隆輩皆有德在民仲元不以私怒加人良肱明於折獄夙以將家子而能留心邊務用當其材舉能其官若琮也雖長於吏治而所至括克君子奚取焉

徐禧高永能沈起劉夔

論曰兵凶器也雖聖人猶曰未學輕敵寡謀鮮有不自焚者水樂之臨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由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禍永能之死宜矣起執議益堅妄意輕舉雖貶官莫贖其責齊不能行所學而規規然蹈前車之轍以濟其過烏得無罪

熊本蕭注陶弼林廣

論曰宋太宗既厭兵一意安邊息民海內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澤涵煦生民然仁文有餘義武不足蓋是時中國之人不見兵革之日久矣於是契

宋史論卷之五

三

丹西夏起為邊患乃不吝縑帛以成和好神宗撫承平之運銳焉有為積財練兵志在刷耻故一時林智之士各得其所長以興立事功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實然本注起身科第弱能詩好士廣學通左氏春秋昔孫權勸呂蒙學文武豈二致哉本上書以媚時相廣之征蠻發塚殺降君子疵之

种世衡

論曰宋懲五季藩鎮之弊稍用逢掖治邊隨鎮介自然兵勢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危難之際豈不仆哉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

撫循士卒威動羗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徽宗任宦堅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傳卒基南北之禍金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遲西師之至而擊之長驅上黨師中欲出其背以掄之可謂至計矣李綱許翰顧以為怯緩逼挑動先機會遂至大軋而國隨以敗惜哉

司馬光呂公著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夷簡多智數公著則一切特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

宋史論卷之五

三

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司馬光疾甚諄諄焉以國事為託當時廷臣莫公若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殆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范鎮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八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巍然如山唯

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而皆然未
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禄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
修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
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
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足過云

蘇軾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
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
其師師惟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
顧祔當世賢者之意焉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

宋史論贊卷之五

三

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
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
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
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
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
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制策退
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尤愛其
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
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
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

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
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
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蘇轍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
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扼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
後非王廣兼傳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素有
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
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閑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
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崔役

宋史論贊卷之五

三

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
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
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
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
除於其間哉

呂大防劉摯蘇頌

論曰大防甫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三人者皆相於
母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其功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
爲萬世矜式摯正邪之辨甚嚴終以正道愷於群

小遂與大防之死於貶士論寃之頌獨歸然高年未嘗為姦邪所汙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事犯顏辨其情罪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仲宣於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賊抵死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為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王存孫固趙瞻傳堯俞

論曰存固瞻堯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所誘餌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其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為已甚將啓朋黨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亦難矣哉

梁燾王巖叟鄭雍孫永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巖叟盡忠事上凡有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衆弟以斬州之舉於是為過故他日紹聖復以藉口使元祐衆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而為宣政之姦臣國日危矣鄭雍易其所守肆擊劉摯被及者三十人欲結章惇以取容然而終亦不

免小人反覆奪務自全竟何益哉孫永之為人庶得其中焉

元絳許將鄧潤甫林希蔣之奇陸佃吳居厚溫益

論曰王安石為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守而從之比比皆然元絳所蒞咸有異政亦諂事之陋矣許將嘗力止發司馬光墓此為可稱而言者謂其仕於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幡然改圖初無定論鄧潤甫初掌筴記盛有文名而首贊紹述之謀又表章蔡確定策之功雖有他長無

足觀矣林希草制務醜詆正人自知墮壞名節擲筆而悔之何晚也弟旦反其所為糾劾巨姦善惡豈相掩哉蔣之奇始慈通滌議晚撫飛語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魁傑者也美居厚奉行新法剝下媚上溫益阿附二蔡物議不容陸佃雖受經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賢於衆人焉

孫覺李常孔文仲李周鮮于侁顧臨李之純王觀馬默

論曰詩云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為相可

謂致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諍新法寧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徵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聰安石既斥其人又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敗事與呂誨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為御史至於臺言而不諱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為不負知己矣李周之耿介顧臨之用兵李之純王觀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宋史論蔡京

三

論曰劉安世後文彥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復曲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毋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疏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呂陶張廷堅龔夬孫諤陳軒江公望陳祐常安民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卿之使嶺南大有功

於元祐諸臣師錫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其言不行於當時而徒有驗於其後汝礪辨抹蔡確以直報怨陶言權茶為西南害毅然觸蒲李之鋒庭堅論紹復未足以盡孝道諤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乃薦可用者二十有二人號稱鯁直裨益尤多軒力陳青苗貽害願以清淨為治祐擊林希且論博京卞輩斥死弗悔公望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鉤斬祛之際而終不能移姦邪先入之言大擊逐章惇蔡京蔡卞于外亦足少泄四海臣民之憤然京卞既仆即起已去復來至於玷

宋史論蔡京

三

危不悟也庸暗之主可與言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焉懼不足以勝小人不幸而群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動因事而斥去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由來遠矣小人之得政可畏夫

孫藝吳時李昭玘吳師禮王漢之黃庶朱服張舜民盛陶章衡顏復孫升韓川龔夬臣鄭穆席旦喬執中

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顏復鄭穆醇然儒者宜居師表龔夬臣喬執中始終不渝厥守豈易得哉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為國啓累

孫升以蘇軾比王安石爲人韓川祇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旦以蔡王見疑因而擠之然瑕不掩瑜它蓋亦有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傳梈沈疇徐勣張汝明黃葆光石公弼毛注

洪彥升鍾傳陶節夫毛漸王祖道張莊趙適論曰夏人時蹈窳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撓之用兵塗邊人肝腦于地以倖已成功不亦慎乎諸驥溪峒茅瘡非人域鳩虵與居况無敢闖吾圍京適使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爲功舉中國重背棄

宋史論贊卷五

五九

諸不毛而文飾姦慝鋪張表智徽宗亦僂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之耗內介外馴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郝質賈逵竇舜卿劉昌祚廬政燕達姚兕楊燧劉舜卿宋守約

論曰自郝質至宋守約皆恂直忠篤爲一時名將遭世水平遼疆少懿擁節旌立殿陛高爵重祿以壽考終宜也姚氏世用武奮兕與弟麟並有威名

關中號二姚兕之子雄亦以戰功至節度使而古竟以敗貶其才否可見已

苗授王君萬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能王光祖李浩和斌劉仲武曲珍劉閏郭成賈崑張整張蘊王恩楊應詢趙隆

論曰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故高祖以馬上得天而下而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歎然所貴爲將領者非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爲主智以爲本勇以爲用及其成功雖有大小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苗授策錢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末清

宋史論贊卷五

五九

不以地與敵文郁撫納香唯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義光祖應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之善戰崑恩之善射閏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贖校誦喜功國有常罰父子譴死亦宜也詵首取燕終變其說既黜旋復爲失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已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釁平賞蘊甘分而辭榮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能也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康國朱諤劉達林樞管師仁侯蒙

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日蓄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不趨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達林樞者皆是也康國達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爲京黨所擊樞奉京姦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去斯可尚已侯蒙建治五路將帥力爲申理十八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傳之言

宋史論贊卷之五

四十一

唐恪李邦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王襄趙野曹輔耿南仲

論曰三代之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爾漢唐末世朋黨相確小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浸微浸滅未有絕用小人至於主辱國擠如宋中葉之烈也燕京以紹述爲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籍下錮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章疏京柄權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烏啄也庸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附京者比

京緒輔者右輔援歷省臺迭相指嗾微功挑患汴洛既震則恒縮無策苟生句和彼邦彥安中深敏輩設國之罪當正其僂而欽高二君徒從竄典信失刑矣恪既預推戴署狀乃死無足贖者輔以小臣廁上面譙大臣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何臬係傳陳過廷張叔夜聃昌張闕張近鄭

僅宇文昌齡許幾程之邵龔原崔公度蒲肖

論曰傳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韞觀二張之理邵鄭僅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便遊羅革馬政許幾

宋史論贊卷之五

四十二

程之邵之經制財運蒲肖之議稅權皆有可稱道若關之固籠於花石而龔原崔公度主王氏學以諸事安石則縉紳所不齒也

沈銖路昌衡謝文璣陸蘊黃寔姚祐樓弁沈

積中李伯宗汪漸何常葉祖洽時彥霍端友

俞臬蔡凝

論曰自太宗歲設大科致多上居首選者職取華要有不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爲時名臣治平更二歲之制繼以王安石改新法士習始變哲徽紹述尚王氏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

合時相意權第一自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熙寧而後訖於宣和首選十八人唯何果馬消與此五人有傳然時彥端友龔龔祖洽俞果蔡疑儉邪小人繇王氏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潰爛熳并邦家而覆之如是其慘焉此孟子所以必辨邪說正人心也

賈易董敦逸上官均來之邵葉溝楊畏崔台符楊汲呂嘉問李南公董必虞策郭知章

論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呂惠卿出而與之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變而為蔡確

宋史論蔡確章

章惇曾布又變而為蔡京蔡卞下有甚之而天下亡矣乘時起而附之者甚衆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問以均輸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悅李南公以反覆詭隨虞策以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好且發實錄之誣觀諸人所學與其從政已多可尚何樂而為此惡哉不過視一時君相之好尚將以取富貴而已設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無紹述之禍雖安石輩亦將有所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况此諸人乎世道汚隆十有升降係於人主一念慮之趣向可不戒哉可

不懼哉

劉拯錢遜許敦仁吳執中吳材劉曷朱喬年強淵明蔡居厚劉嗣明蔣靜賢偉節崔鵬張根任諒周常

論曰徽宗荒于治嬖倖寒朝柄移權姦不鳴者進習為暖熟鷄根諒常氣節侃侃指切時敝能盡言不諱卒不勝讒舌根常死外鷄諒甫用而病奪之可悲也已金兵既舉郭藥師已叛朝廷猶弗知矧能先見禍幾哉毋或乎狂諒之言也

何灌李熙靖王雲譚世勣梅執禮程振劉延

宋史論蔡確章

慶

論曰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忽都人塗炭拒疆敵無厭之欲親逢其凶熙靖世勣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食以終灌延慶戰敗而沒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未欲絕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李綱

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

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
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君相位僅七十日其
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
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
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
怒呵猶嗷嗷焉挽其袞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
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
孔明之用心歟

宗澤趙鼎

宋史論贊卷之五

聖主

論曰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
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爲者二者之設施不同
其爲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
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眾若響之赴聲是由
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
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往
直前無或阻撓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特
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而忌功使澤不得信
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悲哉及趙鼎爲相則南北之
勢戾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
力以俟時否則從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爲國專以

固本爲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回讎可復此鼎之心
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
君子所尤痛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
澤之易質也猶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
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何二臣之愛君憂國雖
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若是而高宗惑於憐
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善而不能用于載而下
忠臣義士猶爲之撫卷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張浚

宋史論贊卷之五

聖主

論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
石心一衆志懷凶道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
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逃張邦昌
之議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有非倫儒之所敢望
及其懷卻敵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嚮如
志遠人同其用舍爲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爲安危
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群言沸騰屢奮屢躓而
辭氣慨然嘗曰上如欲復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
以老病辭其言如是則其愛君憂國之心爲何如
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
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

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試之茲所以爲不及歟至於富平之潰師准而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能逆睹也

朱勝非呂頤浩范宗尹范致虛呂好問

論曰朱勝非呂頤浩處苗劉之變或異用其智或震奮其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鼎當世之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冰炭然其中之所存果何如哉范宗尹忍於汙張邦昌之僞命而誣李綱以震主之威何其繆於是非也范致虛佞附權臣大誼已失其總動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于敗宜哉若呂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斥已就事以覩興復亦若勝非之處苗劉其心有足亮云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慤張所陳禾蔣猷

論曰夫拯溺拯焚之際必以任人爲急靖康建炎之禍變亦其於焚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耻卒不能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議論劉切張慤之善理財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雋也是數臣者使其言聽計從不爲護邪所

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亂安危雖非人力所爲君子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蔣猷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後乃加褒謚云

韓世忠

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略忠義如韓世忠而爲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術渡江

惟世忠與之對陣以間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

姦桀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岳飛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

魏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
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
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
則金繯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
劉宗穩檀道濟道濟下獄嘆曰自壞汝萬里長
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
冤哉

劉鈞吳玠吳玠

論曰劉鈞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
國雖韓信泚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業不足

宋史論贊卷之五

聖九

雅量有餘豈其然乎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
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挺累從
征討功效甚矣有父風焉然玠晚頗荒淫璘多喪
敗豈徂于常勝驕心侈歟抑三世爲將釀成逆曦
之變援其宗祀蓋有由焉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論曰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
志役中原中罹讒構屢遭廢黜傷哉楊存中出入
淮甸無大勝有興兵最久貴寵獨隆然頗能知幾
不沾禍敗其亦有天幸者歟郭浩楊政克左右玠

璘兄弟保全川蜀數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
奈何撓於和議頻失事機人心沮喪不得如吉甫
方叔受社稷族以成中興之業惜哉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楊再興牛勗胡閔休

論曰王德素有威畧蚤隸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
從張俊竟以功名顯其知所擇哉王彥棄家赴國
累破堅敵威震河朔晚奪兵柄使之治郡用違其
材惜矣魏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
之衆抗金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
哉然見忌于諸將無援而戰死亦可惜矣張憲等

宋史論贊卷之五

李

五人皆岳飛部將爲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
以戰沒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證飛獄冤死悲夫

張俊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論曰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爲之冠然
夷考其行事則有不然者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
平苗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既不能守越又棄四明
負亦不少矧其附檜主和謀殺岳飛保全富貴取
媚人主其負戾又如何哉光世自持宿將選沮却
武不用上命師律不嚴卒致鄜瑗之叛迎金檜意
首納軍權雖得善終膺下君子不貴也二八方之

韓岳益遠矣然子蓋宗顏號俊子弟著海之功泗上之捷亦足稱焉王淵以總卒扈從有勞遂至驕盈失將士心自取覆敗况結托康展與光世一轍烏足道哉解元始由韓世忠進其攻城野戰未嘗欺矜有可稱者不幸早世惜哉曲端剛愎自用輕視其上勞效未著動違節制張浚殺之雖冤蓋亦自取焉爾

王友直李寶成閔趙密劉子羽呂祉胡世將
鄭剛中

論曰自紹興和議成材武善謀之士無所用其力若王友直之矯制起兵李寶之三功膠西成閔趙密皆足以斬將奪旗劉子羽轉戰屢勝呂祉不從劉豫胡世將鄭剛中威震巴蜀皆中道以歿是以知宋不克興復也

白時中徐處仁馮辯王倫宇文虛中湯思退
論曰以白時中之驍俊徐處仁之姦細馮辯之邪枉湯思退之巧詐而排楊時誤李剛異張浚其誠趣可見矣雖有小善何足笑哉王倫雖以無行應使往來虎口屢被拘留及金人脅之以官竟不見迫而死悲夫較之虛中即受其命為之定官制

草赦文享富貴者大有間矣卒以輕肆譏誣覆其家族真不知義命者哉雖云冤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讓之言益可愧哉

朱倬王綸尹穡王之望徐俯沈與求翟汝文
王庶辛炳

論曰秦檜晚薦士以收人望然一時知名之士亦豈盡可籠絡者哉朱倬論事輒不合王綸代言辭合體要若尹穡王之望人品雖不同其附和議則一爾徐俯未與趙鼎爭辨沮抑岳飛與沈與求止和親之議翟汝文善料事而檜以為異已王庶論都荊州當時諸臣之慮危且不及此考夫祈寬之事庶蓋忠義人也辛炳雅志清脩又豈多見也歟
朱弁鄭望之張邵洪皓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祖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忤秦檜譴死悲夫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公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張九成胡銓廖剛李迨趙開

論曰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天計固無以議爲也張九成之策胡銓之疏忠義凜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阿時好者哉李迨趙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歟

鄧肅李邴滕康張守富直柔馮康國

論曰鄧肅李邴滕康當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知無不言張守論事明遠富直柔阨於秦檜呂順浩馮康國說折二凶皆有用之才也

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

中

中

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順浩秦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志宋之不能圖復中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厲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爲求嘅矣

向子諲陳規李陵盧知原陳楠李瑒李朴王庠王衣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終其節陳規以文儒

之臣有聲鎮守可謂拔乎流俗者焉李陵言事不諱二盧兄弟並用以材見稱陳楠守禮知變李瑒爲政有惠咸足紀焉李朴不誅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職也歟

衛膚敏劉珏胡舜陟沈晦劉一止胡文修蔡崇禮

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衛膚敏以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矧一止寧止兄弟之

忠清交修崇禮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章誼韓肖胄陳公輔張鼎胡松年曹勛李植

韓公裔

論曰章誼有塞謗之節肖胄席父祖之蔭二人多所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剛之隙是矣然既辨安石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邪張鼎斥蔡京之禍薦楊時之賢其趣操正矣况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爲功乎松年鄒泰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勛崎嶇兵間稍著勞効然金人入

侵之計已決猶曰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幾之不蚤邪若李積韓公裔蚤著思蓋為天子故人能與黃潛善秦檜為異閉門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何鑄王次翁范同楊意樓如龍如淵薛新羅汝楫蕭振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以褻當世而次翁尤為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為可尚然又為之使

宋史論秦檜

王圭

金而通問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范如圭吳表臣王居正晏敦復黃龜年程瑀

張闡洪擬趙達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表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識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權勢大畧相似若夫居正辨王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力排秦京之黨尤為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過洪擬亦實端亮趙達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為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

之後凋信哉

張嘉黃中孫道夫曾幾勾濤李彌遜

論曰宋既南渡日以徽宗梓宮及章后為念秦檜主和甘心屈已張際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天豈忘宗社之讎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於蜀也黃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君道夫受知張浚憂國而不為身謀曾幾精學潔行風節凜凜陳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勾濤直節正論不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會開同沮和議廢繼以沒無怨懟心所謂臨

宋史論黃中

王六

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膺

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公道以為之佐泊居中書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善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焦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為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肥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其係乎此及其罷相錡蜀父命與復社期而

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群邪無負言責治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案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為首稱焉

陳康伯梁克家汪澈葉義問蔣芾葉顥葉衡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時明斷梁克家才優識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懇薦達人才葉義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顥清儉正直而衡才智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葛邲錢端禮魏杞周葵施師點蕭燧龔茂良

宋高宗皇帝

辛巳

論曰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已也則以不欺為本錢端禮以威屬為相周葵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國體施師點之站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劉琪王蘭黃祖舜王大寶金安節王剛中李

彥穎范成大

論曰劉琪忠義世家迨屬續以未雪讐耻為深恨王蘭犯顏忠諫剛腸嫉惡方趙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絕跡大寶獨從之游建斥權姦了無顧忌安

節距秦檜排淵觀堅如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其心當金兵犯大散關剛中單騎星馳夜起吳璘一戰却敵成大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風烈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者歟若祖舜秦檜楊愿恩饒秦燾秩誅檜惡於既死彥穎論事激烈披露忠藎直氣亦可尚已

黃洽汪應辰王十朋吳芾陳良翰杜莘老

論曰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吳芾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姦倖直言無

宋高宗皇帝

辛巳

隱甘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足其用焉

周執羔王希呂陳良祐李浩陳橐胡沂唐文

若李燾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啓沃以口舌相高為戒希呂剛直慷慨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沅使懼開鑿端忤旨寬斥而甘心焉李浩獨不造秦燾陳橐以呈身為耻文若譏休兵胡沂斥閹宦其清風若節始終弗渝高孝之世李燾耻讀王氏書檢拾禮文殘缺之餘繁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

才然所授拾或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
尤袁謝諤頗師魯袁樞李椿劉儀鳳張孝祥
論曰尤袁學本程頤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
與人主爭是非不亢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
諤顏師表及樞臨民則以治辨聞立朝則格沃忠
諫各舉迺職爲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槩著
於行事張孝祥蚤負才略在政揚聲迨其兩持和
議君子每歎息焉

李衡王自中家應張綱張大經蔡光莫濂周
宗劉革沈作賓

論曰李衡進退雍容幾於開道王自中家應青蓮
危言權折弗悔咸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
臺諫崇寧大觀而後姦佞擅權爵賞冒濫馴至覆
亡高孝重繩糾封駁之司張綱抑人應恩大經効
韓侯斥董璉人人振揚風采正氣稍伸矣時則有
若沈濂章作賓班班有善同傳亦宜

周必大留正胡晉臣

論曰謀大事決大議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
大留正一時俱以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
善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爲有立

乎哉若胡晉臣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趙汝愚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
鮮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爲
宰輔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
風雨之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衷則所謂
金縢之書固無因而開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
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
而綿八百載之不作者寔係于茲不然周其殆哉
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與戚
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
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
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
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
不幾時卒爲韓侂胄所構一片而遂不復返天下
聞而冤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
之陵夷馴至于不可爲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
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
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彭龜年黃裳羅點黃度林太中陳騭黃輔序

體仁

論曰彭龜年黃裳羅點以言官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移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騷論事頗切時病瘖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騷嘗譏議呂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為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德秀為師友即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胡紘何澹林栗高文虎陳自強鄭丙京鏜謝深甫許及之梁汝嘉

不父史論卷之五

五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胡紘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生繼母之服士論紛紜而後去不可以為存彼於其大者且忍為之則其協比權姦誣構善類亦何憚而不為乎謝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為者然慶元之初韓侂胄設偽學之禁罔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况於一劾陳傳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掩者乎陳自強鄭丙許及之輩狐媚為合以竊貴寵斯亦不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才

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洽京鏜之仗義秉禮志信於敵國抑豈無足稱者然栗以私忿詆名儒不為清議所與而文虎草偽學之詔以是為非以正為邪變亂白黑以欺當世其人可知也鏜暮年得政朋姦取容既愧其初服矣况偽學之目識者以為鏜實發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為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史浩王淮趙確權邦彥程松陳謙張巖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為偽學之禁毒痛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

不父史論卷之五

五

兵而舊史謂二人沮抑張栻何哉邦彥守城力戰惜乎助呂頤浩攻李剛君子少之程松陳謙張巖誣諛之徒何足算哉

徐誼吳獵項安世薛叔似劉甲楊輔劉光祖

論曰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吳獵之以學為政頃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更定舊史公論其少仲卿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之劉甲楊輔劄乎有用之才劉光祖盛名與涪州學記並傳寄安世之人何憚而不為君子也

余端禮李壁丘密倪思宇文紹節李繁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為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壁丘密皆諫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壁獨當筆焉何其所見後先舛迕哉附會之罪壁固無以逭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劇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繁有可尚焉李繁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鄭致仇念高公妻寅亮宋汝為

宋史李繁李壁

李壁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致王庭秀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題哉仇念愷悌君子遺澤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焉寅亮請立太祖後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為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迕秦檜一則誣以罪誅一則逃遁以死於平悌矣

王信汪大猷袁燮吳柔勝游仲鴻李祥王介

宋德之楊大全

論曰王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

學有所本吳柔勝游仲鴻名在偽學觀李祥訟趙汝愚公論藉是以立王介楊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歟

辛棄疾何異劉宰劉燾柴中行李孟傳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大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重華宮柴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偽學劉燾表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孟傳所立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所謂鴻飛冥冥者耶

宋史李繁李壁

李南

陳敏張詔畢再遇安丙楊巨源李好義

論曰陳敏善守界再遇善戰張詔出使不辱國為將得上心趙汝愚薦為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職也職之畔向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焉然丙卒以是殺巨源何其媚疾而殘賊也李好義失於周防竟為王喜所圖宋知喜為曠黨既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為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阨乎

趙方賈涉扈再興孟宗政張威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

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尊祖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為名將亦方之能挺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為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汪君海張運柳約李舜臣孫逢吉章穎商飛
御劉穎徐邦憲

論曰汪君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父故讀其履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愛在民孫逢吉章穎辦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偽君子哉商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為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李宗勉袁甫劉徹王居安

論曰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袁甫學有本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劉徹分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群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崔與之洪咨夔許奕陳居仁劉漢弼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為是也希禹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杜範楊簡張處昌午

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沒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張處子諒易直呂午風采潔然皆有裨於世道者矣

吳昌裔汪綱陳宓王霆

論曰吳昌裔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諸事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所謂擇賢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宓以宰相子論諫之直于今有光王霆通丘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此古人謀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也高定子高所得張忠恕唐麟

論曰觀高子在西階政業者聞矣斯得屢起而屢仆於權臣之手及其再起宋事已非張忠恕論濟邸事有父祖風焉唐璘者亦可謂古之遺直

婁機沈煥曹彥約范應鈴徐經孫

論曰嗚呼寧宗之爲君韓侂冑之爲相豈用兵之時乎故婁機力止之小學之廢久矣而機獨知致力於此沈煥舒璘學遠識明曹彥約可與建立事功范應鈴赫然政事如神明徐經孫清慎有守卒以爭公田迂賈似道去國君子稱之

湯璘蔣重珍牟子才朱貔孫歐陽守道

宋史論贊卷之五

本七

論曰湯璘立朝蹇諤蔣重珍自擢巍科既居盛名之下而能樹立於當世可爲難矣牟子才朱貔孫直聲著于中外歐陽守道廬陵之醇儒也

孟珙林杲王登楊揆張惟孝陳咸

論曰宋之辱於金久矣值我國家興師討罪聲震河朔乃遣孟珙帥師夾攻遂滅其國以雪百年之耻而珙說禮樂敦詩書誠寡與二杜杲王登楊揆張惟孝思以功名自見雖所立有小大皆奇才也陳咸不從逆職雖不能死然理財於喪亂之餘蜀賴以固守豈不賢於匹夫之自經溝瀆者哉

樓鑰李大性任希夷徐應龍莊夏王阮王質
陸游方信孺王柎

論曰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愧其先任希夷請謚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皆負其有爲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爲韓侂冑者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信孺年少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柎北歸請錄信孺之功長者哉

宋史論贊卷之五終

宋史論贊卷之六

元脫脫等修 明項篤

列傳

趙汝談趙汝謹趙希館趙彥呐趙善

權趙必愿

論曰宋之公族往往亦由科第顯用各能以術業自見汝談汝謹希館是已彥呐帥邊而墮功亦由廟算之短善湘父子克平大盜與權以長者稱必愿世濟其美可謂信厚之公子矣

史彌遠鄭清之史嵩之董槐葉夢鼎馬廷鸞

宋史論贊卷之六

論曰史彌遠廢親立疏諱聞直言鄭清之墮名於再相之日彌遠之罪既著故當時不樂嵩之之繼也因喪起復群起攻之然固將才也董槐毋得而議之矣葉夢鼎馬廷鸞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大

傅伯成葛洪曾三復黃疇若袁韶危稹程公

許羅必元王遂

論曰傅伯成晚與楊簡為時著龜葛洪守正不阿曾三復澹然無躁競之心黃疇若優於政治袁韶力請討李全蓋丞相史彌遠心腹也危稹以通問徐僑獲罪其人可知紹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焉

羅必元受學於稹者也程公許王遂議論疊見豈不偉哉

吳淵余玠汪立信向士璧胡穎冷應澂曹叔遠王萬馬光祖

論曰吳淵才具優長而嚴酷累之余玠意氣豪雄而志不充信實似道不用汪立信之策殆天奪其魄矣向士璧卒阨於似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胡穎好毀淫祀非其中之無懷不能爾也冷應澂安邊之才曹叔遠王萬皆正人端士馬光祖治建康逮今遺愛猶在民心可謂能臣已

宋史論贊卷之六

喬行簡范鍾潯似趙葵謝方叔

論曰喬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練范鍾潯似同在相位皆謹飭自將而意見不侔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葵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謂知子莫其父也然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蔡林館之士即其偏裨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好丹劑為人元壽坐是貶削有愧金錢多矣

吳潛程元鳳江萬里王燦章鑑陳宜中

論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長又命相寔多其人若吳潛之忠亮剛直財數人焉潛論事雖近於許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爲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尚爲買似道所基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爲似道籠終晚年微露鋒穎輒見擯斥士大夫不幸與權姦同朝自處難矣似道督視江上之師以國事付王倫章鑑陳宜中並取其平時素與已者煢宜中於其既出稍欲自異及聞其敗乘勢感之既而二人自爲矛盾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當國者交驩戮力猶懼不逮所爲若是何望其能匡濟乎似道誅倫死鑑遜宜中走海島宋亡

文天祥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云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

存之事既無成奉兩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押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論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宣繒薛極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鳴復鄒應龍余天錫許應龍林略徐榮叟別之傑劉伯正金淵李性傳陳韓

論曰宋自嘉定以來居相位者賢否不同故執政者各以其氣類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後世得以考其人焉宣繒薛極者史彌遠之腹心也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性傳劉伯正皆無所附麗李鳴復金淵者史嵩之之羽翼也鄒應龍無所考見許應龍治郡見稱循良林略所謂虛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徐榮叟父子兄弟皆爲名臣陳韓將帥才也優於別之傑多矣

王伯大鄭案應繒徐清叟李曾伯王桢蔡抗張礪馬天驥朱熠饒虎臣戴慶炯皮龍榮沈

炎

論曰王伯大立朝直諫鄭象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小人皆彈柱之吾不知其所說也應儼清慎沒世徐清叟風采凜乎班行之間李曾伯之治邊短于才者也王楚得名父師而其學問益光蔡抗號為君子史闕其事若張礪馬天驥饒虎臣未見卓然有可稱道者戴慶炯皮龍焚簪第未久而位至執政龍榮不附權臣為所擯斥而死猶為可取慶炯無所稱述焉朱熠在臺察如狂制遇人輒噬之云

宋史論贊卷之六

五

楊棟姚希得包恢常挺陳宗禮常林家鉉翁李庭芝

論曰楊棟學本伊洛而尼於權臣速誘召尤誰之過姚希得諒然君子包恢以嚴為治抑以表世之民非可以縱弛待之耶常挺陳宗禮咸通濟著聲望常林晚訟皇子竑事光明正大公義炳然家鉉翁義不二君足為臣軌李庭芝之死於國難其可憫哉

林勲劉才邵許忻應孟明曾三聘徐僑度正程秘牛大年陳仲微梁成大李知孝

論曰讀本政書然後知林勲之非地可謂密矣劉才邵能全名節於權姦之時許忻之論和議最為忠懇卒以是去國尤足悲夫應孟明曾三聘之不清韓侂胄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徐僑之清節度正之淳敏牛大年之庶正陳仲微之忠實然皆不至於大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秘之竊取富貴梁成大李知孝甘為史彌遠鷹犬還臭萬年者也

吳泳徐範李韶王邁史彌澄陳埴趙與憲李大同黃潛楊大異

宋史論贊卷之六

六

論曰正論之在天下未嘗亡也徐範之於韓侂胄吳泳李韶王邁之於史氏皆能無所回撓正色直言至於史彌鞏則彌遠之弟陳埴其甥也不以私親而廢天下之公論抑孟子所謂寡助之至者歟趙與憲楊歷最久甘為聚斂之臣李大同以鄉人喬行簡為相薦起之黃潛出仕以恤民尊賢為急可謂知本大異節義如此宜其善政之著稱于世也

陸持之徐鹿卿趙逢龍趙汝騰孫夢觀洪天錫黃師雍徐元杰孫子秀李伯王

論曰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卿
論議明達克施有政趙逢龍之清操汝騰之不撓
孫愛觀之平直洪天錫黃師雍徐元杰李伯玉皆
悉心直言不避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皆當時之
傑出云

劉應龍潘枋洪芹趙景緯馮去非徐霖徐宗
仁危昭德陳堽楊文仲謝枋得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潘
枋論皇子竝事坎墮以終洪芹訟吳潛偉哉趙景
緯醇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言于朝退
則講道于里徐宗仁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
其君者也危昭德經筵進對之言悉載諸故史陳
堽能以意氣感人楊文仲當拾遺之時猶能薦士
謝枋待欽崎以全臣節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宋史論贊卷之六終

宋史論贊卷之六終

宋史論贊卷之七

元脫脫等脩 明項雋壽輯

列傳

循吏傳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大祖之世牧守令錄躬
自召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
察郡守郡守察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
專督治之考課之方密矣吏犯賊遇赦不原防閑
之令嚴矣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修其職
業者寔多其人其間必有絕異之績然後別於賞
今或自州縣善最他日遂為名臣則撫字之長又
不足以盡其平生故始終三百餘年循吏載諸簡
策者十二人作循吏傳

道學傳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
教大臣自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序師弟子
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
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
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
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

世退而與其徒定從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
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
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
之于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
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
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
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
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
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後道之太
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

宋史論贊卷之七

三

及弟頤定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
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
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
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
藝之文與天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文離於漢
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
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
孟氏者歟其於此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
係也甚大道學繁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

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
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
晚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
熹相與傳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
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文苑傳

自古創業再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
規撫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
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
有好學之名作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

宋史論贊卷之七

三

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興學下之為人臣者自
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
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
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
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
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
作文苑傳

忠義傳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
范質王溥猶有餘憾況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

表衛驅足示意綱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
往往無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
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於是中外搢紳知
以名節相高廉耻相尚蓋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
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
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蓋非
一日之積也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
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
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
土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捐軀
殉節之死靡二則皆為忠義之上者也若勝負不
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為次矣
若蒼黃遇難實命亂兵雖疑傷勇終異苟免况於
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雖無成志有足尚者乎若
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遜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
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志在衛國違恤
厥躬及犬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義厥死惟
鈞以類附從定為等差作忠義傳

孝義傳

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為莫大於義先王興

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與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
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宗
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刳股割膽
咸見褒賞至於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
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
教化有足觀者矣作孝義傳

隱逸傳

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
高地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於當世其
來也遠矣巢由雖不見於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
避世宜多宋興嚴允弓旌之招疊見於史然而高
蹈遠引若陳搏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
九者乎种放之徒召對大廷疊疊獻替使其人出
處果有合于艮之君子時止時行人何譏哉作隱
逸傳

烈女

古者天子親耕教男子力作皇后親蠶教女子治
生王道之本風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師女有
師氏國有其官家有其訓然而詩書所稱男女之

賢尚可數也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
猶可隆師親友以爲善女子生長環堵之中能著
美行垂於汗青豈易得哉故歷代所傳列女何可
棄也考宋舊史得烈女若干人作烈女傳

方技傳

昔者少師氏之衰九黎亂德家爲巫史神人淸焉
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
民其患遂息厥後三苗復棄常帝堯命羲和脩
重黎之職絕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
虛地有燥濕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聖
人欲斯民趨安而避危則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
候測驗厭懷繁縟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
方士脩煉吐納導引黃白房中一切煮萬妖誕之
說皆以巫醫爲宗漢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
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惑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
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鑒乎然則癘
代方技何脩而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無恒不可
以作巫醫漢敬君平唐孫思邈呂才言皆近道就
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方技
傳多口機祥今省二志存方技傳云

外戚傳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鑒之崇爵厚祿不異事
權然而一失其馭猶有肺附之變焉宋法待外戚
厚其間有文武才諳皆擢而用之怙勢犯法繩以
重刑亦不少矣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聽政而終
無外家干政之患將法度之嚴體統之正有以防
閑其過歟抑母后之賢自有制其戚里歟作外戚
傳

宦者傳

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
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爲後又詔臣僚家毋
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爲貨鬻者論死去唐未
遠有所懲也厥後太宗却宰相之請不授王繼恩
宣徽真宗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
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
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
有懷姦惡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
矣然而宣政間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
苗劉之逆亦宦者所激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
功與大爲之坊民猶踰之可不戒哉作宦者傳

佞幸傳

人若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機爲患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隳城以求孤灌社以索亂亦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也太宗有弭德超趙養孝宗有曾觀龍大淵二君固不可謂非剛明之主也作佞幸傳

姦臣傳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

宋史論姦臣卷之七

象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爲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爲患亦鮮及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闕上聽變易國是賊虐忠直屏棄善良君子在野無捄禍亂有國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慎乎作姦臣傳

叛臣傳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遼故事立其臣爲君冠履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帑振悍僕狂奴欺主喪敗易動於惡兵雖凶器

尤忌殘忍將用忍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子使握重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昭明旋踵殄滅蓋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世家傳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果賊蹂躪郡邑丘墟降然五季豪傑蠡午各挾智力擅爲封疆自制位號以爭長雄天厭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既俘李氏納款至于太宗吳越請吏漳泉

宋史論姦臣卷之七

來歸薄伐太原遂償北漢而海內一矣王偁東都事略用東漢隗囂公孫述例置孟昶劉鋹等於列傳舊史因之今倣歐陽脩五代史記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鑒者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

周三臣

五代史記有唐六臣傳示義也宗史傳周三臣其名似之其義異焉求所以同則歸於正名義扶綱常而已韓通與宋太祖比有事周而死於宋未受

渡以後朔漠不通東南之限以及西鄙冠蓋猶有
至者夢人遠假爵命訖宋亡而後絕焉女直在宋
初屢貢名馬他日疆大條然於遼其索叛臣阿疎
責還所掠宋詔猶知以通宋為重及滄海上之盟
尋構大難宋遂為所絀辱豈非自取之過乎前宋
舊史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雖偏
卿不常而視金有間故仍舊史所錄存焉

蠻夷

古者帝王之勤遠略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內而捍
外非所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處

宋史論贊卷之七

十一

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揭土腴之征以
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氓誠何益
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
也然無徑久之策以控馭之性脆之性便於跳梁
或以饜隙相尋或以饑饉所逼長嘯而起出則衝
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致煩興師討捕雖能殄除
而斯民之荼毒深矣宋恃文教而略武衛亦豈先
王制荒服之道哉

宋史論贊卷之七終

遼史論贊目錄

卷之一

本紀

太祖

太宗

世宗

穆宗

景宗

聖宗

興宗

道宗

天祚帝

卷之二

志

營衛

兵衛

地理

曆象

閏考

百官

禮志

樂志

儀衛

食貨

刑法

卷之三

表

世表

皇子表

公主表

皇族表

外戚表

遊幸表

部族表

屬國表

卷之四

列傳

后妃

后妃二

義宗二

李幼甘隱 順宗

晉王

耶律昌魯

耶律昌魯蕭敵魯耶律斜捏赤耶律欲穩

耶律海里耶律敵刺蕭必篤康默記韓延

徽韓知古耶律觀烈耶律鐸臻王郁耶律

齒魯審

耶律解里耶律拔里得耶律朔古耶律魯

不古趙延壽高模翰趙思溫耶律溫里思

張礪

耶律屋質耶律吼耶律安撫耶律注耶律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顏豆耶律捷烈

耶律夷曷蕭海環蕭設思蕭思溫蕭繼

先

宗昉耶律賢適女里耶襲耶律阿沒里

張儉刑抱璞馬德臣蕭朴耶律八哥

耶律室魯王繼忠蕭孝忠陳昭聚蕭合卓

耶律隆運耶律勃古哲蕭陽阿武白蕭常

哥耶律虎古

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奚低耶律學古

耶律沙耶律抹只蕭幹耶律善補耶律海

里

蕭撻懶蕭觀音又耶律題子耶律諧里耶

律奴仄蕭柳高勳奚和朔奴蕭塔烈葛耶

律撒合

耶律合住劉景劉六符耶律裏屨牛溫舒

杜防蕭和尚耶律合理只耶律頗的

蕭孝穆蕭蒲奴耶律蒲古夏行美

蕭敵烈耶律盆奴蕭排押耶律資忠耶律

瑤晉耶律弘古高王耶律的瑒大康又

耶律庶成楊哲耶律韓留楊估耶律和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蕭阿刺耶律義先蕭陶隱蕭塔刺葛耶律

敵祿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不哲耶律瑛耶律

僕里篤

蕭奪刺蕭普達耶律侯咄耶律古昱耶律

獨撫蕭韓家蕭烏野

蕭惠蕭迂魯蕭國王耶鐸軫

耶律化哥耶律幹臘耶律速撒蕭阿魯帶

耶律那也耶律阿魯掃古耶律世良

耶律弘古耶律馬六蕭滴冽耶律適祿耶

律陳采奴耶律特摩耶律仙童蕭素應耶律大悲奴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寒家奴蕭德蕭惟信蕭樂音奴耶律敏烈姚景行耶律阿思

耶律幹特刺荻里齊景庸耶律引吉楊續趙徽王觀耶律喜孫

蕭元納耶律儼劉伸耶律胡呂蕭嚴壽耶律撒刺蕭速敵耶律撻不也蕭撻不也蕭忽古耶石柳

耶律崇古蕭得里底蕭酬幹耶律章奴耶律木者

蕭陶蘇幹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蕭奉先李處溫張琳耶律余覲

文學傳 文學上 文學下 能吏傳 能吏 卓行傳

卓行 烈女傳 烈女 方技傳 方技 伶官傳

宦官傳 宦官 姦臣傳 姦臣 逆臣傳 逆臣

高麗西夏系治 國語解叙

遼史論贊目錄終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遼史論贊目錄

五

元脫脫脩

明項篤壽輯

本紀

太祖

贊曰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爲蕃古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云奇首生都菴山徙潢河之濱傳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屬刻木爲契穴地爲牢讓阻午而不肯自立雅里生毗牒毗牒生頰頰生禰禰生禰里思大度寡欲令不嚴而人化是爲肅祖肅祖生薩刺德嘗與苦室韋桃戰矢貫數札是爲懿祖懿祖

遼史論贊卷之一

一

主与德實始教民稼穡善畜牧國以殷富是爲玄祖玄祖生撒刺的仁民愛物始置鐵冶教民鼓鑄是爲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爲契丹遙輦氏之夷離董執其政柄德祖之弟述瀾北征于厥室韋南略易定奚霫始興板築置城邑教民種桑麻習織組已有廣土衆民之志而太祖受可汗之禪遂建國東征西討如折枯拉朽東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里歷年二百豈一日之故哉周公誅管蔡人未有能非之者刺葛安端之亂太祖既貸其死而復用之非人君之度乎舊史扶餘之變

亦異夫夫

太宗

贊曰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典章至於釐庶政閱名實錄囚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恩即擢宣徽嘉厚張敬達忠於其君卒以禮葬遊豫而納三烈之請憫士卒而下休養之令親征晉國重賞面縛斯可謂威德兼弘英略間見者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驕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善處勝書進秦誓之能悔過太宗兼有之其卓矣乎

遼史論贊卷之一

二

世宗

贊曰世宗中才之主也入繼大統曾未三年納唐左書即議南伐既乏持重且乖周防蓋有致禍之道矣然而孝友寬慈亦有君人之度焉未及師還變起沉潛豈不可哀也哉

穆宗

贊曰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見誅諭臣下濫刑切諫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畋獵無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賞罰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變起肘腋宜

哉

景宗

贊曰遼興六十餘年神冊會同之間目不暇給天祿應曆之君不令其終保寧而來人人望治以景宗之資任人不疑信賞必罰若可與有為也而竭國之力以助河東破軍殺將無救滅亡雖一取償於宋得不償失知匡嗣之罪數而不罰善郭襲之諫納而不用沙門昭敏以道亂德寵以待中不亦惑乎

聖宗

不遼聖宗卷之二

三

贊曰聖宗幼冲嗣位政出慈闈及宋人三道來攻親御甲冑一舉而役燕雲破信彬再舉而躡河朔不亦偉歟既而侈心一啓佳兵不祥東有茶陀之敗西有甘州之喪此扭於常勝之過也然其踐阼四十九年理寬濬舉才行察貧殘抑奢儉錄死事之子孫振諸部之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却高麗女樂之歸遼之諸帝在位長久令名無窮其唯聖宗乎

興宗

贊曰興宗即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先尊母后而尊

其母以致臨朝專政賊殺不幸又不能以禮終諫使齊天死於絀逆有虧上者之孝惜哉若夫大行在殯飲酒博鞠疊見簡書及其謁遺像而哀慟受宋弔而衰經所為若出二人何為其然歟至於感富弼之言而申南米之好許諒祚之盟而罷西夏之兵邊鄙不登政治內修親策進士大修條制下至士庶得陳便宜則求治之志切矣于時左右大臣曾不聞一賢之進一事之諫欲庶幾古帝王之風其可得乎雖然聖宗而下可謂賢君矣

道宗

不遼聖宗卷之二

四

贊曰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畜恤患繁然可觀及夫訪訕之令既行告訐之賞日重群邪並興譏巧競進賊及骨肉皇基寔危聚正淪胥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矣一歲而餒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徒勤小惠幾計大本尚足與論治哉

天祚帝

贊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政行殿外席卷河朔樹晉槓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英謀獻畧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穆宗殘

暴逆弑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懾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內脩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鄰好四境乂安維持二百餘年之基有自來矣隆臻天祚既丁末運又缺人望宗信姦回自掇國本群下離心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起馴致土崩瓦解不可復支良可哀也耶律與蕭世爲甥舅義同休戚奉先挾私滅公首亂構難一至於斯天祚窮蹙始悟奉先誤已不既晚乎淳維里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也大石苟延緩善於此亦幾何哉

遼史論贊卷之二

五

遼史論贊卷之一終

遼史論贊卷之二

元脫脫脩

明項爲壽輯

志

營衛

上古之世草木食巢居穴處熙熙于干不求不爭爰自炎帝政象蚩尤作亂始制干戈以毒天下軒轅氏作戮之丞鹿之阿處則衆叨于官行則懸旄于纛以爲天下萬世戒於是師兵營衛不得不設矣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緩服之中外亦武衛內授文教守在四邊營衛之設以備非常而已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寇賊姦宄乘隙而作營衛之設以爲常然其勢然也有遼始太設制尤密居有官衛謂之幹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閑暇則以畋漁爲生無日不營無在不衛立國規模莫重於此作營衛志

兵衛

軒轅氏合符東海邑于丞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兵爲營衛飛狐以北無慮以東西暨流沙四

戰之地聖人猶不免於兵衛地勢然耳遼國左都
遼瀋右邑承唐兵力莫疆焉其在隋世依紇臣水
而居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順寒暑逐
水草畜牧侵伐則十部相與議興兵致役合契而
後動獵則部得自行至唐大賀氏勝兵四萬三千
人分爲八部大賀氏中聚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
者分五部爲八立二府以總之析三耶律氏爲七
二審密氏爲五凡二十部刻木爲契政令大行遜
不有國廼立遙輦氏代大賀氏兵力益振即太祖
六世祖也及太祖會李克用于雲中以兵三十萬
盛美遙輦耶瀾可汗十年歲在辛酉太祖授鐵專
征破室韋于厥奚三國俘獲廬帳不可勝紀十月
授大迭烈府夷崗董明賞罰緒甲兵休息民庶滋
蕃群牧務在戢兵十一年總兵四十萬伐代北克
郡縣九俘九萬五千口十二年德祖討奚俘七千
戶十五年遣輦可汗卒遺命遜位于太祖太祖即
位五年討西奚東奚悉平之盡有奚舊之衆六年
春親征幽州東西旌旗相望百數百里所經郡縣
望風皆下俘獲甚衆振旅而還秋親征背陰國俘
獲數萬計神冊元年親征突厥吐渾党項小蕃沙

本朝書卷之二

二

陀諸部俘戶一萬五千六百攻振武乘勝而東攻
蔚新武媯儒五州俘獲不可勝紀斬不從命者萬
四千七百級盡有代北河曲陰山之衆遂取山北
八軍四年親征于骨里國俘獲一萬四千二百口
五年征党項俘獲二千六百口攻天德軍援十有
二柵徙其民六年出居庸關分兵掠檀順等州安
遠軍三河良鄉望都潞滿城遂城等縣俘其民徙
內地皇太子掠定州俘獲甚衆天贊元年以戶口
滋繁輒輟疎遠分北大濃元爲二部立西節度以
統之三年西征党項等國俘獲不可勝紀四年又
親征渤海天顯元年滅渤海國地方五千里兵數
十萬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其衆契丹益大
會同初太宗滅唐立晉晉獻燕代十六州民衆兵
疆莫之能禦矣

本朝書卷之二

三

地理

帝堯書天下爲九州舜以冀青地大分幽并營爲
州十有二幽州在渤海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
東暨遼海其地負山帶海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
氣剛勁自古爲用武之地太祖以迭剌部之衆代
遙輦氏起臨潢建皇都東併渤海得城邑之居百

有三太宗立晉有幽涿檀順營平蔚朔雲應新
嬌儒武家十六州於是割古幽并薈境而跨有之
東朝高麗西臣夏國南于石晉而兄弟趙宋吳越
南唐航海輸貢其盛矣遼國其先曰契丹本鮮
卑之地居遼澤中去榆關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
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黃龍北帶潢水冷陁屏
右遼河塹左高原多榆柳下濕饒蒲藋當元魏時
有地數百里至唐大賀氏^蘇食扶餘室^蘇奚靺鞨
之區地方二千餘里貞觀三年以其地置玄州尋
置松漠都督府建八部爲州各置刺史達稽部曰
峭落州紇便部曰彈汗州獨活部曰無寐州芬阿部曰
羽陵州突便部曰日連州芮奚部曰徒河州墜斤
部曰萬丹州伏部曰匹黎赤山二州以大賀氏窟
哥爲使持節十州軍事分州建官蓋昉於此迨于
五代關地東西二千里遙輦氏更八部曰皇利皆
部乙室活部實活部納尾部頻沒部內會鷄部集
解部奚盟部屬縣四十有一每部設刺史縣置令
太宗以皇都爲上京升幽州爲南京改南京爲東
京聖宗城中京興宗升雲州爲西京於是五京備
焉又以征伐俘戶建州襟要之地多因舊俗名之

加以私奴置投下州總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
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東至
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
幅員萬里

曆象

遼以幽營立國禮樂制度規模日完授曆頒朔二
百餘年今奉詔修遼史體與宋金擬其大明曆不
可少也曆書法禁不可得求大明曆元得祖冲之
法于外史冲之之法遼曆之所從出也歟國朝亦
嘗因之以冲之法筭而至於遼更曆之年以起元
數是蓋遼大明曆遼曆因是固可補然弗之補史
貴闕文也外史紀其法司天存其職遼史志是足
矣作曆象志

閏考

月度不足是生朔虛天行有餘是爲氣盈盈虛相
懸歲月乃牂積牂而差寒暑互易百穀不成庶政
不明聖人驗以斗柄準以歲星爰立閏法信治百
官是故閏正而月正月正而歲正歲月既正頒令
考績無有不時國史正歲年以叙事莫重於此遼
始徵曆梁唐入晉之後未有帝制乙未大明曆法

再變穆宗應曆六年周用顯德欽天曆十年宋用
中隆應天曆景宗乾亨四年宋用乾元曆聖宗統
和十九年宋用儀天曆太平元年宋用崇天曆道
宗清寧十年宋用明天曆大康元年宋用奉元曆大
安七年宋用觀天曆天祚皇帝乾統六年宋用紀元
曆五代曆三變宋凡八變遼終始再變曆法不齊
故定朔置閏時有不同覽者惑焉作閏考

百官

官生於職職於事而名加之後世公名不究其
實吏部一太宰也爲大司徒爲尚書爲中書爲門

六

六

下兵部一司馬也爲大司馬爲太尉爲樞密使公
古官名分今之職事以配之於是先王統理天下
之法如治絲而棼名實淆矣契丹舊俗事簡職專
官制朴實不以名亂之其興也勃焉太祖神冊六
年詔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
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國制簡朴漢制則公名
之風固存也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宮帳部
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
俗而治得其宜矣初太祖分迭刺夷離董爲北南
二大王謂之北南院宰相樞密宣徽林牙下至則

君護衛皆分北南其實所治皆北面之事語遼官
制者不可不辯凡遼朝官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
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離畢視刑部宣徽視
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楊隱治
宗族林牙脩文告于越坐而論議以象公師朝廷
之上事簡職專此遼所以興也

禮志

理自天設情繇人生以理制情而禮樂之用行焉
林豺梁獮是生郊禘窳尊燔黍是生燕饗繫裡瓦
棺是生喪葬儷儷皮緇布是生婚冠皇造帝秩三王

七

七

彌文一文一質蓋本于忠變通革弊與時宜之唯
聖人爲能通其意執理者膠瑟聚訟不適人情徇
情者務裨綿蕪不中天理秦漢而降君子無取焉
遼本朝鮮故壤箕子八條之教流風遺俗蓋有存
者自其上世緣情制宜隱然有尚質之風遙輦胡
刺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
柴冊再生儀其情朴其用儉敬天恤災施惠本孝
出於惻怛殆有得於膠瑟聚訟之表者太古之上
推輪五禮何以異茲太宗克晉稍用漢禮今國史
院有金陳大任遼禮儀志皆其國俗之故又有遼

朝儀禮儀爲多別得宣文閣所藏耶律儼志
大任爲加詳存其畧者千篇

樂志

遼有國樂有雅樂有大樂有散樂有鈞歌橫吹樂
舊史稱聖宗興宗咸通音律聲氣歌舞節徵諸
太常儀鳳教坊不可得按紀志遼朝樂禮參考史
籍定其可知者以補一代之闕文嗚呼咸韶夏武
之樂聲亡書逸河間作記史遷因以爲書寥乎希
哉遼之樂觀此足矣

儀衛

遼太祖奮自朔方太宗繼志述事以成其業於是

舉渤海立敬瑭破重賞盡致周秦而漢隋唐文物
之遺餘而居有之路車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璽
以布號令是以傳至九主二百餘年豈獨以兵革
之利士馬之強哉文謂之儀武謂之衛足以成一
代之規模考遼所有輿服符璽儀仗作儀衛志

食貨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
民有事而戰強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
漣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菜道在是矣以

是制勝所向無前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
郡縣牧守制度日增經費日廣上下相師服御浸
盛而食貨之用斯爲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
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其制
數差等雖不可悉而大要散見舊史若農穀租賦
鹽鐵貿易坑冶泉幣群牧逐類採撫緝而爲篇以
存一代食貨之畧

刑法

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鴻荒之代生民有
兵如蠶有繁自衛而已蚩尤惟始作亂斯民鴟義
姦宄並作刑之用豈能已乎帝堯清問下民乃命
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曰刑也者
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先王順天地四時以建六
卿秋刑官也象時之成物焉秋傳氣於夏變色於
春推可知也遼以用武立國禁暴戢姦莫先於刑
國初制法有出於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勢方張
禮之用未遑也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賢命
爲夷离董以掌刑辟豈非士師之官非賢者不可
爲乎太祖太宗經理疆土探甲之士歲無寧居威
克厥愛理勢然也子孫相繼其法互有輕重中間

能棄權宜終之以禮者惟身聖二宗爲優耳

遼史論贊卷之二終

遼史論贊卷之二

十

遼史論贊卷之三

元脫脫脩 明項篤壽輯

表

世表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地人之初一焉耳矣天動也有恒度地靜也有恒形人動靜無方居止靡常天主流行地主著泄二氣無往而弗達亦惟人之所在而界付焉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衆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後而耶律儼稱遼爲軒轅後儼志晚出蓋從周書蓋炎帝之裔曰葛烏菟者世雄朔陞後爲冒頓可汗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見于此隋唐之際契丹之君號大賀氏武后遣將擊潰其衆大賀氏微別部長過折代之過折尋滅迭剌部長涅里立迪輦組里爲阻午可汗更號遙輦氏唐賜國姓曰李懷秀旣而懷秀叛唐更封楷落爲王而涅里之後曰耨里思者左右懷秀楷落至于屈戌幾百

年國勢復振至樞里思之孫曰阿保機功業勃興號世里氏是為遼太祖於是世里氏與大賀遙輦號三耶律自時厥後國日益大起唐季涉五代宋二百餘年名隨代遷字傳音轉此其言語文字之相通可考而知者也其所不可知者有若奇首可汗胡刺可汗蘇可汗昭古可汗皆遼之先而世次不可考矣撫其可知者作遼世表

皇子表

帝官天下王者家焉至于親九族敬五宗其揆一也三代以上封建久長故吳魯燕蔡衛晉鄭太史

金史卷之三

遷既著世家又列年表不厭其詳自漢以降封建實亡猶有其名長世者登世家自絕者置列傳然王子侯猶可以年表也班固以為文無實併諸侯削年而表世君子韙之自魏以降不帝不世王侯身徒數封朝不謀夕於是列而傳之功不足以垂法罪不足以著戒碌碌然抑又甚焉今摘其功罪傑然者列諸傳叙親親之恩敬長之義而無他可書者略表見之為皇子表

公主表

春秋之法于姬下嫁書于策以魯公同姓之國為

之婦主故爾古者婦諱不出門內言不出梱公主悉列于傳非禮也然遼國專任外戚公主多見記傳間不得不表見之禮男女異長不當與皇子同列別為公主附表

皇族表

遼太祖建國諸弟窺視含容誘掖弗忍致辟古聖人猶難之雖其度重恢廓然經國之慮遠矣終遼之世其出於櫟帳五院六院之間者大憖固有元勳是多不表見之莫知源委作皇族表

外戚表

金史卷之三

漢外戚有新室之患晉宗室有八王之難遼史耶律蕭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勢分力敵相為唇齒以翰邦家是或一道然以是而興亦以是而亡又其法之弊也契丹外戚其先曰二審密氏曰拔里曰乙室已至遼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鶻樞思之後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為汴州節度使賜姓名曰蕭翰以從中國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族皆為蕭姓拔里二房曰大父父乙室已亦二房曰大翁小翁世宗以舅氏塔葛為國舅別部三族世預比宰相之選自太祖

神冊二年命阿骨只始也聖宗合拔里乙室已二
國勇帳爲一與別部爲二此遼外戚之始未也作
外戚表

遊幸表

朔漢以畜牧射獵爲業猶漢人之劬農生生之資
於是乎出自遼有國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諸
夏而遊田之習尚因其舊太祖經營四方有所不
暇穆宗天祚之世史不勝書今援司馬遷別書封
禪例列于表觀者固足以鑒云作遊幸表

部族表

司馬遷作史記叙四裔於篇末秦漢以降各有其
國彼疆此界道里云邈不能混一篆字周知種落
鄰國聘貢往來焉能歷覽或口傳意記模寫梗槩
耳遼接五代漢地遠近載諸簡冊可考西北沙漠
之地樹藝五穀衣服車馬禮文制度文爲土產品
物得其粗而失其精部落之各姓氏之號得其音
而未得其字歷代踵訛艱於考索遼氏與諸部相
通往來朝貢及西遼所至之地見於紀傳亦豈少
也哉其事則書於紀部族則列於表云

屬國表

周有天下不期而會者八百餘國遼居松漠最爲
疆盛天命有歸建國改元號令法度皆遵漢制命
將出師臣服諸國人民皆入版籍貢賦悉輸內帑
東西朔南何啻萬里視古超百里國而致太平之
業者亦幾矣故有遼之盛不可不著作屬國表

遼史論贊卷之二十一

列傳

后妃

書始嬪唐時贈關隴國史記載往往自家
立天下之本然尊卑之分不可易也司馬遷列呂
后于紀班固因之而傳元后於外戚之後范曄登
后妃于帝紀天子紀年以叙事謂之紀后曷為而
紀之自晉史列諸后以首傳隋唐以來莫之能易
也遼因突厥稱皇后曰可敦國語謂之賊俚塞尊

本傳論贊卷之四

稱曰轉幹廢蓋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太祖稱帝尊
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嬪曰皇后等以徽
稱加以美號實於隋唐文於故俗后族唯乙室拔
里氏而世任其國事太祖慕漢高皇帝故耶律儼
稱劉氏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為蕭氏耶律儼
陳大任遼史后妃傳大同小異酌取其當者于篇

后妃二

論曰遼以鞍馬為家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
獵未嘗不從如應天之齊擊寧韋承天之御戎澶
淵仁懿之親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靖安無

毀無譽齊天巧思乃奢侈之漸宣懿度曲知音豈
致証蟻之階乎文妃能歌詩諷諫而謂謀私其子
非矣若簡憲之艱危保孤懷節之從容就義雖烈
丈夫何以過之欽哀狼桀賊殺嬪后而興宗不能
防閑其母惜哉

義宗平王隆

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易得哉遼
之義宗可謂盛矣然讓而見疑豈不兆於建元稱
制之際乎斯則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也東書
浮海寄跡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絕其心甚有足
諒者焉觀其始慕秦伯之賢而為遠適之謀終疾
陳恒之惡而有請附之舉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
歲先祀孔子之言歟善不令終天道難詰得非性
刻嗜殺之所致也雖然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
子孫至德之報昭然在茲矣

李胡喜隱

論曰李胡殘酷驕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
后不知其惡而溺愛之初以屋質之言定立世宗
而後謀廢立子孫繼以逆誅并及其身可哀也已
夫自太祖之世刺葛安端首倡禍亂太祖既不之

誅又復用之固爲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馭庶乎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遼之內難與國始終厥後嗣君雖嚴法以繩之卒不可止烏庫創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不審歟

順宗

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辯乙辛之詐竟絕父子之親爲萬世惜乙辛知爲一身之計不知有君臣之義豈復知有太子乎姦邪之臣亂人家國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晉王

論曰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敖唐幹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矣乎

耶律曷魯

論曰曷魯以肺腑之親任帷幄之寄言如蒼龜謀成戰勝可謂笑無遺策矣其君臣相得之誠庶吳漢之於光武歟夫信其所可信智也太祖有焉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斯近之矣

耶律曷魯蕭敵魯耶律斜捏赤耶律欲穩耶

律海里耶律敵刺蕭痕篤康默記延徽韓

知古耶律蕭然耶律繹臻上耶律蕭魯密論曰神冊初元將相大臣拔起風塵之中翼扶王運以任職取名者固一時之材亦由太祖推誠御下不任獨斷用能總攬群策而爲之用歟其投天際而列功庸至有心腹耳目手足之論豈偶然哉計克項走敵魯平刺苟定勃海功亦偉矣若默記治獄不冤頗得持論不撓延徽立經陳紀紹勲秉節而死圖魯審料敵制勝豈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遂歟稱爲佐命固宜

耶律解里耶律拔里得耶律朔古耶律魯不

金史卷之四

古趙延壽高模翰趙思溫耶律溫里思張礪

論曰初晉因遼之兵而得天下故兼臣禮而父事之割地以爲藩翰昂以爲貢本久也而會同之師次渾汴矣晉群帥貪功黷武而致然歟抑所謂信不由衷也哉模翰以功名自終可謂良將若延壽之勲雖著至於觀視儲位謀矣利令智昏固無足議者乃成木索以虧僞功如解里者何議焉

耶律屋質耶律吼耶律安押耶律注耶律頽

昱耶律撻烈

贊曰立嗣以嫡禮也太宗崩非安押吼注謀而立

斷策立世宗非屋質直而能諫杜太后之私折李
胡之暴以成橫渡之約則亂將誰定四臣者庶幾
春秋百止之功哉

耶律夷闥葛蕭海璪蕭護思蕭思溫蕭繼先
論曰嗚呼人君之過莫大於殺無辜湯之伐桀也
數其罪曰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武王之伐紂也
數其罪曰無辜紂天堯之伐苗民也呂侯追數其
罪曰殺戮無辜湯之伐桀葛蕭之諫廬廩庶幾
古君子之風矣雖然諫者不諫於已然蓋必先
得於心術之微如察脉者先其病而治之則易為

金史蕭繼先傳

五

功穆宗沈湎失德蓋其資品疆之勢以自肆又矣
使群臣於造次動作之際此諫彼諍提而警之以
防其甚則亦詎至是哉予以知護思思溫處位優
重祿祿取容真鄙夫矣若海璪之折獄繼先之善
治可謂任職臣歟

宗昉耶律賢適女里郭襲耶律阿沒里

論曰景宗之世人望中興其勤心庶績而然蓋
承穆宗窮虐之餘為善易見亦由群臣多賢左右
勸諫之力也室昉進無逸之篇郭襲陳諫獄之疏
阿沒里請免回氣之坐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賢適忠介亦近世之名臣女里貪猥後人所當取
鑑者也

張儉耶律抱璞馬德臣蕭杆耶律八哥

論曰張儉名符帝夢遂結主知服契袍不易志敦
薄俗功著兩朝世稱賢相非過也耶律抱朴甄別守
令大愜人望兩決滯獄民無冤濫馬得臣引盛唐
之治以諫其君蕭杆痛皇后之誣至於嘔血四人
者皆以明經致位忠蓋若此宜矣聖宗得人於斯
為盛

耶律室魯王繼忠蕭孝忠陳昭來蕭合卓

不遠家鄉卷之四

六

論曰統和諸臣名昭王室者多矣至肅拜樞密使
朝野相慶必有得民心者繼忠既不能死國雖通
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鑑奚足尚哉孝忠昭來皆有
可稱者合卓臨終教蕭杆毋舉勝已者樞密其誤
國之罪大矣

耶律隆運耶律勃古哲蕭陽阿武白蕭常哥

耶律虎古

論曰德懷在統和間位兼將相其克敵制勝進賢
輔國功業茂矣至賜姓名主齊晉抑有寵於太后
而致然歟宗族如德威平党項穆魯完宗祀制心

不苟合家聲益振豈無所自哉若勃古之忠陽阿之孝武白之直亦彬彬乎一代之良臣矣

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奚低耶律學古

論曰宋棄下太原之銳以師圍燕繼遣曹彬楊繼業等分道來伐是兩役也遼亦岌岌乎殆哉休哥奮擊于高梁敵兵奔潰斜軫擒繼業于朔州旋復故地宋自是不復深入杜稷固而邊境寧雖配古名將無愧矣然非學古之在南京安其反側則二將之功蓋亦難致故曰國以人重信哉

耶律沙耶律抹只蕭幹耶律善補耶律海里

本史卷之四

七

論曰當高梁朔州之捷偏裨之將如沙與抹只既因休哥斜軫類見其功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若蕭幹海里拒察割之招討古告海思之變則不止有戰功而已其視善補畏懦豈不優哉

蕭撻撻蕭觀音奴耶律題子耶律諸里耶律

合 奴爪蕭柳高勲奚和朔奴蕭塔烈烏耶律撒

論曰遼在統和間數舉兵伐宋諸將如耶律諸里奴爪蕭柳等俱有降城擒將之功最後以蕭撻撻為統軍直抵澶淵將與宋戰撻撻中弩我兵失倚

和議始成有天厭其穢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耶律一 王劉六符耶律囊廢牛溫舒杜

防蕭 耶律合理只耶律頗的

論曰耶律合住安邊講好養兵息民其慮深遠矣六符啓發邀功豈國家之利哉牛杜頗的合里只輩銜命出使幸不辱命褻殺人婢以求婚身負罪囊盡其主容以異免死亦可醜也

蕭孝穆蕭蒲奴耶律蒲古夏行美

論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其擒延琳定遼東一時諸將之功偉矣宜其撫劒抵掌賈餘勇以威天

本史卷之四

八

下也蕭孝穆之諫南侵其意防何其弘遠歟是豈瞋目語難者所能知哉至論移風俗為治之本親煩碎為失大臣體又何其深切著明也為國寶臣宜矣孝先預弑仁德之謀猶依城社以逃熏灌為國巨蠹雖功何議焉

蕭敵烈耶律盆奴蕭排押耶律資忠耶律瑞

質耶律弘古高王耶律的祿大康又

論曰高句驪弑其君誦而立詢遼興問罪之師宜其簞食壺漿以迎除舍以待而迺乘險旅拒俾智若竭其謀勇者窮其力雖得其要領而顯顯獨居

一海之中自若也豈服人者以德而不以力歟况乎殘毀其宮室係累其民人所謂以燕伐燕也歟嗚呼朱崖之棄捐之力也敵烈之諫有焉

耶律庶成楊哲耶律韓留楊佺耶律和尚

論曰庶成定法令治民者不容高下其手庶箴雖嘗表請廣姓氏以秩典禮其隨勢俯仰則有愧於其子蒲魯矣楊哲為上寵遇迭封王爵而功業不少庶見然得愛民治國之要其楊佺哉

蕭阿剌耶律義先蕭闕隄蕭塔刺葛耶律敵祿

金史卷之四

九

論曰忠臣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故惡惡不避其患阿剌以誦諛不法奸蕭章闕隄以用必基禍言阿思塔刺葛以忍行不義徒自取赤族之罪責蔡剗其心可謂忠矣言一出而禍輒隨之吁邪正既不辯國焉得無亂哉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木哲耶律玠耶律僕

里篤

論曰韓八因帝微行才始見售及任以事落落知大體不召上之知矣唐古木哲經略西北邊勸農積粟訓練士卒敵人不敢犯玠以忠直見稱於上

僕里篤以幹敏為宰相佐在鎮俱以獄空聞之數人者豈特甲冑之士抑亦李牧程不識之亞歟

蕭奪刺蕭音達耶律侯晒耶律古昱耶律獨

撫蕭韓家蕭烏野

論曰烏古敵烈大部也奪刺為統軍克敵有功普達居詳穩悅以使人西北重鎮也侯晒巡邊以廉稱古昱鎮撫而民富獨撫駐金肅而夏人不敢東獵噫部人內附方面以寧雖朝廷處置得宜而諸將之力抑亦何可少哉

蕭重蕭遷魯蕭國王耶律鐸軫

金史卷之四

十

論曰劫遼之謀復三關也蕭惠贊伐宋之舉而宋人增幣請和徂於一勝移師西夏而勇智俱廢敗潰隨之豈非貪小利迷遠圖而然況所得不償所亡利果安在哉同時諸將撫綏邊圉若迂魯忠勤不伐鐸軫高情雅量鐸魯幹雖廉不逮蕭惠而無邀功啓釁之罪亦庶乎君子之風矣

耶律化哥耶律幹臘耶律速撒蕭阿魯帶耶

律那也耶律阿魯掃古耶律世良

論曰大之懷小也以德制之也以威德不足懷威不足制而欲服人也難矣化哥利俘獲而諸蕃不

附何魯掃古誤擊磨古斯而阻卜叛命是皆喜於
一旦之功而不圖後日之患庸何議焉若幹臘之
戒深入速撤之務安集亦鐵中之錚錚者耶

耶律弘古耶律馬六蒲滴瀾耶律適祿耶律
陳家奴耶律特麼耶律仙童蕭素處耶律大

悲奴

論曰遼自神冊而降席富疆之勢內修法度外事
征伐一時將師震揚威靈風行電掃討西夏征党
項破阻卜平敵如諸部震懾聞鼙鼓而膽落股弁
斯可謂雄武之國矣其戰勝攻取必有奇謀秘計

金史卷之四

十一

神變莫測者將前史所載未足以發之抑抑天之
所授衆莫與爭而能然耶雖然兵者凶器可戢而
不可玩爭者末節可遏而不可召此黃石公所謂
柔能制剛弱能制疆也又況乎仁者之無敵哉遼
之君臣智足守此金人果能乘其敝而躡其後乎
是以於耶律弘古輩諸將不能無慨然也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寒家奴蕭德蕭惟信蕭
樂音奴耶律敵契姚景行耶律阿思

論曰灤河之變重元擁兵行幄微仁先等道宗其
危乎當其止幸北南院召塔刺兵以靖大難功宜

居首良以反謀白太后韓家奴以逆順降奚人德
與阿思殺涅魯古皆有討賊之力焉仁先齊名休
哥動德兼備此其一節歟

耶律幹特刺拔里賈景庸耶律引吉楊績趙
徽王觀耶律喜孫

論曰拔里引吉之爲臣也當乙辛擅權蕭革貪黷
之日雖與同官而能以正自處不少阿唯其過人
遠矣傳曰歲寒知松柏之後凋二子有焉若幹特
刺之戰功實景庸之勲獄楊績之忠告亦賢矣夫
蕭元納耶律儼劉仲耶律胡呂

金史卷之四

十二

論曰元納當道宗昏惑之會擁佑皇孫使乙辛姦
計不獲復逞而遼祚以續比之屋質立穆宗非溢
美也儼以俊才蒞政所至有能舉繁述遠史具一
代治亂亦云勤矣但其固寵不能以禮正家情哉
劉仲三爲大理民無冤抑一登戶部上下兼裕至
與耶律玠並稱忠直不亦宜乎

蕭嚴壽耶律撒刺蕭速撒耶律撻不也蕭撻
不也蕭忽古耶律石柳

論曰易曰履霜堅冰至謹始也使道宗能從嚴壽
撒刺之諫石何得而誣太子何得而廢哉速撒撻

不也以忠言見殺國欲無亂得乎石柳之書亦幸出於乙辛既敗之後獲行其說有國家者可不知人哉

耶律案古蕭得里底蕭酬幹耶律章奴耶律木者

論曰遼末同事之臣其善惡何相遠也案古骨鯁不屈權要而鎮烏古恩威並著酬幹乎亂渤海又以討叛力戰而死忠可尚矣得里底縱女直而不討寢變告而不聞其蔽主聰明為國階亂莫斯之甚也章奴木者乘時多艱潛謀廢立將求寵幸以犯大逆其得免於天下之戮哉

金史蕭得里底

十三

蕭陶蘇幹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篤

論曰甚矣太平日久上下狃於故常之可畏也天慶之間女直方熾惟陶蘇幹明於料敵善於忠諫惜乎天祚痼蔽不見信用阿息保不死阿疎之難乙薛甘忍盛彥倫之執大節已失矣他有所長亦奚足取胡篤以游吹逢迎天祚而廢國政可勝罪焉

蕭奉先李慶溫張琳耶律余覲

論曰遼之亡也雖孽降自天亦柄國之臣有以誤

之也當天慶而後政歸石族奉先阻天祚防微之計陷晉王非罪之誅夾山之禍已見於此矣處溫逼魏王以僭號結宋將以賣國迹其姦佞如出一軌嗚呼天祚之所倚毗者若此國欲不亡得乎張琳妮妮守位余覲反覆自困則又何足議哉

文學傳

遼起松漠太祖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以脩舉至景聖間則科目聿興士有由下僚擢陞侍從駸駸宗儒之美但其風氣剛勁三面鄰敵咸

金史蕭得里底

十四

時以蒐獵為務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然二百年之業非數君子為之綜理則後世惡所考述哉作文學傳

文學上

論曰統和重熙之間務修文治而韓家奴對策落落累數百言槩可施諸行事亦遼之是賢哉李幹雖以詞章見稱而其進退不足論矣

文學下

論曰孔子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王鼎忠直違政劉輝侍青宮建言國計昭陳

邊防利害皆洞達簡敏子簡疾乙辛亥卯黜而不
怨孰謂文學之士無益於治哉

能吏傳

漢以重書賜二千石唐疏刺史縣令于屏以示獎
率故二史有循吏良吏之傳遼自太祖創業太宗
撫有燕薊任賢使能之道亦略備矣然惟朝廷參
置國官吏州縣者多遵唐制歷世既久選舉益嚴
時又分遣重臣巡行境內察賢否而進退之是以
治民理財決獄弭盜各有其人考其德政雖未足
以與諸循良之列抑亦可謂能吏矣作能吏傳

能吏

論曰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司牧者當如何以
盡心公卿奏罷完隄役以息民拒公主假貸以守
法單騎行郡化盜爲良庶幾召杜之美文知易州
兩陽應禱蝗不爲災人望爲民不避囚繫判度支
公私兼裕亦卓乎未易及已鐸魯幹吏畏民愛楊
遵最決事如流真能吏哉

卓行傳

遼之共國任事耶律蕭二族而已二族之中有退
然自足不淫於富貴不詘於聲利可振頽風激薄

俗亦足嘉尚者得三人焉作卓行傳

卓行

論曰隱固未易爲也而亦未可輕以與人若札刺
謝職不談時務官放兩辭節鎮蒲崗不召而不赴
雖未足謂之隱然在當時能知內外之分甘於肥
遯不猶愈於求富貴利達而爲妻妾羞者哉故稱
卓行可也

烈女傳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與其得烈女不若得賢女天
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詩謂衛共姜春秋保宋
伯姬蓋不得已所以重人倫之變也遼據北方風
化視中土爲疎終遼之世得賢女二烈女三以見
人心之天理有不與世道存亡者

烈女

論曰陳氏以經教二子並爲賢相耶律氏自潔不
嫁居閨閤之內而不忘忠其君非賢而能之乎三
蕭氏之節雖烈丈夫天有不能者矣

方技傳

孔子稱小道必有可觀醫卜是已醫以濟夭札卜
以決猶豫皆有補於國有惠於民前史錄而不遺

故傳

方技

論曰方技術者也苟精其集而不畔于道君子必取焉直魯古王曰耶律敵魯無大得失錄之宜矣魏璠為察割卜謀逆為番徽葛卜僭立罪在不貸雖有寸長亦奚足取哉存而弗削為來者戒

伶官傳

伶官之微者也五代史列鏡新磨於傳是必有所取矣遽之伶官當時固多然能因厭諧示諫以消未形之亂惟羅衣輕耳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是宜傳

宦官傳

周禮寺人掌中門之禁至恭伯詩列于雅勃貂功著于書雖忠於所事而非其職矣漢唐中世竊權盜政有不忍言者是皆寵遇之過遠宦者二人其賢不肖皆可為後世鑑故傳焉

宦官

論曰名器所以礪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授況宦者乎繼恩為內謁者安仁為黃門令似夫何至溺於私愛而授以觀察使大將軍耶易曰負且乘

致寇至此安仁所以不克有終繼恩幸而免歟

姦臣傳

春秋聚貶善惡並書示勸懲也故遷固傳佞幸酷吏歐陽脩則并姦臣錄之將俾為君者知所鑒焉臣者知所戒此天地聖賢之心國家安危之機治亂之原也遽自耶律乙辛而下落臣十人其敗國皆足以為戒故列于傳

姦臣

論曰舜流共工孔子誅少正卯治政之法嚴矣後世不是之察反以為忠而信任之不至於流毒宗社而未已道宗之於乙辛是也當其留仁先討重

元若直為國計者不知包藏禍心待時而發耳一日專權又得孝傑燕哥十三為之腹心故肆惡而無忌憚始誣皇后又殺太子及其妃其禍之酷良可悲哉嗚呼君之所親莫皇后太子若也姦臣殺之而不知群臣言之而不悟一時忠諫廢戮幾盡雖黑山親見官屬之盛僅削一字王號至私藏甲兵然後誅之吁乙辛之罪固非一死可謝天下抑亦道宗不明無斷有以養成之也如蕭余里也輩志若當惡以繁富貴幸而死諸牖下其得免於遺

臭之辟哉

逆臣傳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貴賤位而後君臣之分定君臣之分定而後天地和天地和而後萬化成五帝三王之治用此道也三代而降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其慮深遠矣歐陽脩作唐書創逆臣傳蓋亦春秋之意也遼叛逆之臣二十有二迹其事則又有甚焉者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列于傳所以公天下之貶以示夫戒云

唐書卷之四

九

逆臣

論曰遼之乘國鈞握兵柄節制諸部帳非宗室外戚不使豈不以爲帝王父長萬世之計哉及夫肆叛逆致亂亡皆是人也也有國家者可不深戒夫乎

高麗西夏系治

論曰高麗西夏之事源雖皆請昏下嫁烏足以得其固志哉三韓接壤反覆易知涼州召還納叛侵疆乘隙輒動真使方往事勢隨生興師問罪屢煩親征三勝固多敗亦胎悔昔吳趙咨對魏之言曰

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豈其然乎先王柔遠以德而不以力尚矣遼亡求援二國雖能出師豈金敵哉

國語解叙

史自遷固以迄唐其爲書雄深浩博讀者未能盡曉於是裴駰顏師古李賢何超董衝諸儒訓詁註釋然後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覽而周知其有助於後學多矣遼之初興與奚室韋密邇土俗言語大槩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制雖參用漢法而先世首造聲之制尚多存者子孫

遼史卷之四

十

相繼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載官制官衛部族地理率以國語爲之稱號不有註釋以辯之則世何從而知後何從而考哉今即本史參互研究撰次遼國語解以附其後庶幾讀者無齟齬之患云

遼史論纂卷之四終

卷之一

本紀

世紀

熙宗

章宗

哀宗

卷之二

志

天文志

地理志

儀衛志

刑志

百官志

卷之三

表

宗室表

列傳

卷之四

列傳

后妃傳

后妃二

宗室諸王

石顯桓敝桓散達烏春溫效蒲刺臘酷鈍
恩得可阿疎

奚王則密保

歡都治訶骨敝訛古乃蒲查

太祖諸子

撒改宗憲習不失宗亨宗賢石土門忠思

敬

幹魯幹魯古勃董婆盧火五扎忽闊母宗

叙崇寧銀木可

阿離合德宗雄希尹 宗翰室望

左企立虞仲文曹男義康公弼

太宗諸子 宗弼張邦昌劉豫撻懶

劉彥宗劉蕘劉苦劉仲誨劉頰時立愛韓

企先

宇文虛中王倫

熙宗二子

斜卯阿里突合速烏雅蒲盧渾亦蓋耶大

莫磐阿里補

郭藥師

移刺溫

蕭仲恭高松

光英

張通古張浩張汝霖張文素張汝弼耶律

安撫總合諸年祁宰

撒南陽溫敦思溫敦元帝齊暗

高慎白彦敏張景仁

世子諸子 李石完顏福壽獨吉義

烏延蒲里等

紇石烈志寧僕散忠義徒單合喜

紇石烈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据安禮移

刺道

蕝保衡等 高術高德基張九思

完顏撒改等

趙興祥石抹榮

太倉書庫

三

毛碩李上達曹望之大懷貞厯孝儉盧庸

李偲

徒單克寧 章宗諸子 顯宗諸子

獨吉思忠承裕

宗浩

夾谷清臣內族襲夾谷衡完顏安國瑤里

李迭

移刺廟張禹公蒲察通粘割幹特刺程輝

劉瑛重師中王尉馬惠迪

梁襄 路伯達

裴清亨幹勤忠張大節張亨韓錫鄧儼巨

樞密院

陳公貞焦旭劉仲洙李完馬伯祿楊伯元

劉璣康元弼移刺益

完顏匡完顏綱完顏定奴

徒單鎰賈鉉孫鐸孫即庫李革

孟鑄宗端修完顏間山路鐸完顏伯加木

虎筠壽

張煒高竑李復亨

承暉抹然蓋忠僕散端耿端義李英李木

魯德裕烏古論慶壽

太倉書庫

甲

僕散安貞田琢完顏弼蒙古綱必蘭阿魯

帶

完顏仲元完顏阿鄰完顏震烏古論長壽

完顏佐

石抹仲溫等

納坦謀嘉等

奧屯忠孝蒲察思忠紇石烈胡失門完顏

寓幹勒合打

程案任熊祥孔璿完張用直劉樞王脩

楊伯雄蒲直溫通罕緒完張幹任天龍

張暉張行簡

寶金鑑

劉炳 木虎高琪塔不也

高汝礪張行信

胥鼎侯攀把胡魯師安石

完顏素蘭陳規許占 楊雲翼趙秉文

韓王馮璧李獻甫雷淵程震

古里甲石倫內族訛可

撒合禿強伸烏林谷胡土

內族思烈 紇石烈牙吾塔

完顏合達移刺蒲阿

完顏賽不

內族白撒

赤盞合喜

白華

斜卯愛實石抹世助

完顏奴申

崔立

聶天驥赤盡尉忻

徒單兀典石益女答歡蒲察官奴內族本

立

徒單益都粘哥荆山王賓

國用安時青

苗道潤王福移刺衆家奴武僊張南靖安

民郭文振胡天作張開燕寧

粘葛奴申完顏婁室烏古論鎬

張天綱完顏仲德

世戚傳

世戚傳二

世戚傳三

忠義傳

文藝傳

文藝傳二

孝友傳

隱逸傳

隱逸傳二

循吏傳

酷吏傳

佞倖傳

列女傳

宦者傳

方伎傳

逆臣傳

逆臣傳二

逆臣傳三

叛臣傳

叛臣傳一

西夏傳

高麗傳

金史論贊目錄終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木

木

元脫脫修 明項篤壽輯

本紀

世紀

贊曰金之厥初兄弟三人亦微矣熙宗追帝祖宗定著始祖景祖世祖廟世世不祧始祖娶六十之婦而生二男一女豈非天耶景祖不受遼籍遼印取雅達國相以與其子世祖既破桓赧散達遼政日衰而以太祖屬之穆宗其思慮豈不深遠矣夫

太祖

金史論贊卷之一

贊曰太祖英謨獻略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爲用世祖陰有取遼之志是以兄弟相授傳及康宗遂及太祖臨終以太祖屬穆宗其素志蓋如是也初定東京即除去遼法減百租稅用本國制度遼主播越宋納歲幣以幽薊武朔等州與宋而置南京于平州宋人終不能守燕代卒之遼主見獲宋主被執雖功成于天會間而規摹運爲實自此始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數年之間美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太宗

贊曰天輔草創未遑禮樂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翰宗望總戎事既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續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摹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宮室莊嚴無所增益未聽大臣計傳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甚難矣

熙宗

贊曰熙宗之時四方無事敬禮宗室大臣委以國政其繼體守文之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安殺人懷危懼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馴致

金史論贊卷之一

其道非一朝一夕故也

海陵

贊曰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爲君則弑其君欲伐國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方以三十二總管之兵圖一天下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爲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世宗

贊曰世宗之立雖由勸進然天命人心之所歸雖

古聖賢之君亦不能辭也蓋自太祖以來海內用兵寧歲無幾重以海陵無道賦役繁興盜賊滿野兵甲並起萬姓矜矜國內騷然老無留養之丁勿無顧復之憂顛危愁困待盡朝夕世宗又與外郡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率率爲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爲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庫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效驗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訓辭而群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章宗

贊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正禮樂脩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又數問群臣漢宣綜核名實唐代考課之法蓋欲跨遼宋而比跡於漢唐亦可謂有志於治者矣然婢寵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傳授非人向之所謂維持鞏固於久遠者徒爲文具而不

得爲後世子孫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昔楊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蓋有以夫

衛紹王

贊曰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弑國廢記注亡失南遷後不復紀載皇朝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有志論著求大安崇慶事不可得采撫當時詔令故金部令史賈祥年八十九耳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從之得二十餘條司天提點張正之寫災異十六條張承旨家于本

金史卷之五

載舊事五條金禮部尚書楊雲翼日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三十條藏在史館條件雖多重複者三之二惟所載李妃完顏匡延策獨吉千家奴兵敗斃石烈執中作難及日食金變地震氛祲不相背蓋今校其重出刪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其前事宜宗實錄詳其後事又於人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抄書事附著于篇亦可以有其梗槩云爾

宣宗

贊曰宣宗當金源末運雖乏撥亂反正之材而有

勵精圖治之志迹其勤政憂民中興之業蓋可期也然而卒無成功者何哉良由性本猜忌崇信贊御獎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故也執中元惡此豈可相者乎顧乃懷其援立之私自除廉陞之分悖禮甚矣高琪之誅執中雖云除惡律以春秋之法豈逃趙鞅晉陽之責既不能罪而遂相之失之又失者也遷汴之後北顧有道之朝日益隆盛智識之士孰不先知方且狃於餘威牽制羣議南開宋衅西啓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補患曾未數年昔也日關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其能濟乎再遷遂至失國豈不重可歎哉

本朝書卷之五

五

哀宗

贊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彊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肥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缺望金事幾去天厭南北之兵挺生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是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乃克爾也章宗志存潤色而稅政日多誅求無藝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極衰始至於衛紹紀綱大壞亡徵已見宣宗南渡棄厥本根外徂餘威連

兵宋夏內致困憊自速土崩哀宗之世無足為者皇元功德日盛天人屬心日出熾息理勢必然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世紀

贊曰遼王杲取中京宗翰宗望皆從景宣別領合札猛安合札猛安者太子之猛安也宗翰請立熙宗宗望不敢違太宗不能拒其義正其理直矣舊史稱宗寬恕好施惠熙宗不終海陵陷斃自時厥後得大位者其子孫有以夫顯宗孝友惇睦

本朝書卷之六

六

在東宮二十五年不聞有過承意關導四方陰受其賜天不假之年惜哉

本朝書卷之一

金史論曆卷之二

元脫脫修 明項篤壽輯

志

天文志

自伏羲仰觀俯察黃帝迎日推策重黎序天地堯
曆象日月星辰舜齊七政周武王訪箕子陳洪範
協五紀而觀天之道備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故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於日星風雨霜雪
雷霆書變而不書常所以明天道驗人事也秦
漢而下治日愈少陰陽意遠天象錯迕無代無之

金史論曆卷之二

一

金百有十九年而日食四十二星辰風雨霜雪雷
霆之變不知其幾金九主莫賢於世宗二十九年
之間猶日食者十有一日虹貫者四五然終金
之世慶雲環日者三皆見於世宗之世義和之後
漢有司馬唐有索季皆世掌天官故其說詳且六
合爲一推步之術不見異同金宋角立兩國置曆
法有差殊而日官之選亦有精粗之異今奉詔作
金史於志天文各因其舊特以春秋爲準云

曆志

昔者聖人因天道以授人時釐百工以熙庶政步

推之法其來尚矣自漢太初迄于前宋治曆者奚

啻七十餘家大槩或百年或數十年率一易焉蓋

日月五星盈縮進退與夫天運至不齊也人方製

器以求之以俾其齊積寡至多不能無爽故爾金

有天下百餘年曆惟一易天會五年司天楊紱始

造大明曆十五年春正月朔始頒行之其法以三

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爲曆元

五千二百三十爲日法然其所本不能詳究或曰

因宋紀元曆而增損之也正隆戊寅三月辛酉朔

司天言日當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

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時皆先天丁酉九

月丁酉朔食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乃命司天監

趙知微重修大明曆十一年曆成時翰林應奉耶

律履亦造乙未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

遂命尚書省委禮部員外郎任忠傑與司天曆官

驗所食時刻分秒比較知微履及見行曆之親疎

以知微曆爲親遂用之明昌初司天又改進親曆

禮部郎中張行簡言請俟他日月食覆校無差然

後用之事遂寢是以終金之世惟用知微曆我朝

初亦用之後始改授時曆焉今其書存乎太史采

而錄之以爲曆志

五行志

五行之精氣在天爲五緯在地爲五材在人爲五常及五事五緯志諸天文歷代皆然其形質在地性情在人休咎各以其類爲感應於而間者歷代又有五行志焉兩漢以來儒者若夏侯勝之徒專以洪範五行爲學作史者多采其說凡言某徵之休咎則以其事之得失繫之而配之以五行謂其盡然其蔽不免於傳會謂其不然肅時雨若蒙恒風若之類宜子蓋嘗言之金世未能一天下天文災祥猶有星歷之說五行休咎見於國內者不得他談乃彙其史氏所書仍則史法作五行志至於五常五事之感應則不必泥漢儒爲例云

地理志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元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比三千餘里火魯火曠謀克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路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

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爲界而與宋爲表裏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爲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都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爲州或升城堡寨鎮爲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雖貞祐興定危亡之所廢置既歸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盡著之其所不載則闕之

禮志

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粲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寧建宗松庶事草創皇統間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其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繼以海陵狼顧志欲併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宮繕宗廟社稷悉載宋故禮器以還外而黷武內而縱欲其於既失奚敢議禮樂哉世宗既興復收綱所遷宋故禮器以旋迺命官參校唐宋故

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以審樂統以
宰相通學術者於一事之宜適一物之節文既上
聞而始彙次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金
纂修雜錄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珠貫綦布井然
有序炳然如冊又圖吉凶二儀鹵簿十三節以備
大葬小鹵簿九節以備郊廟而命尚書左右司春
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遠也是時寓
內阜安民物小康而維持幾百年者實此乎基鳴
呼禮之爲國也信矣夫而況關雎麟趾之化其流
風遺思被於後世者爲何如也宣宗南播疆宇日

金史卷之三

五

蹙旭日方升而燭火之燃蔡流弗東而餘燼滅矣
圖籍散逸既莫可尋而其宰相韓企先等之所論
列禮官張瑋與其子行簡所私著自公紀亦亡其
傳故書之存僅集禮若干卷其藏史館者又殘缺
弗完姑擬其郊社宗廟諸神祀朝覲會同等儀而
爲書若夫鹵簿則略焉蓋自熙宗海陵衛紹王之
繼統雖曰鹵簿十三節以備大葬其行乎否耶蓋
莫得而考也故宣宗之喪禮存亦不復紀噫告朔
餼羊雖孔子所不去而史之缺文則亦慎之作禮
志

樂志

傳曰王者成功作樂治定制禮三帝三王之彌
文哉蓋有天下者將一軌度正民俗合人神和上
下合禮樂何以爲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樂然而
未盡其美也及平大定明昌之際日修月葺粲然
大備其肆太常寺即郊廟祀享大安人朝會宮縣
二舞是也隸教坊者則有鏡歌鼓吹天子行幸鹵
簿導引之樂也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世
宗嘗爲其意度爲雅曲史錄其一其俚者弗載云
儀衛志

金史卷之三

九

金制天子之儀衛一曰立仗二曰行仗其衛士曰
護衛曰親軍曰弩子曰控鶴曰傘子曰長行立仗
則有殿庭內仗殿庭外仗凡大禮大朝會則用之
其朔旦常朝弩手百人分立兩階而已行仗則有
法駕大駕黃麾仗凡行幸及郊廟祀享則用之其
非大禮遠出則有常行儀衛宮中導從焉大抵模
倣宋制錯綜增損而用之其宿衛則見兵志云

輿服志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識以祀以封以用以
戎所以別上下明等威也歷代相承互有損益或

因時創始或襲舊致文奇巧日滋浮靡益蕩加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蓋恭惟於郊廟祀享法駕導引爲一代令儀而不敢廢也其於先王經世立法之意寡乎闡哉金初得遼之儀物既而克宋於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駕迨至世宗制作乃定斑斑乎古矣考禮文證國史以見一代之制度云

兵志

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勁人多沉雄兄弟

金史卷之五

七

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日奮起變弱爲彊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爲之効力而守之猛安謀克雜處漢地聽與契丹漢人昏因以相固結迨夫國勢浸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衆猛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府募軍募軍兼采漢制伐宋之役參用漢軍及諸

部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策在於以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第以上字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疑卒自戕賊遂致強本刊落醇風鏹薄將帥勢離兵士驕惰迄其亡也忠孝等軍搆難于內外軍雜人召禍于外向之所謂志一而力齊者不見可恃之勢焉豈非自壞其家法而致是歟抑是道也可用於新造之邦不可以保長久之天下歟金以兵得國奉詔作金史故於金之兵志考其興亡得失之跡特著於斯兵制馬政養兵等法載諸舊史者

金史卷之五

八

耶列子篇

刑志

昔者先王因人之知畏而作刑因人之知耻而作法畏也耻也五性之良知七情之大閑也是故刑以治已然法以禁未然畏以處小人耻以遇君子君子知耻小人知畏天下平矣是故先王養其威而用之長可以教愛慎其法而行之耻可以立廉愛以興仁廉以興義仁義興刑法不幾於措乎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贖並行此可施諸新國非經世久遠之規也天會以來漸從吏議

皇統頒制兼用古律厥後正隆又有續降制書大
定有體且條理有重修制條明昌之世律義初條
非修品式寔備既而泰和律義成書宜無遺憾然
國脉紆緩風俗醇醜世道升降君子觀一代之刑
法每有以先知焉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縣
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
篋故習由是以深文傳致爲能吏以慘酷辦事爲
長才百司姦賊真犯此可決也而微過亦然風紀
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以爲殿最原
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成就繩約

金史卷之三

九

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爲蓋
奈人強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
少禮終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
不免至於避辟遠引罕聞其人殊不知君子無耻
而犯義則小人無畏而犯刑夫是故論者於教愛
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雖然世宗臨御法
司奏獄或去律援經或揆義制法近古人君聽斷
言幾於道鮮有及之者章宗宣宗嘗親民事嘗于
裁決寬猛出入雖時或過中迹其矜恕之多猶有
祖風焉簡牘所存可爲龜鑑者本紀刑志詳略互

見云

食貨志

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
非食貨不立然燧人庖犧能爲飲食之道以教人
而不能使人無飲食之疾三王能爲食貨之政以
遺後世而不能使後世無食貨之弊唯善養生者
如不欲食啖而飲食自不闕焉故能適飢飽之宜
可以疾少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
自不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弊少而長治金
於食貨其立法也周其取民也審太祖肇造滅遼

金史卷之三

十

租稅規模遠矣熙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蕪務
遠略君臣講求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爲先務雖
以世宗之賢儲積多志爲葺一日而忘之章宗彌
文蠲輿邊費亦廣食貨之議不容不急宣宗南遷
國土日蹙汙池數畧往往而然攷其立國以來所
謂食貨之法率舉大者曰租稅銅錢交鈔三者而
已三者之法數變而數窮官田曰租私田曰稅租
稅之外筭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其
歲餘多寡徵錢曰物力物力之徵上自公卿大夫
下逮民庶無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

錢以其受饋遺也猛安謀克戶又有所謂牛頭稅者宰官有納此稅庭陞間諮及其增減則州縣徵求於小民蓋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其爲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奴婢戶二稅戶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爲通檢又爲推排凡戶隸州縣者與隸猛安謀克其輸納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謂其厲民即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即舉行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

金史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絕告誡嘗自計其國用數亦浩瀚若足支歷年者郡縣稍遇歲侵又遽不足竟莫詰其故焉至於銅錢交鈔之弊蓋有甚者初用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廢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銅禁雖嚴銅不給用漸興窒冶凡產銅地脉遣吏境內訪察無遺且及外界而民用銅器不可闕者皆造於官而需之既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爲立價以售此銅法之變也若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歛散無方已見雍熙初恐官

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訐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絕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弊又滋採亦無策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

金史卷之二十一

十一

而不用鈔則又責民以鈔納官以示必用先造三十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先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爲寶泰寶泉未久更作通寶準銀并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繼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元無定制而金祚訖矣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亡國若鹿堂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散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爲政常有卹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

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
括果閹雜一切培克之政靡不爲之加賦數倍豫
備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爲相議
至權油進納監官輒售空名宣勅或欲與以五品
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
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
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鬻
盜之效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勳以王爵固結其心
重爵不既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數壞皆
不暇顧國政不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

金史論聚斂

三

許和今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
於南伐詭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
三軍憤亡我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故志全
之食貨者不能不爲之捲卷而興慨也傳曰作法
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全起東海其
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
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使於斯時縱不能
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末業口分以制民產
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爲
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耶其弊在於急一時

之利踵父壞之法及其中葉卻遼儉朴藥宋繁縟
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
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
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由
是歟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拯其弊祇益甚焉耳
其他鹽筴酒麴常平和糴茶稅征商推場等法大
槩多宋舊人之所建明息耗無定變易靡恒視錢
鈔何異田制水利區困之目或驟行隨輟或屢試
無效或執議未行咸著于篇以備一代之制云

選舉志

金史論聚斂

四

自三代卿舉里選之法廢秦漢以來各因一代之
宜以盡一時之才苟足於用即已故法度之不一
其來遠矣在漢之世雖有賢良方正諸科以取士
而推擇爲吏由是以致公卿公卿子弟入備宿衛
因被寵遇以位通顯魏晉而下互有因革至於唐
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由是塗則自以
爲嫌此由時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趣向然也遼起
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於其國者攷其致
身之所自進士纔十之二三耳金承遼後凡事欲
軌遼世故進士科目燕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

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爲程文斯蓋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公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括者乎金治純駁議者於是每有別焉宣宗南渡更習日盛苛刻成風殆亦多故之秋急於事功不免爾歟自時厥後仕進之岐院廣僉倖之俗益熾軍伍勞效雜置令錄門蔭右職迭居朝著科舉取士亦復汎濫而金治衰矣原其立經陳紀之初所爲升轉之格考察之方井井然有條而不紊百有餘年才且不乏豈非其效乎奉詔作金史志其選舉因得而詳論之司天太醫內侍等法歷代所有附著于斯諸爵進納金季之弊莫甚焉蓋由財用之不足而然也特載食貨志

百官志

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郡以專征伐疑然自爲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諳版勃極烈居守諳版尊大之稱也

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諸勃極烈之上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齊阿買阿合吳迭之號以爲陞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廢其後惟鎮撫邊民之官曰禿里烏魯國之下有掃德脫朵詳穩之下有麼忽魯尼昆此則具於官制而不廢皆踵遼官名也漢官之制自平州人不樂爲猛安謀克之官始置長吏以下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于廣寧尚踵遼南院之舊天會四年建尚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頒新官制及換官格除拜內外官始定勲封食邑入街而後其制定然大率皆循遼宋之舊海陵庶人正隆元年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所各統其屬以修其職職有定位員有常數紀綱明庶務舉是以終金之世守而不敢變焉大定二十八年任仕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四季赴選者千餘歲數盈者三千明昌四年奏周歲官死及事故者六百七十新入仕者五百一十見在官萬一

千四百九十九內女直四千七百五員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自至泰和七年在仕官四萬七千餘四季部擬授者千七百監官到部者九千二百九十餘則三倍世宗之時矣若宣宗之招賢所經略可義宗之益政院雖危亡之政亦必列于其次以若一時之事云

金史論贊卷之二終

金史論贊卷之三

表

元脫脫脩 明項篤壽

宗室表

古者太史掌叙邦國之世次辯其姓氏別其官職尚矣金人初起完顏十二部其後皆以部爲氏史臣記錄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顏者稱完顏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顏蓋疎族若石土門迪古乃是也有異姓完顏蓋部人若撒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避睿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宣宗詔宗室皆稱完顏不復識別焉大定泰和之間祖免以上親皆有屬籍以叙授官大功以上襲卒輟朝親親之道行焉貞祐以後譜牒散失大槩僅存不可殫悉今掇其可次第者著于篇其上無所係下無所承者不能盡錄也

交聘表

天下之勢曷有常哉金人日尋干戈撫制諸部保其疆國以求逞志於遼也豈一日哉及太祖再乘勝已即帝位遂乃招之使降是猶龍蒸虎變欲誰何而止之厥後使者八九往反終不能定約束何

者取天下者不徇小節成笑既定矣終不為卑辭
厚禮而較攻遼人過計宋人亦過計海上之書曰
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此何
計之過也血刃相向百戰而得之卑辭厚幣以求
之難得而易與人豈人之情哉宋之失計有三撤
三關故塞不能固燕山塞汴京城下之盟竭公私
之帑以約質立梁楚而不力戰而江左稱臣金人
豈愛宋人而為和哉策既失矣名既屈矣假使高
宗立歸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山東不然亦不失
晉元帝其孰能亡之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
以尊稱與之是誰強之耶金人出于高麗始通好
為敵國後稱臣夏國始稱臣末年為兄弟於其國
自為帝宋於金初或以臣禮稱表終以姪禮往復
稱書故識其通好與間有兵爭之歲其盛衰大指
可觀也已使者或書本階或用借授兩國各因舊
史不必強回云

金史論贊卷之四

元脫脫脩 明項篤壽輯

列傳

后妃傳

古者天子娶后三國來媵皆有姊妹凡十二女諸
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廣繼嗣忌妬忌防淫惠
塞禍亂也后亡則媵為繼室各以其叙無三媵則
嫁姪繼室亦各以其叙繼室者治其內政不敢正
其位號禮廟無而祔不並尊也魯成風始而祔宋
國三媵齊管氏三歸春秋皆譏之周禮內宰其屬
則內小臣閭人寺人次之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
史嬪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又次之昏義稱后立
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與
春秋周禮合後世因仍其說後宮遂至數千金代
后不娶庶族甥舅之家有周姬齊姜之義國初諸
妃皆無位號熙宗始有貴妃賢妃德妃之號海陵
潘嬖後宮又多元妃姝妃惠妃貴妃賢妃宸妃麗
妃淑妃德妃昭妃溫妃柔妃凡十二位大定後宮
簡少明昌以後大備內官制度諸妃視正一品比
三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

充媛視正二品比九嬪婕妤九人視正三品美人
九人視正四品才人九人視正五品比二十七世
婦寶林二十七人視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視正
七品采女二十七人視正八品比八十一御妻又
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皆內官也太祖
嫡后聖穆生景宣光懿生宗幹有定策功欽憲有
保佑之功故自熙宗時聖穆光懿欽憲皆祔宣獻
生睿宗大定祔焉故太祖廟祔四后睿世顯宣皆
祔而後惟太宗景宣熙宗章宗室祔一后貞慈光
獻昭聖雖庶姓皆以子貴宣宗冊溫敦氏乃賜姓
變古甚矣故自初起至于國亡列其世次著其族
里可考嗟焉其無與於世道者置不錄

后妃二

贊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班昭氏論之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
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
巧過人也清閑自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
法足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
於人是謂婦言幽閒靡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
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

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後世婦學不脩麗色以相高
巧言以相傾術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寵是故悼平
掣頰皇統以隕其身海陵蠱惑群嬖幾亡其國道
陵李氏擅寵蠹政卒償其宗嗚呼可不戒哉

宗室諸王

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右
海姑水納翁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
弟蓋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為氏宣宗
詔宗室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為氏非宗室
同姓者遂不可辨矣

石顯桓桓桓散達烏春溫敦蒲刺臘酷鈍恩
留可阿錄

贊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世祖擒臘酷婆諸刊既
獻之遼以為功則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
為亂階遼人不察盡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景祖
止昂魯林牙止同幹穆宗止遼使阿疎城始終以
應路誤之而遼人不悟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
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
不可以與人遂割其西耳謂之禿耳馬遼貴人乃
弗取其削平諸部則借遼以為已重既獻而求之

則中以爲已重戰陣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終不悟立興亡有數蓋天奪其魄歟

奚王固南保

贊曰庫莫奚契丹起於漢末盛於隋唐之間俱疆爲隣國合併爲君臣歷八百餘年相爲終始奚有五大定間類族者姓有遙里氏伯德氏與里氏梅知氏揣氏

歡都治訶骨赦訛古乃蒲查

贊曰賢石魯與昭祖爲友歡都事景祖世祖爲之臣蓋金自景祖始大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傳異

金史卷之四

四

姓之臣以歡都爲首治訶雖宗室與歡都同功故列叙焉

太祖諸子

贊曰太祖躬擐甲冑以定國家舉無遺策而諸子勇畧材識足以遂父之志傳及太宗而諸孫享其成矣

撒改宗憲習不失宗亨宗賢石土門忠思敬

贊曰効者讓國世祖以開帝業撒改治國家定社稷尊立太祖深謀遠略爲一代宗臣賢矣哉習不蓋前人之衍著勲五世易曰有子考無咎其此

之謂平始祖與弟異部而處子孫俱爲強宗而取遼之策卒定于廋古乃豈天道陰有以相之邪
幹魯幹魯古勃董婆盧火吾扎忽閣毋宗叙妻室銀木可

贊曰金啓疆土幹魯幹魯古方面功最先著婆盧火妻室最先封泰州之邊圍黃龍之衝要寄亦重矣若閣毋之勤勞南路妻室之經營陝西銀木可之圍守太原勞亦至矣幹魯古之不治閣毋之敗讎罰之亟諸將謂焉夫能以弱小終制疆大其效驗與銀木可習古迺觀人之國而知其可伐古語

金史卷之四

五

云國有八觀善矣夫

阿離合憲宗雄希尹

贊曰阿離合憲之善頌宗雄之強識希尹之敏學蓋之以征伐之功豈不偉哉

宗翰宗望

贊曰宗望啓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電掣兵無留難再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爲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曰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止其宗均之謂乎

左企弓虞仲文曹男義康公弼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男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識之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爵位委質二君陷身逆黨三者胥失之哀哉

太宗諸子

贊曰金議禮制度斑爵祿正刑法治曆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果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果子宗義爲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目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僇辱焉秦漢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

以觀世變矣

宗弼張邦昌劉豫撻懶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履定分不可頃刻易也五季亂極綱常散壞遼之太宗慢棄神器倒置冠履援立石晉以臣易君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豫之事出焉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執曰不可豫乘時微利金人欲倚以爲功豈有是理哉撻懶初薦劉豫後以陝西河南歸宋視猶僮來初無固志以處此也積其輕躁終陷逆圖事敗而奔適足以實通宋之事爾哀哉

劉彥宗劉勣劉孝劉仲諫劉頊時立愛韓企先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二曹條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見爲施設不見于朝廷之士軍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韓企先入相而朝幾二十年成功著業世宗稱與焉

宇文虛中王倫

贊云孔子六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宇文虛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綸執袴之子市井爲徒此豈行已有耻之士可以專使者耶二子之死雖冤其自取亦多矣

熙宗二子

贊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諸班勃極烈即帝位諸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齊安爲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焉

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蓋暉大莫磐阿里補

贊曰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蓋暉大莫阿爾補等八人皆收國以來所謂能罷之士不二

心之臣也其功有可銘者焉

郭藥師

贊曰郭藥師者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為三國之禍福如是其不侔也魏公叔庠勸其君殺衛鞅豈無所見歟

移刺溫

贊曰軍旅之事鋒鏑在前不計其死耳屬金鼓目屬旌旗心屬號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國用兵至於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雖細必錄所以明功也

李金吾贊卷四

蕭仲恭尚松

贊曰忠信行已豈不大哉蕭仲恭盡心故主而富貴福澤嚮之與宗室舊臣等美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高松誼遇李老僧而社稷安皆有古烈士夫之風焉

光英

贊曰海陵伐宋先英居守使砲滿訛里也以官師兼統軍之任計至悉也豈料死其手乎苟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昵人之子不翅魚肉而獨已子之謀安不可得矣

張通仁張汝霖張汝素張汝弼耶律安

禮納合椿年祁宰

贊曰昇哉海陵之為君也舞智御下而不鄙焉君子仕於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誑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汝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為無役不從為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豈亦自取之邪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一以婉辭一以密諫賢於不諫而已祁宰一賢流獨能極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成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禮納合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未舉之前然觀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徇國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

撒剌喝禰溫敦思忠溫敦元帶奢睹

贊曰撒剌喝溫敦思忠奢睹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撒剌喝既自以言致疑猶與大臬辯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林谷贊謨廉直自奮思忠擠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遷棄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室而效其貲此何異

於後越人于也豈有乎陰謀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已晚矣正隆之末介階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與戰過側趙趙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高慎白彥敬張景仁

贊曰高慎以樞密為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繩治無所避幾不免於怨憎之荼毒直已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受大定之詔而世宗賢之嚮使又在此位其深謀遠慮必有棟動人者張景仁儒者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世宗諸子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游陵之失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末中末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李石完顏福壽獨吉義

贊曰章宗嘗問群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為誰完顏守貞對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歎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顏謀行部署諸軍高忠建爭長完顏福壽讓忠建而已下之其功多矣當是時獨吉義最先至諸將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

也

烏延蒲魯甲等

贊曰臨泉之捷震電燁輝行離之克我勢攸赫隴坻爆摧淮過鈞鉞成矣故則叙諸將之功焉

紇石烈志寧僕散忠義徒單合喜

贊曰大定之初丘運於江淮難作於契丹謀衍挾功窩幹橫壘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獨斷召還謀衍僕散忠義受任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之謂邪紇石烈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敢辭為宰相則誠不能如知為相之難固所謂賢

不美書卷西

十

也秦隴之兵殆其及乎徒單合喜料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哉

道 紇石烈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括安禮移刺

贊曰良弼守道琚安禮道皆無聞正隆時及其遜治朝佐明主諫行言聽當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不無闕上下相安君子其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海陵能知移刺道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人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污隆也尚矣金世內燕惟親王公主驕馬

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瑒入諸王以下竊語心蓋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顯著為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瑒瑒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憐然曰何謂也瑒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豈夫世宗悟而止且人主家事人臣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幾亡唐祚瑒之對其為金謀者至矣

本史卷之四

十二

蘇保衡等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參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同無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宰相執政豈異道邪蘇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移刺慥子敬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高衍高德基張九思

贊曰史之興其奈之李邪吏有選試其途金之際

邪其文從一從吏字法不貳之謂邪守法不貳斯真吏矣巧者舞文以亂法察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衍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

完顏撒改等

贊曰記曰君子聽聲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場之事恤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戎邊圉之臣不可以不論焉

趙興祥石抹榮

贊曰趙興祥石抹榮自拔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

本史卷之四

十三

樹立固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述世宗之擢聲技減庖人仁愛若是而其后不興起哉

毛碩李

達曹烏手之大懷貞盧孝儉盧庸李

贊曰毛碩李上達曹烏手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倖倖然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徒單克寧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

履盛滿而不忘之上也孜孜勉勵恪守職業不
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重次也諫期必行
言期必聽為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章宗諸子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歷
年不永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錮厲王諸子禁錮
四十餘年長女鰥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
禁金亡柞後可知矣

顯宗諸子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
四方信哉守忠立為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
薨哀宗復之嗣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
殆盡哀宗尚且疎忌骨肉非明惠之賢荆王幾不
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

獨吉思忠承裕

贊曰曹劇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
氣為主金河堡之役獨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
振金之亡國兆於此焉

宗浩

贊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既而畫淮為界厥後海

陵哪衆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
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
使先發焉能冒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
按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
書辭抑揚增損之際有可籍口即許其平矣函首
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按宗浩
常勝之宋史挖搭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
亦成天章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夾谷清臣內族襄夾谷衡完顏安國瑤里亭
送

金史卷之五

五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為師之
始出師之道當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遽以貪小
利敗襄雖賢竭力而後勝其任衡安國字迭之功
又亞於襄者也然而兵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
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者強兵制勢者亡述襄之
開業壞壞以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
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道也金以兵始亦
以兵終嗚呼用兵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後利腹張萬公蒲察通粘剌斡特剌程輝劉

瑋師中王尉馬重延

行曰移刺嚴從容進說信乎於君至論經純傳駁以孝行為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已質言無華開塚括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閉於群說而不試致仕而歸理勢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幹特刺之鯁直劉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有附否之議劉璋兄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蔚馬惠迪之徒何足美也

梁襄

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論議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襄諫此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為忌金之致治於斯為盛嗚呼休哉

路伯達

贊曰金訓宋稱臣締婚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享禮也納其重賂其可乎哉時人貪利忘禮習以為常莫有知其為非者故去則云酬勞効還

則云增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詎耶伯達獨能明其非禮固厭所饋齋志未畢傅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學婦人秉心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於世俗之見者寧不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賀揚庭
梁清亨幹勤忠張大節張亨韓錫卿儼巨構

贊曰裴清亨以進士選奉御能陳唐虞致治之道於官庭無私之地又能床中肯綮道兒之姦幹勒忠以吏道致身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

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論議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襄諫此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為忌金之致治於斯為盛嗚呼休哉

將者如市張大節獨守正不赴韓錫出守河間面諭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繩以法倭者必希肯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識之士不為富貴所移者也巨構執散賀揚庭骨鯁大定於二人而屢評南北士習之優劣置其然乎張亨始以繆庸見薄晚以論劄稱賞亦砥礪之功歟鄧儼專務謀身上下稱黜致仕求進用弗可改也夫

閻公貞焦旭劉仲洙李完馬伯祿楊伯元劉璣康元弼移刺益

贊曰閻公以定金銀物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稱之難矣焦旭畿內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遂罹深憲大臣請人主遊獵劾奏其非為之罷職誠有古人之風焉李完康元獨撫他足稱完論臺令史一事元弼論曹衛兩城各當其可焉有祿初坐黨廢晚著治跡劉璣初以理財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遭遇不同而百祿求福不問非璣所及也劉璣以大定之立馳赴行在雖終身榮寵蓋一趨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移刺益剛而敢益以克寧北伐為不可仲洙釋田致黨禍

李史集卷南

大

三十家語曰剛毅木訥近仁豈不信哉

完顏匡完顏綱完顏定奴

贊曰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以為功猶曰有人焉韓侂冑心疆智疎蘇師口謀淺任大幽首燕薊南北皆曰賊臣何哉完顏匡完顏綱皆泰和終功之臣然匡聚忠于大安綱罔難于至寧昂貴之惑人乃如此邪

徒單鑑買鉉孫鐸孫即康李革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溥哉徒單鑑拱挹一語而章宗立厥功懋矣買鉉孫鐸皆舊臣鉉久致仕

鐸忤肯衛王皆不復見用徒單鑑亦外官惟孫即康詭隨乃驟至宰相古所謂斗筭之人即康之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似漢耿育有肯哉貞祐執政李章可謂君子其進退之際有古人為相之風焉

鐸壽

贊曰孟鐸宗端修路鐸盡言於章宗皆擯斥不遂鐸劾胡沙虎可謂先知雖行其言弗究厥罰厥後胡沙虎逆謀得特國終至下誤國而不悟也宣宗時完顏素蘭言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礪之

李史集卷南

大

手實士不能塞河決有以也夫完顏伯加以著功參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難也如是哉木虎鐸壽所謂執義事以諫者邪

張煒高竑李復亨

贊曰大凡兵興則財用不足是故張煒李復亨乘時射利聚歛為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煒復亨宣慰南陽還奏稽熟可權所謂聚歛之臣者二子之謂矣高竑之守藏君子頗有取焉

承暉抹然盡忠僕散端耿端義李英字木庵

德裕烏古論慶壽

贊曰承暉守中都者年相為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大抵宣宗既遷則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決矣僕散端義似忠而實愚抹撚盡忠委中都庸何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幸木魯德裕緩師期姦人之黨於是何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烏古論慶壽無罰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僕散安貞田琢完顏弼蒙古綱必蘭阿魯帶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晉鼎控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

全史卷之四

十

觀者故田琢撫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嚮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啓妄發南挑宋兵宣宗道謀是用照煦以為慈暉瞰以為明子子以為強既而潼關破毀峭渾褒敗汴州城門不啓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為自守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去東平而交魯蹙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完顏仲元完顏阿鄰完顏震烏古論長壽完顏佐

贊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一時之功郭仲元郭阿鄰以功皆賜國姓女奚烈資祿烏古論長壽皆封疆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顏震完顏佐皆賜國姓者併附于此

石抹仲溫等

贊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將遺老往往在焉高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實疎之故石抹仲溫以下

全史卷之四

十一

以見當時之將校焉

納坦謀嘉等

贊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間之悅於直言而使邪說亂之貞祐興定之間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蔽於所惑羣才諱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

與屯忠孝蒲察思忠紀石烈胡失門完顏寓

幹勒合打

贊曰讀余史至張行信詢與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與有為也如此夫進退宰執豈無其道

也哉語其親知諷之求去豈禮邪是故與屯忠孝
滿察思忠之黨比紇石烈胡失門之疲衆完顏寓
之輕信誤國幹勒合打之詆訟上官於是曾不之
罪失政刑矣豈小懲大誡之道哉

程案任熊祥孔璠范拱張用直劉樞王脩楊
伯雄蕭貢溫迪罕締達張翰任天寵

贊曰程案任熊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齊
太祖皆見禮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父
子並列舊學劉樞之練達王脩之疆敏於事楊伯
雄之善諷諫工辭藻蕭貢溫迪罕締達之文藝適
時之數人者迭用於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
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
百餘年所以培植人才而懷其效者於斯可槩見
矣

張暉張行簡

贊曰張暉行簡世爲禮官世習禮學其爲禮也行
於家庭講於朝廷施用於鄰國無不中度古者官
有世掌學有專門金諸儒臣唯張氏父子庶幾無
愧於古乎

賈益謙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
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爲惡暴其大者斯
亦足矣中興之醜史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
亦可爲取富貴之道乎嘻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
其何以興

劉炳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
而以一臺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木虎高琪塔不也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爲之
說以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
侍密謀于宮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爲外臣所
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爲說此可欺後世邪
金至南渡雄臣之庭羸病人元氣無幾琪喜更而惡
儒好兵而厭靜沮遷凡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
醫投以烏喙附子祗速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之
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高汝礪張行信

贊曰高汝礪挺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爲
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嘗語

言無避忌然一遭政塗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為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讓汝礪不讓又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果著行信而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樂見於斯矣

晉朝侯摯把胡僧師安石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為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于內胥鼎侯擊中禦于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兵借穀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完顏素蘭陳規許古

贊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繼述世宗為志而其所為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琚為相居臣之間務行寬厚高琪秉政惡儒喜更上下苛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琪必亂紀綱陳規力言刀筆更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有古評臣之風宣宗知其為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

隆世宗難矣

楊雲翼趙秉文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有足傳雲翼諫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京略庭筠之累秉文所為茲事大愧高允

韓王馮璧李獻甫雷淵程震

贊曰韓王馮璧李獻甫雷淵皆金季家傑之士也邪淫之變王募兵旬日而得萬人牙兀塔之凶暴壁以王度繩之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歲幣

金史論贊卷之四

十五

獻甫以宋賜夏姓一事折之夏使語衆而和議定淵為御史惟貴欲避古之國士何加焉王以疑見宛壁淵疾惡太甚議者以酷讖之數豈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罪比蹶馮雷然亦以群小齟齬而死直士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吁

古里甲石倫內族訛可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察者屢晚起為將卒死於難金運將終又用數奇之李廣其之絕不亦宜乎草說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入之言夫

以晉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金失政
刑夫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撒合董強伸烏林答胡土

贊曰撒合董本以佞進烏林答胡土戰陣不武付
以孤城望其捍禦大難豈得為知人乎強伸一射
獲卒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遂過二人力畫
乃幾猶有烈丈夫之風焉古人有言四郊多虞援
士為將使金運未去伸足以建功名矣夫

內族恩烈

贊曰恩烈風惠請誅權奸以立主威有甘羅辟驪
之風所謂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脅
其子使招之降不顧而輒射之何愧乎橋玄至如
不從武仙之言以至於敗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
之死而有是言仙無入援之意則非誣也

範石裂牙吾塔

贊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矯寬
厚之政好為苛察然為之不果反成姑息將帥鄙
儒雅之風奸為相素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牙吾
塔戰勝攻取厥行江淮而殄暴不法肆侮王人此
豈可制者乎棄陝而歸死於道途殆其幸歟其子

效尤竟陷大僕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為過也

完顏合達移刺蒲阿

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然而地
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伐宋唐州之後
喪師七百主將訛論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糾
之宣宗獎御史而不罪訛論是君臣相率而為虛
聲也禹山之捷而未有為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
事有以啓之耶至於三峯山之敗不可收拾上下
眊眊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道襄漢懸軍深入
機權若神又獲大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逮萬
世之儲功合達雖長將而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
以一死無嫌猶足取焉

完顏賽不

贊曰賽不臨陣對壘既有將略泊秉鈞衡觀其救
解楊君仁侯等言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
人之風焉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修匹夫匹婦之
節此猶大厦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內族白撒

贊曰白撒本非將才恆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
貴在懷其謀而此危亡方謀封疆以自適此猶大

厦將焚而燕雀不悟者歟

赤盜合喜

論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屢著分效要亦諸將石蓋蝦蟇等功也既當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舉措煩擾實出兵退即圖稱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平之潰裂怒所歸幸這一死猶懷異圖卒殞猜疑天蓋假手於崔立也

白華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申事機然三軍敗衄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

金史論贊卷之四

三十八

行乎從環歸宋聲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譙周等例云

斜卯愛寶石林世勛

贊曰愛寶言爾錫家屬禁錮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政之橫世勛言河北軍戶給田之不便親出渡河之非計皆藥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時病在膏肓間矣倉扁何施焉其為忠謹則不可廢也

完顏奴申

贊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王辰維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

北禦以旅城弱卒託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是有安平君王璧有章孝寬必有以處此

崔立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封府庫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徵索暴橫輒以供備大軍為辭逞欲由已歛怨歸國其為罪不容誅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劉豫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魯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金史論贊卷之四

三十九

聶天驪亦蓋尉忻

贊曰聶天驪素履清慎亦蓋尉忻天資忠諫在治世皆是為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為願欲

是哉

徒單兀典石蓋女魯歡蒲察官奴向族承立贊曰官奴素行反側條南條北若壘斷然哀宗一日倚為腹心終為所制昭碧之處何異幽囚其事以梁武侯景大同而小異徒單兀典慶山奴為將貪食巨數取敗女魯歡無大失行而死於官奴哀宗猶暴其罪冤哉

徒單益都粘哥荆山王質

論曰金季之亂軍上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即群起而憤之無復忌憚益都荆山皆忠亮之士質進才略尤足取焉而不免於難惜哉

國用安時青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構難招誘降境亡命以挽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遇饑饉盜賊蜂起相為長雄又自屠滅害及無辜十餘年糜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為伐宋之舉迄金之亡其禍尤甚簡書所載國用安時青等遺事至今仁人君子讀之猶覺額終日當時黍黎如魚住金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苗道潤王福移刺衆家奴武僊張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張開燕寧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東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實錄所載如此他書載沿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刺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然不可攷矣

粘哥奴申完顏婁室烏古論鎬

贊曰晉劉越石長於撫納短於駕馭以故取敗粘哥奴申陳州之事殆類之矣三婁室皆金內族唯大婁室死得其所以西婁室議賊人也襄城事急醉不能軍乃遣一死金失政刑一至於此烏古論鎬幸蔡之請雖非至謀區區効忠以譏見忌哀宗之明益可知矣

張天綱完顏仲德

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並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為而為之直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世戚傳

金昭祖娶徒單氏后妃之族自此始見世祖時烏春為難世祖欲求昏以結其驩心烏春曰女直與胡里改豈可為昏世宗時賜夾谷清臣族同國人清臣胡里改人也然則四十七部之中亦有不通昏因實大其故則莫能詰也有國家者昏因有恒於能使風氣淳固親義不渝而貴賤尊威有別焉

蓋良法也歟作世戚傳

世戚傳二

贊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豈不重哉秦漢以來無世世甥舅之家關雎之道缺外戚驕盈何彼禮矣不作王姬蕭離之義幾希矣蓋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為昏因他姓不得參焉女為王后已尚王姬而自貴其貴豈厚不加焉寵榮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余之徒單於慚唐括蒲秦裴蒲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矣

世戚傳三

贊曰四喜奉迎而宮而值崔立之變智者居此與西宮周旋兵間以俟事變之定而徐圖之萬一不然以一死殉之耳他無策也四喜奉其私親以歸而望人主貸其死豈非愚乎

忠義傳

樂其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

具官守郡邑者年或治軍旅其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有甚於生者焉余代集外郎之臣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祭可謂至矣聖元詔修遼金宋史中前代之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臣從之嗚呼仁哉聖元之為政也司馬遷記豫讓對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義至哉斯言聖元之為政足為萬世訓矣作忠義傳

文藝傳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傳

文藝三

贊曰韓昉吳澈楚材而晉用之亦足爲一代之又
矣蔡珪馬定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贍鄭子
聘麻九疇之英偉王懋宋九嘉之邁往三季卓犖
純甫知道汾任氣獻能尤以純孝見稱王庭筠党
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王競劉從益王若虛
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在文藝中爵位之
最重者適全人言利興黨獄殺田穀文不能掩其
所短者歟事繼母有至行其死家無餘貲有足取
云

孝友傳

孝友者人之至行也而恒性存焉有子者欲其孝
有弟者欲其友豈非人之恒情乎爲子而孝爲弟
而友又豈非人之恒性乎以人之恒情責人之恒
性而不副所欲者恒有焉竭力於是豈非難乎
天生五穀以養人五穀之有恒性也服田力穡以
望有秋農夫之有恒情也五穀熟人民育豈異事
乎然以唐虞之世黎民阻飢不免以命稷百姓不
親五品不遜不免以命契以是知順成之不可必
猶孝友之不易得也是故有年大有年以異書於

聖人之經孝友以至行傳於歷代之史苟農與孝
之教不廢於歷代之政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
科章宗嘗言孝義之人素行已備雖有希覬猶不
失爲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世孝友見於
旌表載於史冊者僅六人焉作孝友傳

隱逸傳

孔子稱逸民伯夷叔齊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其
立心造行之異同各有所稱謂而柳下惠則又嘗
仕於當世者也長沮桀溺之徒則無所取焉後世
凡隱遯之士其名皆列於史傳何歟蓋古之仕者
其志將以行道其爲貧而仕下列者猶必先事而
後食焉後世干祿者多其先人尚人之志與歟老
嗟卑之心能去是者鮮矣故君子於士之遠引高
蹈者特稱述之庶聞其風猶足以立懦廉頑也作
隱逸傳

隱逸傳二

贊曰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冊所有得十有二
人焉其卓爾不羣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勸誘進士
主司發策問宋徽欽之罪承亮長揖而去之方金
人重舉業杜時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進

宋可不願仕人執其子為質寧棄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中豈不賢於殺妻以求大將者乎大夫士見善明用心剛故能為人所難為者如此

循吏傳

金自穆宗號令諸部不得稱都亭董於是諸部始列於統屬太祖命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一如郡縣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熙宗遣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彫勳之餘休養生息迄于明昌承安之間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棄矣宣宗尚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弟之政罕見稱述焉金百餘年吏治始終可攷於是作循吏傳

酷吏傳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準重典熙宗迭興大獄海陵剪滅宗室鈞棘傳會告姦上變者賞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咸尚威虐以為事功而讒賊作焉流毒遠邇慘矣金史多闕逸據其儲錄得二人焉作酷吏傳

佞幸傳

世之有嗜慾者何嘗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慾見制於人故人君亦然嗜慾不獨柔曼之傾意也征伐收獵土木神僊彼為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內蠱聲色外好大喜功莫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蕭肄至胥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作佞幸傳

列女傳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淑女及淫佚奢僭興亡盛衰之所由彙分類別號列女傳因以諷諫范曄始載之漢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葛絲繭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為賢若乃發居寡處患難艱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

宦者傳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宦者之事謂之宦者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

世唐世繼者皆為國入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便辟
善固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官
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論官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
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皆與政事而官者少與
焉惟海陵時有梁琬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天政
二君為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
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王潘守
恒頗能諷諫詩宣泉時有柳益蓋備之佼佼鐵之鋒
鋒者也作官者傳

方伎傳

太史公序九流述曰者龜策扁鵲倉公列傳劉歆
校中秘書以術數方伎載之七畧後世史官作方
伎傳蓋祖其意焉或曰素問內經言天道消長氣
運廣維修醫術託岐黃以傳其秘奧爾秦人至以
周易列之上筮斯豈易言哉第古之為術以吉凶
導人而為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為不善古
之為醫以活人為功後世醫者或因以為利而誤
殺人故為政於天下雖方伎之事亦必慎其所職
掌而務旌別其賢否焉金世如武頑武亢之信而
不誣劉宗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

尊之不可不記云

逆臣傳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法有五焉微
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夫
懲惡乃所以勸善也作逆臣傳

逆臣傳二

論曰春秋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曰齊人弑
其君商人嗟乎弑舍者商人也弑商人者郕駹闔
職也海陵弑熙宗完顏元宜弑海陵商人之弑也
郕駹闔職去之海陵之弑也元宜歸于世宗際闔
職役元宜都將也握君之親兵銳利以弑之其罪
豈容誅乎世宗僅能不大用之而已扎里海猶殺
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殺人未聞自首免罪而又予
賞者也况弑逆乎

逆臣傳三

論曰金九主遇弑者三其逆謀者十人肥宗之弑
惟大興國一人世家聲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
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
封餘秉德唐括離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弑
其首惡為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弑曰胡

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
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于公上而致討焉
如孔子之請討陳恒是也豈有如琪之擅殺而以
爲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
乎

叛臣傳

古書畔與叛通畔之爲言界也左氏曰政猶農之
有畔是也君臣上下之定分猶此疆彼界之截然
違此向彼則爲叛矣善惡判於跬步禍患極於懷
裏吁可畏哉故作叛臣傳

金史卷之四

甲

叛臣傳二

贊曰金人以燕山與宋遂啓張覺跳梁之心覺豈
爲宋者哉不過乘時以微利耳耶律余睹從宗望
追天祚會不遺餘力功成驕溢自取誅滅嗚哉正
隆佳兵契丹作難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可不戒哉

西夏傳

贊曰夏之醜備矣其臣羅世昌請叙世次稱元魏
魏襄徵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托跋氏按唐書元
魏八部有托跋部自党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

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
爲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
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
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
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
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莫
民俗強梗尚氣重飲諾敢戰鬪自漢唐以水利積
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甘涼亦各有灌溉土
境雖小能以富疆地勢然也五代之際朝興夕替
制度禮樂漸爲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
樂清厲頗控猶有鼓吹之遺音焉然能崇尚儒
術尊孔子以帝號其文章辭命有可觀者立國二
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偏鄉無常視三國之勢
強弱以爲異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地理往往
皆臆度言之聖神有作天下會于一驛道往來視
爲東西州矣

高麗傳

贊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于高麗者始通好爲鄰
國既而爲君臣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一再見而
已入聖朝猶子孫相傳自爲治故不復備論論其

與金事相涉者焉

金史公釋卷之四終

元史論贊目錄

卷之一

本紀

太祖

太宗

世祖

成宗

武宗

仁宗

英宗

泰定帝

卷之二

志

天文志

五行志

曆志

地理志

河渠志

禮樂志

祭祀志

輿服志

選舉志

百官志

食貨志

兵志

刑法志

卷之三

表

后妃表

宗室世系表

諸王表

諸公主表 二公表

宰相年表

卷之四

列傳

儒學傳 良吏傳 孝友傳

隱逸傳 烈女傳 釋老傳

方技傳 宦者傳 宰相傳

嘉禾項氏刻於萬卷堂

元史論贊目錄終

元史論贊目錄終

元史論贊卷之一

魚部

明末瀛等編 項篤壽

本紀 元史紀傳後無論贊今姑取總叙之

太祖

帝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
夏其奇勳偉跡甚衆惜乎當時史官不備或多失
於紀載云

太宗

帝剛明雄毅沉斷而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
后妃不許之過制初太宗朝於臣擅權政出多門

本朝

至是凡有詔旨帝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
御羣臣甚嚴嘗諭旨曰爾輩若得朕獎諭之言即
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
其戒之性喜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
所為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
無虛日終不自厭也

世祖

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
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成宗

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官臺外則委於宰臣然其不致於廢墜者則以去世祖爲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武宗

武宗當富有之大業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衆錫賚太隆而泛賞之恩薄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云

仁宗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俯身治國儒道爲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眷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英宗

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問何爲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爲大臣不

能匡輔反爲譴耶斥出之拜住進曰地震乃臣等失職宜求賢以代曰毋多遜此朕之過也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爲不法則必刑無赦入思吉思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入思告思雖事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邪卿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慮思及此億兆之福也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云

泰定帝

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茲其所以爲足稱也

元史論贊卷之一終

元史論贊卷之二

明宋濂等編 項薦壽輯

志

天文志

司天之說尚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致謹於斯者也是故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天文於是而測驗之器焉然古之為其法者三家曰周髀曰宣夜曰渾天周髀宣夜先絕而渾天之學至秦亦無傳漢洛下閎始

天文志卷之二

得其術作渾儀以測天厥後歷世遞相沿襲其有得有失則由乎其入智術之淺深未易遽數也宋自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于金元興定鼎于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為者也自

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而凡日月薄食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稜雲氣等事其係於天文占候者具有簡冊存焉若昔司馬遷作天官書班固范曄作天文志其於星辰名號分野次舍推步候驗之際詳矣及晉隋二志實唐李淳風撰於夫二十八宿之躔度二曜五緯之次舍時日灾祥之應分野休咎之別號極詳備後有作者無以尚之矣是以歐陽修志唐書天文先述法象之具次紀日月食五星凌犯及星變之異而凡前史所已載者皆畧不復道而近代史官

天文志卷之二

志宋天文者則首載儀象諸篇志金天文者則唯錄日月五星之變誠以璣衡之制載於書日星風雨霜雹雷霆之灾異載於春秋慎而書之非史氏之法當然固所以求合於聖人之經者也今故據其事創作元天文志

五行志

人與天地參為三極災祥之興各以類至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陰陽一太極耳而人之生也全付界有之具為五性者為五事又著為五德脩之則吉不脩則凶吉則致福焉

不吉則致極焉徵之於天吉則休徵之所應也不
吉則咎徵之所應也天地之氣無感不應天地之
氣應亦無物不感而況天子建中和之極身為神
人之主而心範天地之妙其精神常與造化相
流通若得鼓然故軒轅氏治五氣高陽氏建五官
夏后氏脩六府自身而推之於國莫不有政焉其
後箕子因之以衍九疇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
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
班固以來采爲五行志又不攷求向之論著本於
伏生生之大傳言六沚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
若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
用玉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顧乃執其類而
求之惑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儒王安石之論亦
過也天人感應之機豈易言哉故無變而無不脩
省者上也因變而克自脩省者次之災變既形脩
之而莫知所以脩省之而莫知所以省又次之其
下者災變並至敗亡隨之訖莫脩省者刑戮之民
是已歷攷往古存亡之故不越是數者元起朔漢
方太祖西征角端見于東印度爲人語云汝主宜
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止殺也憲宗討八赤蠻于寬

田吉思海會大風吹海水盡涸濟師大捷憲宗以
爲天導我也以此見五方不殊性其於畏天有不
待教而能者世祖兼有天下方地既廣郡邑災變
蓋不絕書而妖孽禍眚非有司言狀則亦不得具
見昔孔子作春秋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應
聖人之知猶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謹焉乃
本洪範徵春秋之意攷次當時之灾祥作五行志

曆志

夫明時治曆自黃帝堯舜與三代之盛王莫不重
之其文備見於傳記矣雖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
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漢劉歆作
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法以爲推步之準後世因之
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豈故相爲乖
異哉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既
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元初承用金
大明曆庚辰歲太宗西征五月望月蝕不効二月
五月朔微月見於西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
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秋去交終之率
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以正
大明曆之失且以中元庚午歲國兵南伐而天下

略定推上元庚子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殊遠創為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遂題其名曰西征庚午元曆表上之然不果頒用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十三年平宋遂詔前中書左丞許衡太子贊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改治新曆衡等以為金雖改曆止以宋紀元曆微加增益實未嘗測驗於天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毛鵬翼劉巨淵王素岳鉉高敬等

不登續集卷之三

五

參攷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為曆本十七年冬至曆成詔賜名曰授時曆十八年頒行天下二十年詔太子諭德李謙為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微攷證前代人為附會之失誠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今衡恂守敬等所撰曆經及議曆議故存皆可攷據是用具著于篇惟萬年曆不復傳而庚午元曆雖未嘗頒用其為書猶在因附著于後使來者有攷焉作曆志

地理志

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矣初太宗六年甲午滅金得中原州郡七年乙未下詔籍民自燕京

不登續集卷之三

六

順天等三十六路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憲宗二年壬子又籍之增戶二十餘萬世祖至元七年又籍之又增三十餘萬十三年平宋全有版圖二十七年又籍之得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有奇於是南北之戶總書于策者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曰嶺北曰遼陽曰河南曰陝西曰四川曰甘肅曰雲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廣曰征東

分鎮藩服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軍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文宗至順元年戶部錢糧戶數一千三百四十萬六千九百九十九視前又增二十萬有奇漢唐極盛之際有不及焉蓋鎮北遼陽與甘肅四川雲南湖廣之邊唐所謂羈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賦役之比於內地而高麗守東藩執臣禮惟謹亦古所未見地大民衆後世徂於治安而不知詰戎兵慎封守積習委靡一旦有變而天下遂至於不可爲嗚呼盛極而衰固其理也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已元則有路府州縣四等大率以路領州領縣而腹裏或有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其府與州又有不隸路而直隸省者具載于篇而其沿革則泝唐而止焉作地理志

河渠志總論

水爲中國患尚矣知其所以爲患則知其所以爲利因其患之不可測而能先事而爲之備或後事而有其功斯可謂善治水而能通其利者也昔者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澤以開萬世之利而周禮地官之屬所載溝防溝遂之法甚詳當是之時天

下蓋無適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壞而後水利之說興魏史起鑿漳河秦鄭國引涇水漢鄭當時王安世輩或獻議穿漕渠或建策防水決是數君子者皆嘗試其術而卒有成功太史公河渠一書猶可考自時厥後凡好事喜功之徒率多爲興利之言而其患顧有不可勝言者矣夫潤下水之性也而欲爲之防以殺其怒遏其衝不亦甚難矣哉惟能因其勢而導之可蓄則儲水以備旱暵之災可洩則瀉水以防水潦之溢則水之患息而於是蓋有無窮之利焉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隄爲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爲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節之勞導渾河疏濬水而武清平濬無墊溺之虞浚治河障漳沱而真定免決壢之患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於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蓋亦未嘗無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爲不可泯也今故著其開修之歲月工役之次第歷叙其事而分紀之作河渠志

禮樂志

傳曰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致禮以治躬外類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古之禮樂宜本於人君之身心故其爲用足以植綱常而厚風俗後世之禮樂既無其本唯屬執事者從事其間故僅足以美聲文而侈觀聽耳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前聖之制至周大備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秦廢先代典禮漢因秦制起朝儀作宗廟樂魏晉而後五胡雲擾秦漢之制亦復不存矣唐初襲用隋禮太常多肄者教坊俗樂而已至宋承五季之衰因唐禮作太常因革禮而所製大成樂號爲古雅及乎靖康之變禮文樂器掃蕩無遺矣元之有國肇興朔漢朝會燕饗之禮多從本俗太祖元年大會諸侯王于阿難河即皇帝位始建九旂白旗世祖至元八年命劉秉忠許衡始制朝儀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壽節及諸王外國來朝冊立皇后皇太子羣臣上尊號進太皇太后皇太后冊寶暨郊廟儀成羣臣朝賀皆如朝會之儀而大饗宗親錫宴

大元會典卷之三

十

大元會典卷之三

十

大臣猶用本俗之禮爲多若其爲樂則自太祖徵用舊樂於西夏太宗徵金太常遺樂於燕京及憲宗始用笙歌樂祀天於日月山而世祖命宋周臣典領樂工又用笙歌樂享祖宗于中書省既又命王鑄作大成樂詔括民間所藏金之樂器至元三年初用官縣笙歌文武二舞于太廟烈祖至憲宗八室皆有樂章三十年又撰社稷樂章成宗大德間製郊廟曲舞後撰宣聖廟樂章仁宗皇慶初命太常補綴樂工而樂制日備大抵其於祭祀率用雅樂朝會饗燕則用燕樂蓋雅俗兼用者也元之禮樂揆之於古固有可議然自朝儀既起規模嚴廣而人知九重天君之尊至其樂聲雄偉而宏天又足以見一代興王之象其在當時亦云盛矣今取其可書者著於篇作禮樂志

祭祀志

禮之有祭祀其來遠矣天子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於郊社禘嘗有事守焉以其義存乎報本非有所爲而爲之故其禮貴誠而尚質務在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而已漢承秦弊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議巡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興兄弟相繼共

爲一代而統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爲一雖以唐宋盛時皆莫之正蓋未有能反其本而求之者彼邇豆之事有司所職又豈足以盡仁人孝子之心哉元之五禮皆以國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諸古其郊廟之儀禮官所考日益詳慎而舊禮初未嘗廢立亦所謂不忘其初者歟然自世祖以來每難於親其事英宗始有意親郊而志弗克遂久之其禮乃成於文宗至人間大臣議立北郊而中輟遂廢不講然武宗親享于廟者三英宗親享五晉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嘗一廟見文宗以後乃復親享豈以道釋禱祠薦禳之盛竭生民之力以營寺宇者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則有所輕歟或曰北隨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爲能親見所祭者而知其喜怒故天子非有祭于幽明之故禮俗之辨則未能親格豈其然歟自憲宗祭天日月山追崇所生與太祖並配世祖所建太廟皇伯宋赤察合帶皆以家人禮祔于列室既而太宗定宗以世天下之君俱不獲廟享而憲宗亦以不祀則其因襲之弊蓋有非禮官之議所能及者而况乎不備所受國之君而兄弟共爲一世乃有徵於前代

者歟夫郊廟國之大祀也本原之際既已如此則中祀以下雖有闕畧無足言者其天子親遣使致祭者三曰社稷曰先農曰宣聖而嶽鎮海瀆使者奉璽書即其處行事稱代祀其有司常祀者五曰社稷曰宣聖曰三皇曰嶽鎮海瀆曰風師雨師其非通祀者五曰武成王曰古帝王廟曰周公廟曰名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祠曰功臣之祠而大臣家廟不與焉其儀皆禮官所擬而議定于中書日星始祭于司天臺而圜圀司天臺遂以祭星爲職事五福太乙有壇時以道流主之皆所未詳凡祭祀之事其書爲太常集禮而經世大典之禮典篇尤備然以累朝實錄與六條政類序其因革錄其成制

輿服志

若稽往古黃帝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大壯冕服車輿之制其來尚矣虞書舜作十二章五服以命有德車服以賞有功禮記屨舄車夏鈎車商大輅至周損益前代弁師掌王之五冕巾車掌王之五輅而儀文始備然孔子論治天下之大法於殷輅取其質

而得中周冕取其文而得中也至秦併天下兼收六國車旗服御窮極侈靡有大駕法駕以及鹵簿漢承秦後多因其舊由唐及宋亦效秦法以爲盛典於文質適中之義君子或得而議焉元初立國庶事草創冠服車輿並從舊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遠法漢唐至英宗親祀太廟復置鹵簿今攷之當時上而天子之冕服皇太子冠服天子之質孫天子之五輅與腰輿象轎以及儀衛隊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與百官之質孫以及於士庶人之服色粲然其有章秩然其有序大抵參酌古今隨時損益兼存國制用備儀文於是朝廷之盛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有以成一代之制作矣作輿服志而儀衛附見于後云

選舉志

選舉之法尚矣成周庠序學校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舉於鄉升於司徒司馬論定而後官之兩漢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等科或奉對詔策事猶近古隋唐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算等科或兼用詩賦士始有棄本而逐末者宋大興文治專尚科目雖當時得人爲盛而其弊遂至文體卑弱

士習萎靡識者病焉遼金居北方俗尚弓馬遼景宗道宗亦行貢試金太宗世宗屢闢科場亦粗稱得士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裒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勲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爲內官文膽叙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舍吏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貲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維而多端者歟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用之法曰掾史令史曰書寫銓曰書史典史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院部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

往往由是躡要官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致竊權
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覈之精曰隨朝外
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
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情
破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
弊之所致也今採摭舊編載於簡牘或詳或畧條
分類聚殆有不勝其紀述者姑存一代之制

百官志

王者南面以聽天下之治建邦啓土設官分職其

大元書卷之三

五

制尚矣漢唐以來雖沿革不同恒因周秦之故以
爲損益亦無大相遠大要欲得賢才用之以佐天
子理萬民也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
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
萬戶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
親貴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選
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
則以行省元帥授之草創之初固未暇爲經久之
規矣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儀造都
邑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

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
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
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
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
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
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百年之間于孫有所憑藉
矣大德以後承平日久彌文之習勝而質簡之意
微僥倖之門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於上吏肆於
下言事者屢疏論列而朝廷訖莫正之勢固然也
大抵元之建官繁簡因平時得失係乎人故取其
簡牘所載而論次之若其因事而置事已則罷與
夫異教雜流世襲之屬名類實繁亦姑舉其大槩
作百官志

食貨志總論

洪範八政食爲首而貨次之蓋食貨者養生之源
也民非食貨則無以爲生國非食貨則無以爲用
是以古之善治其國者不能無取於民亦未嘗過
取於民其大要在乎量入爲出而已傳曰生財有
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
先王理財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漢唐宋觀之當

其立國之初亦頗有成法及數傳之後驕侈生焉
往往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於是漢有告緡弄舟車
之令唐有借商稅間架之法宋有經總制二錢皆
括民以充國卒之民困而國亡可歎也已元初取
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木於寬其用之也於
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
民爲重而尤憊憊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
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
書其斟酌之成宗亦嘗謂丞相完澤等曰毋歲天
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

金史卷之三

十七

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開完澤對曰歲入之數金
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
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
以節用爲請帝嘉納焉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
爲首者蓋以此自時厥後國用寔廣除稅糧科差
二者之外凡課之入口增月益至于天曆之際視
至元大德之數益增一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
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爲出故也雖然前代告
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
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攸前史之法取

其出入之制可攷者一曰經理二曰農桑三曰稅
糧四曰科差五曰海運六曰鈔法七曰歲課八曰
鹽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課十有一曰商稅十有
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額外課十有四曰歲賜十有
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義倉十有七曰惠民藥
局十有八曰市糴十有九曰賑卹其著于篇作食
貨志

兵志

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而折衝姦宄戡定禍亂者
也三代之制遠矣漢唐而下其法變更不一大抵

宋史卷之三

十八

用得其道則兵力富而國勢強用失其宜則兵力
耗而國勢弱故兵制之得失國勢之盛衰繫焉元
之有國肇基朔漠雖其兵制簡略然自太祖太宗
滅夏剪金震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
矣及世祖即位平川蜀下荆襄繼命大將帥師渡
江盡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考之
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
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世祖時
頗修官制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
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

百戶之下置驛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狀爲伏虎形首爲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家室者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闕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浙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後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充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

計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爲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役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亂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蒼刺罕軍其名數則有憲宗二年之籍世祖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今其典籍可考者曰兵制曰宿衛曰鎮戍而馬政屯田站赤弓手急遞鋪兵鷹房捕獵非兵而兵者亦以類附焉作兵志

刑法志

自古有天下者雖聖帝明王不能去刑法以爲治是故道之以德義而民弗從則必律之以法法復違焉則刑辟之施誠有不得已者是以先王制刑

非以立威乃所以輔治也故古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後世專務嚴刑任法以為治者無乃昧於本末輕重之義乎歷代得失考諸史可見已元興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去綱至英宗時後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焉書成號曰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日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為條九十有四條格為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為條七百十有七大槩纂集世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笞數杖數相附麗為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錄之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陵遲處死之法焉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

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輕典之為尚百年之間天下又寧亦豈偶然而致哉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誦行私而兇頑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至於西僧藏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奸宄伴善良者皆啞而飲恨

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今按其實條列而次第之使後世有以考其得失作刑法志

元史論贊卷之三

明宋濂等編 項薦壽輯

表

后妃表

后妃之制厥有等威其來尚矣元初因其國俗不娶庶姓非此族也不居嫡選當時史臣以爲舅甥之貴蓋有周姬齊姜之遺意歷世守之固可嘉也然其居則有曰幹耳朵之分沒復有繼承守宮之法位號之淆名分之瀆則亦甚矣累朝嘗詔有司修后妃傳而未見成書內廷事秘今莫之考則其氏名之僅見簡牘者尚可遺而不錄乎且一代之制存焉闕疑而慎言斯可矣作后妃表

宗室世系表

曰昔帝王之興莫不衆建子弟以蕃王室所以崇本枝隆國勢也觀其屬籍有圖玉牒有紀大統小宗秩次不紊蓋亦慎矣然以唐室之盛自玄宗後諸王不出閭而史已失其世次况後世乎元之宗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特其槩而考諸簡牘又未必盡得其詳則因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亦史氏法也作宗室世

系表

諸王表

昔周封列國七十而同姓者五十三人漢申冊書之信而外戚侯者恩寔廣矣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其此之謂乎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入所以益夫展親之義者亦優且渥然初制簡什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爲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賜印之等猶前日也得諸掌故具著于篇作諸王表

諸公主表

昔者史臣有言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氏猶外而弗詳然元室之制非勲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莫得尚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其藩翰屏垣之寄蓋亦重矣則其世次顧可以弗之著耶且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繫稱焉是又不可不知也惜乎記載弗備所可見者僅此而已作諸公主表

三公表

古者三公之職實亮天地變理陰陽以論道經邦者也元初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自木華黎國

王始爲太師後凡爲三公者皆國之元勳而漢人則惟劉秉忠嘗爲太保其後鮮有聞矣其制又有太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屬然其置否不常人品或混故置者又或開府不開府焉若夫東宮亦嘗置三師三少而不恆有也今固不得而悉著之惟自木華黎而下得拜三公者若干人作三公表

宰相年表

宰相者上承天子下統百司治體繫焉元初將相大臣年月疏濶簡牘未詳者則闕之中統建元以來宰執之官其拜罷歲月之可考者列而書之作

宰相年表

元史論贊卷之四

明宋濂等編 項篤壽輯

列傳

儒學傳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爲二以經藝顯門者爲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爲文苑然儒之爲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爲二也明矣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衆矣今皆不復爲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爲儒學傳

良吏傳

自古國家上有寬厚之君然後爲政者得以盡其愛民之術而良吏典焉班固有曰漢興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疎闊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先故文景以後循吏輩出其言蓋識當時之治體矣元初風氣質實與漢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又用五事課守令以勸農繁其術故當是時良吏班

班可見亦寬厚之効也然自中世以後循良之政史氏缺於紀載今據其事蹟之可取者作良吏傳

孝友傳

世言先王沒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豈非天理民彝之存于人心者終不可泯歟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勸獎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今觀史氏之所載其事親篤孝者則有臨江劉良臣汴梁陳善同官強安濬州高守質安豐高澤鞏昌王欽修武育思忠榆縣王士寧河南朱

友諒泉州葉森寧陵呂德汲縣劉淇建昌鄭佛生

堂邑張復亨保定邢政寧夏趙那海臨潼任居敬

隴西周慶徐德興汝寧李從善華州要敬色目氏沙的其居喪廬墓者則有太原王構萊州任梓平濠王振北京張洪範登封王佐下蔡許從政張鏌富平王賈僧鄭州段好仁趙璧薛明善張齊汴梁韓榮劉斌張裕何泰史恪高成鄧孝祖李文淵杜大麟張顯祖涇陽張國祥延安王晏東昌張輦永平梁訥高唐鄭榮劉居敬同州趙良南陽周郁陳介劉權大同高者江郁毛翔歸德葛祥張德成張

遜王時劉弼汲縣徐昌祖其定宋貞王世賢晉寧史貴保定耿德溫張行一賈秉實張勗河南王宗

道孫裔夾谷天祐趙州趙德隆安豐王德新石思

讓重寧何澤大鄒王麟李蘭華陰李寧屈秀懷慶

侯榮丁用郭天一耀州王思中牟關讓曹州鄧淵

呂政徐州胡居仁張允中衛輝王慶福建朱虞龍

隨州高可壽濟寧魏鐸武康王子中淮安翟諫汶

上趙恒須城許時中衛山歐陽誠復江陵穆堅蘭

州王欽定陶元顯祖絳州姚好智宿州孫克忠集

慶傳霖濟南宋懷忠牟克孝汝寧張郁泉州黃道

賢谷城王福解州靖與會般陽戴貞兗州王治河

陽徐勝祖興中石抹昌齡峽州秦桂華蒙古色目

氏納魯丁赤思馬改住阿合馬拜住木八刺玉龍

帖木兒鎮住唐兀歹晏只哥李朵羅夕塔塔恩歹

其累世同居者則有休寧朱震雷池州方時發河

南李福其定杜良華州王顯政建寧王貴甫向容

王榮周成鄆陵夏全保定成珪開平溫義大同王

瑞之平江湯文英鄆州負從政江州范士奇涇州

李子才宿州王珍其散財周急者則有河南高頌

和台州程遠大潭州湯居恭李孔英建康湯大有

吉州劉如翁嚴用父高唐孟恭松江管仲德章夢
賢夏橋江陵陳一寧中興傳文鼎永州唐必榮濟
南李恭寧夏何惠月天子皆嘗表其門閭或復其
家故援唐史之例具列姓名於篇端擇其事蹟尤
彰著者復別爲之傳云

隱逸傳

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爲故高蹈以全
其志使得其時未嘗不欲仕仕而行所學及物之
功豈少哉後世之士其所蘊蓄或未至而好以跡
爲高當邦有道之時且遁世離羣謂之隱士世主

不亦多矣

四

亦苟取其名而強起之及考其實不如所聞則曰
是欺世釣譽者也上下豈不兩失也哉元之隱士
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特立居官之政則
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有古君
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自
是以隱逸稱者蓋往往而有今撫其可傳者焉

列女傳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傳姆師保爲陳詩書圖
史以訓之凡左右佩服之儀內外授受之別與所
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何天子

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於上以率化之則其居
安而有淑順之稱臨變而有貞特之操者夫豈偶
然哉後世此道既廢女生而處閨閣之中消情愛
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觀防範之具由是動
離禮則而往往自放於邪僻矣苟於是時而有能
以懿節自著者異非其生質之美則亦豈易致哉
史氏之書所以必錄而弗敢略也元受命百餘年
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
卓異者具載于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
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

不亦多矣

五

而不知愧者有聞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釋老傳

釋老之教行

也于茲廿年而其

乎時君之好

也于茲廿年而其

唐宋而其

也于茲廿年而其

尤不可與

也于茲廿年而其

說乘時以起

也于茲廿年而其

厥有旨哉乃

也于茲廿年而其

方技傳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

過絕於人類非後來

公且入身兼數端者

開物成務以輔成

扶多方事適之

事輒驗及以

錄今取其事

亦附見

前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之初興

者然歷上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奄

人出何哉自太祖選貴臣子弟令其內廷凡飲

食冠服

大

天子前

而宦官之擅權

之然不旋踵而

者矣如李邦寧者

紳遂躋極品然其

乃東夷之人始以

忌相濟訖底于

痛

姦臣傳

古之為史者

春秋於亂臣

概皆以貳

作

有

術

身

中

書

附

元史論贊卷之四

也故孔子脩

而楚之史名樛

而不敢肆焉後世

傳良有以也元

蓋當時史臣

之志

全史論贊八十卷

江蘇巡撫
孫道本

明項篤壽編篤壽有小司馬奏草已著錄是書以

諸史浩繁難於尋究特撮其論贊以備觀覽凡史

記七卷漢書六卷後漢書五卷三國志三卷晉書

四卷宋書南齊書各三卷梁書二卷陳書魏書各

三卷北齊書後周書南史各二卷北史三卷隋書

二卷唐書七卷五代史五卷宋史六卷遼史金史

元史各四卷然讀史必先知其事之始末而後可

斷其人之是非今篤壽惟存其論使稱善者不知

其所以善稱惡者不知其所以惡仍於讀史者無

益也

案此書皆取論贊宜入史評然皆摘錄於諸

史非所自評也故仍入之史鈔類焉